

新世纪文艺

第九期

二〇一二年八月

斯雅舍出版

新加坡斯雅舍2012年度最新出版
世华文学研创会
《研究丛书系列》 《创作丛书系列》



凡购买（一套）四本丛书优惠价 **S\$30**
附送： 新华文学大系《戏剧集》（上册）一册



** 海外订购 **US\$30**
 （马来西亚例外）

订购单

姓名	(中)	(英)
联络	地址	
	电话	电邮
订购套数	套数	总额 (\$)

付款方式 请用划线支票，抬头请写

Th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ociety

支票连同填妥之订购单寄至：

BLOCK 22# 11-206, GHIM MOH LINK, SINGAPORE 271022

支票号码

新世纪文艺

第九期

斯雅舍 出版

二〇一二年八月



新世纪文艺

亚细安(东盟)地区大型世华文学半年刊

法律顾问: 黄锦西(新加坡)

刘华源(文莱)

顾问: 郑九章

美术顾问: 廖宝强

总策划: 忠 扬

总编辑: 风沙雁

副总编辑: 一 凡(文莱)

编务、总务: 何逸敏

财 务: 翁金翠

特约编务顾问: 覃盛发

海外编辑顾问: 曾 心、杨 玲(泰国)

马 峰(印尼)

越南编务顾问: 冬 梦、学 明

泰国编务顾问: 洪 林、梦 凌

印尼编务顾问: 沈伟真

菲律宾编务顾问: 云 鹤

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甄 供

北马来西亚编务顾问: 小 黑、朵 拉

寮国编务顾问: 陈 列

文莱编务顾问: 一 凡

柬埔寨编务顾问: 王 谭

缅甸编辑顾问: 许均铨

新世纪文艺第九期(2012年8月出版)半年刊

编辑: 新世纪文艺编委会

Editor: New Century Literature Editorial Committee

出版者: 斯 雅 舍 Si Ya She

通讯处: Block22, Ghim Moh Link, #11-206,

Singapore 271022

Tel: (65) 6343-0461

电子邮箱: chingteeow@yahoo.com.sg

封面设计: 王耀祖、何逸敏

排版装帧: 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ttp://www.cntopcs.com

承印: 东艺印务公司

Eastern Art Printing Company

Tel: (65) 6292-8967

发行: 今古书店

BLK. 231, Bain Street #02-11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 & Fax: +65-6338 5380

准证号码: MICA(P)005/03/2012

ISSN: 1793-7590

售价: S\$6.00

海外: US\$5.00 (不含邮费)

域外腊梅

1 最后的笑声

——向天堂投递的信

■陈葆珍

晨曦点染

4 此时, 此地, 此人

——评论郑天禄的诗歌《癸未中秋喜咏》

■徐铁松

5 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

——试评日落冬小说《发高烧》

■向晨蔚

6 执手嘱咐携爱前行

——从“握手礼”看一凡女士《与父亲握手》

■邵 衡

7 廖冰凌先生笔下的“拾荒女人”

■段敬霞

8 在心与心之间

——品评忠扬先生的小说《逃》中的心理描写

■徐铁松

10 心系读者用心写诗

——林岸松诗论《我的诗观》简评

■陈金花

11 入妙文章本平淡, 等闲言语变瑰奇

——读曾沛散文《我回来了》

■姜新宇

12 温泉里的情味儿

——读骆宾路《曼榜——“瑶池”七日温泉浴》

■胡 艳

13 浅评朵拉散文中的“爱”

——以《和春天有约》为例

■刘贤吉

文苑之页

16 漂水花

■一 粟

16 落叶

■一 粟

16 选举

■梁友情

16 山林

■梁友情

17 啾啾先生

■林岸松

18 俳句

■梁友情

19 漫游长白云之乡

■刘华源

20 小镇一道沁人心脾的人文风景

■一 凡

21 文莱华校面临困境

■刘华源

22 斯市灯火璀璨

■宇 航

23 绘图幸福

■朱运利

24 风景此处独好

■一 凡

M U L U 目 录

菲律宾之页

- 26 分享与分赠
27 学会放弃
28 秘 方
29 空樽为谁留?
30 夜言夜语
31 攀越巍峨的高山
32 中年让我们懂得
33 《美丽的小岛——萍踪诗旅》读后
36 痛苦的感觉
37 告 别

- 苏荣超
■小 刚
■郑启明
■杜鹭莺
■心 受
■靖 竹
■佳 星
■云 鹤
■雁 影
■董 翼

- 77 鱼露
77 春酒病了我的诗
77 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画像前

■原著：意 儿 译者：余问耕

- 78 小诗二首
78 鸟翅拍不散的春色
78 柳
78 写给自己某年的生日
79 瀑布
79 归去看情花
79 寒夜飘雨
79 荔枝一啖的联想
79 猫的心事
80 人生似浮云
80 诗二首
80 短诗五首
80 想

- 潘 宙
■浮 萍
■故 人
■燕 子
■文锦宁
■王婉娜
■钟 灵
■柳青青
■梁心瑜
■严志章
■小 寒
■冯裕景
■冬 梦
■江国治
■石 玲

马来西亚之页

- 38 文坛巨人
48 人性的关怀，女性的出路
——读爱薇小说集《变调的歌》
51 打烊
53 羊毛衫
54 今天微笑
55 落雨的季节
56 青竹鱼
57 咖啡咖啡我爱你
58 怀旧三草

- 皮阳秋
■马 峰
■吴鑫霖
■林迎风
■石 羚
■廖宏强
■邓长权
■刘育龙
■苏清强

泰国之页

- 81 水灾小诗6首
82 水灾中的沉思
83 洪水背后的思考
84 水·树·佛
——《小诗磨坊》小诗连线
85 人与自然
——泰国特大洪灾有感
88 乘木排逃出灾区
89 闪小说（外四篇）
90 洪水歌
91 小偷（外三篇）
92 曼谷水灾
92 抗洪短歌三首
93 沙包（外四篇）
95 抗洪救灾闪小说8篇
98 短、精、快
——评曾心的抗洪救灾闪小说

- 博 夫
■苦 觉
■晶 莹
■岭南人
■莫凡(蓝焰)
■杨 玲
■洪 哀
■吴小茵
■司马攻
■今 石
■曾 心
■曾 心
■曾 心
■龙彼德

越南之页

- 62 背影
63 藏经阁
64 启事
65 芋头香里的良辰美景
66 花甲情趣
67 走进河内36街坊 寻找华人生活踪迹
69 口罩抗拒污染
70 说“缘”
71 排队文化
72 向世上最伟大的母爱致敬
73 青涩的盟誓
74 爱的甜蜜滋味
75 短文三则
76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观后感

- 郭乃雄
■潘 宙
■王婉娜
■燕 子
■杨迪生
■江国治
■李伟贤
■故 人
■吴怀楚
■蓝 兮
■林燕华
■冬 梦
■邓佩诗

M U L U 目 录

印尼之页

- 99 回忆
- 100 简单生活
- 101 思念如花
- 101 划湖
- 101 伊人新诗三首
- 102 失职
- 103 指甲与黑草莓
- 104 姓名的烦恼
- 108 凤姐
- 109 晓星新诗三首
- 110 阿拐

■小 莹
■郑 平
■郑 平
■叶 竹

■小白鸽
■雯 飞
■海 浪
■松 华

■符慧平

缅甸之页

- 111 埋在市井里的时光机
- 113 一通电话
- 114 水珠彩虹织就婚纱
- 114 重逢
- 115 山芭蛙鼓声残
- 116 卷烟婆婆家的酸子树
- 117 冬日仰光
- 118 仰光五月雨

■顾婷婷
■伍全礼
■丘伟文
■朱徐佳
■陈 樽
■朱徐佳
■牛慧敏
■牛慧敏

- 119 《我爱拉》歌曲创作闲话
- 120 黄德明诗二首
- 121 回家，回家
- 122 L校长的更年期

■王子瑜

■许 琳
■叶 星

新加坡之页

- 123 梦幻岛纪事 第八章邂逅
- 129 夕阳余晖 第五章家庭突变
- 133 梦回故里
- 136 独爱七月
- 138 老狐狸的焦躁
- 139 剪影
- 139 饿
——外一首
- 139 无题
- 140 快来赚钱
- 141 从一本绝版书《甘榜之春》说开来
- 142 听风观云集
- 143 清除
- 144 与蚊同居
- 145 突发齐来的灭亡
- 146 儿童乐园
- 146 岛（拆字诗）
- 147 桃花岛的石狮不见了
- 148 编后话

■风沙雁
■郁金香
■赤道赤子
■政 仪
■钟 晓
■锦 江

■静 心
■钟 晓
■莞 尔
■骆宾路
■康静城
■俐 颖
■世 韵
■振 安
■雨 心
■曦 林
■骆宾路



最后的笑声

——向天堂投递的信

◎ 陈葆珍



祥麟吾师：

今年春节，我像往常一样给您拜年。电话传来您那洪亮的声音：“我身体很好，吃得睡得。葆珍，告诉您，我是九龄后啦！哈哈……”放下电话，我整个房间荡漾着您那爽朗的笑声，我被它感染，也在傻笑。直到现在，我还在寻找它！

可谁料到，5月15日晚上11时30分，紧接着急促的电话铃声，那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陈阿姨，我是贺祥麟教授的儿子黄河，我父亲在五月十二日凌晨十八分逝世！”

“什么？不可能！”我失声地叫道。

“是的。准备在五月二十日出殡。父亲生前常在家里提起您，说您是好学生，我看过您的著作。以前您曾打过电话给我，所以我通知您……”令公子真懂事，我十分感谢他。

放下电话，十分难过，通宵失眠。以前您对我的教导、关怀，一桩桩、一幕幕，像电影里的蒙太奇，在眼前晃动……

忘不了，在中文系的讲坛上，您总那样神采奕奕。虽然您从美国归来，但从未见您穿过西装，那套黑绒中山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您精彩的讲课增强我本来就对外国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求知欲。您教过我们《现代文选及习作》这门课，您毫不保留地向我们传授写作经验。在作文评讲课上，您拿过我的习作来分析，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帮助很大。

在“反右”运动，您被冲击了，而我的命运也没好多少。从那时起，我和您就被无形的墙隔着。虽是以全优成绩毕业，但无休止的批判，让我感到自己被扫出校门。我毫无眷恋之情头也不回地步出校门，自然也就不知道您的动向。

毕业后在教《外国文学》时，我用您当年编的讲义。后来您知道了，还责怪我说：“您既然教《外国文学》，为什么不找我？”

天哪！我虽然站在讲坛上，但我觉得随时会被批斗。还有何颜面见老师？在南宁二中执教时，您在《现代文选及习作》这门课传授的知识，派上了用场。我由衷地感谢您及其他教授，让我有能力栽培学生。

在结束教师生涯远赴纽约的时候，虽为日图三餐、夜求一宿不分昼夜地拼搏，但我还试图创作。当我的长篇小说《情感沧桑》在京出版并获得读者认许之后，我才有勇气寻找老师您。况且小说塑造的教授原型，就是您。

2001年10月10日这一天，我怀着惶恐的心情，有生以来第一次给您打电话，这时我们

分别已45年了。当您要我报上姓名之后，我记得您第一句话就是：“啊！葆珍，为什么现在才找我？”我说，后来我当了“准右派”，毕业后当教书匠，没有什么建树，不敢找老师。您又问我的丈夫是谁，我说是数学系的赵天宇。您说：“为什么不找中文系的，是不是找数学系的就可以不当右派？”这问得我哑口无言。您说了“知道我也找学数学的”这句后，开怀大笑，我眼前霎时重现当年您那健谈、诙谐、风趣的样子。

您的笑声，拉近了时空的距离。此后，您不断寄来致诸亲好友的长信。您曾说：“葆珍，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您是好样的。在您找到我之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的文章中提到您。不信，我把原文寄给您看。”长期被人置我于“另类”的那种冰冷的环境被您这股暖流冲击了。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无论您来信或打电话，您对我的称呼从来都用“您”。在我惶恐之余，还体会到您是那样的礼贤下士。

这十二年来，您不忘对我进行远程教学。您说：“要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为了充实我的文化底蕴，您送给我的书不下40本。您要我不忘祖国的文化遗产，送我《四库全书精华》；您说当代作家张平的现实主义创作十分好，但《张平文集》不易买到，您上网、跑书店、找朋友……终于好不容易把这套书寄给我。您还说要买《古代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共八册）及中国的《十大才子书》（共十册）给我，我怕您过于尽心尽力而对您说，我会托亲友在国内买的。

您知道我要找现代诗韵这类书，您赠我您珍藏的秦似教授遗作《现代诗韵》。您告诉我，因藏书太多，反复找都找不到。后来，无意中找到了，欢喜得连夜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我托人从您手上把书带到纽约时，看到书上您的题字：“此书寻找不易，而且已绝版，全国没有。送给您，以发挥此书更大作用。”

您每次送书给我都这样说：“你记住，不要浪费时间，我们都老了，时间会越来越少的。看一本不值得看的书，就少看一本好书。送给您的书，我都预先审查过的，这就可以省您的时间。”这段话我记住了，也用于实践。更重要的是，我永远记住老师您对弟子的关爱。

您不但指导我看书还亲自指导我创作。我每写一篇，不论什么体裁，您都认真审阅并提

出宝贵意见。而每当我进行篇幅较长的创作时，我必预先写第一章，给您审查，得您认许后才敢写下去。如传记体《回眸》、章回小说《虎为媒》就是这样写成的。您告诉我：“写回忆录必须有文采”；“写章回小说必须内容与形式统一。”为加强我语言表达能力，您出钱、出力、耗精神、花时间，从遥远的广西南宁寄来一套《明清十大禁书》（10册），并指出书中语言可学。我遵照您的教导，花了一年时间精读这套书之后才执笔写《虎为媒》。后来把第一章草稿寄给您看，您来信说：“我认为写得非常之好。主要好在像中国古典小说，无论内容或者形式都像。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这方面的功底很深，也很不容易。”在语言方面您指出有7个词不像古人用语，这促使我又进一步推敲每一个字。为改一个字，有时会花一整天时间。我是在您的指导下边学边写的。

其实，您古典文学修养也非常之好，可您为人谦逊，我请您审阅我的近体诗时，您转给广西名词人黄素芬教授点评。黄教授为拙诗《天涯泣祭》作了精批。其信寄到您处而您不慎遗失，您告诉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那样认错”，求黄教授再手书。您为了让我及时看到，不辞劳苦连夜把黄教授的信打字输入计算机。看了黄教授一针见血的批评，我花相当长的时间钻研诗词创作理论及唐宋名家的创作技巧，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我此后的近体诗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我常对人说：“我是一个幸运的老学生！”花甲之年还有老师调教。您不但让我充实自己，还亲自带我出道，向中国作家协会、世华文学家协会推荐我，让我有机会向文坛老前辈及文友学习。您还拿我的拙作向刊物投稿。您来信说“《文友》杂志登了您的《万里寻师》，那50元的稿费我代收，等您回来给您。”我说老师您拿去买糖吃。那篇拙作，您看后曾这样说：“《万里寻师》写得十分好，文情并茂，感人良深。特别是‘我有口难辩，既难辩休再辩，惟有让吾师去问那无情的岁月吧！’尤为精彩之极。一句话说明了一切，‘潜台词’含义之丰富，无与伦比。说实话，我是流了泪读这一句的。”

对我不少拙作，您都是这样热情地加以肯定，给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感到有您在，我写作就有了主心骨。

为了扶我上文坛，您还为我的散文集《雁过留声》、章回小说《虎为媒》写《序》，还为我的长篇小说《20年一觉纽约梦》写贺文。其中，《雁过留声》的那篇《序》，还是您2006年9月19日在成都旅社写的。为了不耽误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此书的工作，您在旅途还为我操心。

说不尽道不完啊，您对我的关怀与帮助，仅次于我的父亲。我深切地领悟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真谛。

记得2007年我被邀出席广州文化节。我和您一样，出外远行都会预先打个招呼。这时您给我的信这样写：“葆珍：电邮收到。我正在住院（肾病），您如来南宁，可以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老干部保健中心九层楼7号病床看我。我病房的电话号码为0771-5359389，自己的小灵通号码为0771-203-5806。但小灵通信息不好，您最好打我的病房5359389号。祝您旅途顺利，万事如意！祥麟2007年11月4日”

接到这样的电子邮件，我心急如焚，赶在文化节召开之前两天，专程飞往南宁，由学生何红兵开车载我到医院探望您。我们还一起照了相呢。分别时您把我和红兵送至电梯口，您握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光。

在我赴南宁机场准备登机时，我打电话向您告别。我说：“贺老师：我教过的几届学生分别占去我的时间，我本想赶在中午登机前再到医院看您的，不可能了。贺老师，再见，下次回国我再来看您。”您说：“葆珍，我很想见到您但我不忍见。因为看到您一脸的疲惫。我也应该把您的时间分点给您的学生。再见，我等着您下次回来。”这时，听不到老师您的笑声了。透过机舱的狭小窗口，我俯视南宁，想寻找老师您的踪迹，心里在念着：“再见，我会回来的！”

可谁会料到，这医院一别，竟是永诀！至今这一幕，常在眼前涌现。啊！这辈子，与老师您最后的近距离接触，看到的竟是您那噙在眼眶的那滴泪；而没听到您那爽朗的笑声！

自从听到您仙逝的噩耗后，为了忍受这巨大的悲痛，我尽量克己。最好的办法就是整理您这么多年来发给我的书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您给包括我在内的至亲好友的长信。这其实

是一篇篇精彩的散文，我曾经建议您收集成册，可您说没精力。现在就让弟子我完成这一工作吧。令公子说会整理您未发表的日记书信给我提供帮助。我和令公子将会合作做好这一工作，相信您会高兴的。

由于天天在看您生前给我的信，总觉得您还活着。但5月20日这一天，我无法控制自己。我向着东方流着泪低声哼着哀乐的乐谱，在想着自己沉痛地走到您的灵前，向您行最后的敬礼。我似乎感到自己在默默地行走在山路上，我分明听见那挖坟的声音；分明看到撒向您灵柩上的黄土……这时，心里有个声音在哭叫：“再找不着贺老师啦！”

天哪！是不是来世又要我再来一次万里寻师？是这样的话，我会的！老师，我永远记得您的音容和那响亮的笑声；我相信您也不会忘记您为之流泪的弟子那篇《万里寻师》，就让它来世作为我寻找您时做一个文字凭据吧。那时，我还是要进您这位中国文化名人、《外国文学》著名学者的师门求学的。

您在讲课时曾经提到莎士比亚说过：“那死亡后不可知的神秘王国，从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我知道您不可能再回来了！这样，我还有什么勇气再回南宁！虽然那是我万里寻师的终点，但我怕面对那人去楼空的凄清！我们只有在梦中见，但愿在梦里再一次听到您那最后的笑声。唉！这却是天堂里的笑声！

您可能现在正飘向那高深莫测的天堂，贺老师，您停一下，侧耳听听来自赫逊河畔您弟子的哀吟，那是在您殡葬的那天写的：

送祥麟吾师上路

望东泣送泪沾襟 梦至陵园正欲阴
杜鸟声声啼碧血 悲风阵阵拂幽林
不归之路海涯尽 再访吾师何处寻
际遇如斯谁以慰 祭诗惟有对天吟

祥麟吾师，您听到了吗？我已泪眼模糊了。您放心，我会的，来世我还要万里寻师！望老师您

安息

您的学生

葆珍泣拜

2012年5月24日

此时，此地，此人

——评论郑天禄的诗歌《癸未中秋喜咏》

◎ 徐铁松

作为一个传统节日，中秋节象征着团圆，吉祥。历来是文人所热衷歌咏的对象，团圆的中秋，明亮的圆月，不仅让历代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更让他们的一章章精美无比的诗句千秋传诵。中秋在源远流长的描述里被人们提炼得那么精彩，让人留恋。在众多的歌咏中秋的诗歌中，缅甸华文诗人郑天禄的诗歌《癸未中秋喜咏》，可谓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感慨颇深，让人读来久久不能释怀。

《癸未中秋喜咏》采用了三首小诗组诗的形式，逐层深入地展示了诗人在中秋的所思所感，诗人细腻地描绘出了中秋之夜的迷人景象，运用真挚的感情道出了游子的思乡之感，抒发了要珍惜现时友情、亲情和生活的人生体悟；以一条清晰可触的感情流变的轨迹，向人们娓娓道来中秋之时的思乡之感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首先，在诗歌的第一部分，诗人运用简单凝练的语言描绘了中秋的美好景色：“桂魄长空秋夜明”，在如此美妙的景色中，诗人置身高阁，秉酒遣怀，颇有古人风范。山河的美景牵引着他的游览兴致，其中却也带出了自己对人生人事的深沉感悟，时光的匆匆流逝，使得诗人发出了苏轼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人生慨叹，让人读来不禁发出诸如此类的唏嘘感悟。

接下来，在诗歌的第二部分，诗人以磅礴大气的景物描写开篇，为中秋佳节增加了神秘感和神圣感。诗人面对如此开怀的景色，不禁思绪万千，认为自己的吟诗之举与古人的借诗遣怀，欲求流传后世的心理不谋而合，不禁追慕起古代的豪情高士来，产生了思想感情的古今相通的艺术效果，又产生了“世事规律皆有定”的人生感悟。接下来诗人描绘了中秋之夜与友人把酒言欢的温馨场面，读来让人留恋、感动。最后，诗人发出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慨叹，令人悲从心

生。不过，当眼泪还没有流出之时，诗人以“喜看团圆岁岁延”的吉祥描绘使得读者含泪微笑了，形象地实践了“以乐景写哀情”的文学创作规律的真谛。

在诗歌的最后部分，诗人回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在作者看来，还是值得人庆贺和回味的，之后，旋即转入中秋的描写中，“备樽叙旧消胸臆，玩月开怀对酒卮。”诗人以工整的对偶处理，真实而又形象的描绘出了中秋之夜的人、景、物，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境地，让人感到温暖、舒畅。遥遥的故乡牵着游子的心，那里有亲人和友人的期盼与祝福，诗人感悟年华的流逝，诗人认为斑白的两鬓像是被雪霜的欺负所致，诗人运用一种俏皮的语调，运用拟人的语言创作手法表达了自己对时光流逝的感叹、无奈。在诗歌的最后，诗人收起心酸的眼泪和无奈压抑的心情，振奋了一下自己的精神，面对此时，此地，此人，诗人由衷的发出了感情的最深沉、最真挚、最本真的声音，“诗吟寄兴娱人意，万绪千端趁盛时。”此句可以算是全诗的诗眼。在诗人看来，在中秋之夜，我们借诗咏怀，对酒当歌，是我们表达我们对中秋节的赞美，欢愉我们的生活，娱乐我们的心情的一种方式。在这千头万绪的感情即将喷薄而出的时候，诗人却理性的制止住了，他转而运用舒缓而又坚定地语调告诉我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此时，此地，此人，诗人蓄满豪情于胸，像古人致敬，向中秋的美好发出赞美的音符。与此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诗人郑天禄也由此道出了自己的人生体味和人生感悟，人生就像一次旅行，不在意目的地会在哪里，在意的是沿途的风景，诸如，美妙的中秋之夜，沉甸甸的友情，口里不断呢喃的故乡，这些都是塞满我们眼球的人生风景，面对人生，时光匆匆，我们需要感悟，应该珍惜，把握人生的每次感动，尽情感悟生命中的每一股思乡的暖流的流动，每一次静静地呼吸，只有我们拥有了这（下转5页）

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

——试评日落冬小说《发高烧》

◎ 向晨蔚

日落冬的篇小说《发高烧》（发表于2012年2月《新世纪文艺》第八期）通过一位父亲的视角，展开叙述了他的孩子的一次发高烧经历。他的孩子宇宇是位26岁的年轻人，从一个星期之前就开始发烧而且一直不退，“食物进口立即吐出来，头晕，腰骨酸痛……”作品极短，结构简单，平铺直叙，但短却十分精到，不多的文字之中十分清楚的表现了作家鲜明的立场与观点。

作家自始至终都站在普通平民的角度——父亲的视角来叙述孩子从生病到求医的整个过程。这个并不算复杂的过程充分表现了作家在社会不平等上的鲜明态度——集中体现在医疗问题与特权问题上。

首先看医学医疗方面，小说的第五段提到“中医看了看西医，西药吃不好又吃中药，烧就一直退不下。”在倒数第四段又呼应了之前的内容“这伊蚊是隐形飞机……可以避开三位中医两位西医的法眼，教人防不胜防。”这后一段文字看似是为前一段无法治疗痊愈的开脱，但实则是在讽刺庸医耽误治疗。真正令患者及家属防不胜防的恰恰是庸医们什么都能放过的“法眼”。这在宇宇第一次接受检查后，“医生说：‘Mr. Tan 没事了，一切正常，拿了药可以回去。’‘他脸上的红斑也是正常的？’……‘没事。’这年轻医生像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作答一样，充满信心。”这样不负责任的治疗使得孩子又多难受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再次检查才发现病症，这时候已经非常危险了。不仅给病人带来生命危险，也加重了整个家庭经济上的负担。作家通过这个故事讽刺了这

类医务人员，体现了作家对他们造成医患矛盾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更大的困难的不满。

其次，特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肿瘤，但是在任何制度下又都是真实存在的，引起了大部分人的不满，这自然包括这一小说的作者在内。小说的最后两段可以说把作品的境界至少提升了一个层次，对医疗制度的不满更进一步的达到了对特权阶级的无情抨击。小说提到“我”梦中接到一个来自卫生部的电话，“陈先生，对不起，那天我们的收银员报错账目，其实，你与某大人一样，只须付八块钱就可以。”他的孩子宇宇治病费用是2700，而某大人只须8块，不合理一眼即明。而他老婆听到时，说了一句足以让读者震撼的话：“还好，没发高烧，只是发白日梦。”这一方面是因为宇宇的高烧已经让这一家子对高昂的医药费产生了恐惧，而另一方面则更加悲凉，社会平等只能是白日做梦中“实现”。

医疗问题（包括制度问题及医患矛盾）与特权阶级的存在都来源于社会的不平等。不平等的社会让普通民众生活没有安全感，不仅生不起病，就连对平等的想象都只能存在于梦中，这是全社会的悲哀。作家以其丰富的人文关怀，用简练而不失真诚的笔调，通过一件极其平常普通的事情发出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

作品在讽刺与控诉中又不失对温馨亲情的描写。整部作品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人物形象，但整体来说仍不失为一篇佳作，让读者阅读后不能不产生深沉的思考。

（上接4页）些，我们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综上所述，郑天禄的诗歌《癸未中秋喜咏》运用真挚的语言，细腻的语言描绘，人生的透彻感悟，将中秋节描绘得如痴如醉，让人为之留恋。将诗人在中秋之夜所产生的人生世事的感悟淋漓

尽致地展示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远在他乡也依然会被诗人的真情实感所感动。在中秋之夜，诗人在景物的极致描绘中，发出了“此时，此地，此人”，珍惜此时此刻，尽享生命的人生的至高感悟，诗歌《癸未中秋喜咏》实为寓情于景，借景抒怀，感悟人生人事的上乘之作。

执手嘱咐携爱前行

——从“握手礼”看一凡女士《与父亲握手》

◎ 邵 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一个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中，时局诡异莫测，一个年轻的女孩怀着满腔理想参与到这场斗争中。然而当她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不得不远离家乡之时，机场送别的父女两人双手紧握的一幕久久的印入女孩脑海，时过三十年仍难以忘怀。

这一段故事来自于汶莱华文女作家一凡的作品《与父亲握手》，当主人公面临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甚至说是充满危险的离别，有太多的话语和细节可以让作者肆意渲染，然而一凡女士却仅抓住离别时握手的细节，以简练而率真的笔触描写了父女握手而别的场景。事实上，在微型小说中，以小见大的审美功能主要是通过反应生活的“点”所具有的巨大的折射能力来体现的。前文的铺垫叙述和短文结尾“握手”的戛然而止形成一种艺术上的“留白”。“握手”这样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仪式对读者形成了一种直指内心的感觉失语。

“背影”中的父爱

文中父亲这一形象不断出现，在作者平静的叙述下，父亲显现的是一种符号化的“背影”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父亲是一个在子女背后默默奉献无限关爱的形象。文中父亲与女儿对话仅有两句，其他关于父亲的描写全部是女儿的回忆，正是由于这种带有回忆色彩的描写，让父亲的形象变得疏离于具体个人，成为带有符号色彩的父亲的形象。于是，每位读者读到此处，脑中回荡很可能是自己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和保护，从而引起读者的巨大共鸣。文中父亲是一位传统的家长，父爱的表达是内敛而含蓄的，他默默地为子女奉献和筹划，哪怕是不赞成子女的做法却不会反对子女对梦想的追求。上学的困境中，父亲

用自己的羽翼庇护了女儿的梦想。女儿参与到独立浪潮中时，父亲已无力再保护女儿人身安全，送女儿登机那一刻，相信父亲心中是百味陈杂的。

《与父亲握手》中一凡女士的笔触不像一般女性作家那样温婉而多愁善感，文中父亲对子女的养育和费劲千辛万苦的供养读书在文中一笔带过，她用一种冷静而内敛的情绪平静的述说父亲为子女含辛茹苦的养育，平静的述说“一路上，父亲沉默不语，陷入沉思中。”正是这种感情的内敛和父亲形象“背影”化的处理，凸显了女主人公对沉重父爱的感激和眷恋。

握手的成年礼

正像一凡在《与父亲握手》中第一句所讲述的一样，握手是社交上很平常的礼节。这种仪式的起源已难以考证，但它却是融入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通常用于会见或者告别之时，用以表达友谊、热情、良好的祝愿，或者是表达一种慰问，或者握手仅仅是一种礼节。

文中登机前的那次握手，是女主人公第一次与父亲握手，正像文中所说，父亲不苟言笑，很少与子女有肢体间亲昵的接触。然而临别时的这一握，正是父亲这一位“旧式的家长”认可了女儿的长大，将女儿视作平等交流的成年人。这是父爱的一种期待。当女儿远离家乡的时候，父亲的羽翼难以再庇护女儿的安危，他更渴望女儿成长为搏击长空的雄鹰。

执手嘱咐重愈千钧

临别之时，父亲紧握着女主人公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自己保重，我不能照顾你了。”父亲将对女儿的所有爱都浓缩在这一句话（下转7页）

廖冰凌先生笔下的“拾荒女人”

◎ 段敬霞

读罢一篇文章，如果你感到回味无穷，禁不住又去一读再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你的思绪一定正在自由的国度飘然旋飞，无论它们是井然有序，还是零星点点。因为，一篇感召生命的文字，无关篇幅的长短，只在于字字句句轻击心灵深处。在我看来，《喜悦》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在《喜悦》一文中，廖冰凌先生以独到的眼光，关注到本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情景：街道上一个精神异于常人的“拾荒女人”。这在一般人看来，无非就是一个时常会莫名地咧嘴憨笑，靠捡拾废纸旧瓶来维持生计的傻乎乎的女人。但廖冰凌先生却一反常人漠然的态度，抛注敬畏生命的目光，关注“拾荒女人”的笑貌音容，以“喜悦”为题来铭刻自己的所思所想。

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交集，但是，只有在以“我”为主角的舞台中，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实现生命的意义。时光匆匆流转，当我们为生计忙碌奔波，处处留存心眼而时常感到疲惫不堪，感到生活无从把握的时候，在廖冰凌先生的笔下，与我们平行的一个世界里，一个“拾荒女人”却是在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世界，坚定地握住了生命的滚轴。一把破推车和满车旧纸皮就是她的全部世界，也是世界里的全部意义。她会因为路旁意外捡到的汽水瓶而嘻嘻呵呵的把玩，从而忘却周围的世界，她也会因为被自己视为生命的旧纸皮散落一地而悲伤恸哭，好像埋怨旁人扰乱了她

的世界。她会时常“自顾自地咧嘴憨笑”，无关他人，也会偶尔咿咿呀呀的蹬腿哭闹，嚷着：“我的！是我的！还我还我……”。可是，到了明天，她又会重新步入自己生命的轨道，再次憨笑容颜，与先生“不期而遇”。这个“拾荒女人”就是这样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来把握着自己的世界，让每个与她相逢的人都震撼在这样的情境中，愧疚也来得莫名，但是，与此同时确实也有着一份来自她的“喜悦”感染，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纯粹和真实。

这篇文章给人心灵触动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在于廖冰凌先生取材新颖独到，呈现俗味雅趣，也因为文章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精炼率直，给人一种散文化的美感，同时也带来诗一般的享受。正如文中提及的三次相遇，廖冰凌先生给读者呈现出了三幅画面，以“总是在小巷处与她不期而遇。”、“昨日我碰到她了。”再到“今儿我竟又与她相逢。”三句简洁的语言带领读者走进“拾荒女人”的世界，在先生诗意并富有节奏感的语言下感受生命的美好与纯粹。

总之，先生的“总是在小巷处与她不期而遇”，实则是生命有意的感召。当我们在一次次阅读此文感受“喜悦”的同时，也经历着如先生一样的灵魂的洗礼。

【按】廖冰凌《喜悦》一文发表于《新世纪文艺》，第8期马来西亚之页。

（上接6页）中，携着满心的父爱，女儿坦然走向未卜的前途。父亲与女儿的告别在这个“握手礼”中戛然而止，然而女主人公的泪水却将视线模糊，小说在此出情节达到高潮，父亲的关怀、女儿的眷恋此处都化作无声，唯有“每当想起他（父亲），就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一次握手”萦绕在耳畔。

离别时的握手总是感伤的，正如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于中好·送梁汾南还为题小影》中所写：“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离别间”。正是我们将“握手”赋予了如此多的寄托和情怀，才有了女主人公的铭记三十年，更是让一凡女士的《与父亲握手》一篇美文感动了来自各国不同的读者，因为它所寄托的父爱是超越国界的永恒情感。

在心与心之间

——品评忠扬先生的小说《逃》中的心理描写

◎ 徐铁松

忠扬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学评论家，同时，他又在小说创作方面卓有建树，他的小说思想感情深厚，影响深远，特别是小说《逃》，内容独特，技法高超，立意深远，虽不文采博众，但却独傲群芳。

小说《逃》是忠扬先生的第二本中篇小说集《回首夕阳红》中的一篇，小说在作者独具匠心地创作下，显得惊险刺激、神秘莫测、曲折动人。在小说中，作者以龚医生自述自己青年时的故事的角度展开叙事，讲述了在白色恐怖的时代背景下，龚医生在当时的“猎犬行动”中，为了躲避“犬眼”的跟踪和追捕，有家不能回，只能搬到家附近的出租屋居住，还要尽量装作依然住在家里而没有发现自己被“犬眼”盯梢的样子。后来，在一次变动中，龚医生为了避开严峻的风头，只好投奔郊区的亲戚家的海滨别墅去避难，在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故事，叙述了丽红小姐的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和不幸命运。作者将主人公的艰辛逃离与最终依然被捕的结局先后展示在读者面前，意在向我们表露其难以言表的悲剧心理和痛楚情怀。

小说《逃》是一篇杂糅了多种创作技法的小说，比如在小说中的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等技巧的运用。同时它又是一篇包涵多种艺术特色的小说，例如，小说中具有惊险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曲折的艺术特色。但是，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便是小说中独树一帜的心理小说的心理描写，及其创作技法和艺术特色。

我们知道心理小说是以分析人物的意识层和潜意识层的情感、意识、思想、活动、态度为主，或直接以人物的意识活动来结构作品。那么我们由心理小说的写作方法来分析小说《逃》的

心理描写不失为一条讨巧的路径。

首先，小说《逃》体现了作者对人物的心理的剖析，以及对社会形态的客观评价。小说《逃》运用大量笔墨塑造了龚医生这一人物形象，特别是对其心理活动的描写更为大量、逼真。例如，在描写龚医生逃到海滨别墅后，对突如其来的陌生女子的好奇心理进行了细致描写，作品中写到，“既然这样，那个女人为什么有这样神秘，住的房间连窗门都不打开？”，“想着想着，我猛然又起了好奇心，决心下去三楼窥视那个女子的动静。”可以看出作者对龚医生的心理展示是逐步深入，层层递进的。正是对两个命运相同的人的好奇、担惊受怕、心思缜密心理的极致展示，向人们客观地道出了当时社会的残酷、恐怖的现实状况。

其次，小说《逃》以简单的情节叙事，平凡而朴实的事件描述，加之以大量的心理描写塑造了龚医生复杂的人物性格。作品中叙述了主人公为了逃离“犬眼”的追捕而四处逃离，后来逃至海滨别墅，最后终被抓捕的故事，故事线索明显，故事简单，但是在这看似平凡的故事叙事中，却以大量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主人公的复杂性格。作品中描写到，主人公对家四周环境的警觉心理，可以看出主人公是一个细心的人。主人公对海滨别墅陌生女子的好奇心理，可以看出主人公是一个好奇心重且又警觉性颇高的人。龚医生对命运相同的丽红小姐的不幸遭遇感到伤心，可以看出龚医生又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综上，通过作者的复杂的心理描写，足以向我们证明龚医生是一个复杂性格的人，人物显得真实、自然。

最后，小说《逃》中的人物经历和心理描述互为层次，有机结合。情节好似引河，心理描写

好似水流，它盈满河道，充畅情节，构成了以心理描述为主的叙事结构。作品中以引发式的创作手法展示人物心理及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引发式是以一个很小的事件为引子，以此引出大量的心理描述。例如，在作品中，龚医生逃到海滨别墅后，突然来了一位陌生女子，这么一个小事情却引发了龚医生的许多心理活动，“这时，我心里不禁发出了好些疑问，是那个女人在这样的深夜来探访表姨丈他们呢？她来时似乎是走路而没乘汽车，否则我应该听到听到汽车开动的声音的。可是，一个女人，有什么理由在深更半夜，在这僻静得可怕的郊区走着，难道她没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吗？……”这样大量的铺排心理描写，一方面是在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推动情节的表现，正因为主人公有了如上的心理活动，才会引出一系列的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所

以，小说《逃》运用人物经历和心理描述的创作技法达到了叙述引出心理描述，心理描述又带出情节的创作目的。

综上所述，忠扬先生的小说《逃》作为一部囊括了多种创作技法，内容真实饱满，意义深刻的心理小说，极为前卫而又全面地运用心理小说的人物心理剖析、复杂的心理描写以及人物经历和心理描述相结合的创作技法，塑造了真实、饱满的龚医生这一人物形象，生动且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所在的社会残酷、恐怖的现实状态。小说情节曲折动人，平凡却又扣人心弦，使得读者被深深吸引，在心与心的交流之间，在心理的不断描写、碰撞之中，小说《逃》也不断地为人所折服，有所感悟。由此可见，小说《逃》中的心理描写是忠扬先生小说创作进入高超、先进阶段的真实记录。

心系读者用心写诗

林岸松诗论《我的诗观》简评

◎ 陈金花

汶来华文创作成绩斐然，引起了广泛关注，且发展势头强劲，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日益显露头角。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不容小觑。林岸松作为汶莱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代表性意义。二〇一二年二月的《新世纪文艺》第八期刊发了林岸松先生的一篇诗论——《我的诗观》（以下简称《诗观》）。文章词约义丰，见解独特。

《诗观》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发表了作者对诗歌的要求和理念——“诗必须是感人的，不管它是以何种体裁、形式或流派出现”。在这里，作者把“感人”这一标准作为重中之重加以凸显。“只有感人的诗，才能让人体会出文艺创作的真、善和美”。可见，作者的文艺创作不仅始终秉承着“真、善、美”的准则，而且始终把读者放在首要位置，这正如巴金所言，和读者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接着，《诗观》从读者出发，对诗歌的艺术又作了充分的论证——“要诗歌很能够感人，它必须是相对易于阅读和理解的，是雅俗共赏的”。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诗人故弄玄虚或卖弄技巧去刁难读者。“雅俗共赏”，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延伸的空间，也为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在《诗观》中，林岸松先生还进一步论证了写诗对作者而言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作者而言，写诗是排遣的管道、表达的方式”。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咏言”，即人的

志，通过“言”，表现出来就是诗。在林先生看来，诗人用灵巧的手指、丰富的感情，弹唱现实最敏感的弦歌。这与两汉文论《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指出了“情”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作用。用心、真感情写出的诗，在阅读时才能震撼人心，才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诗中的美，一如花香，对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舒解日常生活压力的医疗价值”。作者调动各种感官系统，把诗中不可触摸的美比作沁人心脾的花香，令人陶醉。林岸松先生的实际创作也践行着这一理论，例如其中双语创作的文本《秋天的过客》，诗作中多以第一人称来进行述怀摹物，以抒发自我感受为主。在秋天的意象与作者的内心的碰撞中，使读者深陷其中，感受梦想与现实的冲击与震撼。阅读他的诗作，能滋润枯竭的心田，洗涤心灵的污垢，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而《雨林的盛宴》，诗人借助对于大自然的独特感觉，进行自我心灵的阐释，“雨林”作为诗人精神世界的建构，体现了华族文化的多重性。

诗人谦逊地写道：“因为喜欢阅读白话诗，我‘半路出家’学人写作新诗，不知不觉已经超过了十年”。诗人在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中，用真情实感创作，与读者对话，在其敏感细腻的语言文字中，我们心灵得到净化，更为诗人诗意的灵魂所折服。

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 ——读曾沛散文《我回来了》

◎ 姜新宇

有家的地方就有爱，有爱最温暖！

《我回来了》是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曾沛的一篇散文，全文以家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我们所熟悉的从孩童到上学，从工作到婚姻的人生历程。用温暖恬淡的语言为我们诠释了“家”这个永恒而温馨的主题。

家是人的栖身之所，也是心里的避风港。人们对家的印象各有不同，但谁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无论你走到那里，或远或近，总有一根思念的线牵着你。曾沛女士心中的这根线化成了短短的一句“我回来了！”四个字贯穿了她整个人生轨迹，一句话牵起了剪不断的骨肉亲情。

这篇文章给我们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简单的事，简单的话，在无声无息中轻抹着每个人心中的那根弦，产生和谐的共鸣。这种效果是通过以下方式传达的：

首先，作者寓情于景，笔法随意，善于通过点滴的记忆串联起个人的成长经历。文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更没有优美华丽的辞藻，仅仅以平实质朴的语言从自己的儿时经历中娓娓道来：幼年时，听到父母说“我回来了！”，“连跑带跳的迎了上去，依在父母怀里撒娇。”上学后，好不容易等到下课，归心似箭地踏入家门，喊了一声“我回来了！”，原来说这话的感觉真好！工作后，恋家的情怀更深，“我想，我出嫁后，一定还会常常回到老家，欢欢喜喜地说：‘我回来了！’”。凭时间流转，任四季更替，对家的依赖与牵挂无时无刻不在见证着这血脉相连的奇迹！

其次，作者以情动人，善于抓住日常生活中的闪光点，将看似普通的话语无声的放大。“我

回来了！”，或许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惯例，回到家自然都会这样说上一句，只有像曾沛女士这样情感细腻、善于捕捉的人才能体会平凡中饱含的深情。“在家里的人盼得这报平安的话，放下心里的牵挂和思念……”，“从外面回到家里，说了这话，与家人打过招呼，由衷地感觉很舒适”……

此外，作者善于以小事件来回应大主题，引起读者共鸣。全文到处洋溢着成长阶段的甜蜜记忆，这种幸福由家庭赋予。她不做任何轰轰烈烈的感情宣泄，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内心温暖的女子在静静地诉说着她的独家记忆。看似与他人无关，却悄悄的与每个读者建立了联系，虽然是独家的记忆，可是谁的心中没珍藏着这样相似的画面？家的故事永远说不完。对家的思念永远扯不断。

正所谓“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没好的感情不必偏要蒙上夸张的色彩，繁华落尽后的真淳才是永恒的主旋律。作家的写作风格与成长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温暖和睦的家庭氛围孕育了这样一位内心如水，平淡中饱含深情的女子，对情感的把握有着自己独特的睿智与敏感。

虽然曾沛女士以写女性群像小说、上班族小说等见长，善于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她的散文更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女性诗意、随性、清新洒脱的一面。曾沛女士作为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的优秀代表，用她的心灵向我们诉说着温暖的情谊。华人的身份与经验，让他感受着两种文化思潮的不同魅力，使她为丰富马来西亚文学的宝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静静的生命，静静的河。我们希望能聆听到曾沛女士更多这样温馨美好的心灵之声！

温泉里的情味儿

——读骆宾路《曼榜——“瑶池”七日温泉浴》

◎ 胡 艳

阅读骆宾路先生的作品《曼榜——“瑶池”七日温泉浴》，在如潺潺流水的叙述中，感受着骆宾路先生醉心于静谧农村生活的悠然自得中，沉溺于浓浓的师生情谊中，享受于有着“瑶池”美誉的天然温泉的舒适中。作者将他这次曼榜之旅平静铺述于读者面前，显示着作者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真挚真切的情感生发，更重要的是作者纯净的精神世界。

三十多年的城市生活已让作者感觉束缚与不安，当能得以在清幽的农村住上一段时日之时，作者觉着大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解脱和不羁。喧闹拥挤的城市，充斥着各种浮华、炫丽和躁动，久居其中就容易深陷泥潭而不得自清，不知不觉就迷失了自己的本真。这次在农村的小住，作者感觉是在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远离城市的繁忙，远离俗事的烦扰。虽生活内容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内心却充盈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然。我们感受到经历了半世的颠沛流离的作者，依然保有一颗坚韧淡泊的心。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作者字里行间洋溢着醇厚的师生情谊带来的幸福。学生周到地照顾着他的起居生活，用心地牢记着他无意中透露的饮食习惯，贴心地安排着他的行程。作者在平实的叙述中透过这些琐事淋漓尽致地展露了学生对他的关怀，也传达了作者与学生之间积淀了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学生牵他下温泉时，他不慎扭伤了脚，学生自责没有照顾好老师，而老师为了宽慰学生，也强忍伤痛掩饰自己的伤势。而后，他的学生背着他上下高低不平的小路去泡温泉，虽然这个学生也是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这是个天然的温泉，有“瑶池”之美誉。由

于此处地处偏僻，且道路交通不便，投资商也只好“望池兴叹”。而正是这样的境况，使“瑶池”得以一直免费对村民开放。每天从清晨五六点钟就有人来“瑶池”泡温泉，络绎不绝，一直到凌晨两点多，还有人从远处骑车来享受温泉浴。据说春节前后，还有人在路旁搭帐篷过夜。这样的情致在商营的温泉池中大概是体会不到的。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放松，更是心灵的休憩，休憩于乡民淳朴真诚的感情中，休憩于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中，休憩于天人合一的至境中。

平凡的生活事件，在作者笔下渗入了深切诚挚的情感，温馨力透纸背，使读者无不心有戚戚焉。而我们却也有幸从作者感情的抒发中稍稍窥探到他深藏的精神世界。

作者青年时到中国求学、在大跃进中农场开荒、文革中三次险些丧命、后执教滇西，在香港当过漂染厂的拉缸工、杂役、经理、老师、摆摊小贩，直到耳顺之年才得以重新回到新加坡，这半世的沉沉浮浮，跌跌荡荡，作者依然保持着一颗坚定信念执着追求的心。我们从这篇文章中不难体会到作者的这份心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就像中国的山水画，朴素的形式下面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作者在朴实无华的文字中传递着细腻的情感，农村生活的宁静安逸，师生情谊的醇香浓厚，天然温泉的舒适惬意，更重要的是作者内心的“空”与“静”，有如王维“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禅意。

人生太匆匆，我们忙碌奔波于生活、工作、学习中，却容易忽视我们心底的需求，停下脚步，抬头静静地看看天空，为身旁的一草一木而伫足须臾。从作者身上我们是否能得到些启迪？

浅评朵拉散文中的“爱”

——以《和春天有约》为例

◎ 刘贤吉

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檳城的著名女作家朵拉，原名林月丝，祖籍福建惠安。1972年毕业于檳华女子中学后，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朵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有多部散文集和小说集，其中有《问情》、《和春天有约》、《贝壳里有海浪的声音》、《十九场爱情演出》、《脱色爱情》等。朵拉是一位注重内心情感的作家，在她笔下的人与物都被倾注了丰满细腻的感情，她的散文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她书写人间的大美，抒发真挚的情怀，可以说爱与美就是朵拉散文的一大艺术特色。她的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朴素、自然、善良、安静以及大爱之美，在朵拉的散文中一些看似平常的事物，经由她的笔触点染之后都会发出别样的光彩。

朵拉的《和春天有约》是一本内容与花有关散文集子。花是大自然馈赠给大地最美的礼物，是表达一切爱的根源。鲜花与情感，在朵拉的文章中被无限放大，被赋予让人难以忘怀的情感。表面上看，花是朵拉散文的一个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花给她提供了更为宽广与自由的客观对象。但是从深层来看，朵拉散文的一条明亮的主线是个性、自由、情趣和爱，而鲜花就承载着这一条主线贯穿的“灵物”。自由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至高境界，而个性则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品格特质，情趣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品味，爱是生活的润滑剂，是人生必须的涵养。对于这几方面朵拉用她的文字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幅色彩艳丽的生活图画，她的很多散文能够以真挚的感情吸引读者的口味，产生长久广泛的共鸣，是在情理之中。

因此，我们明白，朵拉是一个真正的爱花懂花之人，同时她也是一个“多情”之人。正如她

在书中所说的“因为实在是很喜欢花”，所以“为花写了许多篇章”。她原本想给这本书命名为《朵拉的花园》，但是出版的时候将书名改为了《和春天有约》。“花园”是一个专门供养鲜花的地方，里面或许种有各种各样的花，但它们毕竟被囿于一个小小的园地当中，无法与大自然广阔大地上的鲜花相比；“春天”是属于鲜花的季节，在春天里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生命得到肆意的蔓延，显得大气与自在。从书名的改变，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朵拉对花的别样情怀，也能感受到朵拉的细致与细腻。在《朵拉的花园》一文中，朵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带有刺的玫瑰、望春的玉兰、自恋的水仙、别名繁多的三角梅、充满诗意的勿忘我、即开即谢的金针花、卑微野生的芒草花以及艳丽绚烂的木棉花。朵拉细致的描画了花的千姿百态，像一个雕刻家一样，对每种花都力求精雕细琢，把花的一切优雅与品位气息恰如其分的把握，甚至与花相关的草、叶、树，以及因花而生的心绪变化与万千感慨，通过她的艺术之笔点缀之后，显得那么感动、自然、洒脱，读来让人不忍释手。

朵拉的文字总是流露着自然朴素而又动人的感情，不仅在《朵拉的花园》里，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充盈着或者浓烈或者淡雅的感情，哪怕是描写一块冰凉的石头、一次夜市的闲逛和一次短暂的旅行，在朵拉的字里行间都有不一样的精彩，显得那么融洽那么优美，都会被她所营造起来的文字世界深深地吸引。《温情相遇》虽然表面上文字朴实无华，内容也简单但却不是无味而单调，朵拉把相遇的那种温情全然描绘出来，平淡的基调背后，隐藏着她默默的情怀，读之仍然有一丝丝的余味值得体悟。《有情之石》更有哲理的思索与升华：“无需质疑那是真玉还是石头，当你

爱它，纵然是石头也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当你嫌弃它，真的宝玉如同一颗不值一文的石头。你的富有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拥有你所宝爱的，并不是财产过亿或者是银行存款有多丰厚。”朵拉把对石头的爱展现出更多的意蕴，赋予了一块平平常常的石头以生命，从而引出了深刻独到的人生见解，并且一针见血指出“你的富有并不是财产和存款有多丰厚”，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朵拉的这番话语真是难能可贵，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相见的形式》则因人生的变幻莫测，聚散无常而生出无限感慨，朵拉并不是一味的沉浸在哀伤的情绪当中，她采用优雅的语词把心中的所想所思娓娓道来，情意绵绵，意味深远。诗一样的语言，好比一条清澈的溪流漫过心间，给人一种清新明快而又陷入若有所思的莫名的感动中。朵拉在《有音乐的风筝》这一篇文章中写道：“真正的事实却是它被一条长线和人的手牵制着，只不过，它在空中飞翔的轻快逍遥，看着便成为强烈的诱惑，非常容易就误导了观望的人。”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也都被各自生命中的种种绳索捆绑着牵引着，其中最无法挣脱的一条就是功名利禄，在它面前很少有人能够潇洒的对它说“不”。人们羡慕高空中的风筝，是因为看到了它那自由自在的飞翔姿态。但风筝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就像生活中的每个人。因此，我们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挣脱生活中的各种绳索，所以我们要学会淡泊名利、宽容博爱、心灵自由。

《篱花》是朵拉散文中比较短的一篇文章，全文只有一百多字。但朵拉却能够用精炼的文字成功地塑造了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九重葛的形象。朵拉欣赏“自我主义的九重葛”，因为它不甘束缚，不甘失去自由，它要怒放自身的生命，因此，它非常任性地从房子的篱笆向外自由自在地伸展，即使没有绿叶的陪衬，没有路人的关注，它也要迎着朝阳绽放着自己最绚烂的一面。这既是一曲个性主义的赞歌，也是对自由人格的向往。朵拉最后以“但愿是篱花”作为文章的结尾，表达了她的愿望和追求，在这里篱花的形象就是个性的画像，就是真正理想的自由人、真人的写真。

在《和春天有约》一文中，朵拉对生活的看法是：“要是生活里纯粹只余下责任，每日为了生活上的种种不能推卸的责任而把自己压迫得疲劳不堪，也许有资格可以成为伟大的人，但是，没有松懈和解怀的时候，那缺乏品质和品味的心灵，将陷入贫乏的境地”。所以她劝告人们放松

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放缓一贯永不停歇的步伐，用爱的情怀，用欣赏的目光去与清晨的露珠、晚上的明月相约，给自己的心灵一剂清新的洗涤，消减疲惫与浮躁，摆脱生活的压力与烦恼，去体味生活另一种美好。“和春天有约”，这是多么富有意境的题目啊，单单看这一文章的题目就会悄然让人心动，给人无限的遐想。从中，我们不仅感受到朵拉那诗情画意的文笔，更感受到她对生活点滴的热爱与享受，而她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便是要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走出俗务琐事的泥淖，使精神得到陶冶，让终日劳累的身心获得自由与休憩。

读着朵拉的文字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很感性也很知性的女子，对生活从容，自觉的培养自己的闲情逸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朵拉不仅爱花、赏花，她还练书法、画画、品茶，她还自称是一个“业余咖啡爱好者”。她的《叶之美》、《赏花心情》、《生气的工夫》、《今天早上有花香》、《三生石上的旧灵魂》等篇章给我们带来一种优雅的体味，原来生活可以这么富有诗意。在字里行间，朵拉一再奉劝忙碌劳累的人们，给心灵松绑，体察自我，多去亲近自然，哪怕是散步、赏花、观景、品茶也是生活的一种乐趣一种享受。

朵拉在《芒草花田》里描绘了一个大学男生将一株无人关注的野生芒草花送给心仪的女生这样浪漫温馨的场景。从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里，朵拉构筑了一个精致的感动。芒草花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这里，她想告诉我们的就是懂得去珍惜身边的人，珍惜眼前的人，没有比现在拥有的更好的了。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经常保持沟通和倾述，使心灵自由，才能让爱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在《无花的日子》里，朵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与爱情有关的故事，一位男青年送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给曾与他相恋的女友，向她道歉求她原谅，但这一大束艳丽的玫瑰花并没有使女友回心转意。后来这个姑娘选定的未婚夫，用一朵玫瑰花向她求婚成功了。其实，朵拉想表达的当然不是说一朵花比九百九十九朵花更美、更有价值、更能打动姑娘的心。事实是，那位男青年家庭富有权位显达，虚荣高傲的父母瞧不起这个为人朴实而安静不爱张扬的姑娘。后来知道她考取了剑桥大学，并且同样出生于显赫富有的家庭，觉得那个姑娘与他们门当户对，于是怂恿儿子去重新追求。但是很姑娘理智的毅然拒绝了，是因为她“不要一个不能对自己的感情和

未来自己做决定的男朋友”。显然，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未婚夫手上的一朵玫瑰花，远比一个无个性、不能自主男友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更有价值，更值得托付，其实这就是两个男人面对爱情的不同反应。爱情不是可以用金钱和地位衡量的，爱情是靠两个人用心经营，一点一滴的支撑起来的，“心”才是爱的最重要元素。

朵拉的散文中，使读者最感动和难忘的篇章之一《送你一朵玫瑰》肯定是其中之列。在一个暮春的夜晚，一个卖花的小男孩追着她，并以殷切诚恳的眼神企盼她买一朵玫瑰花，她在犹豫之间几次想买，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买。她看着小男孩有些失望的神情，不停地自责。于是她转身去找到小男孩，决定要买他的花。可是还没等她开口，小男孩突然把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塞到她手里，高兴地说：“阿姨，送给你！”并执意不收她的钱。这使她的内心感到更加不安和惭愧。小男孩的善意举动深深的打动了她，使她眼眶湿润了。在文章里朵拉继续写道：“今天晚上，在厦门的白鹭洲广场，遇到一个天使，他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丽，和爱”。作者在厦门这样的经历，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历过。难能可贵的是朵拉能够设身处地为推售玫瑰花，同时也一并在推售他的自尊的小男孩所作的种种推测与联想。作者被小男孩纯洁善良的举动感染了，她不断的

自责与反省。玫瑰花，是爱的象征，是最能表现爱的热度。应该说朵拉是被爱感染了，同时她也通过温暖的文字传达了对玫瑰花的爱，对那个卖花小男孩的爱，这是多么温馨的感人的情景啊。阅读《送你一朵玫瑰》，就是一次真切感受爱的精神旅行，使我们真正的领略到了爱的魅力。

朵拉以自己对现实平凡生活的真切体验，营造起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散文园地。由物联系到人，联想到人生，在朵拉的文章中是比较常见的表达样式，但却不是千篇一律，每一个篇章都有不一样的动人之处。对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朵拉都用心的去琢磨，让它们承载着抒发的情感，赋予它们鲜活的生命力，没有爱是不可能抵达这样的境界的。爱，在朵拉的散文中始终是一条看不见却能够感受得到的最明丽的风景线。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一种大爱博爱之心，朵拉的散文才显出与众不同来，她的创作具有独具匠心独具慧眼的特点，在一般人觉察不到的地方，她很好的觉察到了，并且完美的揉进优美的文字当中，使文章能够深深的打动读者。

作者简介：刘贤吉（1985—），男，壮族，广西贵港市，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研究。

漂水花

◎ 一 粟

仿佛还留有童年余温的
这块小小的石片
熟稔的就像小时候
指间轻轻一弹
就迅飞了出去
沿着晨曦金镀的水路
活活泼泼
蹦蹦跳跳
兴高采烈
一路前进

任我如何叫唤
始终不肯回头
粼粼波光中
只见它
轻巧地旋开
一扇一又扇水蓝的玻璃门
瞬间就消失了踪影
想必是
已抵达了它梦中
童年的故乡吧？

落叶

◎ 一 粟

一片落叶
轻轻飘落在我掌心
枯槁的黄颜
告别了曾经翠绿
年轻的生命
我随手一抛
让它
轻轻飘落地面
且让它成为堆肥
当凋落了一个王朝，一个梦之后
继续默默奉献自己
让等待明天的新叶
创造 另一个新的王朝
另一个崭新的梦

选举

◎ 梁友情

民主国家 定期选举
各党各派 紧张备战
名家点将 风云人物
逐鹿中原 谁领风骚

执政党 任凭风云变
稳坐司令台
反对党 拉帮结派
图谋变天

敲定选期 紧锣密鼓
蛰伏冷气室委员 才见露脸做秀拜票

支票骗选票 重施伎俩
食言失信放两边 当选摆中间

日期紧迫 选情胶着
政党挖角 政客跳槽
为权势妥协 为利益折腰
演绎政坛现形记

政治黑暗 政客丑陋
造谣抹黑恫吓 煽动情绪冲突
酿成骚乱伤亡
暴力选举 撕破民主面具

山林

◎ 梁友情

进山 不见山
我屹立成一座
高峰

山中 见树不见
林 我与众树
并排成林

山外 看你是风景
山里 看我是风景
风景看风景

山外 看你读你
山中 看我读我
相看相读两不厌



啾啾先生

◎ 林岸松

(1)

“啾啾”即巫语的“ya”
相当于英语的“yes”
华语的“是”
“啾啾先生”
即是英语的“yes-man”
华语的“唯唯诺诺先生”

啾啾先生
是和平之乡的特产
他虽生于斯长于斯
甚至已经多代定居
却与公民权无缘
和同类啾啾族一样
(当中仅二成有公民权)
当他与本地人交流
尤其是稍有名气者
他总是“啾啾啾啾”个不休

啾啾先生
承担传统思想的包袱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动不如一静”
“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等等
变成政治恐惧感
遂从事商务
或烧香拜佛求神保佑
一切逆来顺受
啾啾啾啾成了求存之道
加上连年焚烧香烛冥纸
脑袋、肺叶缺氧
变得身心怯弱
像无脊椎动物
不敢表达自己的困境
仅啾啾啾啾博取同情
仰人鼻息

在英国殖民/保护时期
啾啾先生
曾是英国保护人士
(出国时持一本有效期一两年
到英国也需申请担保签证的
“英国护照”)
当英国政府把政权
移交本地政府之际
啾啾先生
一度天真地以为
由于自己土生土长
会自动成为公民
或大英帝国公民
但事与愿违
他变成无国籍人士
英国也一走了之
把他当成弃婴
使他两头不到岸
而同时出炉的“三M”概念
更把他排斥到主流社会外
(也造就第二波的向外移民)
他的母语学校变质
(华语仅是一个科目)
民族教育无法薪火相传
华文文学后继无人
店铺方块字招牌逐步寿终
售酒养猪严禁
使他如啾口吃黄连
仅能啾啾啾啾

(2)

啾啾先生
也非文盲之辈
他与同类啾啾族一样
受过至少中等教育
只是特殊国情

加上传统思想的后遗症
使他难于摆脱
啾啾啾啾的习性

啾啾先生
深知那些为数不多
获幸运之神照顾
获得公民权的同类族
为了保护现有利益
和等着被封赐荷兰水盖
自然不会为他
或其它不幸的同类族
争取基本权利
而这些“得天独厚”的同类族
也有本身的承担
他们不时捐献各公私立机构
赞助各类庆典活动
作为回馈社会
负起神圣的种族和谐使命
(也顺便博一博头衔)
由于市面萧条、生意难做
弄到劳神伤财
比起啾啾先生
他们更加啾啾啾啾

当和平之乡
未与文明古国建交
尤其是在后者沉睡的年代
(甜柑河唐宋沉船的烂碗破瓮
躺在泥岸作日月光浴)
啾啾先生
以及不幸的同类族
遭到史无前例的
尊严扫地

在蓝色的国籍身份证书上
注明是“无壳蜗牛”
使他在国内外遭歧视
出外旅游、就业
处处碰壁,包括
视海外华人为革命之母
血浓于水的“祖国”
曾几何时
当文明古国睡醒
改革开放成为经、政强国
并与和平之乡建交
啾啾先生
以及他的同类啾啾族
才受到较“像人”的对待
(甜柑河岸的历史遗物
也在博物馆里受到肯定)
ICI 上的羞辱身份称号
才改写成“永久居民”
唯办无法摆脱
非公民的身份
遭边缘化的宿命

(3)

啾啾先生
以及他的同类族
(包括有公民权的少数)
是惨遭剥削的族群
如强风里的风铃
发出身不由主的铮鸣
焦虑、思绪凌乱
有些甚至妻离子散
精神濒临崩溃
他们是少数民族
在回教国家的一般写照

俳句

◎ 梁友情

(一) 挟持

惯贼 干案落网
挟持
人质脱险

(二) 撕票

悍匪 缴获赎金
撕票
人神共愤

(三) 勒索

海盗 劫持货轮
勒索
赎金天价

(四) 绑架

恐怖份子 威胁
和平
绑架
民主人权

(五) 捆绑

总统贪婪 分赃
捆绑
同流合污



漫游长白云之乡

◎ 刘华源

从文莱飞去纽西兰约 8、9 小时，行程比到英国、美国或加拿大要短得多，可避免长途飞行所引起的劳累和时差感（jet lag），从赤道上的“和平国”（Brunei Darusalam）到临近南极洲的“长白云之乡”（Aotearoa）旅游，充满新奇和刺激。我们一家祖孙三代，一行 6 人，离汶时，蓝天白云，夏日炎炎；9 小时后，飞机在奥克兰（Auckland）降落，寒风习习，这里已是冬季，几天后还碰上 30 年难得一遇的大雪，白茫茫一片！三个星期的环岛游，不觉漫长！这种地理上的差异，引起的自然景观的巨大反差，是纽西兰吸引世界各地旅客的重要原因之一。

纽西兰是文莱人向往留学、旅行、移民或发展经贸关系的最佳选择。两国在英国长期殖民统治后，承传了英国的法律、行政管理、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这些共同的历史经验是双方发展经贸、教育、旅游和文化交流的有利因素。

汶航（RBA）有直飞纽西兰的班机，深受纽西兰人的欢迎，是他们飞赴英国及欧洲的首选。汶航当局基于商业的考虑，决定从今年十月起取消该航线，令两国人民失望之至。趁孙儿孙女假期之便，我们于上月初启程，圆了天堂游之梦。

整个行程由我家老夫夫妇策划，旅程包括北岛最为旅客称道的城镇和观光景点。（纽西兰的另一大岛即南岛，因为是地震重灾区，不在考虑之内）。从奥克兰出发，第一个目标是 Hamilton，一个新兴的城市，然后朝东南下经过 Rotorua（最受欢迎的火山温泉）、Taupo（风景优美）Hawkes Bay（遍地果园，盛产葡萄酒）、Wellington（现代化首都）、New Plymouth（新兴油城），最后回到奥克兰——纽西兰最大的城市。这样环岛一圈，每到一地，住上三两天。从容自在，十分舒适愉快。

纽西兰旅游业发达，（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10%）。除了旅馆外，旅客可选择私人住宅：有豪华平房、设计摩登的公寓（Apartment）、有日渐受欢迎的莫泰（Motel），也有收费很低的楼房，供一些单身汉租用。在奥克兰我们住上一间很有特色的平房，设备齐全，十分豪华舒适，不亚于 5 星级酒店，在 Hawkes Bay，我们投宿一家农庄，与牛羊马和家禽为伍，乐趣无穷。在 New Plymouth 我们在收费最便宜的莫泰（motel）住了一天一夜。

据说纽西兰的导游服务，甚为人称道。我们选择自助旅行。这是因为老大在国外驾车的经验老到，又能掌握 GPS（导航手机）。我们租了一辆崭新的丰田房车，进出自由方便，增添了整个旅游的乐趣。当年孩子在英国留学时，能看地图驾车旅行，已令我刮目相看。如今，通过导航手机听指示，就能到处通行无阻，且绝不会迷路，真使我们在惊叹现代科技的发达之余，感到真正落伍了！

北岛游，我们对这世外桃源的纽西兰，有了比较深刻和全面的认识。纽西兰真是上帝赐给纽西兰人的“最后一块人间净土”。这里没有工业污染。公路两旁多是成群牛羊点缀其间的绿油油的原野，及满山的自然森林或人造林。新西兰农牧产品出口量占其出口总量的 50%，羊肉、奶制品和粗羊毛的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新西兰在 1960 年是世界最富国之一，人均 GDP 仅次于美国，排行世界第二（世界银行网站数据）。此后一直一蹶不振，经济发展缓慢。过去二十年，纽西兰成功地从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型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化自由市场经济。然而，我们却看不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污染。人和自然保持着和谐；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和谐共处。政府自开放门户，实行有节制的移民政策以来，认真推行双文化政策。这些成就，值得借鉴。

纽西兰由于地处火山区，北岛（下转 20 页）

小镇一道沁人心肺的人文风景

◎ 一 凡

马来奕河静静地流淌着。矗立在河畔的XX大厦，流泻出沁人心肺的乐音。那是小镇历史悠久的音乐学院：Kim Musical Centre 的音乐会(recital)正在举行。

上世纪七十年代，来自韩国的金氏夫妇，在汶莱的油田区—Seria 播下了音乐的种子，转眼四十个春秋过去了。已把汶莱视为第二故乡的金氏夫妇由于无法在此落地生根（一再申请成为汶莱永久居民而不可得，）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了多年的油城赋归。

夫妇俩除了难舍汶莱的山山水水外，最难割舍的是一手创建的 Kim Musical Centre。

也许是缘份吧！他俩居然要曾拜师其门下，学了几年钢琴的我儿，接掌这个学院。在芸芸学员中，儿子从来都不是其门下高足。出国留学的年代，更完全放弃了钢琴的练习。返汶后，事业家庭的重担，让他忘了音乐，忘了钢琴。没想到一番商讨之后，儿子居然答应接下这重任。十分出乎我意料之外。然而，我们却感到十分欣慰，觉得喜欢音乐的孩子，应该坏不到那里去。

金氏归国前几年，经常往返汶韩两地。因其儿女长大后都在韩国受大学教育，必须时常回去关照他们的学习与生活。音乐中心亦由于假手他人管理，有缩小的趋势。作为音乐门外汉的儿子，在事业上挣扎求存之余，花了不少精力重整学院。除了开班传授钢琴、提琴、声乐这几门较专业的课程外，希望能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本地人的音乐素养。因此也开了一些如电子风琴、吉打、鼓、箫等课程，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流行音乐是和平之邦—汶莱的主流音乐。庆幸的是：首都近年来出现了一两间颇具规模的音乐学院，培养了不少高素质的音乐人才。油城小镇的金氏音乐学院，亦在推广小镇音乐教育方面作出了贡献。弥补了学校在这方面的不足。

音乐是跨时空的艺术门类，是人类心灵的滋润剂。那天马来奕河畔传出的乐音，让人心情十分舒畅，心灵似乎得到洗涤。

但愿越来越多的人能与音乐结缘，在美妙的音乐天地中乐逍遥。

（上接 19 页）的建筑，尤其是商店和住家，大多以两层的楼房，用木板或半钢筋水泥为建材。建筑风格很接近英国的村镇，非常传统。而首都及奥克兰商业区的建筑，则与国际大都市没大分别。。

稍微留意，你会发现马路上奔驰的汽车，多数是中小型的日本汽车，豪华轿车难得一见。整个旅程中还没看到一辆“奔驰马赛迪”呢！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如何引导或说服富有阶层，不使用高耗能的豪华轿车！

纽西兰人不以汽车和房子来炫耀财富及身份。这种素养，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优

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教育制度，高素质的人民，造就了纽西兰这样一个高工资高福利，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和谐社会！

Rotorua 的温泉浴，Taupo 湖泊上空低飞逐食的海鸥，在人行道或堤边漫步悠游的天鹅和鸳鸯，还在喷射溶岩的火山口、以及大雪纷飞的威灵顿雪景、都让人回味无穷。返奥克兰途中，参观了在黝黑山洞中，趁小船仰望洞顶的萤火虫，犹如仰望漆黑的夜空闪烁星光，大自然的美妙神秘，叫人惊叹不已……

有机会，我们还想再回到那长白云的故乡，继续寻幽探胜！



文莱华校面临困境

◎ 刘华源

在文莱，华人是少数民族。华人只占总人口40万余的11%，约4万5千人。独立前，华人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英国统治时期曾高达23%（如1971年全国人口为136,256，华人口为31,925）而在自治时期，华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曾下至20%（如1981年，全国人口为192,831，华人口为39,461）。1984年，英人结束殖民统治时没有就华人归宿和身份问题与独立政府达成协议。很多人因没有国籍或永久居留权，被迫再度移民。独立前后，出现两度移民浪潮，流失了估计万名的华人精英和工商界人才，特别是在石油工业的高级员工。

一位人口学者指出：华人口到了1986，永久性人口只占华族人口的50%，其中20%为公民，30%为永久居民，其余50%则属临时性居民。1986年的华人口估计为4万人。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多少改变。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因为没有国籍，缺乏归属感，感到前途不明而彷徨与烦恼。

处境虽然未尽如人意，一般地说，华人还是庆幸能生活在“文莱和平国”，得到英明的苏丹陛下维护，享受着福利国的诸多福利和公平待遇。文莱因为信奉伊斯兰，不允许种族歧视，国内种族关系和谐。华人有善于经营生意的传统，在市场上还有他们大展宏图的空间。华人子弟的就业和出路，虽然越来越狭小，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主流社会。唯一遗憾的是，很多战后在文莱受教育后出国留学，毕业后归国，因找不到适当的职业，常年留在外国甚至索性入籍外国。这多少给许多家庭带来遗憾！

文莱“华校”目前面临困境是因改制引起。1992年，教育部勒令国内私立学校转化为国民学校。这一决策对教会办的英语源流学校，影响不大。对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传统华校，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是因为国民教育政策从1984文莱独立到1992，经过一段时间演变后，政府决定推行双语（即马来语和英语）政策，从小学四年级起至中学四年级的课本为英文本，学生一律须参加官办的各级统一考试。华校经过好几年的艰苦挣扎，才逐渐适应过来并于近年取得优异成绩。由于新的教育政策只允许华语作为一个科

目列入华校课程，且节数比英语和马来语少。上不上华语科，由学生选择。华语不是必修课，又不是必考科，上课的节数又少，华校华文程度，一落千丈！情况已经恶化到我们的子弟已经连阅读华文报的能力都付之阙如，遑论写信写字条这样简单的书写能力。

文莱的社会是多元的，约70%是穆斯林马来人，其余为华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及土著如杜孙、克达央、依班、达雅克等。华人要融入这社会，不得不在教育问题上作出妥协。八间华校接受改制，充分证明了华人社会的真诚意愿。改革以来，华校的英文、国语及国家意识显着提高，部分的满足了华社办华校的需求。现在各华校董事部要努力的是如何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各种措施补救不断降低的华文程度，怎样保留华人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以满足华人社会办华校的初衷。

文莱的华校办得生气盎然，尤其是三间中学即首都斯里巴加湾的中华中学、油城诗里亚的中正中学及行政中心马来奕镇的中华中学都办得非常出色，深受学生家长欢迎。这些学校在英人统治时期就已创立，历史悠久，如马来奕中华中学去年庆祝建校80周年。改制前，华校生的出路宽广，就业或出国留学没有阻力。当年留台或新加坡南洋大学回来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华校生留学欧美、澳洲纽西兰及加拿大，成为双语兼通的大专人才，大有人在如现在台湾的汪相波律师、在澳洲的徐荣华律师、在文莱的俞庆在律师、刘华源律师（我本人）华文报世界闻名人如丘启枫教授（现为文莱时报（BRUNEI TIMES）副总编），汶蜆高级部主管、计算机信息界奇才傅文成……不胜枚举。

改制后的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刚刚相反。华文在经济全球化中日益重要，崛起的中国在全球贸易上举足轻重。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学生的华文程度能否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到足以应付未来的需要？我们会否因改制，华文程度下降而失去竞争力？我们今天的华校，能否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双语（华英或华巫）人才？

这是华人社会当前所最关心的课题。



斯市灯火璀璨

◎ 宇航

夜深了，路上车子越来越少。

和市政局的官员，以及苏丹陛下华诞庆委会的成员，一行人乘坐小巴士沿途经过斯市街头，欣赏夜间城市的华诞灯饰。巴士行驶，需要拧亮车灯了。巴士在晚间璀璨的灯光照耀下，从幽暗的街道缓缓穿行。

尽管巴士外的灯火辉煌，可我融入喧嚣夜色里静谧的柏油路时，我的心却忽然沉淀出一种尘世之外的宁静与安详。或许白日的尘埃落定，终于可以从轰轰烈烈的职场战斗中逃遁，从紧张的思绪中松懈下来，让身上的每块肌肉、每个骨节、每根神经自由伸展舒张，回归本真的我。

庆幸自己不是居住在繁华，拥堵成患的城市里。在郊外居住，在市区工作，真好。这一次，有机会欣赏市区的夜景，欣赏灯饰的闪烁，也蛮有一番情趣。聆听晚风的呼啸，感受巴士的轮胎在街道上与柏油路摩擦，同时欣赏一下市区璀璨缤纷的景致，也是一种幸福啊！

在灿烂流光的灯火之下，静寂无人的城市也变得柔和从容了，让我恍惚幻境中，或在梦里面，将世事的纷杂混乱都远远抛离了。悠闲地放松心情，将左手臂倚上巴士的窗棂，下意识地瞥一眼后视镜：没有其他的车子尾随，闪着蛋黄色光芒的街灯像串起的一条长长的链子，同道路一起绵延起伏。巴士逐渐将楼群简约的影儿拉长了。白昼尽然，黑色融进夜晚，我心扉的弦倏然拨响，好像要说：“夜色真美，璀璨的灯火，实在醉人！”

斯市的节奏不快，有时候，慢得跟不上世界大都会的步伐。庆幸，斯市依旧有自己独特的风姿。

天已经漆黑了，环绕斯市一周之后，大伙又随巴士离开了。市区的路很亮，对开而过的车子稀稀落落。夜间让我的思路更敏捷，我的心仍然清澈，没有荒芜、败落和凄凉，整个人感觉清爽。在巴士上，我几乎保持来时坐着的同样姿势。七彩胭红的灯火照着柏油路，也照亮四野的黑暗。

很快地，我与亮丽的斯市告别。

我问自己：“你认识这个城市？你爱这个城市吗？”

我回答：“身为汶莱的一介公民，我当然认识这个我生长的城市。这是一个和平安宁的城市，这里有我的国王，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有我的……我爱这个城市，我希望这个城市继续进步……。”

在巴士疾驰地离开之际，频频回望，有点依依不舍，正如许多次在出国旅行，总有期待，心里总引涌归心似箭的心情。远远看去，街道的灯火，如清晨第一缕明媚的阳光，为这个拥有41年历史的城市镀上了棱角分明的轮廓，洒上了潋滟诱人的风华。这个城市，仍然充满魅惑，仍然在远处彩虹般瑰丽地闪耀。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根植于这个城市……。于我，其他国家的城市的灯火，无论多么美，多么迷离、温暖或辉煌，都不会属于我，都会在我的视线和记忆中疾速地消融、模糊，并且遗忘。只有汶莱斯市，会在黑夜中，点亮一盏又一盏璀璨的灯火，仿佛在告诉我，要珍惜这个和谐的城市。祈愿上帝保守它，不要让战争，不要让示威行动，不要让不良风气……破坏它动人的质朴，它最初的美丽！



绘图幸福



◎ 朱运利

……尝试去留意在大街小巷里奔走，辛勤工作却幸福快乐的小市民，你就会知道平凡也是一种幸福。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宽阔的胸怀就是宽容，宽容是人间的润滑剂。有了宽容，人间就少了许多纠纷，多了一份宁静；少了许多敌对，多了一些美好。

脑海里常常绘图幸福的画面。

爱情中的海誓山盟总有不能兑现的时候；名利财富总有消失的时刻，当一个人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他还会幸福吗？有人说，现代人的幸福早已被物欲所充斥。于是，幸福成了物质的代名词。现代人心底的那泓明净的清泉，早已随着生活干涸。拥有物欲的幸福过后，温馨的幸福何在？

跋涉人生路，我都蓄意追求幸福快乐。于我，有时候，遇到挫折，杂务缠身，工作累了……，心情恶劣到快撑不住之际，我都会放下手中的琐碎，喝一杯清清凉凉的白开水，从窗口眺望远方，因为窗外有蓝天。默默地祈祷，心里期盼将快乐、幸福的心情稳稳地凝集。不经意间，郁闷，不愉快的心情改变了，幸福感隐约涌现。

一位智者说，尝试去留意在大街小巷里奔走，辛勤工作却幸福快乐的小市民，你就会知道平凡也是一种幸福。他们的笑脸，他们对生活满足的笑脸，仿佛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在充满阳光灿烂的午后绽放，在幼童与大人的牵手间握出，在平凡的人们上下班的身影中闪现，在不与他人比较的胸襟中流泄。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更为充实，他们懂得放弃，放弃不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在他们手中。

原来要幸福很简单，心境豁达些，懂得放弃一点点，那么就幸福一点点！当一只脚踏在紫罗

兰花瓣上时，它却将香味留在了那只脚上，这就是宽容！天空容留每一片云彩，不论其美丑，故天空广阔无比；高山容留每一块岩石，不论其大小，故高山雄伟壮观；大海宽容留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故大海浩瀚无际。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宽阔的胸怀就是宽容，宽容是人间的润滑剂。有了宽容，人间就少了许多纠纷，多了一份宁静；少了许多敌对，多了一些美好。有了宽容，人间才会变成美好的天堂。记住别人的好，忘掉别人的坏，一个人就可以在幸福而又宽容的天空下自由地翱翔！

一些东西，注定与你擦肩而过，刻意的挽留，只能心力憔悴，不必执着。偶尔放开你的双手，不刻意，不经营，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放下，幸福很自然地被你留驻了。

上帝给了我们同样的生命，当走到人生的尽头时，能够留下的会是什么呢？留给别人的又会是什么呢？学会宽容别人，也是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生活，是在宽容中越走越宽广的。时间会冲淡痛苦，却无须等时间去冲淡痛苦，因为学会及早的忘却，及早的原谅，及早的享受生活，生命里美丽的日子会多些。

岁月之激湍，就在于它流逝后再也不会回来。能在有限的日子里多些美好时光，就是在延长自己的生命，就是尊重生命！

学会宽容别人，在我们垂老的那一天，就会发现生命的每个端点都不再有因狭隘而铸造的遗憾，也会给他人的生命增加幸福和亮点。幸福，在于懂得放下，在于懂得宽容，不算计别人……。诚然，有上帝的生命，有宽容的心，有真善美的气度，才是永恒，才能绘图幸福的画面！



风景此处独好

◎ 一 凡

儿子约我们俩老作纽西兰二十日游时，颇犹疑了一阵。年纪大了，眷恋老窝，觉得离家远游，三星期似乎太久一点。但能与儿子一家四口祖孙三代同游，畅享天伦乐，又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于是决定赴约。

纽西兰八月是冬末，天寒地冻，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最好旅游季节，但凡事都有正反两面，少了夏季旅游常现的人潮，却让我们独拥冬景的宁静与淡远。落尽了叶片的枝桠，在白云蓝天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风韵。

冬天给纽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涂抹的另一种色彩，正如入冬的人生一样，虽不绚烂，却有一层深邃的美感。

抵达奥克兰时已是纽西兰的深夜。我们在机场旅店歇了一晚后，第二天清晨，一家六口精神奕奕地登上了租来的旅游车，向我们的第一站Hamilton进发。

Hamilton是个小镇，非旅游景点。停留此站的目的，主要是与儿子移居纽国的好友张君相聚。张君虽然取得纽西兰的公民权，摆脱了在汶时无国籍人士的身份（注），但在人生地虽熟（他早年在此留学）的地方，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很不容易。没有在汶莱那种人脉关系，找工作颇有挫折感。已达知命之年，常被以没有适合你的工作为由，拒绝聘用。曾任大公司总裁的他，要放下身段，申请失业救济金，又感到自尊心受损。已经三年了，在半失业的状态下生活，颇有坐吃山空的忧虑。这是另一曲汶莱无国籍华人移民的悲歌。

告别了张君，我们向纽西兰的旅游城

Rotorau进发。散发着浓浓硫磺味的Rotorau是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城镇。处处是温泉，火山口。离Rotorau不远的是滑雪胜地Taupo。年纪老大，不敢拿这副老骨头开玩笑，俩老不跟儿子一家四口上山滑雪，留在租来的临湖公寓，休养生息，漫步赏湖。在前往市中心用膳的路上，作为游客的我们，免不了东逛逛，西望望。正驻足在一售屋广告牌下阅读时，一位想已退休的人士，很友善地半开玩笑地问：“想买此临湖的公寓吗？”

“我们是游客，只是对此地的房地产价格好奇！”

颇有绅士风度的老人，自我介绍他是当地人，此刻阳光正好，出来散散步。问我们可有打算到南岛（纽西兰分南北两岛）逛逛？那里有不少美丽的景点。当我以开玩笑的口吻答：“啊！基督城的地震还在震呢！”

“说实在的，纽国到处都有可能发生地震！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好好享受现在，我从不忧虑，这里可能也会有地震。”

这不与佛家活在当下的哲学异曲同工吗？人类心灵相通的地方颇多，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为了给孙儿们体验农村的生活，我们在Hawkes Bay投宿一家农庄。用木板搭建的房子，散发着质朴温馨的气味。清晨打开窗户，悠然见远山。清凉的晨风、野花野草散发的香味，让人精神爽朗。

农庄主人是一位谈吐及衣着品味都不俗的妇女。闲谈中得知她儿子定居法国，不时会回来探



望她，但她却从不动随儿子到法国过都市生活的念头。看她穿着长统靴，在牧场喂牛羊吃草，与投宿其农庄的旅客闲聊，一派悠游自在。不知这户人家是为了生计，还是响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而经营这门天天与牛羊为伍，远山为伴的生意。

一路走来，风和日丽，没想到到达威灵顿时，突见雪花纷飞。第一次见到雪的孙儿们，乐得直奔户外，抓雪，抛雪。这是纽国三十多年来的另一场大雪。荏苒年华的外孙女，指着庭院中一棵已披上素妆的花树问我：“奶奶，这是不是梅花？”“不是，赏梅得去中国！”。

这场迎春的飞雪，不见报春的俏花枝，却让人想起“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风云人物绝美的咏梅词：“飞雪迎春到，风雨送春归，已是悬崖百丈冰，唯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得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多美好的境界啊！

此次纽西兰行，一反旅游住旅店的惯例。行前我们已在电脑上订了各种各样风格不同的民居。每个落脚处，都住上几天。

这种住宿的特点是：自助。

业主交给租户的是打理得整齐清洁，布置得井井有条，体现屋主品味的房子。屋内家具一应俱全。所有日常用品一样不缺。我们只须把行李安顿好，就可如在自己家一样，过着方便舒适的家居生活。

根据租约，租户离开前不但要“完璧归赵”，也要把住处打扫得整齐清洁和入宿时一样。

住宿期间，业主从不来查看。离开前，只须把门匙交到指定的地点就可。这种对人的信任，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小心翼翼地使用屋内的一切家具用品，不敢辜负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屋主虽不露面，却似乎有一股潜在的力量，在掌控我们不逾矩。

纽西兰的湖光山色，白云绵羊，苍松翠柏，风景绝佳，然而这种对人的信任，却不是到处都可看到的人文风景。

尽揽天下胜景的纽国，此处风景独好！

回程我们途经怀多摩的钟乳石洞，观赏著名的萤火虫奇景。在漆黑的洞内，乘小船观赏寄居其间的成千上万只萤火虫是很难忘的经验。导游吩咐，进洞时，必须肃静，不得拍照。当小船徐

徐向前滑行时，似乎万籁俱寂。抬望眼，石洞中萤火虫发出的萤光，有如漆黑的夜空中闪烁的星光。刹那间，天地入沉吟。那种感受十分奇妙。

我们的终点是奥克兰。抵达时已是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刻。饥肠辘辘的我们，兜兜转转多时，还是找不到住宿之处，只好跟业主通了电话。

依指示，我们必须用遥控器先打开车房，才能看到住房。原来如此！当车房门徐徐上升时，我们都惊呆了，眼前是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洋房。在灯光的照耀下，只见芳草萋萋，花卉在争妍斗丽。泳池旁，用木板搭建的休闲亭，亦草木扶疏，层次分明。迈着急促的步子，登堂入室，映入眼帘的是摆设得十分雅致的客厅。墙上的画，厨柜上的摆设，处处显现主人独特而高雅的品味。

这是一间由某基金会管理的屋宇。也许主人家已离世了。也许还活着，只是把屋业托管后，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了。诸种臆测一一浮现。

第二天旅居奥克兰的文友林爽到访时，我们才知道，房子坐落的地点是Kiwi土著聚居之处。屋子的设计与氛围与周围的环境，太不协调了。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间风格独特，布置高雅的房子，会出现在这样的贫民区。更想不通为什么居所要隐藏在车房后。

也许业主是个隐于市的大隐吧！屋前几乎让我们不得其门而入的车房，把屋宇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我浮想联翩……。它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归隐湖畔丛林的梭罗。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如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一样，在湖畔的树林里，过隐居的生活，才能体验世界及生命、生活的本质。

心远地自偏，只要不是营营役役过日子，身居闹市或贫民区又何妨。精神境界的提升，不一定要过苦行僧的日子。能在五光十色物欲横流的世界，过有灵性的生活，层次应不低于远离尘世的隐士吧！

做个精神上的贵族，也许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目标。

注：在汶莱出生的华人，不能自动成为该国公民，须通过官方的一项检定考试，才可获得公民权。许多土生土长的华人，因为通不过这项考试，而成为无国籍人士。

分享与分赠

◎ 苏荣超

网络能够无远弗届天涯咫尺，除了拜科技一日千里之赐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无私地分享。（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脸书）。

分享其实也可分为有价和无偿两种。只要你有精湛的技术，酌量收取一些酬劳，那也无可厚非。当然，无条件的分享，例如一些免费软件，只要够实用，则一定会在网络上飞快窜红，甚至红到发紫。不收取任何费用，实也不易，最起码要不被社会上一些功利主义所迷惑或蒙蔽。

※ ※ ※ ※

更进一个层次，将自己最珍爱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不只分享还要分赠与他人，您愿意吗？

这一点就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了。

例如，一个集邮爱好者或是一个古董收藏家，他们视自己的邮票及古玩简直如生命，你让他将这些东西送给别人，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完全没有可能。

不过，世事也没有绝对的，就有一类人他们情操、品德高尚，将他们的收藏、心头珍爱悉数捐献出来，但这类人毕竟只有少数，对这些人我们只有“敬佩”二字。

※ ※ ※ ※

愿意捐赠并与他人分享这种行为，其实也会因年龄或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改变。

笔者年轻时，爱书如命，不要说要把书捐出，就是向我借书，也得考虑再三。归还时书本若有损坏什么的，那肯定是乌云密布，天已先黑了一半。

如今，心态已大不同。书就是要让人“阅读”的。一本好书只自己一人珍藏，岂非浪费了它的价值。为了让“书”能有一个好归宿，能让许多人都能同时阅读，我想它最终和最好的去处，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我个人的书房。

如果能够了解这点，我想很多人都会愿意将他们的收藏捐献出来。

不过，这又牵涉到价值的问题了。可能有人会说：二手书或旧书不值钱嘛！放在家里阻塞空间；而且有些书会有期限，而现代知识又日新月异。古玩收藏就不一样了，愈久愈见价值，就算百年之后，也是一笔值钱的遗产。

就因为如此，则更看出古玩捐献者的高尚情操。



学会放弃

◎ 小 刚

有位好友,最近见到他感觉其心情非常低落,时常哀声叹气,连带地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因有时几个朋友一起喝上小酒聊聊天兴致正浓,唯有他在一旁心思重重,这多少会破坏气氛。于是几个老友就逼问他缘何如此沮丧?最后他只得道出原委。原来,他跟女友又吵架了。

其实,男女朋友闹矛盾,也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有几对情人没有吵过架?即使结了婚的也有很多因吵架结束婚姻的,不足为奇。问题是,朋友这一对情人,似乎吵的频率也太高了,几乎三天两头都会吵。男女双方我们都认识,大家尽管习惯了他俩吵架的“消息”,却也在听“烦”了的情况下劝他俩还是放弃为好,这样一年难得几天安宁的日子,是人都会抓狂!

说到放弃,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拥有!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如果只是为了顾忌旁人的眼光,或所谓的“家”去死死抓住,你会发现到头来抓住的不是伤痕就是痛苦!就如把手握紧,里面空

空如也,把手松开,拥有一切。不论是恋爱中的情人,还是结为夫妻的男女,当他们感情因性格不合,或者对方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想要分手时,却常常会徘徊在放与不放之间,这个阶段,不但自己痛苦,家人也会担心。他们哪里知道,如果真正下决心放弃,得到的反而是一种释然。

当然有的人会不甘,认为过去为对方做了很多事,牺牲很大,就这样放弃便宜了他。殊不知,这种坚持,极可能换来的是对方对你更加不屑,还会说错在你,一切是你自找的。如此,你不是堕入地狱般的煎熬?

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爱上很多人,当你获得真正属于你的幸福之后,你就会明白以前的放弃才是一种财富,在放弃中,会让你学会更好地去把握和珍惜。

有人说,“放弃是一门艺术,它不是叫你盲目地逃避,而是要你明白痛苦的维系还不如放弃!”学会放弃,彼此才会有更轻松的开始。



秘方

◎ 郑启明

“医生，这是我家大嫂家里祖传的秘方，专门治疗癌症的，效果很好呢，我要怎么服用啊？”刚做完胃癌手术的珍妮弗黄急切询问，所谓的秘方，实在太多，确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癌症的诊断是现代医学近百年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几百年前就有专治癌症的秘方，应属类似疾病或症状的治疗方法而已。

上网搜索偏方秘方，专治各种疾病应有几千万条之多。如果有确实疗效，那么大多医院应该都关门歇业了。所谓的偏方秘方一般没有被正式的药物或医学典籍收载，但有时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的治疗方法。偏方秘方的来源主要是历代医家经验的积累和家族内部流传，不公开的有显着医疗效果的秘密处方。

中国民间中医祖传偏方秘方源远流长，饮誉世界。它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是祖国医学发展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积累了许多强身防病的方法和经验，在其后的岁月中，历代名医与广大百姓在吸收祖先思想精华的同时，不断充实、完善着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简、便、验、廉之特点，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有志之士对其挖掘、继承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学的发展和验方秘方是分不开的。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即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经验总结有效的处方，加以整理提炼，经过历史长河的锤炼而发展形成，这也就是人们常说中医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最早的中医专著《黄帝内经》，张

仲景的《伤寒论》，《金匱要略》等中医经典，也可以说是验方秘方之大全，这些秘方经过数百年和几十年的临床验证，已经成为中医药理和临床的重要组成部份。

真正有效的秘方和有价值的秘方，将丰富和完善中医药学的发展，秘方必然转变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健康保健的需求，号称秘方包治百病的歪门邪道应运而生，不可不察。北京昌平一寺庙住持以秘方自配药酒，导致一名二十五岁的女子因口服含乌头碱及次乌头碱类物质中毒死亡，最终接受法律制裁。

更有医界人士，号称祖传的中药秘方，其实是西药皮质类固醇激素，止痛药的总和，暂时的使用，症状消除神速，殊不知一步步病情恶化，甚至其它的并发症接踵而至，错失了宝贵的治疗时机，不只延误疾病的治疗，而且导致病情的恶化，这样的病例，临床上并不少见。

俗话有一根针一把草，气死一代名医的说话，即是指一个秘方，可能解决某种疑难杂症。虽有可能，但几率不高。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学的研究深化，已经使得疾病的诊疗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珍妮弗黄的治疗，建议正规的治疗疗程是不可缺少。而所谓的秘方，如果从药物内容的判断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未尝不可。因此咨询合格医师的建议，才是爱护自己身体健康的前提。如果是不明药物成份的秘方药丸，敬而远之为妙。



空樽为谁留？

◎ 杜鹭莺

关于玻璃，有一个童话般的传说：

很早很早的远古，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群生活在背靠黎巴嫩山、面对浩瀚地中海的腓尼士人，在大海中打捞到一条满载苏打块的沉船。

眼看日已近晌午，腓尼士人于是将船拖至附近的小岛，就便从船上搬下几方苏打块，在沙滩上架起锅来做饭。酒足饭饱熄火时，却意外发现锅底有许多玲珑剔透的结晶物，那便是苏打与砂石在高温作用下形成的玻璃颗粒……腓尼士人因此懂得了烧制玻璃。后来，制作和贩卖玻璃球使腓尼士人发了大财……

有记载的使用玻璃器皿，是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古埃及文献中。

与腓尼士人同宗的巴比伦人在那过后的一千多年，发明了吹制玻璃空管的方法，使原本很难定形的玻璃液更俱可塑性。接着，这种吹管法传到了欧洲，富艺术天赋的罗马人于是制作出了玻璃浮雕，使玻璃艺术品成为当时权贵们争相收藏的宝物。而一向精于“化工艺为实用”的德国人，在公元十一世纪将吹成圆筒状的玻璃管趁热切开、摊平，发明了最早的平面玻璃。从而将玻璃的应用带入了另一个开创性的新领域。

中国在西周时期也已开始制造这种当时被叫作“琉璃”或“药玉”的透明对象。到了宋朝，才开始改称为“玻璃”。到了明朝，低温烧制的不透明陶瓷反而被唤作“琉璃”了。一六七三年，康熙皇帝还请来德国传教士作技术指导，建立起第一座清宫玻璃厂。道光年间，更发展出内画玻璃瓶这一门独具中国风格的技艺。

从公元十三世纪开始，意大利威尼斯就一直是世界玻璃制造业的中心。长达几百年，欧洲所有的玻璃器皿、对象，几乎都由威尼斯或师承威尼斯的工匠人手制作，稀罕又珍贵。直至一八二七年发明了玻璃压印机器，才开始了大量生产廉价玻璃的历史。

如今的玻璃已成了随处可见、信手可得的日常用品和家中的另类“橱余”。

那些被“掏尽心肺”的空瓶、空樽、空罐，常常被随手丢弃。小时候抱着空油瓶去“打酱油”的画面已经褪色，令人发思乡幽情的“酒酣倘卖无”吆喝声，也成了歌坛令人感伤的绝响……

殊不知玻璃的“轮回”，竟也有许多的讲究。

回收空玻璃瓶复用，想来是“最环保”的方法吧？错了。因为除了啤酒、饮料、酱、醋和部份低价值、大数量的空瓶可以回收复用外，其它高价的酒、药、化妆品的空瓶，几乎都不作回收。复用前的甄选、分类、清理步骤也要消耗大量的水、消毒清洁剂和能源。严格说来也不怎么符合环保标准。

最不顾结果，“一了百了”的方法，是将之废弃，当成原料回炉再造。这就需要先将回收的空玻璃瓶按色泽、质料，预先分类。去除杂质金属和陶瓷等物，再加于清洗、处理。然后再按着原始过程，经过溶化、吹制、吸附等等繁复程序再从新造过。这样的“废弃回炉再造”其实比上一种方法耗能更多。

因而，将空瓶“转型利用”，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我于是让用尽的果酱玻璃罐“改行”作养观赏植物的容器。空的绿色红酒樽本来就体态优美，且作厨房摆设；喝完的咖啡瓶可以用来装小零食和糖……我还给它们穿上了钩针织成的衣裳。

穿上“衣裳”的玻璃瓶瓶、罐罐，各就各位，自有所为，像一个个有人照顾的孩子，看来温暖又可爱。

美国已故畅销小说家格雷丝·梅塔丽欧（GRACE METALIOUS）说过：“穿透那空无一物的瓶子，我看见了自已。”

是的，我们从剔透的空玻璃瓶中不仅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未来。

夜言夜语

◎ 心 受

夜，又降临了，降临得如此地宁静。

我习惯于在这种时刻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说一些只有自己听得见的话，也只有自己才听得懂的话。其实，这世上懂我们的人并不多，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人来懂我们或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有时根本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懂自己。

夜，又降临了，降临得如此地快速。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在熬夜的时候，你的声音便会在耳边响起：“宝贝，早点睡吧！你的健康，我牵挂着。”

有这么个人关心着，我敢不早点睡吗？

自己的健康，已不再是个人的事了，我们能不好好地关心一下吗？人活着，追求的，不就是那种存在感吗？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觉得自己活得很开心，这还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多活一些时日？

活得久一点，活得健康点，不为自己，也为别人。

夜，又降临了，降临得如此地美好！

忙完了一整天，是该休息的时候了，这时的夜，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它，不吵不闹，不冷不热，但它却能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此地祥和，如

此地体贴，像个多年的老友一样，默默地陪伴着你，听你诉说着好的、不好的，也听你讲着开心的、不开心的。它不会插嘴也插不了嘴，它不会嘲笑你，也不会左右你，它只会静静地听着，也只能静静地听着，等着你打瞌睡，然后带着它入梦。

其实，有时，我们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朋友吗？

夜，又降临了，降临在花天酒地里。

夜，如此的吵闹，如此地堕落。在这样的夜里，是听不到心声的，听不到真心的话，只有噪音，只有宣泄，不能说它不好，只是它治不了根本。说它是逃避也好，说它是在借酒浇愁会更适合。

拿着酒杯，笑是笑了；唱着歌曲，唱是唱了；说着话语，说是说了……。却掺杂着眼泪，也掺杂着苦水。

夜，又降临了，降临在不同的角落。

夜，只有一种，却变化出了无数种。它就像是一杯没有添加任何东西的白开水。想喝甜的，你就加点糖；想喝咸的，你就加点盐；想喝酒，你却得把水倒掉，再放酒。可见，喝酒不是夜的本意。当然，你可以加几块冰块，但，那已是变种的夜。要不？来杯果汁吧！还是来杯牛奶？它一样可以加在水里。



攀越巍峨的高山

◎ 靖 竹

从一篇微软公司的报导中，得知比尔盖兹对一批希望进入微软团队的大学毕业生提出一个面试题，那问题是：“怎样移动富士山？”

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比尔盖兹主要是想利用这个问题去了解那批年轻人是否能按正确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可想而知，那些年轻人无不浑身解数，发挥个人高度的想象力，说出许多不同而又富于创意的方法。可是，最终他们发现，原来方法竟是那么的简单：

“富士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

看完这篇文章心灵有些震撼，原来答案竟这么简单。然而，反观我们一般人总是喜欢把原本很简单的事务复杂化、艰难化，教人难以理解，或是把难做、难解决当成处理事务的前题，先叫叫苦，然后再做事，设非如此，仿佛做出来的事情含金量不够，比较缺乏价值。

记得许多年前，大儿也曾问过我，当计算机无法开机时，我的反应是什么。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考起不是学计算机的老妈妈吗？于是，随口回答：

“看看电源插头有没有插上！”

他一听高兴地笑说，原来年过半百的老妈妈都答得出的问题，结果去他那儿面试工作的电子本科毕业生居然答不上来，什么还要拆开中央处

理机（CPU）检查……，其实基本动作就是先检查有无电源。我曾想那个年轻人不一定是不会，而是太紧张，要不然就是先往难处想而撇开了简易得不值一提的方法。可是这问题也凸显人舍易求难的心态，和比尔盖兹一样，无非是想知道应征者的逻辑思维而已。

做任何事情如果准备充足，工具齐全，顺利完成事情当是最圆满不过的结果。不过，在生活中我们可能都有面临大河横阻，高山挡路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应如何面对？叹息、苦恼都没法解决困难，所以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地去找船，一步步攀越山岭才是解决之道。就像美国故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威尔年轻时和人打扑克牌，由于连着拿到几盘烂牌，输得让他的态度变得很恶劣。他的母亲看到那状况，说了一句让他终身不忘的话：

“你必须以你手中的牌去玩，这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样的牌，你都得拿着，你应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也许，就是这番话让他带领联军，在人们认定不可能的情况下，在诺曼底成功登陆，打赢了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常叹生活里、工作上因为这个没那个的，所以办不成事，但是，人不是都应该以手中所握的牌去打出最好的牌吗？面对大山阻路，不要懒得举步，也不要学愚公了，真的，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



中年让我们懂得

◎ 佳 星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储蓄自己的友谊，因为靠得住的友谊就像寒冷天气里的一件外套，编织它的材料是用你的人品和性情，所以，一定格外珍惜它。”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学会放弃，因为这个年纪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当你无力把握命运中的某种爱、某种缘、某种现实，我们就要学会放弃，把自己重新调整，信心在、勇气在、努力在，成功的机会就在。”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感恩和使用良善，让那些比自己苦，比自己难的人感受到人世间的阳光和美丽。对他人一个善意，会让低谷的人重新对自己有信心。常怀感恩的心，不会那么和他人计较，不会在乎事事而非，常怀感恩心会让自己珍惜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平服自己的欲望和争斗，让自己活得自在幸福。”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人世间有两种苦需要消除，一种是得不到的苦，另外一种钟情之苦。对得不到的，我们要有胜之坦然，败之淡然

的心态，好在我们这个年龄还有一点资本，可以卷土重来。世间最苦的是钟情，如果这个年纪还有这个苦，就要把他从心屋里清扫出去。”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历一次长一次智慧，历练一次丰富一次，学会承受一些痛苦和烦恼。”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努力工作也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在工作中会检验出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所谓事业的成功也是体现我们人生的价值。”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智慧来源于静心、书籍和经验。读书不仅能保证我们有良好的记忆力，还能给我们感悟力。我们的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来源于此。”

步入中年我们才懂得：“健康对一个人非常重要，运动不仅给我们健康还会带给我们快乐，它也是我们保持精力的添加剂。”

说一千道一万，中年的我们成熟了，做事认真了，处理事情稳健了，更懂得生活了。





《美丽的小岛——萍踪诗旅》读后

◎ 云 鹤

1

我在二零零七年参加假广东省韶关市举办的“第二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时认识诗人旭阳，他是由新加坡资深诗人郭永秀推荐参加大会的，从永秀兄处得知诗人旭阳乃新加坡音乐界著名歌词作家，其诗作亦曾由新加坡作曲家谱曲并专场演奏。

诗与歌本是同宗，成长后分道扬镳，借外在的音律与内在的节奏各自发展、各走“大众化”与“小众化”的极端。如何能在诗与歌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构成我研读旭阳诗作的最大动力。

在《热风吹雨洒江天》评论集里旭阳的“诗观”中有这么几句话，足以令人洞察诗人长期间对诗与歌之间的异同与互补的心得：“写诗，至于能否得到作曲家的赏识而给予谱曲，关键在于诗的形式与内容；谱曲是给诗插上翅膀，赋予更高的艺术生命。……歌曲必须让现场观众一听就懂，作曲家在选诗作为谱曲时，着重的是诗词的内容与音乐性。”

因而，读旭阳的诗作，总会感受到他诗语言的音乐性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强调，而成为一种独特的、非格式化的、随内容而发展的创建。如“萍踪诗旅”一辑中《春已降临马巷》这一首中：

高楼遍布山岗
培育英才造福他邦
科艺疆土拓天地
创意无限着先鞭

还乡的老头指着说
这曾是我进香的祠堂
那厝边的龙眼树下
小时候采红菱的池塘

诗人旭阳那种不着痕迹地把玩着文字音韵的技巧，优美且和谐。

2

无疑的，旭阳诗作型式与内容与都属于传统的，但一点都不僵化，这表现在语言的运用、整首诗的结构，以及其内容是否前后呼应。且读他“香江诗梦”一辑中《大屿山与云坛大佛》中的末两段：

填不满
歇
谷
心
潭

演不完
巧
取
豪
吞

问百年之后
白云苍狗
一脉河岳清流
谁能独酌？

“一脉河岳清流 / 谁能独酌？”与“百年之后”的“白云苍狗”相列又相承，是何等气魄何等豪迈！更重要的是，这一段与前面形容大佛外貌的这几句：

大佛盘膝 端坐
于风霜雷电之中 自在
于日月星辰之间 洒脱

勾画出不仅仅庄肃且充沛着正气的大佛。

3

旭阳的诗另一个优点是真实坦率而不故作、直抒心中块垒，令人从平淡中感受到诗人心中要表现的繁复的情绪；如他“神州诗潮”辑中《海峡对望》一诗：

阿娘啊，我为你烹煮
红糟鸡加白米汤
快回来团聚吧
家乡味最甜

老爹啊，我为你备好
高粱酒与佛跳墙
快回来围炉吧
团圆饭最香

作者虽然已归化为新加坡籍民，但其中国血统仍然血浓于水，在闽江江畔，盼望、期待着与儿时的同伴重聚重温儿时的情景。

4

我也注意到诗人旭阳在这本诗集中，型式与其他各首相较，较为独特的一首——《小婴孩V小女孩—斯德蒙公园素描》。

这首诗以三小首组成，首末两首各三小段，中间一首四小段；而每一段仅两长句，很工整，但每一长句却以二至三句短句组成！

这是一种颇难以控制的技巧，不但要顾及三小首间外在韵律的统一、每一小首段与段间内在意境的和谐、且每句以几个短句构成的长句中，外在的音节与内在节奏的顺畅……但富有音乐修养的诗人旭阳做到了！这首诗要首尾一气呵成地读，方能感受其节奏美，我不愿浪费版位在此全诗录出，请读者自行选读吧。

5

走进生活，感受生活所给予诗美的刺激，进而挖掘出生活的真谛并加以浓缩成诗。但在浓缩的过程中，以璞玉浑金般不经修饰的、近乎口语的句法把生活的内涵复印成诗，是旭阳写生活诗的手法。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诗美”并不一定是美学上的“美”，因为即使是隶属于“丑”的事与物，也有它可以入诗的“丑中之美”存在着。

我很欣赏诗人旭阳“诗美”的触觉与视觉，当他去发掘难以归类于“美”的、讨价还价的买卖场，而写出《丰盛港贩鱼场》一诗时，其末两段是如此处理的：

三十八块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七块半

咸豉！海丰渔行

渔夫
用生命
富足了人们
每日三餐

这正是诗第三段所描述的“汁味挟着腥风 / 贩鱼场人潮汹涌 / 标价声浪 / 在灯光中 旋起 / 生活的乐章”。是噪音还是乐章，在诗人音乐家旭阳的耳中，无疑的，是足可入诗的、夹着汁味腥风、丑中之美的“生活的乐章”！而诗的最后段“诗眼”的处理，更令人佩服。是的，我们每个人丰盛的三餐，是渔人以生命为我们换来的！

6

最后，我要一提的是本诗集中较为少见的“政治诗”。

我创作时一向不重视诗中所含的“使命”，更不认为每首诗中必须具有“使命感”。当我把这个观点以文字表达在第五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的评论集《美丽的中文把我们连在一起》中，大会研讨时曾引起了一些议论。

我始终认为居于东南亚的我们，华文并非第一语文，能有兴趣舞文弄墨的华人华裔已逐渐减少，如果把“使命感”作为写文章的首要任务与目标，那该是多么累的一回事呀！主题严谨当然是好事，但必须在落笔间无形地表露出，如先画地为牢，把诗或文章囿于既定的圈圈中，绝大部分会成为“假大空”之作。当然，认为“诗”必“载道”的学者们，对我的观点是大不以为然的。

但“政治诗”则以“使命感”为灵魂，每首政治诗必须有其既定的路线与目标。旭阳有一首假越南胡志明市举行的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会期间主办单位组织参观后感而写的诗《战争纪念馆》，全诗很短，仅十六行：

MADE IN USA

被虏获的
大炮 坦克 直升机
F-52 炸弹 炮弹 子弹
断手断臂

一片狼藉

战争刽子手
铁证如山

WE HAVE NEVER FORGOTTEN

被展示的

一幕幕往事 一张张照片
一件件证物 一篇篇文章
血泪的控诉
正义的伸张

河山依旧在
大地重光

诗虽短，但诗的内涵予人的震撼是极端巨大的，“WE HAVE NEVER FORGOTTEN”那“B-52/炸弹/炮弹/子弹”那“断手断臂”那“一片狼藉”……诗人以战争的残酷，来作“反战”的宣示是成功的，也给诗的“使命感”以最高度的发挥！

7

在号称“诗的国度”的中国，新诗运动自五四以来也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段不太长的历史中，新诗历经了革传统诗的命——试图建立诗的新体系——新诗革命——新诗再革命……，一直到目前，局面还是混沌一片！当然，在大陆，文革十年是一片空白，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断裂期，而新诗的发展，却由覃子豪、纪弦、锺鼎文诸先行辈在台湾发扬光大。诗，在台湾这块沃土上也经历纵的继承、横的移植、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实验阶段到今日强调“现实性”、“本土性”、“民族性”、“社会性”、“开放性”……，较为成熟的景况。这一连串有关新诗的争议是如何影响到海外华文诗人、包括诗人旭阳先生与我个人呢？这该是一个值得有心人深入探讨的论题，所以请原谅我不厌其详地把其背景在上面叙述。

我个人的管见则认为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而文化输出被封锁与文革期自我萎缩凋零之下，上述台湾新诗的理论与实践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的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直至中国开放后，年青一代朦胧诗人以反叛的姿态开创了新的诗境，才引起海外诗坛的注目，而更进一步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的探讨，第二代第三代新诗人

的崛起，并高唤第二次新诗再革命……，引发了海外文艺界对中国大陆诗坛更多更广的关怀。

无可置疑的是，从开放后至今日，中国大陆尚未能与台湾相似，出现几位能做视诗坛大师级的诗人；我所谓大师级的诗人并非来自任何群体或官方机构的封赠，而是真真正正从当代新诗人与新诗爱好者的爱戴与尊敬中建立其地位的，是以我相信中国大陆新诗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包括我的出生地——菲律宾的华文诗坛，其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诗人旭阳的诗作，在其题材的撷取、型式的处理与表现技巧的灵活发挥，在在与我个人的审美观与创作态度，有较大的不同，这应该是因我们之间所处的环境之差异所致。但作为一个欣赏者，我必须先放弃我个人对诗先入为主的观点，与摆脱上述几个时期台湾诗人在诗的理论与实践上给我的影响，而把我个人的审美标准作不同层次的修正，从一个我较少站立的角度去审视，好好地阅读、欣赏并吸收旭阳诗作中的美感与所含的滋养。

在做了这一番克服自己的调整后，我终于能撇开主观而从我个人美学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客观且较为准确地欣赏诗与音乐双栖诗人旭阳的诗作了。

8

最后，我要引美术家砂金先生在《我看学峰》一文中的几句话，与诗人旭阳共勉：“我一直认为，被称为‘艺术家’的人们，毕生要努力做的事，莫过于对自身喜爱的艺术语言的追求、提炼与完善。或者说，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就是艺术创造。而艺术创造，实际上就是破译未知的难题，是对主动选择的目标的知难而进。——既不愿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不照抄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艺术家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在完整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的主观感受的同时，又不负于历史和文化的使命中体现自己的社会人生价值。”

虽然，上面的一段话中最后一句，与我个人对“使命”的态度有差异，但相信砂金先生对“历史和文化的使命”的“不负”，与我的“不会刻意去追求‘使命感’”的创作态度，该不矛盾且相互包容吧。

痛苦的感觉

◎ 雁 影

绝望在心底盘桓、扩散、蔓延。一滴滴的，一点点的，似要把人的灵魂撕裂。

不说一句话，是最让人窒息的，空气中弥漫着巨大的压抑，压得人喘不过起来，一块巨石压心头，移不开，推不动，挣扎，原来是徒劳的。仿佛是反弹，越想移开越压得紧，那种绝望，充斥在整个空间。

什么叫做真正的累？这就是了，心累，真的是累了。累得连一只手都抬不起，累得连抬抬眼皮都懒。累得连动弹一下都懒。怕见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一颗留不住的心，若是欲去，千万遍《阳关》也难留。

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得不到响应的感情，会摧残人的意志。一朵鲜花，在花瓶里，一天不给一滴水，很明显就蔫了，再过一天，就枯萎了。一只狗，不看它，不理它，它会掉眼泪。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他视而不见，当做是空气，无疑，是最残酷的对待。对一只猫说话，说了一半，猫摇摇尾巴走了，那种失落，令人发狂。对一座雕像说话，虽然得不到响应，至少，雕像没有脚，走不了。一个美丽的女子，穿了一件美丽的裙子，在心爱的男子眼前展示，却发现对方的眼睛是闭着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伤心的呢？辛辛苦苦忙活了半天，做了几道菜，却等不到等待中的人。更甚者，信息无人理，电话无人接，说话无人应，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痛痛痛！

心，碎成无法修补的碎片，既知今日，何必当初？悔恨，改不了时光流逝，悔恨，换不了沧

海桑田。人生，有多少事可以重来？又有多少事能够尽如人意？放下，如果一切能放，还有什么烦恼？一切源于心。心静自然凉，难怪悟道者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只是，凡人只能做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更低级的凡人只能任由尘埃布满，无力拂拭。这世间，悟道者寥寥无几，低级凡人比比皆是，我等皆归为此类，无可奈何也，长叹短吁。

绝望就是那一只冷漠的眼，绝望就是一个人被世界遗忘在某个角落。绝望就是当你发现你是可有可无的一份子时的心情，当你发现，原来地球没有你也照转不误的时候，那种心情就是绝望。当你发现，原来你对任何人都不存在特殊意义，原来没有一个人是需要你的时候。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无奈，什么叫做有心无力。什么叫做不如归去。

痛苦是需要时间消化的，没有一种痛苦可以省略掉过程，同时，没有一种痛苦是没有根源的。找到了痛苦的根源，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吗？不！这个世界仍然许多痛是医不好的，痛苦就是其中一种，各式各样的症状，有各式各样的疗法，有的可以治标甚至治本，有的只有眼睁睁看着一次比一次更加频繁的发作致死。尽管知道原因，却没有良药。不是每种痛苦时间都能消化的，不是每种绝望都能依靠时间化解。人在绝望之中，唯一可行的只有意志力。

然而，意志脆弱的人，只能看着那天上的繁星发呆，看着河里的鱼自语。独行独坐，独唱独酬，愁病相仍，梦尽灯枯，形影相吊。

告 别

◎ 董 翼

告别冷漠

你，曾轻轻地拉着我的小手，告诉我，忧伤更凄美。当时，我是一个懵懂得有些任性的孩子，傻傻地跟你走了。这一走，便是一个错误，我，让自己永远地掉进了陷阱。

你，让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从此，我便开始憎恨你。可是，我到底有多恨你呢？被背叛时，第一个想起的，却是你有些消瘦的面孔。

是的，在憎恨的同时，我却依赖了你。可我，也要感谢你呢！你使我体验过常人未尝过的滋味，你使我懂得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和评价这个世界。

但现在，我却不得不暂时告别你，你知道的，冷漠的人是不会哭的，所以，我不会哭，你也不会哭的。我会对你说“再见”——总有一天会再见面。

告别寂寞

你，曾用美妙的声音委婉地向我叙述一件件沉寂的往事，一个个忧伤的故事，你拉着我，迈向文学的边缘。

不可否认，你使我不再成为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你使我的起点别具一格；你使我懂得畏惧，因而爱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也使我心甘情愿地

拒绝喧闹。

我没有理由拒绝，更没有资格对你说“不”，我沉默地接过，将你捧在手心，放进心脏，我，便不再是我。

不舍终归不舍，可我，却不得不与你告别，你可以说我为将来而选择放弃了你，我心甘情愿地被你戴上“自私”的罪名，但请相信我，终有一天，我会回来找你，即使那时你可能离开了……

告别单纯

你告诉我，有一种东西很美妙。有了它，我就再也不用烦恼，不用害怕复杂。我相信了，真的听从了你的话。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后悔了。试问，你和冷漠可能成为朋友吗？还有寂寞吗？

当一切都来了的时候，我除了无可奈何又能如何？我不曾想过你的离去……

这一天，真的到了。你在我心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将离去了。我第一次哭了，有着冷漠，很用心地哭，就像我曾经很用心地听着你的话，夜里，给自己讲，你讲过的每一个故事一样。

终于，我想过了，也想到了。没有你，我似乎将老去；没有你，我似乎不再是自己了；没有你，我似乎，再也插不进任何一场戏，而结局，终归是独自流泪……

文坛巨人

◎ 皮阳秋

第七章 峰回路转

马来西亚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报导文字终在各华文报章大字标题刊出。为了知己知彼，春风还是按住曾经激动的心情，认真的细读。尤其是第一届理事名单，他几乎是过目不忘。人名照片并列，虽然他认识的没几个，但主席江秋雨、副主席萧萧、秘书史上有都是曾经前来拜访过的。接下来的副秘书长李君如也好生眼熟。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不禁想。

物以类聚呀！难怪当日会那么神气。哼，Miss Lee，你别太得意。我对法律虽然所知不多，但我的律师肯定愿意为我出头。你明摆着就是官民勾结，为了出风头，竟不择手段打压联谊会。

上诉，马上上诉！

春风一肚子气还没消退，萧萧和史上有却悄悄地再次摸上‘四海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办公室。

“拿督……”两人一脸笑。

“这是什么风啊？居然把两位吹到我这里来。”春风是个敏感的人，按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之常，他这失败之人，纵使不遭踩踏也是大家视而不见的。这对手，缘何偏偏不请自来。

“嘿嘿，特地来向拿督求助。”两人又异口同声，莫非事前已经商量过，见面时该是怎样的说辞。

“……”春风听了这教人不得要领的话头儿，心里有气，不禁暗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但待到开口时，却变成冷冷的一句：“我在哪里阻碍了你们么？”

“哪会呢？是江老前辈欣赏拿督做事稳重、态度坚定，认为是做大事之人。因此，再着我们两个到来相恳，希望能借拿督之力，把研究会搞起来……”史上有赶紧回答，两片薄唇不住地

抖。

“过誉了，我林春风何德何能，江老和两位兄弟显然错爱了。”春风边说边撕开办公桌旁的书籍包裹，从中取出三本刚由中兴书局出版的著作《生活线上》，同时抓笔分别写上‘呈 XX 先生雅正’的字样，递给来人：“先审核审核，看看是否够上水准，然后再说。这本送给江老前辈，还有劳转交。”

“岂敢，岂敢。”萧萧顺势交出一叠研究会的入会申请表格。

“……”春风看也不看一眼，接过手便把它搁在案头。他内心显然在挣扎，接受收编么？

“尊老敬贤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不过江老前辈的健康的确不太好，走上会所好像都很辛苦，每上一层楼都得歇一歇。他一再声明，只当一届主席。但他希望任内会务能顺利展开，好让接手的人循序渐进，以免辜负全体写作人的重托。拿督，老人家对您有着很大的寄望哩。”史上有见春风反应欠佳，竟自作聪明，乱放空气。

“表格如果不够用，可以复印。”萧萧的城府比较深，他显然在探测对方的内心，是冷是热，当可从回应时的神态和语气获悉。

“嗯……”春风仍然不置可否，瞥了一眼腕表，不冷不热地道：“时间也不早了，这就出去吃饭吧。”

“不不不，改天还有机会吧？”萧萧的反应干脆利落，他觉得这分明是逐客令。

“不必客气，吃饭等闲事。”春风仍然一副好整以暇的神态。

这话固然是，但彼此之间，到底缺少了一点应有的愉快气氛。

为何如此执着？这算明智么。来客走后，春风的情绪才平静下来。人家已经拿下江山，却仍



然不避前嫌，纡尊降贵来见你，你还想怎样？难道真的要凭一己之力进行翻案，争取批准联谊会的注册？好，就算这一切最后都一如所愿，达到目的，自己又真的有把握搞得比对方出色？除了王老板，余下的成员到底是什么货色，自己还不明白么，其实都是临时拉夫而来的呀。

乱世魔王毛泽东都说，为了向前更好的一跃何妨后退几步，我为什么偏是这般固执？不，实在应该乘对方的热情尚未减退，敞开胸襟，爽爽快快地伸出友谊之手，接受人家的敬意才是上策。

不料入会申请表送上去不过几天，那三剑客竟然又到龙岗来了。道是理事会议通过，要办一项筹募会务活动基金的游艺会。有鉴于研究会的几个主要理事都是大型学校的校长或教师，因此决定恳请他们分别提供各自校内早经训练的华乐、歌咏、舞蹈和短剧等各种文娱节目。

“很抱歉，对于这件事，我现在实在是无能为力。”敏感的春风不待对方启齿，便笑开了。

“哦，听说贵校的学生歌舞剧《小小画家》曾经在全国的比赛中获奖过啊？”史上有总是在关键时刻开口，而且言必有据。

“负责指导的老师已经退休，我也已经不是校长了。”

“噢，可惜。”萧萧顿了一顿，关切地问道：“你真的提早退休？”

“是，妒嫉的人多，不断告状。”春风显然并不在乎那五斗米。

“其实，您不辞职，当局也拿您没办法。”史上有又凑上来：“按照服务规章，只有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公务员才不能兼任公司或什么团体的高职。”

“嘿嘿，自由更可贵呀。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了。教育圈外的世界，不但广阔，而且充满机遇。我正计划着‘四海’的挂牌上市呢。”春风并不与史上有的一般见识。

“专心做生意也好。”江前辈终于正式开口：“这游艺会是肯定要办的，你不能在节目方面给以协助，实在很遗憾。但在筹款方面，应该是可以助以一臂吧。”

“嘿嘿，看看吧。叫我去卖票，恐怕没有这个时间，以个人名义出一点小钱倒还可以。”春风也实话实说。

“那那那就为开幕敲锣吧？”史上有说话虽然不流利，脑筋却很灵活。

“这怎么可以，你把主席放在哪里呀！”春风到底人情炼达。

“打仗当以能者为帅，倚老卖老并不管用。”江老前辈轻笑道。

“就这样吧，别推辞了。”萧萧跟着附和。

“嗯……”春风顿然觉悟，这三剑客原来是为这个而来，征求演出节目不过是自己误会。也好，就让你们了解一下，要在现实社会里找钱，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先向别处找一找吧。尤其是那些社会名流，都不妨去见一见。名气大，地位高，出手也会比较像样。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力量有限啊。”

“哪里哪里，这算说定啦！”史上有竟然自作主张，一手按下来：“我们就不再作第二人想了。”

“……”春风板牙儿微露，要笑不笑，却始终不置可否。

游艺晚会终于在吉隆坡五湖同乡会联合总会的冷气礼堂隆重揭幕。不过，敲锣的并不是林春风，而是他的乡贤刘梦麟。锣声方落，嘉宾林春风便从台后拾出一张上书三万元的巨型模拟支票，让刘氏亲手交给跟着他出台的江秋雨主席。当大会司仪指示拍照时，他自然也就以见证人的身分站在两人之间的支票背后。

当晚各大报都有记者到场，一时镁光闪闪，显然都杀掉不少菲林。然而，次日各报的新闻报导，不但文字简约，刊出的照片也都只有见证递交支票的这一张。其他诸如出席观众的踊跃场面或精彩的演出特写，一概不见，仿佛筹到钱就算成功了。

后来研究会的《文学季刊》出版了。林春风虽然只是一名普通会员，却以三千大元，而名列创刊号赞助者芳名专页之首。他在这研究会的众理事眼中，一时竟仿若财神爷，令他们肃然起敬，甚至考虑如何留住他的善心，长期眷顾。

在两年后的第二届理事会选举中，老前辈江秋雨不接受提名，坚决自我引退。道是年事已高，精神欠佳。对于会务的推动，力不从心，希望同道体谅。

选举的结果，林春风以最高票数当选理事。主持会议的原任副主席萧萧提议即席进行复选，理由是中选理事当中多人来自远地，包括半岛南端的新山和北部的檳城，甚至隔着南中国海的古晋，倘另择日期复选，这些理事就得再一次受舟车劳顿之苦。



对于主持人的意见，大家在短短的一分几秒的思考与琢磨之下，也就默然接受而通过了。这似乎也同时告诉了大家：为了执行工作任务的方便，重要的职位当由住在吉隆坡或附近的理事担任。

复选的经过也很顺利。主席一职，林春风在史上有提议，萧萧附议之后，由于不见竞争者，也就不劳而获。其他各职也几乎全部照旧，唯一出现竞争的是副秘书长一职，结果由中兴书局的老板王爱民取代了社团注册局的职员李君如。

复选临结束，史上有突然从林春风身旁站了起来，兴奋地高声宣布：“大家且慢走，新主席请吃午餐，地点就在街口的‘乐园’。”

“我有事，失陪了。”

“我路远……”

“喂，‘乐园’的巴生肉骨茶很著名呀！”

众人终在一片喧哗声中，先后推开会所的铁门，摸索走下那曲折而昏暗的四层楼梯级，默默地朝着各自的方向，踏上街道，融入那熙来攘往的人潮。

然而，从此每一次理事会议后，也都能随兴凑成简单的饭局，而席间总是谈笑风生，关系融洽极了。虽然不是什么大鱼大肉，也没有白兰地XO，但那据说是加入烂了的猪脚筋肉骨汤，确实是口感香浓十足，此间众皆赞叹的高品位餐食。主席花钱花得轻松，理事们吃又吃得酣畅。若说是人世间最为惬意的联谊方式么也不为过。

春风到底是深具智慧之人，他了解时光易逝，两年一届的任期，实在并不久长。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必须有所作为。单靠这几个理事的支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获得出席会议大会者的普遍认可，才有望连任这高职。因此，只请身边的人吃饭是不够的，他必须为会员做点事。

春风终于再次找上乡亲刘梦麟，要求助以一臂之力。

“老弟，你别再搞我了。敲一下锣一万块，三声锣响之后，三万块就飞掉了。太没意思了，今天还有谁记得那锣声？哈哈，傻事做一次就好。再做，就不止是傻，而是颠了。”

“嘿嘿，别急，别急。我这一次的计画，可就大有意思了。不但是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功德无量，而且让你受尽敬仰，名留千古。”

“去你的千古！”

“千秋，千秋。嘿嘿，千秋！”

“你到底又想搞什么花样？”

“出一套文学丛书……”春风卖关子似地从远处说起。

“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文学。”刘氏快人快语。

“懂不懂都没关系，只要出钱就可以了，嘿嘿。”

“只要做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出点小钱倒不是什么问题。什么鸣锣？根本就是广东人讲的‘搵笨’。老弟，钱难赚啊！”

“你的钱难赚不难赚我知道。票面一块钱的‘多元建筑’，现在的市价多少啦，不就快破五块大关了么？”

“水涨船高，‘四海’也受益。所以我说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地互相照顾，你不要再来哄我敲锣啦！”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从今以后，我们就‘同捞同煲’，为彼此的共同利益紧密合作，好么？”

“这就对了！现在你就说说看，你的出书计划，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出版一套叫做‘丹斯里刘梦麟文学丛书’的东西。每一本书的封底都印上你的彩照和一篇全面介绍你的事业成就，以及对国家社会的贡献的文字。这比在报纸上作宣传更好，更有价值。登在报纸上的东西，只有一天的寿命；印在书页上，却是长久存在的。尤其是封面和封底，不管是谁，一拿起书来便看到，他读不读里面的文章都不要紧。这些书一本又一本的陆续出版，更说明你是长久不断地支持着马华文学，也就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无私奉献，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这不但将教有关的作者对你感恩不尽，也将让整个族群对你产生敬意。有钱的人很多，但大都缺乏智慧，不懂得花这个钱。其实，这也不是很大的数目，而且是一点一点的支付，对于任何稍微有点经济基础的人，都构不成什么压力。你老可说是乡贤中的前辈，而且社会地位高，我因此特别为你保留了这个机会，嘿嘿。”

“喂，这还是个机会？教书出身的人，真的很会说话。”刘氏笑了：“好，你再说清楚一点，一部要印多少本？谁去卖？盈亏由我负责，是么？”

“不不不，不是教你搞出版生意。”春风不得不赶快说明：“你只要赞助印刷费就可以了，其他一切由我和文学研究会负责。譬如要出谁的什么书，要印多少本，其实我心里都已经有个底。



照目前读书界的情况看来，一部印一千本就够了，以两百版计，印刷费大约是一千，一年出三五本，不过一万块左右，跟敲一下锣差不多，嘿嘿，可是宣传作用却大不相同。其中三百本交五湖总会秘书处，供分赠全国五湖属会以及全国独中及国民型华文中学图书馆，余下的七百本归作者。为了收回创作时脑力付出的代价，他一定会尽力去推售。一切干脆利落，根本不伤我们的脑筋。

“……”刘氏闭了一闭眼睛，说：“嗯，你去办吧。”

春风就是这样的一个商场俊杰，不但能言善道，而且做事的魄力过人。他随即在文学研究会的理事会议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并即席推举副主席萧萧为主编、正副秘书长上有与王爱民为编委。萧萧表示这主编要职应由主席出任方才合理，论名气论分量，他都远不及主席。那扭捏之态，春风看在眼里，不禁笑起来：“你做，你做，不用推辞。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嘿嘿。”

春风说的可是心里的真话，理事会议一结束他便把事前已经拟好的几分新闻复印稿连同他的人头照交给我，要我分别送交各报。大概由于不是什么赶时间的新闻，因此过了几天才先后见报，不过有关新闻果然都附有他的人头照。也许，这多少都有一点吸引读者眼光的作用。因为人是好奇的，都不免要望一望这笑脸是哪个？有的也许还会因此进一步读一读文字，看看他到底在说什么。从这点点滴滴，都不难看出春风为人的精明，刘梦麟出钱，他出名。

在马华文坛，这到底是一项不常见的出版计划，许多写作者都因此申请加入研究会，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有一本着作传世。研究会的成员一时也因此增加了不少。这一反应，对组织的领导层无异是一剂强心针，个个抖擞精神，积极工作。第一部会员作品《江秋雨散文选》旋即出版，有关书影与介绍文字都在各报刊出。同时预告第二部作品将为《林春风小说选》，并特别强调二十多年前饮誉港台的名篇《爱神的箭》，将借此机会与年轻一辈的读者见面。

此书终于赶在研究会的第三届会员大会前夕出笼，而让所有出席的会员人手一册。春风的慷慨大方，实在是马来西亚文化界前所未见。大会的气氛似乎也因此显得格外的融洽而欢快。理事选举的结果，也几乎全部连任，唯一落选者是李君如。但她的表情淡然，好像并不视为一回事。也许是我自己多心，才因此特别留意。

社团本就是通过选举的新陈代谢，来维持组织机制的生命力，研究会的理事阵容的变动简直微不足道，这到底是表示健康强稳，还是欲振乏力之象，我内心实在不无隐忧。但蝉联主席的林春风却信心满满，欲凭个人之力，抬起这个全国最高文化机构的大招牌。

他一面敦促副手，加紧会员文集的出版，一面又积极联系由王老师介绍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联合总会秘书长岑思骞，准备以马来西亚文学研究会的名义承办第十届‘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从而提高声望与地位，为争取加入该联合总会为会员制造条件。

他因而每每于凌晨五点多便开始拨电联络萧萧，垂问工作进展。萧萧后来常对人说笑，他为了赶那二十公里路到学校上班，而不得不早起床，但实在也用不着那么早就起来。奈何主席的责任感竟比他床头的闹钟更为急切，往往在他好梦方酣之际把他吵醒了。不过，他的《萧萧诗选》、史上有的《马华文学面面观》以及王爱民的政论《中兴之路》却也因此纷纷出笼。各位作者也一如主席的做法，让所有出席例常会议的理事人手一册。至于内容的素质如何，大家都秉持君子之风，从不触及。我所听到的，不外“哇，印得好精美呀！”或且“这么厚，掷地有声啊，哈哈！”其乐也融融。

这些书的封面，天头一律印着一行‘丹斯里刘梦麟文学丛书’的黑体字，地头则在编委和主编之上，也一律加上‘总编辑林春风’的字样。翻开来，在两张白纸作为扉页之后，又是马来西亚文学研究会主席拿督林春风的总序。他以‘不才有幸蒙各方爱戴，贸然挑起推动民族文化重担’的谦逊言辞开笔，洋洋洒洒不下三千余言。收笔也不忘呼吁文学同道推诚合作，共创马华文学的新天地。态度恳切，诚不失大将之风。在秘书史上有建议之下，他不置可否地让我把这篇文字放大贴在会所的记事板上，宛如激励士气的出师表。

春风的确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为了搞好交流会，除了关系密切的乡贤刘梦麟，对几位闻名的慈善家，也都借机登门造访。也许，由于要求不大，而又让人风光体面，结果都一如所愿，一一获得允诺。

‘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名堂不小，除了真正来自国外的代表，也有不少非代表的本地写作者参加，总数竟高达百余人，在当今文坛，称得上‘为况殊盛’。



所有参加者，在进入酒店会场时，除了受邀在特别设计的巨幅纪念卡上签名之余，同时派给一个扣上一枚‘马来西亚文学研究会’的红色徽章的黑皮包。

这皮包沉甸甸的，让人一接过头便觉得它分量不轻。外面有一张嵌在透明塑料纸下的白色小卡片，让出席者填写各自的芳名以及代表地区，以资识别。拉开皮包第一格的链子，便见一叠红色请柬，原来交流会的中餐和晚餐乃由身为地主的六位拿督或丹斯里，分别在各著名的酒店宴请。再打开第二格，则为一套五本的‘刘梦麟文学丛书’，可谓高贵大方又不落俗套。

交流会也由丹斯里刘梦麟剪彩开幕。他答应承担全体外国代表作家的酒店住宿费用，数目实在不小。现在居然连锣也没得敲一敲，而只有疏疏落落的一点掌声，作为司仪的萧萧过意不去，也就自动代表主办当局，当众向刘氏致谢，从而表彰他的懿德善行。

交流会的程序表上的第二项，分明写着：主席拿督林春风致欢迎词，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只从容地面对会众行了个鞠躬礼，便对正麦克风，以洪亮的声喉唱道：“我谨此宣布，交流会现在正式开始！”

会场的严肃气氛顿消，大家不禁相顾莞尔，仿佛突然脱离了客套的束缚，自由轻松了起来。主席的一派商人爽快作风，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流程的第三项是各国的华文文学概况汇报。代表马来西亚作报告的史上有，因为有备而来，也就少了平日说话那期期艾艾的现象，教人听得吃力。可惜的是，自始至终只谈文学研究会的筹组与成立经过，以及今后的工作计划，对于早已存在的地区性文艺团体以及各报副刊数十年来对马华文学的推动与贡献全未提及。这就难免给外国代表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是在这组织成立之后才起步的。

要纠正还是补充？但这又该如何插入？我不知道主席是不曾觉察还是有意让他将错就错，只见他始终低头不语。难道他也忘记了，在他之前，如陈旧和余勇等人早已经在那里默默耕耘。我想，这种一家之言的所谓汇报，大概都免不了会有一些这样的偏差。我于是也就只顾做好我的录音工作，连其他各地区的报告也无心加以细听了。

为了让各地区的汇报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因此这第一天的午餐便安排在这酒店内的‘贵宾饭店’，省却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宴客的主人拿督

张财源虽然缺席，但每一张台上都搁着一张红色请柬，也就是各位皮包内早已放着的其中一张。开席前，主席春风不得不代为致歉，道是拿督张因为公干出国去了，不能亲身前来为各位接风，失礼之处，要请大家包涵。

第二天上午是交流的主题讨论，即如何拓伸华文文学的世界疆域。首先，由总会秘书长岑思骞发言。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步是翻译与推介，并宣布总会已经成立一个专事英译的小组。会议接下来也就集中在讨论翻译谁的作品，以及如何打入国际市场。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要如何品评的问题，以及由谁去出版与发行的问题。

“难道也像我国眼前的办法，由作者自理？”不知是谁，居然爆出了这么一句近似戏谑之语。会场先是一阵哗笑，继而竟又变得鸦雀无声，似乎谁也提不出什么具体的主张。讨论会的主持人也就是新加坡团团团长马亮，最终也只能以‘走一步看一步吧’作为总结。

这个讨论会确实很沉闷，幸好下午有个‘云顶观光’的旅游节目。当然，各方代表根本没有进入赌场搏杀，也无心参与什么惊险的游戏，但坐上小火车绕湖兜风的却不乏其人。看来，那微凉的气温，还大有驱除‘如何拓伸华文文学的疆域’的烦恼的功能。在回程的包租公共汽车上，居然有人在说笑话了，有几个更唱起了台湾小调‘望春风’，我这作为导游的，也顿时感到一身轻松起来。

临别的第三天，早上是个别开生面的所谓‘自由清谈’。除了谈文事，也谈及各地华裔同胞一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认同问题。原本可说是一派融洽的气氛，可是突然有个文友，却贸然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为何竟拒绝华文文学的主流中国大陆的参与？害得联合总会的秘书长不得不赶紧澄清：不对，不对，大陆并不曾提出申请，根本不存在拒绝的问题。但此君冥顽不灵，却进一步追问：总会可曾伸出友谊之手，尝试联系？岑氏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好像你们马来西亚，过去由于缺少了一个可以作为代表的团体，因此也就由个别人士组团赴会，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大陆有大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我们还是管好自己事为要，实在犯不着为人出头。”主席春风终于严肃地加以阻止。

至于马来西亚的会员籍问题，又将如何解决，



岑氏也含糊其词，只说本会的办事能力不弱，这次交流会节目的安排恰当而且紧凑，他本人很欣赏。能否进入这个世界组织的大家庭，却仍然不得而知。为了尊重主席的外交努力，本会的出席者也都憋住气，不再发言。

午餐后，各代表也就跟着飞往各国班机的时间，陆续离开酒店，到机场去。留下总会的十多位代表，便由本会正副主席和我三人，分别用各自的车子载到马六甲游览古城的遗迹，因为飞往台北的班机，当年每天只有一趟，而且是在入夜时分。

总之，我们是不计时间与精力在尽地主之谊，希望有朝一日能挤入那国际大家庭，能为马华文学的发展求得某种机会。

此刻回想起来，不免觉得实在是天真得可爱。

第八章 山雨欲来

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交流会的成功举办与圆满结束，令春风觉得一身轻松愉快，虽然他曾经费尽心思去张罗经费，策划整个流程的场地变换与交通问题，不但费时也费神。马来西亚的富商巨贾多得很，肯如此付出的，迄今未见第二人。经过几天的休息之后，他又精神饱满地四处活动了。

文学研究会会所的空间窄小又无空调设备，置身其间，不但令人觉得局促，呆久了更教人发闷。今年的会员大会虽然并无选举之事，但为了让出席者身心舒适、会议顺畅，春风再次以其署理主席身分，借出五湖同乡联合总会的‘冷气’礼堂。我以为自己来得太早了，岂知一拉开那弹簧木门，只见他已然独个儿坐在那会议桌前，聚精会神在读报。走前一瞄，原来是月前交流会各报的报导。虽然那只是百多人的集会，大概因为名堂大，各报都处理得图文并茂，抢眼极了。现在重新翻阅，细细回味，也实在堪以告慰自己，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回这种表现这种成就？

主席显然有同感，听了我的叹赏，不禁露出板牙道：“嘿嘿，我还想搞个会儒商团结大会，像泰国、菲律宾的文坛那样……”

“这么高兴，马华文学的春天到了，是么？”余勇大踏步走进来。“应该不远了吧！”主席似乎蛮有信心，说着随手递过一本书给来者：“喏，你的《艺术创造浅谈》也印出来了。”

余勇接过头，愣了一阵，然后漫不经心地随

手乱翻一通。沉思许久，才抬起头来问主席：“奇怪，我的书稿是按照你的指示，直接交到中兴老板手里，难道你后来……简单问你一句：你看过我这本书的内容么？”

“没有。”主席仍然微笑着。

“嗯，很诚实。”

余勇似乎是凭着自己年长，说话总像在教训人似的，主席可是你过去的校长呵，怎么这样没礼貌。

“有什么问题？”主席仿佛有点迷惑。

“既然看都没看过，怎好在封面印上：‘总主编’什么的。这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么？别以为这样很过瘾！”

哇咳，老余，既不道谢，还说了这么难听的话。

“嘿嘿，我相信你，相信你的文章造诣，不会让我受害。”主席到底有涵养，四两拨千斤，轻轻地把余勇的话当开玩笑般地挡回去了。

文化人到底比较守时，会议时间一到，理事与会员也就陆续到来。每到一个，我立刻教他在会议记录簿上签名。那一个团体都是一样，除了遇上选举出现竞争，平常的会员大会往往都因为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流会。今天的大会能不能开得成，我实在也不无担忧。刚才不是一直只有我们三个人，冷清清的，那像有什么大会要在这里举行。

通告上写明，大会订于上午十时正开始，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记录簿上的签到者，还是不足法定人数。主席有点怀疑，一边高声发问‘都签了名么？’一边用手指点算着人头，接着，又用手机连续发了几个催促出席的短讯。

眼看就快到宣布流会的时间，仍然缺少三个人。史上有看来有点不耐烦，突然从主席身边站了起来：“主席，我建议大会照开，不足的三个人，可教座办会后找住在吉隆坡附近的会员补签，凑足。依法流会再召开，太麻烦了。难道我们要这些从檳城、新山和砂拉越来的同道白走一趟？”

“是啦！怕什么，谁不是这样做？”

“章程要修改，把出席者需达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改为四分之一。”

“不不不，如果会员有一千，四分之一就是二百五，结果一样不容易办到。我说，干脆改为出席者不得少过理事的人数。”

“啊哈，妙极，妙极。这一来，我们就可以终生当理事啦。”

会场一时七嘴八舌，教人莫衷一是。

“好，我们现在开会。”主席终于拍了拍桌子，站起身来。

复准前期议案、会务报告，一一顺利通过。但财政报告一结束，会员李君如立即站起来质问：“办交流会怎么需要贴钱？餐食和酒店住宿不是都有人包了么？”

“送皮包、印刷文件、交通与茶水点心样样都要钱啊。”主席耐着性子解释。

“这要多少？难道总会的拨款还不足以应付。”李君如嗤之以鼻。

“什么拨款？”主席显然摸不着头脑。

“海外文化统战部通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拨来的钱呀！”李君如瞪着主席，仿佛说你想赖么。

“还有这样的钱？可是到今天，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呀。”

“没有道理，过去不论哪里主办，他们都一样给钱，怎会对我们故示鄙薄？”

“没有就是没有，与你说嘴，白费气力。”主席不悦。

“……”李君如也立即转身离席，一阵鞋跟儿的窸窣之声，终于消逝。

“嘿嘿，怀疑我贪污？”主席苦笑：“别理她，我们继续开会。对于这一年来的财政开销，如果没有其他疑问，就一个提议一个附议接受通过吧。”

大会于是顺利进行，就是最后的‘大会提案’也不经辩论便通过了。其实，那也几乎是年年一样的提案。最主要的当然是要求政府承认华文文学为国家文学之一环，并给予应有的地位与待遇。其次便是吁请各华文报章多辟文艺副刊，并提高稿酬。结果总是说由你说，听不听由我。一年又一年地重复，听的麻木了，说的也累了，只剩下一颗心还没死。

大会于十二时半结束，正好是午餐时间，气氛顿时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一时议论纷纷，应该到哪里进餐。

“还是街口的‘乐园’好，它的肉骨茶够味，大家驾车过去吧。”结果由史上有一锤定音。

餐桌前，尽管有人不忘提起统战部到底有无拨款的问题，但也只点到为止。说什么‘如果有，那钱拨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没有，李君如缘何如此咄咄逼人？’但美食当前，到底未曾引起什么

反应。

席上终归一片叽叽嘎嘎的笑闹，间中也夹杂着对那肉骨汤为何这般香浓的窃窃私议，溶化在里面的到底是猪脚筋还是猪皮。诚然，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春风永远是个乐观而又积极进取的人。他这时方才步入中年，不但精力仍然充沛，而且人情炼达而圆融。对于余勇的异见、李君如的质疑和问难，看来他根本不当一回事。

在商场，他是挂牌公司的董事，成功的商人。在政界，他是华人联合党的区会主席，数十年如一日，稳如泰山。

他知道自己强点在哪里，自己的号召力有多大，自己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他曾经在私下与我闲谈时说：“天真啦，政府怎会把华文文学纳入国家文学主流，一视同仁给以支持。我说求人不如求己，把儒商结合的概念加以落实才是根本的办法。至于说，这会造成文学品质的失控，而沦为媚俗的商品。我认为，这也只说对了一半。有了量的普及，再寻求质的提高不行么？这总比目前困在文艺圈子里的孤芳自赏强得多。”

原来，他是有着自己的思想见地的。我因此进一步试探：“那么，您打算用什么办法突破这困境？”

“先办个儒商联欢宴会，提供彼此接触和沟通的机会，然后再探讨日后如何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当然，最终的目的是组织‘儒商联合会’。如果觉得这样的名称太俗气，就另外取个比较文雅的。其实，什么名称都无所谓，目的不外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

春风堪称坐言起行的实干者，他果然在文学研究会年度会员大会暨第四届理事会选举前夕，成功举办了‘儒商联欢大会’。他对各种活动的策划与时间安排，都是经过一番周详的考虑的。既得富商巨贾赏脸，就得有阵容相当的作家雅士来突显自己的地位与分量。因此，除了召开会员大会的通告与邀约出席‘儒商联欢大会’的请柬照发之外，他还不断地通过电话加以联系。

贵宾饭店的空间其实并不很大，但左右两侧的玻璃墙却照出了广阔无边的场面。任何心态狂妄者到此，都会自动收敛几分。联欢大会的主席拿督林春凤站上厅边的小讲台时，也显得彬彬有礼。致词时，更是虚怀若谷，除了向所有出席的商场朋友一一道谢之外，也不忘自嘲，道是脸皮厚心肝黑，频频向商界同仁伸手要钱，而且总是



狮子开大口，浑忘应有的恻隐之心，希望各位谅解与包涵。这不但诙谐而风趣，更暗示了他的远大心志。他正在为民族文化的推展工作，而向人低声下气求助呀！

临末，他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就是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商联合会主席拿督张财源为首的‘陶然俱乐部’已经成立，正积极进行申请注册。所有在场的文学研究会成员，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筹委会主席拿督张财源也受邀上台说话。

“我是个做生意的人，也没读过多少书，知识实在有限。坦白说，‘文学’到底是什么，我根本说不上。奈何校长偏偏看上我，推也推不掉，非要我扮演这个角色不可。不妨告诉大家，我曾经在龙岗华文小学读过书，算是校长的学生。为了报答师恩，只好勉为其难。将来的一切，还有待各方前辈随时指点和督促。谢谢，谢谢校长，谢谢所有在座的先生和女士！”

现在的年轻人，说话似乎都是这般直率，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得接受。我实在有点替身为校长者觉得尴尬，但他却一直站在台边微笑，奉陪到底。修养的深浅高低，由此可见一斑。事后偶尔寻思，觉得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拿督他始终是社会上一个屹立不倒的人物，而自己却只能是他手下一个也称为座办的受薪秘书。直到此刻，也还在战战兢兢地为他撰文立传。

这件事情的真正意向虽然明摆在你我的面前，可是到底有多少人想到是否应该摆脱的问题？尽管饱醉而困顿，经过一夜的酣睡之后，早上起来又是精神奕奕了。

这一天的会员大会，十点末到五湖同乡总会的冷气礼堂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看来都是从远地来的会员，大概因为人地生疏，不敢到处溜达吧。我想，春风的确有办法，今天的大会显然已无流会之虞。

尽管昨夜的酒会应酬累人，但春风他仍然准时到场。致词时，也仍然不忘强调‘儒商结合’的重要性。他公开表示希望全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都加入这个组织，作为他的后盾。奇怪的是掌声寥落，支持的人似乎并不多。萧萧和史上有的带头鼓掌，也因此教人听了，特别为他俩感到不得劲儿。

我原以为这并不表示潜藏着什么问题，只是自己生来敏感而已。岂知到了检讨财政报告时，

事情便爆发了。

“这是我去年已经提过的问题：总会拨来的钱去了哪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能轻轻放过。同道们，你们觉得怎样？”听口气，李君如是认定研究会有这么一笔收入。

“你有什么证据？简直胡闹。”主席。

“……”李君如终于打开手提袋，从中取出一张半透明的纸片当众抖了一抖，说：“这是什么？为了这件事，我特地亲自找岑思骞去。他很生气，终于循我所求，复印了汇票的副本给我。这是无法遮瞒的，知道么？”

“可以给我看一看？”春风半信半疑。

“好，你自己看吧！马币十万，电脑打的字，清清楚楚。”李君如顺势将了春风一军。

“喂，你怎么可以交给他？”席间有人这么喊了起来。

“不怕，我已经复印了好几分。”李君如的言辞与姿态，教人再也不敢说什么女人的名字叫弱者。

“……”春风有些颤抖，他看得很仔细，似乎想从中找出什么破绽。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不对，上面分明写着付给中兴书局，你怎能说是给我们的？”春风终于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秘书长岑思骞说：这是给我们的！你不要想推卸责任……”

“什么推卸责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钱。你说话可要慎重一点！”春风显然生气了。

“整整一年，全无交代，不是企图遮瞒就是推卸责任。”李君如仍然咄咄逼人。

“好啦，就让主席向中兴老板问清楚吧。”史上有终于开了腔。

“如果他坚持是给中兴的，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呀。”萧萧也跟着扯谈。

一场唇枪舌剑终告平息。

第九章 马失前蹄

文学研究会的第四届理事选举的结果，出现了不少新人的面孔，包括来自隔着一个南中国海的东马。对于春风来说，都是曾经闻名而第一次见面的陌生者，选后彼此虽然免不了要互相握手祝贺，但一时却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春风说他事



忙，譬如‘陶然俱乐部’的注册，便得尽早办好；岑思骅的拨款疑案，也得查清楚。因此，内部各职的推选，便订在一个星期后才进行。

远来的中选者，虽然也都先后离去，但春风却不断接到小报告，道是有人暗中运动要推翻他。而且，受推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在龙岗华小时代的老同事余勇。他将信将疑，这直棍儿真有这胆量么？无论如何，他总得有点应变的准备。

这只是理事会内部各职的复选，出席者人数有限，因此一仍旧贯定在自己的会所内进行。

我知道他有良好的守时习惯，但没料到这一天竟到得这么早。我还没来到会所楼下的门口，他已经从隔邻的咖啡店走了过来。显然，他早就在这里等着了。这真教我难为情，拿钥匙的管楼工人，居然比老板迟到。

我们方才打开窗口坐下来，传说中的危险人物竟然衔尾而至。

奇怪，你想干啥？你从来不曾提早到场的呀。谋主席职心切？

“校长，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单独谈一谈，我们到楼下咖啡店去好吗？”

“不必，有什么，就在这里公开谈，怕什么？”
“春风一派勇者无惧之态。”

“嗯，也好，我就直说吧。这次中选的理事不但分散各地，对原来的会务方针也颇有微词，他们一致要求我出来领导。坦白说，我从来不曾想到要当主席什么的。不过，我却发现了一个事实，你那边只剩下萧萧和史上有两个，对于会的领导工作必然面对困难。在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我终于决定接受他们的献议……”

“你既然接受了，还有什么好跟我说的？我现在就辞职，成全你。”

“辞职？都还没复选，辞什么职呢？”

“辞掉理事职！”春风边说边从公文包里取出信笺。

“这就和我的构想背道而驰了。我的用意原是为了把你们拉在一起，避免分裂。现在你却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似乎非当主席不可。”余勇说着说着，仿佛也气上心头：“好！那么你辞职吧。”

不幸的事就这样铸成了。这也就是后来文坛上流传的所谓

‘余勇逼宫’之说。

旧恨加新仇，此后两年，春风一步也不曾踏入文学研究会会所。不过，有关他的社会活动，

却照样可以从报章上获悉。陶然俱乐部顺利成立，他当上秘书长，学生张财源则顺理成章地，由筹委会主席变为理事会主席。成立大典在贵宾饭店举行。邀约观礼的请柬，我把它贴在记事板上，让诸理事自行决定是否出席。

我不敢说春风的文学研究会主席职是‘不可取代的’，但在这个时候让他下台，的确是大为不智。余勇固然也是个负责任的人，但由他来挑起会务重担，却未免辛苦了。他住在龙岗，距离吉隆坡虽然不算太远，但来回一趟总得花上两个钟头。由于贸然接手，许多事情都不甚了了，问题一样接一样地冒出来。他几乎每隔一个星期，都要到会所来一趟，比春风更为勤快。但春风用的是马赛地大房车，行驶平稳，司机更是一身灰色部长装制服，令人侧目。反观余勇，却是一部颜色红褐莫辨的小骏马，一开动马达便轰隆隆作响，我还真替他担心有一天在途中抛锚。然而，他始终沉住气，准备面对一切。

首先，我不得不告诉他，财政说我每个月的薪水没办法发了。接着，由中兴印务局承印的会员个人文集，即‘刘梦麟文学丛书’又突然停止不出了。经过查问，才知道原来已经积欠印刷费二万余令吉。书可以暂停出版，但债务却不能不理清楚。幸好，余勇他也是个活跃的社会工作者，和一些设有文学出版基金的乡团长久以来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义务为它们评审申请出版基金的文稿、安排颁奖与协助出版等各种事务。基于文化工作上应有的互相支持的原则，经过一阵奔走求援也就筹足了款子还债。

事隔无几，各报同时注销了一则令写作人瞩目的新闻，道是龙岗五湖同乡会将出版‘马华文学丛书’，欢迎全马作家提呈佳作。一个地方性的小乡团居然有此能耐，一时不免引起一些人的疑心和议论。在一次理事会议之前的闲谈中有人向他提起，似乎有意探一探他的口气。不料他却毫无保留地赞扬道：“好，这是值得做也应该做的事，只要不出得太烂让人诟病，大家都应该支持。”

不知是否因为余勇这句话回得不妥当，再也没人接上话茬儿，气氛也因此显得有点异样的僵。也许，说闲话本就是无谓的事，正式的会议也跟着开始了。

余勇的经济条件当然不及拿督，但他的抱负也不小。方才清理了前人留下的债务，竟然迫不及待地又提出了出版会讯与文艺期刊的建议。他说，作为一个文艺团体，这两样是最基本的东西，



岂可一直付诸阙如。没有会讯，上情如何下达，会务如何运作。名义上是一个团体，实际上是一盘散沙。作为一个自称代表全国作家的组织，居然没有一分向人展示同道的创作表现的刊物，这组织又有什么存在的作用或价值呢？

他的论说，句句都是真情实况，谁能反对，提案当然都一一通过。不过，我看得很清楚，大家显然都没有信心，不但态度淡然，说话的声音格外的轻，用句也尽量简短，仿佛担心引起余勇的注意，而受邀分担上述两项出版的工作任务。

其实，这并非一项没有计划的盲动，余勇随即宣布：会讯编辑一职由秘书李君如女士兼任。至于文艺期刊的出版工作，显然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承担得了，待他申请到出版准证之后，再召开会议，另外成立一个小组专职负责。于是，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世道的复杂与人心的冷漠，总是令耿直热忱的人为之扼腕兴叹的。在事隔两个月后接着的另一次理事会议，余勇苦苦等候了一个小时，仍然凑不足法定人数开会。为了保证展期后的会议反应有所改观，余勇与李君如不得不在发出通告之余，另外再致电说明有关会议的重要性。对于远在东马的理事也一样受到敦促。

然而，届时出席者仍然不足法定人数。不出所料，萧萧和史上有还是一如前几回，一个劲地对理事会不理不睬。据余老后来透露，曾经表示支持他出任主席的几位，竟然也若即若离地不时随意缺席。但由于这次是流会后再度召开的会议，也就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的权力，兀自进行。有鉴于召开会议的困难，加上李君如的一再强调文艺期刊《北极星》的出版准证不会有问题，会议也就通过了工作小组的成立。

一年后，《北极星》终于出版。由于主编解至曾任某大报文艺副刊编辑，稿源人脉广阔。创刊号内容的充实令读者刮目相看。对于会员的习作，也尽量给以修饰与润色，因而备受有关作者感戴，咸认是个名符其实的文学研究会。

主席余勇似乎也从而获得了心灵上的一点安慰。唯一惴惴不安的是自己在《发刊词》结尾的这段话：“我从未改变方向，荒野上的夜行者呀，我是你们最可靠的朋友，但愿在你们的摸索前进中，不要忘记随时抬头看一看，我在哪里。”研究会真能把这分刊物办得这么好，这么可靠？会不会过于自信了。

然而，距这一届理事任满还有好几个月的时候，

《北极星》总共也不过出版了三期，便传来拿督将重整旗鼓攻夺文学研究会主席职位的消息。

“哦，我做得不好么？”余勇似乎并不以为意，只向带消息者微微一笑，自嘲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呀！”

“你打算怎样？”来人却无限关怀。

“没什么好打算，如果他认为他能干得更好，就来吧，实在用不着劳师动众。”余勇一派泰然。

这到底是一个团体，容不得任何人予取予求。余勇不争，李君如却不允。她重新表示效忠，誓言全力支持。

“不啦，不啦，我实在不想跟人家斗啦。”

他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呢，我也好生奇怪，好不容易才把研究会纳上正轨，居然准备双手奉人。当拿督在咖啡店里向我探询理事会的内部情形时，我也不加掩饰，如实相告。

“嘿，他现在应该已经明白这担子不好挑吧。”拿督信心十足地笑了。

拿督城府之深也实在非同一般，为了确保胜算，他竟然不计前嫌，居然亲访余老府上，邀他‘入阁’，并在竞选的所谓‘菜单’上列明为‘副主席’。据余老事后透露，他本想一口拒绝，但回头一想，当年拿督的拒绝担任普通理事不也令自己深为不快，难道自己也如此这般小气。因此也就不置可否，含糊地说：“你如果有其他适当的人选，就安排给他吧。”但拿督却坚持说他是“最适当的人选”。还有，解至也是个人才，但是不知道愿不愿意合作，因此也要他帮忙试探一下。余老说，对于这后一项要求，他倒回答得很清楚，如果拿督他有这个诚意，就应该亲自向他表明。

拿督真个是先声夺人，这竞选的详细名单尚未让余老过目，便在坊间传开了。然而，李君如也并不示弱，除了调兵遣将，布下迎战的阵势。同时致电余老，表示对他的妥协态度不齿。她认为他的举动对她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余老说，他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指责深为愕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决意从这是非圈抽身而出，从此潜心创作，以明初志。其时，虽然还有些人怀疑他是否真的甘心退出江湖而议论不休，但他始终不曾加以理会。

他那不思名位淡定自处的态度，让我的敬仰之心久而弥坚。这也就是为什么，拿督林春凤虽然曾经与他发生齟齬，但我仍旧保持超然的态度，从未妄加臧否。

人性的关怀，女性的出路

——读爱薇小说集《变调的歌》

◎ 马 峰



爱薇擅长散文，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故而她的小说有着细腻的笔触，不时流露出爱心与关怀。小说集由六个短篇构成，《浊流》、《变调的歌》、《露》分别写于1979、1982、1983年，《明日的阳光》与《年晚煎堆》写于1984年，《两代亲酬》则创作于90年代。小

说围绕爱情、婚姻、家庭为中心，品味爱情婚姻的酸甜苦辣，关注女性命运的波澜起伏，并对家庭社会问题予以剖析审视。走过无所适从的迷茫，走出阴霾感伤的黑暗，作者试图寻觅一条通向幸福的光明之路。

爱情的变调：单身情歌，迷茫之路

当真情的堡垒不再坚固，当信任感已然缺失，孤独寂寞成了单身的麻醉剂，爱情便成为一条迷茫之路。《变调的歌》讲述车衣女工的爱情，她因变调之爱而迷失自我，她变得犹豫彷徨，永远化不开丝丝幽怨蹉跎之情。彭玉妹听从父母之命，放弃自己渴望的爱情。她是一个愚孝而不忠的女人，她对观念陈旧的父母“愚孝”，她的梦被“同姓不能结婚”的谬论葬送。“知父莫若女，彭玉妹知道这些传统的观念在两老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企图去改变它，无疑的，就如一只蚂蚁要去摇幌大树一般的困难，甚至是幻想。”她的顺从显现了封建传统的强大，更深层面是对其懦弱个性的挖掘与批评。她对爱情“不忠”，放弃一

段真诚的情缘就等于背叛，她缺乏独立精神，软弱让她失去所爱。“或许自己可以将父母的那番警告：‘脱离父女关系’等闲视之而一意孤行，反正鞭长莫及。但是，她却无法摆脱社会舆论的压力。人言可畏在现实生活里，仍然有它一定的效用与力量。它就如一张无形的网，任你如何撞帘，仍然找不到出路。”当面对父母的强势、舆论的重压，她屈服了，最终大龄单身女性的身份让她疲惫不堪。当被咒骂为“老处女”，更让她丧失理智。这是一首流淌着迷茫旋律的变调的爱情之歌。

《年晚煎堆》充满对婚姻的迷茫，爱情却如空中楼阁般遥远而缥缈。面对热心的家人编排的一出出相亲闹剧，郑裕锋最终在传统观念的压力下走向婚姻殿堂。“四十岁的新郎，三十七岁的新娘，都是第一次婚姻的缔造者。……也许，这是快乐余生的开始，但也可能是一项错误的决定，谁知道呢？”当结婚成了使命，内心的孤独与彷徨便展露无遗。婚姻不再等同于爱情，婚姻只是家庭的组合程序，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会幸福？仓促搭建起的家庭是否会坚固？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已不是一派田园美景，而是掺杂了一份世俗与功利。人在爱情中沉浮，又在爱情中彷徨。当对爱情失却了信心，最后只能蹉跎了青春岁月。当婚姻不是钱钟书的“围城”，而是卡夫卡的“城堡”，人们开始在爱情之路上疲惫不堪。爱或者不爱，结婚或者不结婚，主人公的迷茫让人忧心。最终，结婚没有画下圆满的句号，却勾出了满怀疑虑的问号，留给人们的则是惊讶的感叹号。这不仅是男性的妥协，也是女性的无奈，浓缩了现代人对婚姻的恐惧，这是一首变调的婚姻之歌。

婚姻的变异：丑恶人性，黑暗之路



当爱情不再忠诚，“病态”蔓延扩散；当家庭不再美好，“变态”菌集丛生。当婚姻开始变异，人性的丑恶浮现，生活便成为一条黑暗之路。《露》是病态的畸恋悲剧，曾经的活泼少女因“执着的无望之爱”而自杀。故事的发展采用倒叙手法，一切都成了过往的回忆，而生命再也无法挽回。宛眉，是一个不轻易透露心思的女孩，她把一切痛苦挣扎都深埋心底。当香消玉殒，通过她遗留的一篇篇日记，才能窥探她的内心世界。她就像一滴晶莹的朝露，她在阳光的照耀中晕眩了。她迷恋于“光”，她甘心于第三者的身份，当看透男人的虚伪，她的生命便瞬间蒸发了。“跟有妇之夫发生恋情，不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便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牺牲别人是残酷的，自私的；牺牲自己是愚昧的崇高，而吴宛眉所选择的却是一条既悲壮，而又愚蠢的道路。”她原本有忠诚的小草陪伴，一位对她无比执着的同学，但她却一再无视真诚的爱。宛眉，曾是命运的幸运儿，哥嫂对她关怀疼爱有加，她的“仙姿电发美容院”也经营有方，她备受老同学称羡。然而，她却迷信于命运，也曾因“看相大师”的箴言而满怀心事，“从她的相格看来，最好超过卅岁才论婚嫁。而更耸人听闻的是，宛眉没有正室之命，最宜作人填房或侧室，否则，她将会遭到不少灾难和磨难。”她是宿命论的忠诚信徒，“填房或侧室”无疑是男权话语，这是对女性的侮辱，也是向愚昧的封建桎梏开倒车。如果遵循了大师“预设”的人生之路，她就掉进了命运的陷阱，那就是可悲的自取毁灭。自杀，不代表坚强，而是软弱的逃避，沉重的代价让人透不过气。故事充满对女性盲从的惋惜，更是对男性丑恶的谴责，文中的悲观宿命论令人忧心。

《浊流》是一个变态的，“充满辛酸，血泪凝成的丑恶的人性故事。”道德沦丧的恶魔嗜赌、欺诈、殴妻、乱伦、卖儿鬻女，家庭变成污秽的阴霾地狱。逆来顺受让女人痛不欲生，苦难深渊令人悲伤忧愤，而离家出走只是无奈的逃避。试问，新闻媒体的效力何在？社会舆论的正义何在？国家法治的严明何在？个人的逃离终究无法惩治恶魔，只有众人的清醒与法律的严惩方能摧毁魔窟，故事中却看不到清明世界。逃离只是黑夜里的萤光一闪，阴暗仍笼罩大地，曙光却不知何时降临？新闻媒体曾屡被恶魔的伪善所蒙蔽，俨然成了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帮凶，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嘲讽。无论是邻人、记者、警察都是

可悲的旁观者，只有女主人独自在魔窟中挣扎，“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我有儿女，但也等于没有一样，我很孤独，也很无助。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就是当我这些未了的事办妥之后，我会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弱势群体的呐喊与反抗，是对女性悲惨境遇的审视，也是对社会问题的披露。发现真相的记者虽深有感触，但无力的同情于事无补，引人沉思的是谁可为苦难的女性主持公道？

家庭的变奏：女性自立，光明之路

当狂热的爱情褪去虚伪的面纱，婚变徒留痛楚的记忆；当执着的奋斗造就自立的女性，贤妻良母充满甜蜜的回味；当夫妻彼此谅解与扶持，家庭便成为一条光明之路。《明日的阳光》是婚姻变奏曲，陈思杰的体贴，妻子的理解，迸发出温暖与亮丽的色彩。前妻曾因虚幻的爱情而执意离婚，但另筑新巢并没有得到渴望的自由幸福，只留下无尽的伤痕与痛苦。她的忏悔是对温馨之家的渴望，她因迷失而坚强，并有了风浪逝去后的恬淡。生活历练使她有了新的领悟：“一个女人在一生中所刻意追求的，不过是一个深爱、体贴自己的丈夫，乖巧聪明的儿女。……幸福婚姻的基础，固然在于爱与责任感，可是，它绝不是单程交通”。丈夫也道出爱情的认同，“他将爱情分为两种：一种是假象，没有得到的，总以为是好的，反而忽视了已经有的，有人将这种叫做‘人在福中不知福’。另外一种，却是真实的，人世间虽然有不少可歌可泣的爱情，但不能强求，为了追求真实的爱情，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但是，绝不能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通过主人公之口讲出爱情、婚姻的道理，这也是作者的心声，幸福的家庭需要双方共同去营造。

《两代亲酬》刻画了中医师吴明真，她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勤奋自学中医，大胆经营房产；她做事干脆利落，有高瞻远瞩的气魄，也有明察秋毫的细腻；她为孩子无私付出却不放纵溺爱，当忧心于大儿子的“忘恩负义”，她敢于坚守原则而直言批评。她不喜欢只追求个人事业而不顾家的女强人，她认为“成功的女性却不同了，她们除了拥有自己的事业外，回到家中，一样扮演着应该扮演的角色，与另一半牵手合作，发挥人性中高贵的母性，为缔造一个和谐的家庭而努力。”女性如何才能走向自立与成功之路？作者强调家庭与成功的并重，“一个女人，特别是婚

后的女人，若有意冲出传统的桎梏，在自我追求的前提下，又能演好被期许的角色，就必须借助家庭成员的谅解与协助，而这个人，通常是丈夫。”同时，故事穿插现代婆媳的微妙关系，反思当下社会的转变与人伦的淡薄。在家庭中，女人的角色是多重的，贤妻良母一直是社会、男性所期待的。吴明真并没有在“角色期待”中迷失，她追求物质、精神上的自立，这也是她的幸福、成功之匙。

爱情、婚姻、家庭，这是爱薇精心营构的主题，她也对文本的语言及形式进行素朴的雕琢。她的语言朴实，常以简短的对话表现人物。她以电话、便条、信件、日记等多种叙述方式进行穿插，而评论式的话语更是作者的立场显现。她还讲究题目的隐喻色彩：当失去立场，因曾经的爱而迷失，爱情就成为一首不伦不类的《变调的歌》；当曾经的执着远去，在相亲闹剧中无力挣扎，婚姻就成为一杯人人有之的《年晚煎堆》；当发现爱情只是虚假的幻影，脆弱的心破碎了，生命就像一滴转瞬即逝的《露》；当婚姻不是殿堂，而是无边的黑暗深渊，人生便掉进一条难以挣脱的《浊流》；当“彩云”的追逐跌落现实，抛弃幻想而毅然离去，世界或许会重新迎来一片《明日的阳光》；当女性变得坚强独立，勇于跨越两代的鸿沟，一线光明便倾洒于《两代亲酬》。

“变调的歌”，已失去美妙的旋律，只有嘈

杂与喧闹。作者通过不同的生命遭际，力求寻找失去的和谐之韵，渴望弹奏出动人的乐章。她没有大肆渲染悲欢离合的爱情，而是注重爱情背后的人性挖掘，并对相关的社会问题予以拷问。她的笔调不是轻松的浪漫情怀，而是沉重的现实关怀。正如她在《后记》所言，“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反映了女性在新旧时代的思想交织与冲击下，展现了他们精神面貌的实相。即使自己再来重读这些篇章，仍然有种感同身受的亲切，以及历历如发生在昨日般的熟悉。虽然，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但类似书本里的故事，相信还在上演着。”

爱薇在一九九八年中秋节的一席话恍惚如在昨日，现在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而今天女性的悲剧仍在重演，这更体现出关怀女性的迫切。将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妍媸美丑并陈呈现，是为了让人有更敏锐的目光，可以择善而从，避免重蹈覆辙。女性的幸福之路究竟在何方？作者以具有强烈现实性的故事揭示迷局：过分追求个人的快乐，不论是第三者插足，还是盲目的离婚，都不是女性自由的出路；一味的屈服顺从，不管是大龄单身者的迷茫，还是逆来顺受的家庭主妇，都不会寻到幸福的门径；只有努力争取，追求女性在经济与精神上的自立，夫妻儿女相互理解与支持，才是通往美满家庭的坦途。



打烊

◎ 吴鑫霖

快收档的时候来了个客人，他本来不想招待的，但客人已经坐了下来，他只好放下手上收拾的东西趋前问道：“想吃什么？”

灶头上已经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下厨了，客人看了看墙上贴着的菜单，点了柠檬鸡丁、炒菜心、清蒸鱼还有一个汤。他把菜名都记下，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把鸡肉、鱼、菜心重新拿出来。

那些菜都是傍晚时由老吴送来的。他回忆了一下老吴跟他说过话，忘了交代老吴明天帮他买万字票。他恨恨的骂了自己健忘，便又若无其事的走到灶头前，开始洗洗切切那些食材。

夜色并未太浓，月被夜晚的云遮蔽得朦朦胧胧。中午下过雨，天井放着两个盆都积满了水，月亮虽然并不太显眼，倒影还是映在水面上。他随着呼吸的节奏做菜，客人在那里讲电话。他没听得太真切，专注的做着菜，再说人已经很累了。

还有几天，他就要过六十岁生日了。有时想到自己的年龄，都觉得可怕。怎么一瞬间就年老起来了呢？青春年华，四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活到六十岁。他家族里的人都早死，父亲未过三十就早天了，母亲才把他和两个姊妹养大，就癌症去世了。他想着这人世就像做菜，五味杂陈，甜的酸的苦的。

他看一眼客人，他脸上刻画着不耐烦的神情，频频看他做菜做得怎样了。他心底也不舒服，早知道不要招待他，在他踏进店面时，说一句“不好意思，我们要打烊了。”不就好了吗？然而，他偏偏没有把那话儿说出来。他想现在说会不会太迟？想着鱼就蒸好了，他掀开锅盖，撒一把香菜，淋些酱油、麻油，稍微闻了闻，好像在确认那鱼的鲜味儿。

客人看见菜上桌，赶忙配着白饭就着吃。他心想客人大概是饿了吧？否则也不会狼吞虎咽。他回到灶头，开始炸鸡块。鸡丁下锅的时候，沙的一声，水混着油，跳跃到他的手上。他早已习惯这种滚烫的热，快速把鸡丁翻炒，确定肉熟了，再拿起来，放在吸油纸上。鸡块就在吸油纸上，

渲染出一朵朵死亡的幽灵之花。

前阵子，他才在二楼看见妻子。他忘了妻子过世多久了？盘算着，有十年了吧？怎么人影还逗留在那里，迟迟不肯离去？之后，他大病了一场。柠檬鸡丁煮好后上桌，客人又和之前一样，没有顾忌的吃食起来，汤也好了，他再端上去时，客人已将柠檬鸡丁吃了大半。

他掂量着，这人是不是饿过头了？看着外头模模糊糊的街灯，偶尔路过的，从鸡场街逛过来的人，从他的店门口走过。他曾想过要不要也在鸡场街摆个摊子，做些周末夜晚的生意？然而，这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

上最后一道菜时，客人已经饱了。他看着他，两人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也没说下去。客人请他结账：“一共三十二。”客人递给他一张五十块钱等他找，客人坐在那里，吃刚炒上来的菜心。等他把钱找回去后，客人就站起身来走出店门口了。

他看着桌上那碟菜心，忍不住坐下来一筷筷的夹着吃了起来。他累极了，草草关上门，东西都放着不收了，熄了灯火，就躺在床上吹着风扇，听着吴莺音唱着《岷江夜曲》睡着了。那晚他做了个梦，妻在梦里叫他陪她到医院里生产，但他没去，而是去了更远而不知名的地方，从此没回来。

快收档的时候来了个客人，他本来不想招待的，但客人已经坐了下来，他只好放下手上收拾的东西趋前问道：“想吃什么？”

灶头上已经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下厨了，客人看了看墙上贴着的菜单，点了柠檬鸡丁、炒菜心、清蒸鱼还有一个汤。他把菜名都记下，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把鸡肉、鱼、菜心重新拿出来。

那些菜都是傍晚时由老吴送来的。他回忆了一下老吴跟他说过话，忘了交代老吴明天帮他买万字票。他恨恨的骂了自己健忘，便又若无其事的走到灶头前，开始洗洗切切那些食材。

夜色并未太浓，月被夜晚的云遮蔽得朦朦胧

胧。中午下过雨，天井放着的两个盆都积满了水，月亮虽然并不太显眼，倒影还是映在水面上。他随着呼吸的节奏做菜，客人在那里讲电话。他没听得太真切，专注的做着菜，再说人已经很累了。

还有几天，他就要过六十岁生日了。有时想到自己的年龄，都觉得可怕。怎么一瞬间就年老起来了呢？青春年华，四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活到六十岁。他家族里的人都早死，父亲未过三十就早天了，母亲才把他和两个姊妹养大，就癌症去世了。他想着这人世就像做菜，五味杂陈，甜的酸的苦的。

他看一眼客人，他脸上刻画着不耐烦的神情，频频看他做菜做得怎样了。他心底也不舒服，早知道不要招待他，在他踏进店门的时候，说一句“不好意思，我们要打烊了。”不就好了吗？然而，他偏偏没有把那话儿说出来。他想现在说会不会太迟？想着鱼就蒸好了，他掀开锅盖，撒一把香菜，淋些酱油、麻油，稍微闻了闻，好像在确认那鱼的鲜味儿。

客人看见菜上桌，赶忙配着白饭就着吃。他心想客人大概是饿了吧？否则也不会狼吞虎咽。他回到灶头，开始炸鸡块。鸡丁下锅的时候，沙的一声，水混着油，跳跃到他的手上。他早已习惯这种滚烫的热，快速把鸡丁翻炒，确定肉熟了，再拿起来，放在吸油纸上。鸡块就在吸油纸上，

渲染出一朵朵死亡的幽灵之花。

前阵子，他才在二楼看见妻子。他忘了妻子过世多久了？盘算着，有十年了吧？怎么人影还逗留在那里，迟迟不肯离去？之后，他大病了一场。柠檬鸡丁煮好后上桌，客人又和之前一样，没有顾忌的吃食起来，汤也好了，他再端上去时，客人已将柠檬鸡丁吃了大半。

他掂量着，这人是不是饿过头了？看着外头模模糊糊的街灯，偶尔路过的，从鸡场街逛过来的人，从他的店门口走过。他曾想过要不要也在鸡场街摆个摊子，做些周末夜晚的生意？然而，这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

上最后一道菜时，客人已经饱了。他看着他，两人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也没说下去。客人请他结账：“一共三十二。”客人递给他一张五十块钱等他找，客人坐在那里，吃刚炒上来的菜心。等他把钱找回去后，客人就站起身来走出店门口了。

他看着桌上那碟菜心，忍不住坐下来一筷筷的夹着吃了起来。他累极了，草草关上门，东西都放着不收了，熄了灯火，就躺在床上吹着风扇，听着吴莺音唱着《岷江夜曲》睡着了。那晚他做了个梦，妻在梦里叫他陪她到医院里生产，但他没去，而是去了更远而不知名的地方，从此没回来。





羊毛衫

◎ 林迎风

他一回到家，兴高采烈的太太劈头一句：“完成一半了！”

“什么完成一半？”他可是八丈金钢摸不着头脑。

“替你买了手套，至于羊毛衫，那间超市没你的号码，我今晚去另一间再找找看，李太说那间是专卖店，准有。”

还没有接到手套，更别说羊毛衫，刹那间感到手里和心里有股暖流，这种感觉还蛮舒服的。可是回头一想，今天下午遇到老黄时，老黄说：西安现在正是春天。春天哦！怎么还需要这些配备呢？

临走时，老黄笑弯了腰，抛下一句：“你以为你现在七老八老啊！”

在门外将鞋子脱了，他继续享受心里和手中的温暖，想着，西安气候也应该是暖暖的，就像现在一样。那还要穿什么手套羊毛衫？真是少见多怪了。

“不必这么麻烦了，根据老黄说，一件夹克就够应付，没问题。”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打开报纸，看也没看放在桌面上的袋子。

这是他这一生人首次要出远门，随一群朋友到向往已久的神洲大地做一周游。西安，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首，第一次踏足神洲大地就到这里，他感觉无比兴奋。

答应参加后，他上网查了好一些与西安有关的资料，旅游景点、历史背景等，避免团友问到时自己会陷入一无所知的窘境。

原来西安就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以前的长安，里头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有杨贵妃和唐玄宗，有……。

略读一些故事，他越发觉得自己十年前就应该启程了。

安排这趟旅游的老朱告诉他，西安向来都很冷，手上要手套、脚下要加袜，上半身要有羊毛衫保暖，下半身最好是穿两件裤。还有，颈项要有围巾，如果可以，还要戴上摀住耳朵的帽子。

“那风吹过来是刺骨的，钻进身体包你受不了。”老朱每年都有去中国旅游，他说的，准没错。

位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域在前方，西安的气候一定是老朱口中所说的，自己得准备准备。

于是，忐忑不安的他一回到家，就和太太提起这些，太太一脸愕然。因为老公以前常说，任何一个旅游区，网上一目了然，不需要舟车劳顿这么辛苦。这次竟然会违背原则，不怕成为话柄？

“哼，你不是说不喜欢旅游吗？怎么又舍得花钱买痛苦？”

他吭也没吭一声，心里回答：神洲大地哦，皇帝住的地方哦，你以为是哪里？

太太随后打了好几个电话，东探西问的，又是朋友又是亲戚，把所需要的都打听好了。

“我问了，这个月份是春天，听说气温介于4至20度之间。”太太在他身边坐下，看他没注意到桌上的袋子，故意将袋子拉近一点，继续说：“20度没有问题，听说是最美的气温。不过，4度就不保险了，虽然不像零下那么可怕，却还是一定要有件羊毛衫防身。”

“不必了吧，带着会给人笑话的。”因为老黄那一笑，他已改变初衷，反觉得老朱要他准备的都是多余的。想深一层，老朱都70多岁了，当然需要这些装备，自己才50出头，要抵挡那些冷风应该不是问题，自己在家（下转54页）

微笑今天

◎ 石 羚

每天早上醒来，我该微笑，并以感恩的心，感谢上帝送我这份礼物——一个阳光的今天！然后，把所有郁结、怨愤、忧虑、烦闷都折起来，像折一床被铺，还昨晚睡前的完整。

然后，走上充满动感的街道，也不必急着先梳妆，就让清风抚平我的头发；让朝阳粉红我的脸颊。吸一口略带潮湿的空气，澎湃凹陷的胸膛！

今天我仍可以去上课，教学生的应用文科：（可以的话，是否也教他们应对人生？）教他们作文科。我曾出了一个题目：“如果只能活一天”，大部份学生都是：“舍不得父母；舍不得某件有纪念性的物品；舍不得朋友

等等……”（啊，他们年青得这么可爱！）惟有一个班中年纪最大的男生写道：“……很憎恨自己不能让她幸福，让她拥有更多美好的回忆……明白现在所拥有的都要珍惜，别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一天会后悔莫及……”我真希望他的作文不是纯粹为交作业，而是真正的懂得“珍惜”，珍惜今天的拥有！

今天，我不会去猜测祸福，今天可能会爱，可能失望。要知道，今天过后，又是一个今天。

后记：我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朋友，健康已不算很好。他最爱说的话是：“我又赚了一天。”虽然不久前，他还是输给自然规律这个大庄家，两手空空的走了。

（上接 53 页）开着冷气，不也是赤着胳膊睡觉？

“你不看一看你的手套是否适合？不适合今晚还来得及换。”太太仍然不放弃。

“老婆，听我说，我不带这些东西，你今晚也别费心去什么专卖店，还是省一点钱吧！”他有点不耐烦的将袋子往太太怀里一塞“男人嘛！一点冷算得了什么！”

“哟，几时又变回男子汉了。好吧，如果到了那边有需要，可不要为了省钱而不买，冷坏身子，你就知道痛苦怎么写。”太太也不想多说。

“少唠叨了，冲杯茶给我，今晚要早睡，明天起飞了。”

下了机场，西安以最美的气候迎接他们一伙人。看到这样清爽的气候，他不禁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心想，回去应该要写一则文章，题目叫着……，行，就叫着：一件夹克闯西安。

虽然心里暗笑着老朱的杞人忧天，却不得不佩服他老马识途，下机后的一切都给安排得妥妥当当。专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到酒店，还有接待人员热情款待，感觉宾至如归。

进了房间，他将行李箱打开，往里头一看时，脸上一片愕然。啊呀！什么时候给人掉了包？

“老朱，这酒店有问题！”他不禁脱口而出，和他同房的老朱急忙过来一问。

“你看，我带着的那件夹克不见了……。”他一边翻查着，一边说，突然停顿了一阵子：“哦，没事没事，我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

他继续翻着行李箱内的东西，眼眶热热的。

夹克有在，只是，行李箱内多了一些东西。

一对灰色的手套、一对厚厚的袜子、一顶风帽、一条红色的围巾，还有，一件浅色的羊毛衫和一件羊毛裤。



落雨的季节

◎ 廖宏强

清晨一阵风把挂在门楣上的铜铃吹的叮当叮当作响，飒飒的风声伴着股凉意窜进房里，蒙眬的天不一会就开始飘起了白茫茫的雨丝，如织起一张网般把我们家前方的平房罩了起来，那古铜色油漆斑驳脱落的铜铃也被沙沙的雨滴拍打，叮当叮当声响的更加嘹亮。母亲一早起来匆匆准备早点过后就立在门坎上，两眼专注的看着屋檐下一帘小瀑布般滑下来的雨水，良久，想必又是一场长命雨，才转身到厨房收起整理好的割胶工具，过了一会，就跑去叫起赖在床上的孩子，不是下雨吗？没割胶的日子，家务还是要按表操课，偷懒不得。

新村长大的小孩，天生的个性就很强悍，大多从小就开始分担家里的生计，母亲也一样，从小就开始割胶，嫁给父亲后还是割胶，也是家里除父亲教书之外维持家计的微薄收入，一直到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才收起胶刀，天生劳动的母亲却也没因此闲着，她把胶林翻种成油棕树，直到现在还是整天往油棕园巡视。母亲成长的模式也同样复制在她的孩子身上，她的名言就是：“那有人天生不做事的？”姐姐很小的时候就被拉进胶林，弟弟也一样，我的童年有大半的时间也是在胶林度过。

年纪很小的时候，可能还含着奶嘴吧！住家被胶林围绕着，爬着也可捡到胶树的果，随手往嘴里塞的往往是枯干的胶叶，等到上小学，我们一家搬去镇上唯一的独立中华中学学校附近，两三年后，感觉臂上的肌肉开始发育，母亲就把我载到园里干活。那个年纪，一大早从被窝里被叫醒，除了想睡，还是想睡，睡眠惺忪中有几次还不小心的从脚踏车后座摔下来，母亲慢条斯理的停好脚踏车，一个口令下达，我得一个动作爬起

来，真是天公保佑，没跌死摔残也算是幸运，她的另一个名言就是：“那个小孩不是跌倒了自己站起来的？”长大了我自个儿骑脚踏车去胶林，上了中学也一样，我的假期，一直都是这样度过。

农历新年后，间隔了数个月的好天，气候就转为干旱的西南季风季节，清晨下雨的机率不大，母亲都会到胶林。往胶林的路不容易走，母亲却连蒙着眼也能找得倒，这或许就是生活的历练吧！当蒙蒙的天开始露出鱼肚白，母亲就骑着脚踏车上路，到达胶林时仍旧是黑漆漆一片，额头上得顶着盏酒精灯才能看清胶路，扯下凝固的胶丝，拔起犹有酸醋味的胶果，最后划下熟练的胶刀，只不过数秒的时间，却是母亲数十年功力的完全呈现，有如艺术家雕刻的熟练刀法划下树身，乳白的胶汁瞬间如米粒般冒起，很快就汇成一道弯流滴入铁环盛着的胶杯，一滴一滴，就如身上滴下的汗珠，也像一滴一滴的泪。随着晨曦踏入胶林的我开始搜索母亲的身影，跟在母亲的前头一棵一棵胶树割下去，习习的凉风很快就吹散了绕在头顶上的黑烟，熄灭了火，也不需再点燃，因为早晨金黄色的阳光已洒满树身。

西南季风季节天气诡异多变，透早是一片阳光，两三亩地很快就割完，不过是一会，就会刮起一阵风，枯干的胶树叶被片片卷起，胶树枝干摇曳相互碰撞，胶房屋顶的锌板也被吹的哗啦哗啦作响。如果是秋天，接下来便会是一场绵绵的秋雨，一个人走在寂静的街道上，不必撑伞，任由豆点般大小的雨滴落在脸上，滴进眼里，让雨丝的凉意坠入心头，感受一下身旁匆匆走过的人群，聆听雨水冲刷路面的声，那是秋雨带来的感动，恍然间这才惊觉自己已是少年，开始不识愁滋味了。这是热带国家，哪来秋天的（下转 56 页）

青竹鱼

◎ 邓长权

山上，有许多溪流，栖息着一种鱼，人们俗称“白鱼”

这种鱼形状真美，嘴细，身子长，一身银白色。它喜欢生长在清静洁白的山涧溪流中。它很灵敏，最爱在激流中泅游穿梭。

“白鱼”可能生长在清洁水中，故其肉质鲜美香甜，没有一点腥味，十分好吃。

“白鱼”是花名；我最近上网搜索，这鱼不论是身形体态，生性特征，它应该是青竹鱼；虽然它有点儿像网上资料中的白鱼。

我的旧菜园，园旁那条溪流，就有许多这种青竹鱼。

由于知道这种鱼十分美味，我工余之暇，便在园旁垂钓。

钓青竹鱼，要一点技巧；因为它的嘴巴细小，要用很小的鱼钩，鱼饵最好是小小的蚯蚓。钓青

竹鱼要看时机；一般晴天溪水清澈不合时，阵雨过后，溪水混沌急淌，它最爱出来觅食。

有一次，邻园农友看我在钓青竹鱼，那么辛苦才钓到两三条，他自告奋勇要为我捉鱼，他说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有丰收的鱼获。原来，他在上游倒下了两大包，我们农家平时用作土壤改良的石灰，去灼伤溪中的鱼类。我看石灰一下溪流，溪水便阵阵翻滚并咻咻着响，烟雾飘荡，整条溪流顿时变成有泡沫的水。我们在下游守候遭灼伤的青竹鱼。农友这一招果然犀利，我们捉了不少被灼得处于昏迷状况，在水中半浮半沉，体积稍大的青竹鱼。然而，那数不清，中毒太深的小鱼，却纷纷反肚死亡……农友说，一次的捕捉行动，大约需要半年的时光才有鱼踪了。我感到无限的歉意，心里充满了滥杀无辜的罪恶感……

我告诉农友，以后别再用此种方式捉鱼了，我还是在园旁垂钓好了。

(上接55页)浪漫？母亲人生的第三句名言：“连睡觉的时间都没，那还有空做白日梦？”梦醒了，摆在眼前的是生活真实残酷的考验。灰蒙蒙的天忽地掩之，短时间内如果抢救不及，一早的辛劳就会化为乌有，到时就会分不出拍打在脸上滑落的是雨还是泪？

东北季风季随着西南季风而至，如一濂小瀑布般滑落下来的雨，两三个月中间也已不知下了多少场这样的雨，不论是清晨，或是晌午过后，门里门外就好像烧色时那样弥漫着股蒸腾的雾气。淅哩哗啦的雨声，似乎连远在几哩外的胶林也刮着沙沙的风，下着滂沱的大雨，雨声仿如海潮拍提的轰然声响越过胶林，一波接着一波袭击着我们家。母亲醒来的每一天早晨都会仔细的倾听这种下雨的声，雨势渐渐转小过后，她会仔细的以她多年的经验，家里头墙角那些虫蚁的动静，空气飘荡的灰尘的多寡来判断是否应该到胶林一

趟。情况未明时，母亲还会亲自到胶林跑一趟。

每年落雨的季节，母亲挂念的永远是可否上工？来得及把还未滴完的胶水抢收完毕吗？雨后的胶林其实非常的寂静，湿漉漉的树身还会发出清香的味道，犹未凝固的胶汁顺着胶路往外叉开，有如分支的大河，潺潺的流水声似有若无，围绕树身的是雾般蒸腾的水气，有种虚无飘渺的感觉，走入其中，恍然间真有人以为置身在泼墨的山水之间。或许是承续了父亲那种凡事都无所谓无药可救的浪漫，而又兼具有母亲那种实事求是的刻苦耐劳精神，即使是在汗留浹背，蚊虫环绕的工作环境底下，只要静下心来，那片刻的宁静，还是可以让我感受大自然的美。落雨的季节，发愁的日子，母亲的脸上一直都堆满愁绪的容颜，却也永远都有个微笑的孩子记得母亲的辛劳。



咖啡咖啡我爱你

◎ 刘育龙

在短短的四秒钟内，咖啡重新在地球上出现的信息已通过第九代的网际网络传遍了全世界。

这个消息让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兼整天发横财梦的家伙大感兴奋，摩拳擦掌为下一回合的咖啡争夺战做好准备；而大部分只求平平安安度日，也不理上面颠三倒四闹成啥样子的良民却不得不皱起眉头暗自发愁，上一次的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半年，难道又要为了咖啡再一次搞得鸡犬不宁、生灵涂炭？

话说在 3030 年，地球上的所有咖啡种植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的虫害以及土地变质的问题，收成率降至零。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咖啡厂也接连被自称“咖啡咖啡吓吓吓”的恐怖组织破坏，存货都付之一炬，化为黑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演变下去，最后全世界终于只剩下一包咖啡，听说还是三合一的，即冲即喝、香浓兼美味，惹得全球各地的男女老少黑白黄褐咖啡迷猛吞口水，使尽浑身解数兼法宝，誓要夺得那一包咖啡。

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曲折情节发展下，那包咖啡终于落在统治西半球的独裁者 T 将军的手里。T 将军的生活习惯一青二白如清教徒，莫说不沾烟酒，连咖啡红茶都不屑一尝。他生平最大的乐趣便是斗争与整人，特别是他的死对头——东半球的统治者 J 将军。他本想以手上的咖啡狠狠地敲 J 将军的竹杆，没料到 J 将军虽是超级咖啡迷，却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超级狂人，他受不了 T 将军的戏弄，竟然挥军攻打西半球。这一场仗打了足足四个月又七天，史称“咖啡战争”。结果 J 将军大获全胜，T 将军退守天王星。J 将军不但抢到那一包三合一，顺便也接管了西半球，成为地球史上首位统一全球的领袖。

战争虽然结束，故事却还有数百字。J 将军冲冠一怒为咖啡，居然无缘享用，那一包咖啡竟不可思议地在守卫森严的将军府里插上翅膀飞走了。J 将军大怒，立即把府里的所有警卫流放到金星去当苦力，下令全力搜捕嫌疑犯，同时悬赏 20 亿元给提供情报助他找回三合一的人士。尽管那时候吃一个汉堡包就得花去 6999 元（加料另计），这笔数目的赏金还是挺吸引人的。

在网络上放出咖啡的消息——不，是咖啡的

模拟味道的是一个名为 EVAGELION 的骇客组织。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把数量词对调位置也无妨），就在他们放出消息 / 味道的 20 分钟后，J 将军的特务部队已查出他们的下落，三两下功夫（为了节省篇幅，追追逐逐穿街越巷经典场面就不提了）便把他们捉住。盘问一番后，得知那咖啡的味道是一个叫杜甫又名子美的洋人上载到网络的。特务部队马不停蹄，又费了四五下功夫（同样的，特务寻寻觅觅杜甫躲躲藏藏的镜头也全免了），总算逮住了老杜。怪的是，老杜亡命天涯那么狼狈，身边居然还带了一头猫，一头身上有异味的猫。那般异味，你够 IQ 的话应该已猜到了，不错，千真万确正是咖啡味。

原来那杜子美闲来无事，最近收养了一头野猫，不久他发现猫身上散发一股陌生的气味（子美生得晚，这辈子都没尝过一口咖啡、闻过真正的咖啡味，当然分辨不出咖啡的味道），他一时好奇，便用了互联网上的气味辨认系统来鉴定那是什么味道。当时他并没有觉察，EVAGELION 早已在网上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了……

真相大白后（详细的过程和枝节，就交给聪明且想象力丰富过人的读者自行去补足和创造了），J 将军也同时找到了喝掉他那一杯上天入地独一无二的三合一啄木鸟牌咖啡的真凶——正是这一头偷偷潜入将军府觅食，无意中却发现桌上有一杯香喷喷的咖啡的野猫。

（什么，你觉得这篇小说太无厘头兼后现代地不知所云？猫怎么会喝咖啡呢？就算它喝过咖啡，身体也没可能发出什么咖啡味，否则人吃过香蕉不就身上有蕉味，尝过猪肉不就身上有猪味……老兄 / 弟 / 姐 / 妹，你别那么天真可爱好不好，在这片土地上，又有几件事情是可以依循逻辑、合情合理地发展和解释的呢？）

在故事结束前，有必要说明一下题目的由来，免得又让读者批评我写些无厘头的东西。原来某小地方有个姓羊的搞笑歌手，有感于世人对咖啡如此这般的如痴若狂，就写了一首很好听（虽然有一点点肉麻）的歌曲来歌颂咖啡，前面几句我记得是这样的：“咖啡咖啡，最美味；咖啡咖啡，真香浓。钓鱼开夜车时喝一杯，疲劳全消，精神百倍……咖啡咖啡我爱你！”



怀旧三草

◎ 苏清强

一、忧草——大树之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刚接触文艺，像蚂蚁粘到糖果，着了谜。在开始饥不择食地阅读各类文艺作品时，忧草的散文就曾经作了我的床头书。他的《风雨中的太平》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本地作品之一。书由香港艺美图书公司出版。

刚升上初中预备班的我，对华文有浓厚的兴趣，爱看书，至于该看什么书，实在也没有专人指引。印象中，冰心的“繁星”、“春水”短诗，朱自清的散文“匆匆”、“荷塘月色”等，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的，觉得个人的生活观察和感受可以透过文字描写和抒发出来，太美好了！逐渐爱上了文字，啊不，是文学。开始懂得上书店找书，却无意中看到了《风雨中的太平》这本封面设计朴素的散文集，每篇文字不长，随意读读，似懂非全懂，感觉却很好，就买了下来。较后，很长的时间，我都在阅读着这本书，也学习着忧草怎样描写事物，怎样讴歌生活。忧草写的是乡土和生活，而我正是不折不扣的农家孩子，所以，我可以领略和感受到忧草的那颗心。当然，当年我只是吗里由地喜欢着他的文章，也没来由得模范着他的写作。我哪里懂得他文字里和我的生活其实是有一条相同的血脉在暗通着。他的文字有诗的轻快和节拍，读诵起来很有力道，很能吸引我年轻的心。

我买的《风雨中的太平》是1962年4月第二版印刷的书，可知忧草这本处女作卖得很好。他也写了“再版后记”，说“自己还没有定型的风格”。忧草快马加鞭，在同年的就出版了地二本散文集《乡土·爱情·歌》。他在“后记”中提到：“从《风雨中的太平》出版后，在这段十多个月的时间里，我除了有一本诗集出版外，这本《乡土·爱情·歌》就是全部的成绩了。”可知当时他写得有多勤快！阅读《乡土·爱情·歌》，发觉忧草的感情更丰富了，文句更铿锵有致，如歌似吟，有对乡土的眷恋，对青春的赞颂，对生活的感叹……很多时候，他的一篇散文就像一首

诗似的，读后余音袅袅，犹如热天喝了余甘无穷的好茶。除了散文，他也写诗，而在我的感觉里，他本质上更像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诗人。

想想，能够在推开文学的门槛后，误打误闯地碰上了忧草，是我的幸运！那时候，北马、南马和中马都有一批年轻人因为爱好文学而组织了起来，并出版《海天》、《新潮》和《荒原》等文学刊物。忧草的诗和散文，也出现在这些刊物上，尤其是北马的《海天》。他也在当年畅销北马的星报日报的文艺副刊《星艺》发表文章。《星艺》的水准很高，忧草的作品是我追看的对象。与此同时，忧草也投稿纯文艺杂志《蕉风》，是备受编者青睐的青年作家。忧草热情，有朝气，每篇作品都力求创新、突破。他接触了台湾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消化得很快，逐渐影响到自己的创作手法，写了不少技巧和风格新颖的散文，发表在《蕉风》上，引起文友们的关注。后来他把这些作品收集成书，就是海天文丛之一的《大树魂》。印象中，大马最早写现代散文的，就是他。

我虽心仪忧草，跟他见面交谈的机缘却仅有两回。最早一次是六十年代我在双溪大年郑永发纸店跟宋子衡聊天时，他刚好骑着摩托车到访。最后一次是去年在大山脚和文友午餐后他出现了，消瘦的身躯，给我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两次都没深谈。第一次见面后他逐渐离开纯文学的写作，转向杂文与时评政论。去年的碰面不想竟是生命的永诀。忧草在六十年代就以倔强、不卑不亢的大树魂为期许，向坎坷的命运挑战，而今斯人已去，他的理想还会有人延续下去的！我深信。

(10.10.2011 于双溪大年)

二、悼王葛

王葛的散文集《路上》年轻时曾读过，写来跟一般的散文不太一样，文句轻快，笔尖总是流露着感情，有诗的韵味。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散文诗”这个文类，而王葛的散文，却处处有诗的



脉络。

照理说，自己那个时候也喜欢诗，也写诗，应该捧着王葛的散文集时时吟诵思维才是，但，事实上又不是这样。那时读书，真有点贪，也就是说，不会专迷于一家之言，总是这家看了想别家的，渐渐的，也没有把王葛的《路上》放在心上了。

后来，偶尔在报纸副刊上也有读过王葛的文章，但并不多。直觉是他写得好，至于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就没有进一步去研究了。（在年轻那段忙于工作的时光里，对很多好文章只能浅尝则止，甚至没有发现而走宝！在一个不能靠文学写作糊口的社会里，一心两用或多用，实属无可奈何。）王葛也似乎没有出来参加什么文学活动，在北马一个小镇瑞安身，仿佛一个现代隐者，目睹耳闻外间的器闹，却不必要因直接参与而激动。

认识了人在金马仑的邓长权，谈起写作的事，知道他心中有一位深深敬仰的人物，影响他的写作至深，这个人物就是王葛。邓长权称王葛校长，表明了他们的师生关系，也表达了他尊师的至诚。王葛当了好多年的校长，桃李满天下，退休后却洗尽铅华，在高渊深居简出。不过，如果我的推测不错，邓长权对王葛的尊敬，文学上的因素应是大大地超过了其他因素。这也不奇怪，喜欢文学的邓长权得到名师王葛的指点，文章越写越好，信心倍增。使我不解的是，有何其芳写作风采的王葛，为什么著作没多出几本呢？

今年初有幸在邓长权的穿针引线之下，和他相约到高渊谒见文坛老人王葛。我是和中风已显着康复的冰谷一齐前往的。王葛“隐身”在一个普通的住宅区内，不为一般趋炎附势之士所知，诚为这个诡异时代的高士。据知，王葛久不打开屋宅的大门久矣，就连邓长权多次回乡也以为他老人家不在家或他迁而不入。他错过了很多嘘寒问暖的机会。王葛只开一个侧门作为进出之用，不够敏锐的还可能以为那间房宅是整天关着的。一个人住嘛，简便就好。也是的。那天，葛老也是在他家侧门外的走廊处接见我们的。他独居家宅内有何诡秘，我们实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坐在躺椅上跟大家交谈。一言一板的，九十多岁的他，话还说得清晰，有条理。问起他的生活，知道他的儿女都在国外。他说平日有几个学生或邻居给他送粮送日用品之类的，简单度日，淡泊自甘。谈起文章跟文坛的事，他越是精神抖擞起来，

说话时偶尔也会激动，大部分时间则呈现一种淡静的无奈与慨叹。冰谷赞誉他的文章在新加坡得到很高的评价。冰谷的本意是鼓励他老人家复出，为文坛写多几篇佳作。不想他竟然进入屋内找出一叠他已整理好以等待机缘出版的作品来，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抄写在稿纸上。收集的文章写作年代的幅度很广，年轻时代的作品尤多。葛老说，这些作品曾有人答应为他出版，后来却不了了之，不禁感慨系之。我们粗略地翻阅，发现他的这些作品清新可喜，写作年代虽久远了些，但作为散文诗或散文，其内涵并没有跟时代脱节。冰谷遂请求将其作品带回，以挑选一些佳作推介给报刊编者发表，并考虑为他编辑出书。方案有很多种：申请出版基金，要求赞助，征求出版社等等，却不无困难。冰谷每次和我商谈此事，无不牵忧。至于选文登报，也只有《商余》版接纳了他的几篇短文，年轻的读者对他该是陌生的。

为葛老筹划出书，冰谷和我都有共识：时间紧要，不能拖。特别是不久前听说葛老在家跌倒入了医院，无常迅速，应尽快让葛老目睹他的著作的出版。于是，申请会馆出版基金就不考虑了。在找人赞助的同时，也接洽了出版社。冰谷一番努力后，就联络林艾霖谈商细节。于是，林艾霖快马加鞭，尽快打字，电邮过来给我和冰谷过目和校对。不想工作还在进行中，就传来了葛老归西的消息。想起年初谒见，他还精神矍铄，现在却不能等自己的心血结晶印刷成书后才永眠仙乡，这个遗憾，可是永远也无法补偿的。

葛老的文章，无处不展现诗人的情怀。诗人的离去，自然是洒脱的！葛老留给文坛的遗产，我们会继续处理；我们做不了的，相信还会有热血人士会做。因为文学，我们认识；我们相见也迟，但总不至于不见，还是有缘！这块文坛上，你曾经耕耘过，也曾经寂寞、无奈过。很多文坛的有心人何尝不是这样？葛老，你走过的路，我们还在走着。愿你在天之灵，安息！

（20.10.2011 双溪大年）

三、我印象中的慧适

那个下午，我应了冰谷的邀约，到美农去会见慧适。冰谷住双溪邦谷园丘，我住双溪大年大巴窰，慧适有事北上亚罗士打，美农是个居中的会面地点。

一般的晴天，太阳高高挂，微风习习，我们仨人，在美农火车站旁的公园找到了一张石凳，



在树荫的遮护下，打开话匣子，聊起年轻人的生活、感情、心事，而更多的话题则触及文艺、写作和文友近况。那是一个难忘的下午。慧适和冰谷的年龄相近，我是稚气未除的弟弟。话，都是两个兄长在读，我这个陪衬，偶尔插一句，问一句，意在证明我有听他们的谈话，也有兴趣他们的课题。

能够结识两位文坛兄长，靠的就是文艺。文艺是让我们走入一个如花似锦的世界的一座桥梁。我对文艺，了解不深，却有一股莫名的爱好。

那时候，慧适在一家出版社上班，工作很忙，常常得中南北马到处跑，作销售工作，劳累奔波；可他却精神奕奕，不觉其苦。他是青春正茂的文艺青年，有理想，有志气，也写得勤快，文章频频亮相报刊。除了慧适之外，他也用了季河沙、岸沙、林蕙、陈潮、雨牧等笔名发表文章，孜孜不倦，是当年海天社的灵魂人物之一。

慧适和冰谷两个年轻人，聊呀聊的，聊到了男女感情的问题。他们都有诗人的情怀，也写了好多情诗。奈何，两人在感情生活上似乎并不顺利，或女友离开，或追不到手。我记得慧适跟冰谷说了这样的话：“你毕竟长在园丘里，人太老实了！追女友要放开胆子，别像你写的诗那般含蓄，女孩子是难以会意的。”其实，这之前慧适也写了很多诗给一个叫XX的女孩的，却受到了家庭的干涉，那段情也保不住了。由于同病相怜的缘故吧，两位兄长特别谈得投入和密切。在唏嘘感叹之中，我记得慧适还特意鼓励我要多看书，多写作呀！

自己参与海天诗社，是一种误打误闯的意外收获。年少无知，却因胆子大把自己涂鸦的文字寄给陈慧桦而渐渐认识了慧适等兄长。开始时是写信讨教，若能得到他们简短的复函，就如获至宝。我已没有印象在哪个场合首次跟慧适见面。难忘的是慧适谈话的语气沉稳，淡静中却不欠缺热忱。我总是喜欢他的健谈，只要是有关文学或生活切身的话题，他可以耿耿而谈。有时听他讲话，我就感受到他的确有一根三寸不烂的舌头。我想，他的出版公司要他出外搞推销活动，可能就认为他是这方面最适当的人选。

六十年代初，海天社在檳城丹戎武雅举行过新春聚会。文友们陆续从各地到来。很多都是初次邂逅，格外兴奋。聚会着重于联谊性的活动，除了有几个专题讲座之外，一项主要的项目就

是自由创作——写诗。我记得当时写的就是慧适出的主题“想你”。“想你”带出了年轻人的激情和想象，大家纷纷在小楼的厅堂找一个位置，在小楼外的走廊、树荫下，望天吟哦，对海沉思……这时刻，轻涛击岸无限情，喜欢文艺的一批年轻人也在热血沸腾中文思无限。

慧适虽然出生在鲁乃，也在居林与朋友搞海天社，但他后来并不居住在鲁乃。他曾住过怡保，并在那里跟朋友搞过《海天诗页》，推动新诗写作。他应该是在那里认识了嫂夫人朱思铮吧！后来，他的事业步步高升，做到董事经理兼出版人，就一直居住在八打灵一带了。

那一年，海天社的支柱梁园在八打灵离奇受袭去世了，他的身后事，身在异地的慧适义不容辞地为他奔忙、襄理。梁园在世时，曾为文倡议成立华文作家协会，这是否对慧适产生影响呢？我并不清楚，但后来慧适跟吉隆坡一批写作人积极推动成立大马华文写作人协会，却是事实。那一段他们到处奔波，召集写作人，凝聚力量，申请创会的努力，是辛苦的。我记得我是在檳城参加他们的汇报会的，檳威吉一带的写作人，齐聚一堂。一般的出席者对于一个可以联络并团结写作人，为争取写作人的利益而奋斗的协会，虽然不无疑虑，内心里倒的满期待的。1977年华文写作人协会成立了，他们这批发动与鼓吹者也名正言顺地肩挑了重要的职位。慧适当过副总务，财政以及副会长。

慧适生性好客，是个长袖善舞型的人物。据知，很多外地的文友都曾经在他八打灵的家借宿过。我在那段离开校门、初入社会、人事不熟的日子里，下过吉隆坡办事，联络了慧适，他盛意拳拳地空出孩子的房间让我借宿，为我省却住旅店的开销。他那时工作很忙，可傍晚回来，清晨上班前，还要亲自为他屋前、屋旁、屋后园圃里种满的形形色色胡姬花浇水和喷药。他一面洒水，一面检视花花叶叶，一面也向我介绍各个种类的胡姬花，花的名称、品种、特征、性能等等，十分投入。他还特意介绍我看他新配的品种，连名字什么的也有了个底儿。他说，国人与外国人，喜欢胡姬花的越来越多。因此，他认为种植胡姬花是一门潜能很大的行业。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他已经在暗示给我知道他后来会把种植胡姬花当成一门重要的事业发展。

渐渐地，慧适也把胡姬花的研究和培植当作



写作一样，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来他不但买地种胡姬，还潜心研究培育新种，参加胡姬花展；他也在花展中频频得奖，俨然已是一名胡姬花专家。的确，他在这方面搞起了名堂，并且也当起了胡姬花协会会长。和朋友们谈起，大家都认为，他后期在研发、推动、和献身胡姬花事业上的声望，已盖过他在文坛上的声誉。

慧适热忱，文友找他，纵使再忙，只要安排得出时间，他总是带客人上馆子招待吃饭。慧适的盛情招待，使我常感内心不安，他却说：“再忙，饭总是要吃的。”这情形，到后来，我就更加感到困扰：找他，怕他破费，不找他，又怕他误会。后来，我投身教育事业，离乡在外，每天忙忙碌碌地，也过得糊里糊涂地，除了教书，还有各种课程，劳累后碰到假期，又匆匆回乡探亲，遂少去吉隆坡探友了，包挂慧适在内。

慧适跟冰谷的交情深刻。有一年，冰谷也种植起水果，搞起花草园艺。那阵子，慧适正在大事发展他的胡姬花种植，需要人手，便争取冰谷前往帮忙。本来，两位文坛老友一齐共事，工余还可谈文说艺，应是美事，然而，事实是，不久后冰谷就回乡，也没有从事胡姬花的种植。多年后冰谷娶媳妇，慧适夫妇还老远地来到双溪大年

喝冰谷的喜酒呢！

当慧适一心栽入胡姬花事业发展时，他已经渐渐地退出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的领导层，文学创作似乎也少了。这时，他的视野扩大了，也频频参与国际性的文学活动，出国开会，从一个写作人变成一个推动文学的活跃分子。他先后在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亚洲文艺基金会、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等都当任要职。

其实，除了写作和培植胡姬花之外，出版一直是慧适的主要事业。他任职的是一家知名的教科书与学校参考书出版社。然而，他让我记得和怀念的，倒是他的诗和散文，尤其是年轻时刻所写的，那么真纯，那么清新可爱。2002年慧适的长子俊聰车祸去世之后，他变得沉郁寂寥得多了。记得较后一次跟他见面，是在澳门参加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的时刻。他消瘦得多了，行动也似乎比从前缓慢得多了。我并没有想到他有病在身。2009年尾，竟传来他病逝寓所的消息。据说，他在最后病中的时刻，虽然：力不从心，却曾努力口述了几篇文章。生命是珍贵的，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还在尽力争取。这是慧适一生奋斗的精神所在。

(7.11.2011 完稿于双溪大年。)



(下接 62 页)轻弹了我的额头一下，父亲带点教训口吻说：“以后别笨手笨脚了，再让蟋蟀溜掉，别指望我替你捉回来。”

我当然猛点头，火柴盒子牢牢拿在手里，人也随即跳上父亲的法式机车 May Sachs，催促快点上路。

车子徐徐开动，父子二人很快就把熙来攘往的露天宠物市场抛在背后，留下暴躁的正午太阳，继续守护这条街道的一树一木，当然还有关在笼

子里的许许多多可怜小动物。

回家的颠簸路上，风有一阵没一阵的向我吹来。

把我身上的暑气吹散了不少，可是却吹不散我脑中反复回放的画面，那是父亲横过马路捕捉蟋蟀的背影。

当时，心底有太多说不出的感觉，五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学会了默默沉思。

背 影

◎ 郭乃雄

我实在受不住那唧唧声响的诱惑。

小心翼翼的，我把火柴盒子拉开一条小缝，看到里面冒出两条触须，唧唧鸣响更盛，心花怒放的我，又把盒子的缝隙拉开一点，再开一点，更开一点……

好了，盒子里的一黄一黑两只雄蟋蟀好像觑准了我的粗心大意，以电光火石的速度一齐跳了出来，在地上一蹦一跳的，很快就窜向马路的对岸，争取牠们的自由去了。

“不好啦，不好啦，蟋蟀跳了出来！”我扯着父亲的衣角，顿足猛喊，那时我慌张死了，害怕溜掉两只小宝贝。

当时父亲在付钱给蟋蟀小贩，听到我的呼叫，猛回过头，朝我所指的方向，穷眼力去搜索，很快他就发现蟋蟀的逃跑方向，但不忘把我的手拉得紧紧，制止我追赶。

“看到啦，就在那边，我来把两个鬼东西捉回来，你不要动，千万别跑过马路，要听话。”

“快、快、快！蟋蟀要跑掉了……”我急得开始想哭。

父亲横过马路，路面大小车辆川流不息，沙尘滚滚，正午太阳把柏油路晒得有点发焦，且冒着热气，让所有事物看来都在浮动。

只见瘦削的白衣背影，徐徐往前移，差点掩盖在车水马龙的往来影子，车辆趁机发出隆隆咆哮声，仿佛是冲着我们两父子，我禁不住搔搔头，很是焦躁不安。

聪明的父亲，没急忙俯身去捕捉，只是冷静地紧盯蟋蟀的逃亡方向，用他不大敏捷的身手，绕过逐辆迎面而来的车子，斜斜走过马路。

暗暗吐了口气，我的注意焦点忽然都落在父亲的背影，不再是两只心爱的蟋蟀，同时也好生后悔自己的鲁莽。

这时候，两只刁钻的蟋蟀已登陆路中心的分隔岛，耀武扬威地一踪一跳，为逃出了人类魔掌

而在自鸣得意。

父亲站上分隔岛，先伫足观察几秒钟，仿佛在计算蟋蟀会往哪儿跳，然后他快步上前，蹲下去捕捉。

可是他遇上了蟋蟀界的两名“草上飞”，轻功了得，他试了好几次都不能得手，开始有些狼狽了。

隔着车辆往来如织的马路，我看见那白色的背影一下子往左扑，一下子往右追，好像不是鬼马小蟋蟀的对手，不消一会儿，父亲的衫背湿透了一大片。

忽然之间，我转而痛恨那两只顽皮的蟋蟀。

为了不想使我失望，父亲努力和蟋蟀周旋，虽然失手了几次，但“经验”多了，终于能看准机会，手到擒来，把在逃蟋蟀一一“逮捕归案”，关在火柴盒内。

所有过程，我都看得清楚，父亲的背影一蹲一站，在我眼中忽然如此轻盈，他真的是个武林高手。

父亲转过身子，脸露笑容，朝着我举起手中战利品，我好像看到一个伟大探险家在举起他寻获的宝藏！而我隔着马路，喜不自胜的在原地猛跳，牙缝挤出愉悦的啧啧响声。

父亲再次横过马路向我走来，情况跟刚才不一样了，每辆车都低姿态地、主动地、安静地绕到他身后，一闪而过。

从父亲手中接过火柴盒，我完全感受得到盒子里的顽皮小鬼很不服气，动得满厉害的，不过鸣响声调就少掉刚才的那份桀骜不驯，忽然我生起征服者的满足感。

当然，这份兴奋是父亲所赐，他才是我的威武大将军！

父亲俯下身子，问我要不要打开火柴盒，看看蟋蟀是否关在里面。这次学乖了，我连忙摇头，嚷着要赶回家。（上转 61 页）

藏经阁

◎ 潘 宙

多年之后，少年长大成人，说起那狭小不容回旋的小楼，会不无戏谑地称之为藏经阁，并且讲述阁上种种如一则传奇。的确，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局，藏经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这得从少年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那时一场大战刚刚结束，一场在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战争，缠斗多年，伤亡无算，最后还是分出了胜负。战争结束，不免带来改变，少年所处的属于战败的一方，所必须承受的改变因此更多、更巨大、也更难适应。像败军随街仓皇丢弃军服，少年周围的成年人也都急不及待地和战败者划清界线，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因为成年人大多都已听说过战胜者对这一点十分重视，以致近乎病态地发动一场接一场无休止的运动，务求根除战败者、旧社会的痕迹。那是一段躁郁不安的日子，战火才熄，另一场火又已在民间暗暗地、自发地蔓延，每个人都把自己家里有可能被扣上反动、颓废、腐化等罪名的书籍烧个精光，——基本上那就等于把家中所有印有文字的纸张悉数焚毁，包括少年平日最常翻阅的一套图解科学文库。少年还没有读到焚书坑儒的历史之前，先学到一个生字：燹。火上烧着两条猪，没查过字典，不知道读音、字义，但猜测断不会是烤乳猪，因为它总是连着另一个字：兵燹。再连同上下文来看，兵燹，就是战火的意思。烧书的火，未尝不是战火的延续。毁于兵燹的，除了生命、家园，还有书籍，以及随同书籍一并被摧毁的文化，随同文化一并被摧毁的，则是少年这一辈的人和故国的联系，地理上虽是近邻、实际上每一方面都遥不可及的故国。

然而书是烧不尽的。焚书坑儒之后有黄石公，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在黄石公还没有出现的日子，素喜看书的少年所能接触到的，是家里残存的几本古文、唐诗，为数不多，仅足以让他认识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文化盛世。除此之外，就是租书摊上偷偷摸摸租来的乱七八糟的武侠了。如是者两三年，直到登上狭小不容回

旋的藏经阁，少年的阅读才从古典过渡到现代，开拓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化盛世。

藏经阁主人姓陈，其名不详，其貌不扬。少年在进入藏经阁之前、离开藏经阁之后都未有再见过他，仿佛他的出现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少年进入藏经阁，少年相信他只是负责管理藏书的人，真正的黄石公则从未露面，少年只好假设他常常云游四方，暂游万里，少别千年，所以需要有人为他照顾藏书。云游之前，黄石公不忘叮嘱管理人：“某年某日，当有少年某来此，有缘人也；可以此阁藏书示之。”言讫飘然而去。

藏经阁不大，书籍只有一小部分放在一个尚算正式的书柜上，但书柜的空间有限，余下的书只好全部装进一个大纸箱，纸箱有少年齐胸高，体积好像也不怎么大，不知怎的就能容纳一整个世界，于是那个躁郁不安的暑假，少年从纸箱中采矿似的挖掘出一迭又一迭小说、丛书、文学杂志，足以勾画出六十年代台湾文坛一个模糊的轮廓。可当时的少年哪里知道这许多，他只挑他喜欢的书看，主要是小说，箱里面有一本夏菁的《少年游》被他丢开一边，他的现代诗启蒙因此被延迟好几年，才由余光中的《掌上雨》来完成。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即使藏经阁主人真是购下这一大批书籍的人，他自己显然很少翻阅——这也不奇怪，买书不读的人多的是，箱里面十几年来书因此得以保存良好，只略带霉味及偶沾蟑螂蛋，但和书的内容比起来，这阅读过程中的小小不快就算不了甚么了。

素喜看书的少年忽然一下子有了看不完的书，而且都是好书：王令娴的《抓不住的云》清新有异于他已读腻了的言情小说，纪刚的《滚滚辽河》也非一般俗滥的特务故事可比，孟瑶的《这一代》所刻画的更像是少年这一代的惊惧与惶惑。往箱里再挖深一点是《皇冠》，整个六十年代的可能一期不缺，英美床边小说、留学（下转64页）

启 事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计划出版乙套“新华文学大系”，其中包括：戏剧集、散文集、小说集、诗歌集，以及剧运、理论、出版资料等，预计全套大系将分为14大册。并将于今年11月初首先出版其中的《戏剧集》（上册）。该集中所收辑的剧本已经选定，现进入校对阶段，待完成后即可开印、刊行。

《戏剧集》（上）所收辑的剧本中，有两位已故著名剧作者：王里先生与曹兮先生，我们至今仍无法联络到他们的家属，以便取得刊用其先人剧作的授权同意书。特此刊出启事，以期两位剧作家之家属或后人得知此信息后，尽快联系我们：

电邮：chingteeow@yahoo.com.sg，或致电：6343-0461/9012-2319，
或致函 BLOCK22, #11-206, Ghim Moh Link, Singapore 271022. 联络

（上接63页）生文学，…少年每次借出几本，不一定顺着期数，所以连载的小说只好打乱了来读，《狂风沙》、《荒乡异闻》、《猫》都是这样，竟也读出另一种趣味。此外还有一批文星丛刊、水牛文库，单色的封面略嫌严肃呆版，少年从中认识到蔡文甫、桑品载、繁露和他们的短篇小说，另有发行不广、却也混杂其间的台湾军中刊物《新文艺》和香港的《海光文艺》，却未有《纯文学》或《现代文学》，似乎是黄石公有意的安排，不让少年太早接触到他当时的程度未能完全理解的作品。反正那些经典，日后他总有机会认识的。

少年于是每隔几个星期就穿过一条马路和一段窄巷到藏经阁借书，大半年下来，读遍阁上群籍，而在这段时间，藏经阁外面的世界经历过战胜者所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病态的运动，一波不可抑止的流亡潮已然形成，怒潮滔滔，卷向风高浪阔的南中国海，少年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都无可避免的被卷进去。少年有时凭栏而立，藏

经阁外，有战胜者凌厉的口号，打倒这个斗垮那个，有喧嚷仓皇无所适从的人群，有邻家母亲的哭号，为她死在海上的女儿……。而藏经阁内，沉寂无声的书页中，是朱西宁、司马中原的北方乡野，于梨华、云菁的美国，冯冯的加拿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土地上，一样渺小的个人、一样的挣扎。拂去书角上的蟑螂蛋，少年好像有点明白了。

农历新年过后，少年没有再去藏经阁。书都看完了。只可惜那是别人的书，不能据为己有。何况那样的乱世，要保存这一大批书，非但不容易，甚至是危险的，少年永远不知道那些书的下落，多半只能趁没有发霉之前当废纸卖掉吧。他只知道此后二三十年，这一批书之中，有的会成为经典，重新印行，其余的都陆续绝版，再也找不到了。

再也找不到了……。但重要的是，它们都曾被认真地读过，在一个最不利于阅读的环境。

芋头香里的良辰美景

◎ 王婉娜

喜欢芋头，不仅它独特的香味，而是因为它的颜色。那种混杂灰，浅紫，淡银的组合，使人领悟到人生不单单只有黑白分明，人也不止好人与坏人那么简单。

人类本来就是如芋头颜色般纠缠不清的动物，今日的对很容易就变成明天的错，到底什么是对与错，永远没有答案。

我们这群生长在非中国土地，但又爱用中文书写的人，比传统的中国人添加了一层层不同文化的熏陶。芋头的颜色难辨，我们的思想逻辑也因为各种文化而变得有点混乱。那一丝丝的芋头紫纹仿佛景泰蓝的铜丝，潜伏的中原文化总在不经意间漂浮出来。喉咙不舒服，第一个念头是喝一杯王老吉，头疼免不了涂点万金油，看到一块石头又会怀疑里面会不会蕴藏一片千年老玉。

如果不想看着芋头思考什么芋头理论，可以像我一样，把芋头剥碎，加点粘米粉，腊肠，虾米，冬菇，青葱混合起来，放到微波炉煮即可变成美味的芋头糕。这种速成的做法仍然香味十足。年代久远，有母亲身影的厨房，做芋头糕步骤可就繁复多了。第一步是先要把蒸笼准备好，竹子造的大蒸笼本身就是唐人文化的一部分。大菜刀剥芋头声声如阿婆庙的师父念经，规律的木鱼音把在外面踢毽子，跳绳的一群女小孩都引到厨房窥看。等到炒腊肠虾米的时候，微风带着腊味香吹来，在街上放风筝的男孩子也忍不住诱惑跑回家了。一个断了线的风筝静悄悄挂在酸子树上，纸圈飘飘的尾巴隐藏我们练写【上大人孔乙己】的毛笔字。

南国天气炎热，雕花的木门窗都是打开的，腊味的独特中国气味从屋子飞扬出来，混合摆在父亲书桌上蓝纹盘玉兰朵朵的花香味，那种给亲情宠爱温暖的感觉是我日后酸苦辣涩人生之旅的最好解药。

芋头糕蒸好不是马上就进嘴巴，通常等糕凉了，切成两公分的厚片，油热后，把葱花与碎萝卜干爆香，放糕进锅，煎好糕淋上打散的鸭蛋，才算大功告成。标准的家乡芋头糕摆在一个椭圆

形浅绿色的盘子里，影出淡紫糕加上黄蛋绿葱，分明是黄鹂鸣翠柳的美丽。老一辈沾的是白碗盛的黑醋，我们这群所谓番邦小孩喜欢鱼露加柠檬加糖加蒜末的汁，连小小的一碗酱料也免不了这种无形的代沟，其它的事情更是不用说了。从小，我们都给教导得温顺有礼，谦虚让人，可惜这些华人优良传统在现实人踩人的世界反而变成一种与人竞争的阻力。敦厚的黑醋那能比得上味道花巧的鱼露。可是，穿着小高领唐装的母亲与那碗鱼露仿佛天隔地那么遥远，她戴的那枚有汉历史味道的雕花红宝石戒指与那一双象牙筷子注定了芋头糕无可避免往白碗一沾的命运。至于我们，在练习书法和珠算的同时就已经体会到自己的文化若那块厚实的芋头糕，要挑那一条调味路还是可以靠自己选择的。

窗外的梧桐树叶快掉尽，调皮的灰鸽子在修剪整齐的枝桠上飞来飞去。满地落叶的巴黎给人好苍凉的感觉，还好屋子里面人多，加上各种菜香的味道，气氛温馨热烘烘的。小弟在煮一锅他的招牌菜：佛跳墙。把用蒜头爆香切块的芋头加到猪脚去炖煮。一大早，天还灰暗暗的，我就和他去圣母院附近的亚洲市场采购，原来打算煮栗子焖猪脚，看到圆滚滚的芋头，我们马上改变主意了。今天是母亲的生日，最早是计划做一道细腻菜：鸽吞窝，做法是把肚子塞满燕窝的鸽子放到椰子内，再把椰子拿去蒸煮。打听到燕窝的价钱，真吓了一跳，法国的燕窝居然比金还贵，就算鸽子不用花钱买，这道菜还是吃不起，当然这只是开玩笑的啦，满天飞的野鸽子肉是苦不堪入口的。佛跳墙煮好要加上一叶叶，俗名是金不换的九层塔。芋头一添上这种香菜，就仿佛幸福的新娘穿上王薇薇设计的婚纱，把人的味觉带进了童话世界。这道菜还有一个秘密的调味小精灵，就是靠那一小块腐乳来升华肉的味道，有了它，整锅猪脚才算完美。餐桌上摆的芬芳长枝红玫瑰，红酒瓶影着沙锅烟袅袅的中国风猪脚焖芋头，从街角落小面包店买回来还带着余温的脆面包，穿着玄色丝绒外套上有一个喜气洋洋红(下转66页)

花甲情趣

◎ 燕子

天涯分飞三十几年后，学生时代结义金兰的姐妹们分别从加拿大美国齐集于巴黎，第二天一起从巴黎坐有情快车到德国，终于能在Dusseldorf城的火车站见面。白发隐现中，欢欣相拥，都已年过花甲，却没有叹息而是笑语珍惜那相见欢。

除了都做了人家的婆婆外，除了年轮在每人的脸上刻上那迷人的成熟皱纹外，与及那曾生死留痕的心怀，竟然都那么坦然开放的谈笑自如，一无掩饰。说起姓氏，老二老五老六分别是那烧鸦片的林则徐，列入仙班的吕洞宾，下西洋的郑和的后裔，而我与老四早已是五百年前同一家，我们这个大姓呀，该找个什么显赫的大人物做我们的祖先呢，再想想！

我还记得当年的老四穿着白衣蓝裙的校服，瘦瘦的身材，蓝裙飘飘，鼻尖老冒着绿豆般大的汗珠，说话时慢吞吞的总带着笑，老老实实的，除了是同窗，还是街头街尾的街坊呢！她现在除了丰满了点，也没多大改变，她的儿子也已四十岁啦。老大姊当时还不是一样，蓝裙呀总是长过膝头，随着裙子一扭一摆的，像跳草裙舞呢！老四对我还有记忆，还没痴呆，哈哈！老六呢当年是清秀秀，纯情得很，个子娇小，长发梳成鸡尾，予人特别整齐的感觉，给我的印象是要受保护是经不起风浪的公主。但今天，她是最扎实的一个呢，她说，从早晨六点走到深夜十二点也不会累的，她生肖属兔，如在她鼻翼两旁各黏上三根须，准会活像兔子。老二住巴黎，很情深义重呢，能够与其他姐妹及朋友们天涯海角的联络上，她

居功第一。她的眼睛与鼻子有点像英女皇，曾是我写生的对象，也算是个美人胚子，就是因为鼻尖也会冒豆大的汗粒，所以就没有英女皇那么权威了，但只要她振臂一呼，姐妹们都得听她的。我刚到德国时，就是通过越家人的家书才能与她联络上的，也因在邻国，算是来往最密切的一个。还有老五，是个顺得人，随和，但有主见，个性独立，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典型现代女性，大概十二年前吧，老二的大儿子结婚时与她首次在巴黎相聚。还记得她在学校球场打篮球时的英姿，更记得她给我吃过一次波饼，吃得我眼冒金星眼镜片也几乎碎了。她的身型，轮廓一点都没走样，像一棵树，以前是春天，现在是秋天而已。

想不到相隔三十多年后，我才发觉那四位可爱的妹妹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对Swarovski水晶情有独钟，她们全神贯注欣赏水晶时的眼神比水晶更亮，什么德国双人牌钢刀钢剪出名地的Solingen及古堡Schloss-Burg，都比不上那一粒粒水晶好。我在德国逛了三十年才逛完的几家水晶店，她们竟在一天之内已光顾了三家，回巴黎后还说幸好在德国买了，因这几款新式样的水晶还没在巴黎上市。

这次相聚，虽然勉强算是三天，但一种不能被时光磨灭的情谊，却令我兴奋与怀念不已。我说三十年后再见吧，都笑得那么开心呵！是呀，人生能有两个三十年已是福气，何况是三个？但只要能事事以笑声开怀，又能淡然于得失，说不定会有第四个三十年的奇迹呢？

（上接65页）樱桃别针的母亲，围坐着一脸庆高彩烈的兄弟姐妹，一切唯美如一张圣诞卡片。只是，卡片很快就破了一个洞，才二十出头的小弟，年底雪飘飘时节就意外去世了。

后院桃花一树灿烂，加州的阳光从百叶窗细

细的照到厨房里。小孩有个聚餐派对，我在给他煮芋头西米露甜汤。走过一国又一国的心境如芋头模模糊糊的颜色，我沉醉在交织花香和芋头香无数味道的回忆，好思念在有神有仙世界的母亲，她的红宝石戒指始终是多少消逝良辰美景最艳丽的色彩。

走进河内 36 街坊 寻找华人生活踪迹

◎ 杨迪生

每次到河内出差，在工作之余我总爱到著名的三十六街坊去走走。我喜欢三十六街坊那酷像胡志明市堤岸的建筑和环境，华人古迹遍布整个古区，仿佛给河内的华人故事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百年建筑素描

今日的河内三十六街坊虽然不再是唐人街，但华人文化还是有迹可循的，在行桃、行蒲、行昂、行帆、谢现……的街道上，许多华人的百年老房子完整的保留下来，它不像目前堤岸尚保留的古屋那样分散，而那里一间挨着一间，而且许多古屋前面还保存着用水泥雕成的中文商号，这种华人商业文化古迹保存得最为完善的可以说是行桃，在这古街上，我们看到了“安利号”、“德旺”等。不过在今日三十六街坊上却难以听到当地华人的声音，可是这里仍然是河内的商业旺区，家家户户都自己或租给别人开店，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而最具特色的是，古区内有多条街的房子都是“屋中屋”（就是房子侧边有一条小巷子进去是一间房子），还有房子的建设具有广东与法式的“骑楼”，不少房子后面还有“屎坑巷”（这也是中国广东古时候规划住区的特色，后巷供运送人们每天排泄的粪便之用）。

据阮朝国史冠编撰的《大南一统志》记述，在河内的 21 条街道中，就有 3 条街道有华侨华人的踪影，具体是原属寿昌县的河口坊，本地人与大清国人杂居于此，贩卖书籍，冥镪和药材等百货；粤东街（即今日的行昂街）则属明乡籍人士的住处，用作囤积货物的仓库之地；福建街（今为懒翁街）乃销售铜器之地。其实，华侨华人很早便居住于此地，但 19 世纪起，行帆街便名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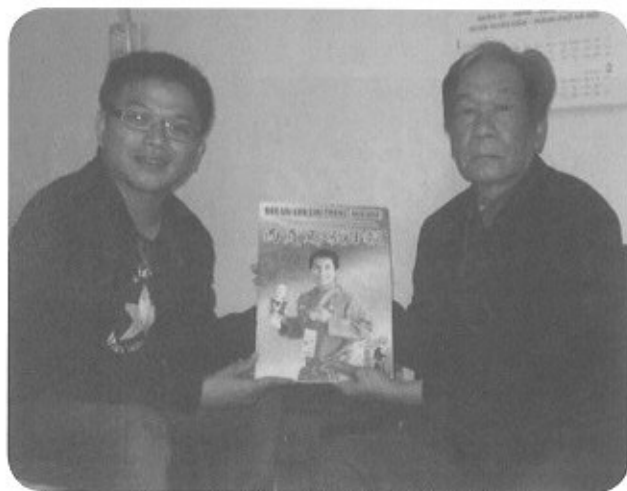
其实成为当地的唐人街。据河内史书记载，此街原属河口坊，是黎朝时期三十六街坊之一。居民的住处靠近珥河沿岸一带，因而以从事水上运输业为主。行帆街的居民经常收购由山南下地区的船帮运来的蒲草，并将之编织成草袋、箩筐和席帆等物，故此称之为行帆街。三十六街坊的许多街名都是因为街内居民经营的行业而得名，时至今日尽管那些老行业已经销声匿迹，但当地还是保留这些行业街名。

古时候在河内生活的华人多为广东和福建籍人士，因而在三十六街坊里有两条街以“粤东”（即行昂街）和“福建”（懒翁街）命名，前者多为广东籍人士聚居，后者顾名思义是福建人居多了。由于粤籍与闽籍人口众多，所以华人先贤在行帆街 22 号建有粤东会馆和在懒翁街 40 号建有福建会馆，会馆内建有庙宇，是华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地方。孙中山先生生前从事革命时也曾来过河内进行活动，并住在粤东会馆内。如今该会馆被征作幼儿园之用，除了外观尚保留原来样貌外，内里早已面目全非了，不过刻着孙中山先生曾到过会馆的碑记还完整无缺。还有福建会馆成为某单位的办事处。这两座华人会馆目前都不接受游客进内参观。

喜遇华人同胞

在三十六街坊徘徊了大半天，我意外地在粤东会馆后面的阮笑街遇上一位年届古稀的华人老大伯——李明。李老为人热情，和蔼可亲。虽然初次认识，但他却毫无戒备地把我请到他家去做客。

李老的家就是在粤东会馆的范围内，他原是



图片：作者（左）向原河内华侨联合会秘书长李明赠送本报《壬辰年春刊》

河内华侨联合会秘书长。当年为了方便与华人联络及提供服务，位于粤东会馆内的河内华侨联合会常务处分工他在办公室里值班，并在会馆内居住。后期粤东会馆由教育部门接管作幼儿园之用，李老一家获安置在会馆楼上一个房间生活，后来换到楼下去。

李老是在越南北方土生土长的华人，在河内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而后期又当上河内华侨联合会的秘书长，所以对当地华人的情况十分熟悉。李老介绍说，1979年之后，河内的许多华人都迁居他乡，如今所剩无几，而且华人住的也不集中，形成在全国统一之后出生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不会讲华语，加上没有华人社团、组织，所以大家平时也甚少来往，年轻一代的华人完全被同化，与本地居民融为一体。李老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他的民族观念也十分的强，几个女儿在他的督促下都会一点中文，有的还专门攻读中文系。李老还向记者介绍其父亲是从中国广东中山到北越来谋生，在这里成家立室后决定留下来安居乐业。说到此，李老站起来走到抽屉里拿出一张早已发黄的黑白照片递给记者看，并介绍相片中的人物都是唐山的亲戚，是他父亲留下来的珍贵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李老还告诉记者，当年很多从南方集结到北方去读书的华人子弟与他交情甚笃，他请记者代转达他对目前在胡志明市生活的原华文《西贡解放日报》副主编陆进义先生、原陈佩姬中学校长麦国伦、启秀华文中心校政主任王沛川等亲朋好友的

问候，还有他的好友——原华文《西贡解放日报》负责人、已故陈文就先生遗孀——六嫂。

李老现在的生活也过得很稳定，几个女儿都有了自己的安乐窝，夫妻二人靠着出租的铺面来维持生活。然而，李老感到遗憾的是河内的华人古迹未得到重视，具体是富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粤东会馆作幼儿园之用十分可惜，而且使用者也没有好好的保管，会馆内面目全非，多年前还发生火灾，把天后庙部分文物付诸一炬，更加令老人家心痛的是幼儿园领导把孙中山先生当年在粤东会馆里办事的议事厅拆掉。

告别了李老，记者沿着一条条古街前进，当来到还把华人的两排老房子“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的谢现街（前为谢贤街）时，我看到一位老太太在路边卖咸脆花生，当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她那个写上“家传花生”四个中文字的铁箱。那一霎那我想她会不会是华人。走过去跟她买了4包咸脆花生，然后与她攀谈，果然不出我所料，她是粤籍华人，名叫刘玉珍，现年67岁，是土生土长的河内华人。她本来与丈夫住在谢现街的一间房子，但因年老体弱，无儿无女，生活困难，故把房子卖掉，另在别处购买小房子，夫妻二人每天仍在这里卖花生维生。刘姥姥告诉我她的许多亲人早已经移居其他地方，她现在举目无亲，晚年孤苦伶仃，幸好三十六街坊是个古街区，游客如鲫，她的生意也算不错，每天平均能卖到10公斤花生，生活勉强可以支持。

聊了一会儿，我才向她介绍自己是来自胡志明市堤岸的第三代华人，她对我能操一口流利的粤语表示惊讶，因为她以为全国各地的华人年轻人都像河内的华人年轻人那样被同化了，完全不会自己的母语，因而她对我显得特别亲切。她还告诉我往前走有一家腊味店的老板也是华人，他会讲粤语。可是记着来到腊味店时，刚好老板不在家，心中难免有些失落感！

当我从谢现街走出来时，月光早已洒在三十六街坊上，并与还剑湖畔的霓虹灯相辉映。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路回酒店，内心一直感叹不知古街区何日重现昔日唐人街的风采，民族文化的火种何时才得以重燃……

口罩抗拒污染

◎ 江国治

胡志明市摩托车队伍之大如果说举世无双，当之无愧，而其污染程度之糟糕恐怕也是首屈一指。要是骑摩托车在街上转来转去约两小时之后走进茶楼餐厅，侍者送上雪白的纸巾，经抹拭不但立即变黑，倘若再往鼻孔窟窿里挑更会出现两个黑不溜秋的污点。

这个动作带来的效果虽然瞧着可怕，比之近期广西电视台商业广告推介滤嘴烟斗滤出来的烟渍却又小巫见大巫。通过匣子内一张白纸，点燃一根香烟插上滤嘴烟斗，把烟全抽到匣子里去，于是白纸残留的烟渍就那么令人恶心。

其实，烟民全都读到烟包明写着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却无动于衷，视死如归的精神实在可嘉。世人的毛病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讳疾忌医又或病重才找医生的人，所在多有，你叫他平白无端去做体检，有那么笨吗？这个例子单举我家对面的一条汉子就是这一号人物，年纪将近60，病倒不但没去医院，竟连私人诊所的开支也省掉，叫亲人到西药房买几片阿司匹林吃下便若无其事。

俗云：一样米吃出百样人，把健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一族全听医生的吩咐，他们定时检查体康，在医生面前唯命是从。因此，十多万年前胡志明市的摩托车流量渐增，空气污染蠢蠢欲动之时，鼻炎患者尤其女界经医生劝告，全都戴上口罩骑摩托车。

这许多年，被医生说动的患者与日俱增，其

中不乏男士，人数既多，戴口罩骑摩托车遂形成时尚，理由是不管鼻孔有否毛病，防范未然总不会错。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甚至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汉子骑车在街上跑，口罩也照戴不误。

白口罩本来由西药房出售，女士们却嫌它粗制滥造没花款，不好看，比不上自己缝制的惬意，时至今日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人做投机生意，大量生产口罩，花样百出，各适其适，在街头巷尾都有出售，而且价钱极为便宜。

戴口罩保护口腔卫生，本是好事，可是事情的发展竟不止此，部份妇女干脆把口罩变成幪面巾！架一副墨镜，尤其自从2008年年底当局颁布骑车戴安全帽法令，再一双手套外加一件披风，两脚穿一双厚袜子，如此全副武装岂非连阿妈也认不出她是谁？恐怕中东妇女见到了也要退避三舍呢！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胡志明市的气候真的太也炎热，太阳分分钟把人炙痛，把皮肤晒黑岂不糟糕？爱美是人的天性，太太小姐们骑摩托车上街要保护皮肤洁白细嫩，穿得密不透风谁能异议？这可是连法律也不干涉的。于是问题来了，罪犯趁机混水摸鱼，当局发出的通缉令虽然附有照片，能奈他何？

还好，罪犯掩饰行藏总不成整天骑摩托车的吧，回到住所，倘不把口罩卸下那便欲盖弥彰，除掉口罩还不原形毕露？因此，戴口罩骑摩托车实无大碍，此理明矣！

说“缘”

◎ 李伟贤

小时候相信事在人为，很多事情都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长大了就不怎么相信，什么事都可以由自己主宰，比如邂逅，或者分离。

小时候不相信缘份，因为缘份太飘渺，长大后开始相信，有许多事情，总是“缘份”将我们扯在一起。

在日前庆祝国际佛教大典期间，本市华人佛教会循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系列佛学讲座。其中，由释振常师傅主讲、以“缘”字为主题的佛学座谈，虽然老生常谈，但却历久弥新，给不少善信、尤其是喜欢探讨禅学的我，勾勒出一些对人生、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人或事、对生活上的点点滴滴，萌生许多不同的想法，这种思想的碰撞，有时候令我们茅塞顿开，心境变得豁达而明朗，头脑变得清晰而炯亮。正如常师所说，在我们的人生里，“缘”总是牵动着我们的一生，作为凡夫俗子，自呱呱堕地那刻开始，“缘”注定了我们会遇到什么人，其他人在我们的生命里轮替着扮演过客角色的同时，我们也一样匆匆地在别人的生命里短暂逗留；“缘”也有善缘恶缘，孽缘良缘，你今天遇到贵人，那是因为你曾与他结下了善缘，你今天遇到一见钟情的对象，那是因为你们缘定今生。对于生活上种种无数的“缘”，我们也常说“随缘”吧，“随缘”真的这么简单吗？真的可以像口头禅一样脱口而出吗？常师说，“随缘”是一种洒脱，是一种豁然开朗的心态，能做到一切随缘的人生，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是哭泣还是欢笑，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面临的种种，宠辱不惊也好，泰然处之也罢，达到这种人生境界，可谓已能将“缘”字透悟。

常师也认为，有许多时候，我们更应该时刻抱着感恩的心，因为懂得感恩，才使我们更加“惜缘”，珍惜“缘”带给我们的一切，感谢“缘”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在我看来，懂得惜缘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知道缘来的时候他能做些什么，缘去的时候，他又该做些什么，对于缘份，相信我们当中都有不少人曾经强求过，也曾经挽留过，甚至是苦苦挣扎过，但到最后呢，当知道一切已是缘尽的时候，所有事情连哭也哭不回来！

说起来，与释振常师傅认识，也是一种缘份，虽然结缘数载，但能有机会坐下来谈笑风生，或是大家都抱着虚心的态度去共同探索这种人生哲理的，这还是头一遭。说得直接点，就是“缘”这个讲座会让许多互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一起回忆，一起微笑，一起疑惑，一起觉悟，说到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经历时，我们一起绽开心领神会的笑靥，当听到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又不期而遇地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缘的力量吗？

不记得曾经在那里读过这样的文字：遇到你真的爱的人时，要努力争取和他相伴一生的机会，因为当他离去时，一切都来不及了；遇到匆匆离开你人生的人时，要感谢他走过你的人生，因为他是你精采回忆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平常心，平常心让我们懂得拥有时珍惜，失去时随缘，或嫣然一笑，或昙花一现，缘，构造了我们一生中无数个回忆的起点以及终点，缘来缘去，缘聚缘散，缘起缘灭，虽然有时候让人感到很无奈，但也许，这才是人生中最真实、也最精彩的写照。

排队文化

◎ 故人

我个人最讨厌上当地的官署（行政机构）办手续，一想到那种人挤人、争先恐后的情景，以及面对受理人一副官僚嘴脸，便心生恐惧。

今次为了十余年前发给的护照逾期多时，而年中必须远行，唯有硬着头皮，打从晨早八点，赶到胡市出入境管理处办理更新护照。回想起十多年前在当局办理护照时，人潮拥挤，逼出满身大汗，由朝守到午所受的罪难，至今心有余悸。

临去前几天，我已向朋友们打听目前办理护照的相关规定。例如照片的要求、票章的附带条件等……可以说得上做足应有的准备，以免碰壁。

抵达胡市出入境管理处，刚泊好机车，连二接三的有人到来搭讪代办护照，说什么保证快捷妥当。我向来心高气傲，凡事亲力亲为的性格，当然不会向这些兜客妥协，径自大步走向管理处的大门。尽管眼前两列长长的人龙对我预告着：今天所办的事是何等艰辛和费时！

以大无畏的精神，我跟在1号进口闸的队伍排进；只见秩序井然，一个接一个的走进去，很快便轮到我。原来这里是发卖申请表格的地方，室内摆设像学校读书的桌椅，供给人们坐下填表格。桌子上具备了笔和浆糊，更令我称心的是，桌子中央贴有一张填好的表格示范本，我依样画葫芦，很快便将申请表格填好，跟着粘上照片，完成了第一步手续。

转到2号闸排队，这条人龙比较长，等待时间也比较久一点，但终于轮到我了！原来是挂号的窗口。只见受理人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墙上的屏幕便显现自己的名字，然后坐在一旁等候。屏

幕上的名字依次地一个一个跳上去，标示某人到某号服务台，有条不紊地，很快又轮到我。受理人审阅过申请表，要求我补充在职公司的地址，再来补充先父的出生年份。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便开出一张接受票给我，预约十天后到来领取护照，请到收费窗口去缴纳例费。

甫步到收费处，又看见自己的名字显示在窗口的小屏幕上，并标明应缴的金额。一切由电脑操作，十分快捷便利。

缴费之后离开出入境管理处，看看腕表，指向早上九时卅分，即只花去约九十分钟，便完成了以前要半天才能弄妥的手续。这除了有赖先进科技——电脑所赐之外，我认为秩序更是主要决定因素。且回顾以前挤迫在一起混乱的场面，阻挠了太多的时间和透支大量精神；今日排起队来，有条不紊，再加上电脑的协助，空调的舒畅，不流一滴汗，可谓事半功倍。

记得日前从网上看到一则微博，赞扬河内某牛肉粉店让顾客排队轮位的作风。回想每年春节期间，我合家到堤岸一些颇负盛名的茶楼饮茶吃点心之艰苦。由于春节赋闲，人人都喜欢到茶楼去一家团聚，享受一盅两件的乐趣，导致人满为患，处处爆棚。后到的人在茶楼里四处乱闯，找寻空剩的座位；很多人守在一侧，等待先到的吃喝完毕，便一窝蜂拥上，企图霸位，场面十分混乱，不仅破坏气氛，而且有失风度，还影响本身人格。所以这排队的风气，国外一些先进地区蔚成已久，越南应该快马加鞭，迎头赶上。虽然为时已晚，但正如广东俗谚有句：迟到好过冇到！

向世上最伟大的母爱致敬

◎ 吴怀楚

假如有人问我：“世上有那一种爱是最伟大的？”然则，我会很快，同时，也会很清楚，很肯定的告诉他（她）们，世上最伟大的爱，那是——母爱！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唐·孟郊——《游子吟》

上面是一首传诵千古，写于唐朝的五言乐府，相信有很多人已经有读过。从简短的三十个字行间里，这首诗已经为我们道尽了一位母亲，对其儿子的一份无微不至的情和关怀的爱了。

在两天前，我在博客里，读到了一则真实关于“母子情”的文章。这篇文章读后，情感的思潮，一直就在我的脑海中不停地在翻腾，在澎湃着，而我的心绪，至今也无法使它平伏下来。

该篇文章内的主角，是一名已届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姓连名慈心，和她的小儿子田三强。母子两人原籍和居住地是湖南省湘西的凤凰县，是属于土家族人。连慈心老人家的年岁，到今年为止，已经是九十六岁高龄了。她的小儿子田三强，则是因为在参加一场南疆战役中为国捐了躯。

连慈心老人的一家环境都不是很好。她的丈夫在文中并未见有提及到，照推测，应该是孀守。据悉，她是两名儿子，大儿子名叫田农，也许就是取其：“有田务农”之意吧！至于小儿子，就是前面提及到的主角田三强了。

田三强为国捐躯之日期，是一九七九年二月暮春。是年的四月仲春某日，两名空军部队干部捎来了小儿子田三强阵亡的不幸噩耗给连慈心老人。

当老人家得知儿子阵亡，被埋葬于广西凭祥市的匠止烈士陵园的消息后，悲痛之情自然是难免的了。但由于家境贫困问题，想从湖南湘西跨山越岭，走到遥远的广西探视儿子的墓地，可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连慈心老人省吃俭用，省下了一笔盘川。到了一九八二年，老人家以六十七岁近古稀高龄，不辞艰辛地从故乡湖南来到了广西的南宁，惟因从南宁欲要再继续行程到凭祥市的话，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有一个问题

是，其所花费的繁复手续和时间也过于冗长，同时更顾及到身上的有限盘川和其他种种因由问题。老人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致使此行中途而废，只好再次折返家乡湘西。好漫长的一段岁月等待，直至到八年后的去年二零一零年四月三日，在社会众多舆论同情，在她的小儿子生前的同队、好友、地方政权人员和各方面的热诚帮助下，连慈心老人在大儿子陪同下，终于来到了广西凭祥市的匠止烈士陵园，达成了她要探望儿子的心愿。

在凭祥市匠止烈士陵园负责人和一些地方官员的引领陪伴下，连慈心老人终于寻着了儿子田三强的坟墓。老人家从她的简单行囊里，取出一枝从家乡湖南带来的黄菊花，轻轻的插在儿子的坟上，然后上了一炷香。跟着，禁不住老泪纵横，甩去了手杖，两手揽抱，伏在儿子的墓碑上。

“儿啊！三十一年了，娘可算看到你啦！”连慈心老人在嚎啕大哭，一行老泪顺着墓碑流到地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尤其是我，当我读到这里时候，我禁不住两眼潮湿，绕是我强忍着，但终究还是忍它不住，我的两颗泪珠始终还是不听话要夺眶而出，滴到键盘上。

连慈心老人很伤心的哭着哭着，她的哭声紧扣住在场每个人的心弦。最后，在大儿子和众人好言劝慰搀扶下，缓缓地站起身来。

老人家一脸忧伤、哀痛、无奈，痴痴地凝视着儿子的坟墓。良久良久，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在流过。拜祭完毕，该是离去的时候，可连慈心老人却显得万分依依不舍。她站在墓前呆望着墓碑上面儿子的照片，喃喃地说：“儿啊！娘想多陪陪你。”

探望时间结束，这回真的不能不走了，老人家在临离去时，还不时回过头来望望儿子的坟墓。

“儿啊！娘走了，娘还会再回来看你的。”

博文读完了，这就是人世间的“亲情”。唉！我不禁喟然轻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像连慈心老人以九十六岁风烛残年的高龄来说，她就犹如一根风烛，随时随地会熄灭，但愿上天真个可怜眷顾，让她能够再一次得偿她的所愿吧！

青涩的盟誓

◎ 蓝 兮

在太平洋上空向东方飞行的航机上，除了用膳和睡眠外，其它的时间，他都在翻阅那本自己钉装，精美的诗集“青涩的誓盟”。这本用廿年写出来的艰苦的诗，每章每句都可背诵，每一个字都是心血所构成。

每一页翻过去的都是往事，未曾翻过去的也是往事，往事春云般的变幻难料。才阖上眼，云烟般往事又清晰的飞耀眼前了……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他俩的相遇很平凡，平凡得像三块钱一本的，环球小说里的男女主角那样，又偶然得像两片云彩的初见的自然无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每每深灯下，他把他们共享过的晨昏，片片还原在日记册里。

岂料一封家书使他的短梦破灭，独居乡间的慈母已替他定下了一头亲事，是邻居的好女孩。在不能违背孤儿寡母相依廿年之大前提下，一切只能瞒着她而秘密进行。婚礼之后，他携带两个女人回到大都市居住，而他们俩情爱像旧日晨昏一样依然无间……

不久，她在使君有妇走漏的风声里，毅然辞职而且搬离了旧居，使他一直无法寻找得到其踪影。他却在一场战乱中不得已携眷逃离了家园。

若干年后在陌生地机缘遇到的同乡人提供了久渴的音讯。她在战后嫁了人，由于宗教不同使她饱受夫家欺负，连居所也无定，常常须带着女儿于都市与乡下之间奔走。在添了两个孩子之后，丈夫竟然变了心，她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家，迁到现在之新址……

得讯后，廿年来他悄悄地不断接济与问候，回音却简短得出奇，“收到了”或“好”等数字而已……

诗，就在此时开始重写。他已作了一个打算，肯定总有一天会回去告诉她：没有与她共聚的日子是如何难度，而昔日共度过的晨昏都一直尾随着他。诗集中每一只字都是从心底掏出来的，他将会放弃一切回居故地，让青涩的山海盟不再青

涩。

酝酿已多年的梦想即将实现，他一直心气和平好整以暇的翻着诗集，但在汉城转换航机时反而沉不住气，廿年的情感由等待至渐渐沸腾，因为改变一切之倒数时刻在还有两个小时多之后。

在酒店登记房间放置行李后，他立刻雇车照珍藏的地址前往。一家二层高楼房建于街角，楼下是小杂货店，店内一个女青年欣然出迎，奉茶后连声抱歉说母亲刚好病了正在楼上休息。

他放眼楼下三分之二深处一布幔间横着去路，忖道应是上落楼梯及厨房所在。渴望之情犹然而废，他强忍住了，不能失礼于小辈。

接连三次拜访都遭到婉拒后，一颗一直不变的心换得如此回报，真叫连续两晚的失眠叫屈，廿年的梦萦魂牵使他毅然要一探究竟，遂不顾拦阻的往里走。当他掀开布幔时，整个人霎时变呆了。一个记忆里依稀可办认的瘦削女人，清楚的歪卧在斜建的梯架下水泥地上，口角流涎，仿佛睡着了，样子教人读着难过。

一个早雷把他轰得无力支撑的扶着壁间滑下跪倒地上，两眼泪水盈眶，半晌，痛心的膝行上前，伸手替她把掀起的上衣拉下遮盖露出的肚脐，三个年青人也掌不住相拥着哭了，低声，是怕吵醒正酣睡的亲人。

意想不到奔驰万里回来目睹如斯情境，作儿女的竟忍心让慈亲睡在满是尘土地上，连一张薄被也没有盖上，帆涨的愤怒教他再难以控制情绪：

“你们竟然如此照料老人家？”

年青人耐心地婉转详尽解释：“母亲在长期的精神压力折磨下，独自携养我们三人，不久就得了失心疯，时发时愈，需长期服药，病发时就地按着灌药并不敢随意移动，廿年来有赖相助始能长期药物不断，生活无虑。您怀着满心喜悦心情回来，不想使您失望而去，故此（下转74页）

爱的甜蜜滋味

◎ 林燕华

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莎士比亚的名言“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而感到很迷惑——既然痛苦，何来甜蜜？而既甜蜜又怎会痛苦？

可不是吗？

我呱呱堕地后，就懂得爱，也许这是人类的天性。我最爱我的妈妈，更爱她的乳头。每当她把我抱起，我总是高兴得全身舞动，双手紧抱她，张开小嘴找寻着她的乳头，愉快地吮吸着乳汁。妈妈说，她三个孩子中，只有我在吮奶时常望着她笑。这是满足的笑，是爱的体现，是发从心底的微笑。而且每当我听她柔声地哼着摇篮曲时就会甜甜地睡着——这不正是“爱是一种甜蜜”而“没有痛苦”的证明吗？——我觉得很甜蜜，妈妈更觉得甜蜜。

十几岁时，我是家中最强健的“力士”；大哥进解放区了，二哥是个文弱书生，如温室中一朵娇嫩的白花、温文善良；父母体弱多病，于是我是家中的挑水“勇将”。家里人口虽少，可是用水多呢：除了家用还要浇灌菜园，洗猪棚等，每天要从家门前的河里挑上十多廿担水，邻居大婶（滇臻省故董事长刘世大先生之岳母）见了常说“唉呀！妹呀妹！别挑到满桶水，挑半桶好了。你看你挑到腰弯背驼，将来变成个矮冬瓜的！”我每次听了都感到甜蜜蜜的。因为，我知道她老人家疼爱着我呀。而我因爱妈妈，爱哥哥，我不想把重的工作推给他们做，因此，我自我感到甜

（上接 73 页）数度抗拒，一直以来代她写回信都感到难以下笔……”

次日见面时，她精神恢已复如常，久违了的笑容重绽放唇间。在长长的细谈中，他才意识到她一直坚持不愿破坏他的家庭，跟以前毅然辞职一样的决心，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能够重逢已是上天的怜悯，其它，她不再苛求了。

蜜蜜的。

一天，大婶拿着两件她女儿（大娟姐）的衣给我，要我穿给她看：她说：“上身是合了，可是下身太长了，要剪短才合身，是你挑水太重给压矮了！”她甜甜地微笑着，从笑中我看到，她爱着我呀！是的，爱是甜蜜的，一点也不痛苦！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一天上午，班主任张应威老师点名后把笔插回口袋里，可是笔立刻从衣袋脱线处跌落到地上。老师不好意思地把笔拾起，望着我们苦笑，同学们也笑，我立刻把脸转向书本，我笑不出来。中午，我带着针线提前到校，轻手轻脚地把老师的宿舍门推开，生怕把他们吵醒。见三位老师都睡得很甜，我安心地把张老师挂在铁床上的衣轻轻地拿下，把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再把口袋补好，然后又补上一些脱了线的衣袖等，再轻轻地把东西放进袋里，再把衣挂回原位，才轻手轻脚地离开宿舍。心里愉快地想象着老师高兴的样子。这是学生对老师的爱，多么甜蜜呀！何来的痛苦？

在这人生漫长的岁月里，经过很多铁一般的现实，使我经常咀嚼着莎士比亚这句名言：“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可是我的感受却是：爱，是一种甜蜜的滋味、是奉献，“爱”，会永世留芳！

然而“爱情”，才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可不是吗？

从我自身的经历就是！

烙得心版好深好痛的廿多年情，已于慢慢理解中稀释如窗外薄薄的云片。

在回程航机上一如来时，静静地翻阅那本亲自钉装精致的诗集。他不想扰乱她已习惯的平静生活，“青涩的誓盟”终于没有送给她作为纪念。

短文三则

◎ 冬 梦

1. 转飞花

昨宵，峭寒的风是否来得太早？

今晨，我的感触是否来得太迟？

漫步而行，穿过小红砖的径道，整个园地铺满了紫红的花瓣，风冷无声飞舞，一夜散尽繁花，我才明白冬天比秋天更为寂寞更为萧索。

家居附近园子种植了多株红花紫荆树，冬天来临，花叶落得特别快特别多，风来的时候，一地花瓣旋扬，场面好看而伤感，既是美丽也是残忍。

勤劳的清洁工人，并非是惜花者，扫帚的手只替他扫去生活的忧愁，已是他斯刻最大的满足，花开花落对他亦无其他的意义。对于我来说，一朵花足可带来丰富的灵感让我去写一首诗，写字的手也是执妻之手，执妻之手也是拾花之手，至于拾花之手该不该是葬花之手？

风从那方吹来呢？逆转飞花，无墙无栏，无定无向，空荡荡的园子，一张瘦骨嶙峋的长椅，一位多愁善说的我，整个上午的心事莫非要待满园的落花去愁去说？

2. 缘仍绕道

轻雨风爽中秋节的翌晨，家居楼下小径的通道上，我跟妻意外地再次见到她。

迎面而来，一如以往，她朝着我们点头微笑。

这个她——三十来岁的少妇，渔夫帽子拉得低低的，刻意遮掩一张五官巧致的素脸。妻曾对我说，她甚具秀气，对于一位诗人来看，或者我可多添一份飘逸的形容给她。

她令我想起了一个“缘”字。

我并不习惯独自外出，很巧合的，我每次外出很多时都会遇见她。据邻居向妻透露，她是跟我们住在同一座楼宇，但从未见家人陪伴她出入，亦没有人造访她，甚至有人言之凿凿说她是被富商偷偷包下的情妇。

最近好几个月了，她似乎在我繁碌的日子中消失。

今天我跟妻外出吃早点，竟又遇见她，我们终也擦身而过，直路也好，绕道也好，下次有缘再照面的话，我对妻说，我一定偿还给她：一个点头、一个微笑，或者再多加一声招呼。

3. 险别爱妻

看着你，整个星期面容憔悴、闷不作声，我心里暗地替你担忧，看来你的旧病又复发了。能不能像上次一样，化险为夷？你我相伴相依二十二年，你怎么忍心要我目睹你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这个多星期，你的病情反复不定，我依着你的身体，手抚着你的脸庞，冰冰冷冷，你已经毫无反应、感觉了。二十二年经过多少的风雨岁月，我们开心我们快乐，难道上天今次偏要让我们痛苦地分离？

我忧心忡忡地待在家里，等候“医生”替你诊症。“医生”终于到来，替你全身检查后，神情沉重地说，你身体机能已经严重老化引致出现太多问题，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抢救你，但希望我能看开一点，如果真的抢救不了，到时替我再找另一个好了。“再找另一个？”我对“医生”说，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份深情岂是外人所了解？就算你的病情严重恶化至只余一线生机，对我来说，这已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希望。

我在客厅坐立不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后“医生”步入客厅，一脸轻松的跟我说，今次又从死门关把你拉出来，我紧紧握着他满是油污的手，连声向他道谢。

你终于又一次脱离死神的魔爪了！

注：家居洗衣机乃日本产品乐声牌“爱妻号”。当年新婚上司馈赠于我。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观后感

◎ 邓佩诗

网络作家九把刀的畅销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故事描述的不仅是青春热血沸腾的男女主角，也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回忆，作为一个好奇者，我无法抗拒浏览网络上许多被媒体吹捧的文章和支持者对该影片的卖座作出评价。于是我去看了这部电影，事实上，它并没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情节，它只是写出作者九把刀青春时期的懵懂和无奈。

“一部电影，都有它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正因为如此，《那些年》虽然它的故事平凡但真实，并且能够令到进场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故事里找到自己，尽管，那些年已经成为大家集体的回忆。

“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女主角说的一句话，或许是给电影的结尾做了总结吧，

男主角追求他自己喜欢的女孩多年来坚持的情感，奈何最终他们还是不能在一起。

但我相信，人生虽然很多事是徒劳无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去做这些徒劳无功的事。一如男主角虽然很想知道女孩对他的追求是否接受，但他还是坚持去拒绝女孩的回答：“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请让我继续喜欢妳。”由此可见，“过程”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珍惜。

影片终结时我有点感动，当男主角爱的女孩牵着别人的手走向幸福时，他自己出自内心去祝福她，证明了爱不一定要拥有，而女孩泛泪带着微笑感动的那一刻，面谢着男主角，她最后终于明白到被爱是幸福的。

让我们重新拾回曾经被遗忘的“那些年”吧！



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画像前

◎ 原著：意儿 译者：余问耕

在一幅画中您曾走到树荫下
您一个人走过晴雨，暴风，冰雪

您曾渴望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婉转的哭泣
您一个人承受了多少折磨，唾骂

您曾在爱情面前折腰拜倒
您一个人面对着暴力

您曾每晚石阶上等待一个熟悉的身影
您一个人在牢狱里呐喊

您这个裹在黑衣里的弱小女人啊！
您曾走过这人世间

您曾被放逐边关
您曾得到奉献
您曾被辱骂
您曾受到尊崇
您没有萎谢
在怨恨中
没有溶化
在泪水中

您这个裹在黑衣里的弱小女人啊！
您曾走过这人世间吗

鱼露

◎ 潘宙

来自南中国海
高纯度如血的咸
加入一点点母土的甘甜
百年战火的辛辣
泪的酸
再用繁华落尽的清澈 开淡

往桌上一坐 便稳稳
压住了阵脚 令满席佳肴
各得其位
各得其味

春酒病了 我的诗

◎ 浮萍

总以为加点春意的醇酒
诗就成了绝句
无奈诗掉进啤酒杯底
口吐白沫
深深地春眠
不觉晓

闹钟三催四请
请不了诗魂
爬不进个个苍白的格子
欲将酒意来替代
也塞不进那羞涩的诗囊
可杀的春酒害得我诗也病了

鸟翅拍不散的春色

◎ 燕子

鸟声一圈圈回旋于树梢
不疲倦的欲把幢幢楼宇
条条长街的视线
都移向那一树树新绿
一个个窗口都在看都在看
那鸟翅怎样拍也拍不散的
正在长出来长出来的春色
我恋着春色
而春色却好奇的盯着
那俏满枝头的樱花如何
妩媚迎风而风又如何追逐
那不让人牵挂的时空

柳

◎ 文锦宁

青春季
柔柔春风中我崭露娇躯
扬扬飘忽入少女的秀发
乍看我该是多么意气风发
温煦阳光下
我衬托绿杨挺秀……
一旦转届暮年
垂垂老矣的透黄外衣
怕聆飒飒秋风吹拂
如镜湖面的倒影
点出我的容颜
一如憔悴老人脸上
条条斑驳的皱纹
思前想后
只有留名留影留声
在诗中画中歌曲中
才保存我一生一世
美好可爱的婀娜悠悠
绿杨树上的温柔！



小诗二首

◎ 故人

1. 风雨人生

风将人生摇得簌簌作响
更摇落满地零碎青春
任凭雨来冲洗
变成一场褪色的梦
寄存在这花花世界里
踏着年龄的步伐
从开始，走到尽头

2. 夕阳醉了

太阳喝了一整天酒
带着满脸红霞
摔倒在西边的高楼顶
大地从东边的树梢
挂上一颗像柠檬的月亮
给酩酊的街区醒酒

写给自己某年的生日

◎ 王婉娜

十几岁青春
有现在的我
几十岁的沉重
山与水的距离
走不完东方西方
多少往事
凝住婆婆世界
学学算计人心
古怪虚幻八字
做不到出世

逃不出入世
剩下随意
隐藏好酒好茶
又庄子又沙特
有节有奏
生辰快乐
是一支上上签
把现在未来用
沾满往事的奶油
圈起来。

瀑布

◎ 钟 灵

因风霜的砥砺
让水铺排了这层层迭迭
的梯级分明
酿造天籁的回响
且来驻足倾听
走过的尘寰岁月
奔放了多少豪迈激情
涓涓的幽咽细流
历练了几许艰辛困扰
无需怪
流水的去……去不回头
在混浊中过滤一片清泉
保守心灵的明净
但珍惜
生命有限时光的拥有
但争取
浮生能作更多的停留

寒夜飘雨

◎ 梁心瑜

静寂长街寒雨轻飘
难以挥掉若失思绪
二月的海防
又是风又是雨以
二十六度的温差
迎接
来自温暖胡市过客
没有明媚喜悦
室外冷艳桃花
自叹等待下一次的
绽放
心的归程似近还远

猫的心事

◎ 小 寒

一朵朵 泛黄的泪花
如仲秋落叶
一串串 苍白的往事
如寒冬夜雨
你要是问最近那朵
是为谁开 而它
是长在左上角
还是右下方

猫的心事
除了地窖的耗子
只有摆放在衣柜里的
枕头最清楚

归去看情花

◎ 柳青青

数十年吸毒
而且是情花的
遥夜梦幻中

太深了
一枝玫瑰刺伤那年
毒入心肺

合上眼睛
享受情毒的感觉
飘渺与血的突破

该执着时却放松
一手铸成大错
夜雨滂沱

最是黄昏落日
月上梢头
天涯独个

回去看看情花吧
放下面具不论谁错
人生几何

荔枝一啖的联想

◎ 严志章

任风骚
碧翠林荫舞肥瘦
骚动一造荔枝满枝头

离枝
一颗肉白心甘剥下
冰清玉洁
仅为了贵妃一身宠爱有加

一啖荔枝
三把火¹

传下烟远的野史
彤管下“鬼坡”上
半生风情葬
唐皇愁云腾翻雨
零落两行
倾覆半壁河山岌岌

注：1. 三把火：中医谓“火盛”；
火盛极则生风，肝风内动，遂
肝火上炎，肝阳上亢，则有脑
中风之险。

人生似浮云

◎ 冯裕景

浮云绘出栩栩如生的画像
有时若隐若现
有时灿烂夺目
亦有如末日来临的恐怖
犹如人生一幕幕
从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观点
谁是谁非难以定论
只要没有违背良心
尽可优游自在得享其乐

想

◎ 石 羚

好想找寻一些熟悉
一点回忆
一次醉
一炉火

就如露珠找上叶片
鸟找栖枝
我蹒跚的发找到风

而我
几时找到你
交换一下想你的目光

诗二首

◎ 冬 梦

1、轻如尘埃

我的心还是实实在在的
纵然不知深处的阳光
满园还是一片明媚的风景

轻如尘埃
生命是甜了一生
还是只苦了短短的一节

盛开的花儿垂手可摘
我选最香的一朵抑或
最灿烂的一朵？

2、截枝

刚刚飞走的蝴蝶
才跟春天
说了一声再见

埋在泥土下深深的梦
已然被人裁剪得
支离破碎

幸好园子唯一的我
不想
春天在这里迷失

惬意的是
没有花
枝上的绿居然招展起来

后记：上月初才看到家居楼下公园那些照料园艺的工作人员将一株株小树的枝叶截除，今日路过发觉光秃的枝干竟然长满了绿油油的叶子，我站立良久，感叹尘世劳碌的人们其生命力有时候还不如小小的一株植物的坚韧。

短诗五首

◎ 江国治

风

她有女性的温柔
一如公主
性情刁蛮泼辣又残暴

雨

形相本非凶狠
被风唆摆以致肆无忌惮
不再善解人意

云

悠然飘浮空中
斯文无端把她嫁给苍狗

雷

有声无影
难以振聋发聩
却殛人死于非命

电

在漆黑的环境摸索
她的示警
仅一瞬也值得珍惜

水灾小诗六首

◎ 博 夫

1. 洪灾

天河决口 洪水一泻如注
静谧的乡村陷进一片汪洋
地球村进入了洪荒年际
是灾 不是难
大禹快来参加国际援助
让南国的天空再现蔚蓝

2. 肆水

从浪尖上重新认识原来温柔的水姑娘
发飙时如此咄咄逼人
襁褓里的啼哭 母亲的老泪 古城的呻吟
一统被你吞噬
回首不见水中伊人
但见肆水茫茫 尘世掩面

3. 当铺

多么想重回罗刹国时代
当掉浸泡在洪水中的良田
当掉关不住疾风的那扇柴门
当回一钵米粥和舟渡
当回真真切切挂在脸上的微笑
当回傍晚的犬吠 黎明的鸡鸣

4. 车舟

洪水漫过年久失修的堤坝
街道成了真正的河流
逃生的鱼 越过门槛
汽车成了舸舟
人们揣着列祖列宗保佑的心
牵着希望的缆绳 迈进苍茫水色

5. 考验

一团乌云擦伤了南国的天空
小青蛙撕破了深秋的笑容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酿涨成肆虐的洪水
冲垮坝堤 大桥 村庄 农田
冲不垮民族的灵魂 爱心 梦想 精神
绿叶给人类留了一篇巴掌大的抗洪童话

6. 影集

一摞完整的影集
毁于 2011 年的洪水
明天再向人说起家族文化
每一句都拿不出凭证
赶快拿起相机
记下父老乡亲抗洪的精神



水灾中的沉思

◎ 苦 觉

黑黑的夜色，让无眠显得更加落寞，更加凄凉了；重重的洪水，让惆怅更加空寂了。一场百年罕见的水灾，将一个平安祥和美丽的世界，匆匆地淹没。满地的沙包，在困惑中沉思。

冷静之后，我也开始沉思了。

沉思，雨季中洪水的沉思，让我的思绪回到古代。

泰国地处热带雨林，人们把江河称为水母亲，是一个崇拜水的国家，一年内，有两个很典型的隆重的，跟水有关的节日，那就是泼水节和水灯节。

古时，没有电，没有冷气，没有方便面，没有瓶装水，没有自来水，没有冲水马桶，没有……，在这样一个多雨多水的地方，水灾应该是家常便饭的。

然而，人们又是怎样地好好地生存下来的呢？

古代人，并不比现代人笨！

在这里，就讲一讲他们居住的房子吧。古代的房子，都是高脚屋，其木脚高出地面二到四米不等，其四方形的柱子，一来便于在泥土中加固，二来防止蛇、鳄鱼等爬行动物往上爬；而屋顶都比较斜和尖，以加速雨水的流动。

高脚屋，最大的优点，应该是抗水灾和抗热。泰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平原，淹水一般都不会很高，水一般都不会淹到屋上去，而且，泰国多风，整个高脚房子四周上下，都有风在吹在流动，再热的天气都感到凉爽。人住在上面，也不受地气湿气的影响，生病也相应地减少了。人们在上面，相亲相爱，安居乐业……

2005年和今年的这次水灾，我受画友之邀，曾经先后两次去了信武里府的朋友家采风，并住了几天。那是间很典型的，很大很宽的，有百年

历史的，古老的坚固的木结构的高脚屋。05年水淹至屋脚下两米，今年的淹到四米，我们出入，坐他们自家的，同样跟房子一样老的船出入，全家十几口人，在上面生活如常，直到洪水退去。朋友的爷爷对我讲，他遇到的洪水多得都记不清了。

在这次的大水灾中，如果所有的房子，都是高脚屋——新型的混凝土的高脚屋，泰国多府的人民，所受的损失应该可以减少。

现在，我们放眼望去，泰国的建筑，除了寺庙外，大多数都是寒带的房子。

有段时间，更是有意思。人们赶时髦都赶疯了，拼命地吃韩国菜。韩国是寒带，泰国是热带，还好！这种风气没有成为气候。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想这一句话，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可以通用。

在这个多水的佛国，如果，在湄南河曼谷段的上方，开挖几条从东南方和西南方通往大海的运河，并在运河上，建立大型的古色古香的水上市场。如果，曼谷市区，在现有的水道的基础上，再多挖、多开发新的纵横交错的水道；再把新建的建筑物，都建成具有泰国风情的建筑。好好地利用水，利用风，把曼谷建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环保的水上城市，那么泰国便就是人间天堂了。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梦想应该可以成为现实。

当然，现在洪水还没有退去，人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我们不要怨恨，不要悲观，不要失望。请记住，信念和希望都是我们远航的帆。

2011年11月1日于泰京听雨草堂

洪水背后的思考

◎ 晶莹

肆虐于包括曼谷在内的泰国中部地区的洪水仍在继续。媒体报道，此次罕见的洪灾将给泰国带来46亿美元至16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泰国央行已将经济增长预测由4.6%降至2.6%。泰国国内已有近400家银行处于关门状态。洪水已经淹没了泰国这个全球最大稻米出口国1/4的主要稻田，洪灾预计造成600万吨稻米毁损。洪灾还冲毁了一些工业区，导致全球计算机硬盘驱动器价格上涨和汽车生产延误。曼谷北部工业区的汽车工厂和电脑组件厂的严重受灾，影响了全球企业供应链。

乐观估计：洪水明起或将渐趋下势。洪灾面前，我们为泽国中的家园祈祷，我们为洪水的侵扰而抱怨，我们也没忘向灾民施以援手，然而，我们是否也该为洪水背后的某些问题做一些必要的检讨呢？

首先透视一下洪水成因。提及洪水，人们总会想到天灾。诚然，洪水的形成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自然现象，可其间就没有人为的因素了吗？洪水源于暴雨，那么何以有暴雨发生呢？就人类自身行为来讲，何以防范呢？对此恐怕小学生都能作答：保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议题非常宽泛，比如工业污染问题，乱砍滥伐问题等等。当然，我们并非说泰国中部地区的洪灾，就因为泰国工业污染，或者泰国乱砍滥伐等等，但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经意或不经意的有违环保的行为，一定会对地球的环境造成伤害。只有人人都树立起环保意识，地球才会减少灾难。

从相对较小的方面来说，加强科学决策力度，当可有效控制洪灾险情。坊间传闻：本次洪水泛滥之前，泰国王曾告诫有关部门，应适度开闸放水，以应对日后可能的洪水，但却没有引起当局

的足够重视。倘若其时有效减少库容，势必会对今日之防洪减灾带来巨大帮助。

其次，洪水面前我们应该检讨一下泰国的防洪设施。此次五十年一遇——也有说百年一遇的洪水，为我们在洪灾面前的无可奈何提供了漂亮的说辞，必定是五十年，甚至百年一遇嘛。然而，我们没什么不拿出那些付诸洪水的数十亿甚至一百多亿美元，去加固或修筑我们的防洪设施呢？倘若我们的设施足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灾，我们还惧怕这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洪水了吗？

另外，我们该在洪水面前检审一下泰国的政治痼疾。红黄对立向来为大多数泰国人所诟病，如果在大难大灾面前，政客仍思绑架国民，那确实是泰国的悲哀。抗洪救灾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分裂，导致英拉政府对于洪灾的迟缓回应，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另据闻：某地发放灾民的饮食要身着红色衣服领取，否则拒付。如此种种，何以提高大灾中的行政效率？长此以往，民族必将走向分裂。

洪水背后的问题很多，也许就多如我们惊恐的洪水。

水是流动的，人类永远也无法准确地控制它的分布与流动。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只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已。但是，人类自身的行为是可以操控的。灾难面前团结一致，固然重要，但如果灾难可以通过灾难之前的天人和諧、人人合作加以避免，那么灾难中的空前一致不是迟到的无奈吗？地球也罢，国家也罢，都不是某个人的，却又是每个人的。我们应该清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因为谁都不想和自己过不去。

水·树·佛

——《小诗磨坊》小诗连线

◎ 岭南人

12月中旬，洪水过后，曾心建议，再来一次关于水灾的小诗连线，题材可扩大一点，我说好，并建议由苦觉执笔。苦觉说，他已连过一次：

《悲壮的雨季——小诗连线抗灾》，刊在亚洲日报《泰华文艺》；这次，由我执笔，只好从命。

不几天，杨玲便转来《小诗磨坊》同仁的小诗。先从晓云的《水语》开始：

水语

晓云

我来啦又走啦
带来磨难
留下思索

风雨过后
是彩虹

晓云以水的口吻说水灾，切入角度新鲜。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载是覆，是祸是福，在人，不在水。结尾两行：“风雨过后 / 是彩虹”，色彩缤纷，引人仰望。

水淹大城

杨玲

洪水浩浩荡荡冲来
榕树故居水乡泽国
佛陀潜入水中

大水疲惫走了
榕树重见游客
佛，在微笑

杨玲写的是大城帕玛哈佛寺里的一棵榕树，与坐在榕树怀中打坐的一尊佛，被洪水淹没的景象。大城是这次水灾的重灾区，人·兽·佛寺·佛，都在劫难逃，同受劫难。“佛，在微笑”，是诗眼，有画龙点睛之妙。

心中佛

蛋蛋

一同接受百姓膜拜
一同感受百姓苦难

经历千百年磨难兴衰
淡定如佛

心在佛中
佛在心中

杨玲写树与佛，蛋蛋写人与佛。灾难中，有佛在心中，便能淡定地渡过磨难。“心在佛中 / 佛在心中”，是诗人修行中的感悟。

像串连珠链，串了《小诗磨坊》三颗珠后，再串其余七颗。

那棵树对那尊佛真诚告白

晶莹

从那际遇开始
便意定禅生
你因此终为我根本
你因此正入我肉中

晶莹写的也是树与佛，树对佛的告白。“你”是佛，“我”是树·树与佛，融为一体。实中有虚，虚实相生，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让人联想遐思。

土地·佛·树

——写大城帕玛哈佛寺榕树包佛头
今石

双手合十，静静，我进入古印度
迦毗罗卫无忧树下

从此，土地、佛、树三身一体
抱得紧紧，不离不弃，不朽不烂
君不见几回洪水来了又退去

夕照打在一个皇朝的残垣断壁上

皇朝指大城皇朝(1365-1767)被入侵的缅甸一把火,烧为废墟。“夕照打在一个皇朝的残垣断壁上”,悲壮而苍茫的历史感,逼人而来。这首诗,时空跨度大,给人“几度夕阳红”的感觉。

铭记水利

博夫

大水跟着黄昏突然到来
榕树与佛国经历一场洗漆
落叶像撕碎的日记
藤蔓纠结着过去
秋梦在白茫茫水域中醒来
淡忘了榕树包佛头的记忆

博夫换一个角度写水灾,呼吁洪水过后,防疏结合,兴修水利,防洪防涝,注意环保,谨防水灾重来。

善道无终

——致善行

莫凡

燃烧的那不是火
碰撞的那不是杯

殊途相逢
不同姓氏,不分彼此
走下去吧,它留在人间
连接菩提,通向无尽

(诗外),莫凡说:“谨以此篇,向为泰国水灾劳心劳力,捐钱送物的善举致敬!”《善道无终》,不写洪水,不写树,不写佛,而写善心善举。这次泰国洪水灾难,得到国内外的救助,见证了人的“性本善”。为“善道无终”喝彩!

佛首入世

曾心

一生不必再漂泊
只因与古榕结奇缘

尘世多少真假是非
眼睛看看又似一片无

大地洪灾淹没我的心
禅坐总念“消灾除难”经

曾心一片菩萨心肠。洪水泛滥声中,不忘禅坐,为灾民念经消灾。

渡

苦觉

佛是一棵树
树是一尊佛

渡喜慈哀乐
渡阴晴圆缺

水,回头了
炊烟移动了太阳

“水,回头了”,回头是岸,黄昏里,天空又升起炊烟。佛渡了阴晴圆缺,众生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苦觉,天马行空,从佛,从树,到“水,回头了/炊烟移动了太阳”,海阔天空,任想象飞翔,飞跃的跨度一跃千里。

树与佛
岭南人

一尊佛

禅坐树下
岁月悠悠,坐成一棵树

一棵树

接佛修行
岁月悠悠,修成一尊佛

我写的也是大城佛寺中的那棵树,与那尊佛,写佛的包容,与树的融合,写生命的轮回,生生不息。之前,我还写了《佛说》:“像蛇,洪水/爬上苍苍的老榕树//爬上佛的胸,爬上佛的肩/快爬入佛的嘴了//坐在老榕树的怀里打坐,佛说/阿弥陀佛!”一分为两,是我的面面观。

这次小诗连线,参加人数比《悲壮的雨季——小诗连线抗灾》少一些,但涉及的面大一些,除了洪水,还涉及树与佛,佛与人,以及“善道无终”。

这是《小诗磨坊》由“7+1”,扩大为“10+1”之后,第一次集体亮相(独缺在台湾的林焕彰。)写了洪水,树与佛、佛与人。因切入的角度不同,视野各异,同一个磨坊,流出来的浪花,栽种出来的小花小草,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颜色,我把它采集在一起,献给爱诗的朋友,希望能找到你们的喜爱。

28/12/2011 于曼谷

人与自然

——泰国特大洪灾有感

◎ 莫凡（蓝焰）

这是我的第一次！与其说这是我陪记者的一次工作采访，倒不如说这是我胆战心惊的一次“历险”；与其说这是我胆战心惊的一次历险，倒不如说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一次人与自然的较量！

真的有“国运”这么回事么？确实很纳闷，泰国在经历了近数年的政治争斗之后，局势在好不容易趋于平静之时，老天却给了它一个百年难遇的“礼物”——洪涝。这无情的天灾，一下子成了泰国民众当前的疾首之痛。据说，这次的特大洪灾，祸源是由于今年雨季雨水过多，造成北部的几个大型水库一同泛滥（如蒲美逢、诗丽吉、巴萨朱拉室水库等）。它祸及北部、东北部及中部等将近三十多个省府（如北榄坡、披集、程逸、大城、红统、巴吞他尼等），涉及的面积之大、持续的时间之长、损害的程度之大、疏散的民众之多、影响的层次之深、经济的损失之重，可谓史无前例了。要不是深入灾区亲眼所睹，还真的体会不到“洪水如猛兽；风力、水力、朝廷势力”的真正意思了。那“天苍苍，水茫茫”的情形，那田舍被淹人畜静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场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大自然那令人敬畏的力量，那活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情节画面，真的教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老天究竟怎么了？我禁不住地一直在想，是不是人类又犯了什么天条，惹怒了老天？茫无是处之时，我竟然想到了世界末日，想到了诺亚的方舟，想到了“2012”的电影。确实，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又一次地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暴露了自身的无能、无助与无知！

因职业关系，公司特让我陪同两位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专程走访了几个被水淹的重灾区（大城、兰室、挽磨通、暖武里）。十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我陪同他们坐上面包车，风尘仆仆地朝着泰国的文化古都——大城的方向驶去。沿途车辆互挤，人潮如鲫，大都是“离家出走”的灾民。当车子来到了兰室的附近时，我们

便遭遇了汹涌而来的洪潮。看涨似慢，但水位已在一公尺以上，一些地势较低的地方已是超过一米了，这已是面包车力所不能及的事。无奈，由于工作所需，我们被迫只好拦下一辆满载沙袋的十轮大卡车赶路。说来也巧，这是一辆要给大城工业区的台商运送“补给”的卡车。这辆“巨无霸”，走在将近一米深的水里，依然车轮滚滚，宛若水上行舟，的确让我安心许多。我们是迎水而上的，许多路道已被泡在滚滚的浊流之中，一些来不及“逃”的小车也惨遭“灭顶”；房舍更是岌岌可危，虽有的已在门口堆满了沙袋筑起了防护墙，但还是敌不过滔滔而来的洪潮，在无助中“沦陷”；民众背着“家当”，携妻带儿，有的徒步涉水，有的乘着自制的小舟，有的干脆搭上军队的卡车，反正刻不容缓，尽早撤离……。我默默地坐在卡车背后的沙袋上，欲助莫能的心一直深受眼皮下的灾民所感动。他们不问姓氏，不分你我，互打招呼，互相鼓励，没有昔日的争斗，更没有红黄的纠葛；“狭”路相逢，只有互相帮助，互伸援手；吃的、喝的、拦路搭车的、私人的、政府的、慈善单位的……，都在这水淹的路上温暖着人心。是“患难见真情”，抑还是他们骨子里的信仰——泰人不相弃？的确，这是人与自然的另一次较量，是一次没有刀光血影的战斗，人类也唯有这点“戮力同心”的精神，是自然灾害所不能打败的！看着那些从容淡定、有说有笑的灾民，我反而觉得倒是那些湍湍而来的浊流，在灾民们的脚底下“抱头鼠窜”了。看着想着，我竟然忘记了身边的两位记者，要不是他们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唤醒我，那我必定在思潮中难以清醒而迷失了方向。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摸索”，卡车终于进入了大城的地盘，此时，夜幕已经降临。真的难以想象，这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今天竟要花上三个多小时！透过仅有的昏暗的街灯，我

惊然地发现，这哪里是大城？这分明是一个“泽国”！往日那车水马龙的旅游胜地和熙来攘往的工业重镇，如今已是汪洋一片，杳无人烟；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苍老古迹，在野水寒光中显得更为形单影只、死寂凄凉；特别是那几座高高耸立着、而又危危欲倒的古塔，宛若屹立在湄南河畔的耄耋老人，在等待着离家出走的孩子回归。我静静地坐在卡车背后的沙袋上，虽不至于“望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泪下”，但心还是在隐隐作痛，眼睛不由自主地扫视着四周，这夹在苍苍夜幕与茫茫野水之间的大城，俨然已成了一个远离内陆的孤岛，在茫无是处的洪流中挣扎、漂荡！

我开始怀疑起来，我开始怀疑“人定胜天”那“含金量少而水份多”的论调起来。地球上那自诩为万灵的人们，到底还要经历几多次“自然的洗礼”，才能在自以为是的美梦中觉醒过来？是这样的吗？真的是想靠几招“上天入地，改时换物”的技术就能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吗？如若是，那么，请回过头去看看，看看近十年来大自然的威力吧：二零零四年的南亚大海啸、二零零五年美国新奥尔良的大飓风、二零零八年中国的汶川大地震、还有今年日本福岛的……那些自然灾害，难道人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么？那些自然灾害，真的不胜枚举，它一个比一个强大，一个比一个恐怖，一个比一个更具毁灭！幸好，那些惨痛的血与泪的教训，最终唤醒了人类的良知和理智——要节能减排，要与自然共存！众所周知，地球上气候环境之所以会逐渐变得那么有“脾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惹的祸，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与生存，一直把自身推向与自然对立的边缘，而对自然资

源进行的不加节制的掠夺、开发和破坏，不但造成了养育着七十亿人口的地球的负担，而且也加速了它的枯竭与“老化”。未雨绸缪，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和威胁，人类已经没有过多的时间可以争论和浪费了，基于这一点，联合国分别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在巴西和日本通过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无疑是人类发展的福音，是神与上帝的心愿！

从北方而来的洪潮还在滔滔不绝地奔流着，虽谈不上惊涛裂岸、浊浪排空，却也令人心惊胆跳，不寒而栗。我不由己地仰望着浩瀚的苍穹，想起了远方同受水患的越南、缅甸和老挝；想起了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理；想起了佛教中所说的“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和自然都是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当然的，也想起了爱密实基督教的一句格言：

“我们所居住与使用的大地，并不是由祖先那里承袭而来的，相反的，乃是向后世子孙借来的。”

看来，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先贤先哲、先知先觉的智慧，难道还不够给力、不够深刻么？

坐在只能依着路边电线杆龟行的卡车背上，看着还在不断上涨的水位和随时可能掉入水沟的危险，我已经忘记了自身的疲累和肚饿，心突然变得不踏实起来。在昏暗的路灯下，我一直暗暗地在和神与上帝对话着，祈求我们能早点完成任务；祈求卡车不要在充满诡谲的路上抛锚；祈求人与自然重归于好，早日结束较量，走向共存！





乘木排逃出灾区

◎ 杨 玲

2011年7、8月间，我就开始看到北部和中部发生水灾的新闻，当时并没有在意。因为每年泰国这段时间都会发生水灾，但是救灾工作很快见效，影响不大。

但是今年情况有所不同，灾情越来越严重，淹水长达3个月，不退反涨，而且洪水渐渐逼近曼谷，京都四周都被大水包围了，看来难逃一劫。10月份曼谷开始部分地区浸水，挽博地区是首先遭水淹的地区之一。

我家于皇太后路，挽博地区的水在约20日蔓延过来，挽谷莲低洼地区进水了。每天上下班经过水灾区，看着黑滔滔的洪水，令人心惊脉跳。大公车走在路中间缓缓前进，我在车上祈求着上天保佑，希望顺利回到家。

我们在10月初已经把楼下的东西能搬的都搬上2楼3楼，同时储存饮水粮食和日常用品，计划洪水来临时撤退到楼上，长期抗水。

10月26日洪水袭击家门，门前门后的沙包抵挡无效，一家老小7口撤上楼上。27日早上，家中楼下失守了，洪水在家里游走，把壁橱的门冲得“蓬蓬”响。

我乘水还不深赶去上班，向上司请求水患期间用电邮或传真送稿，等大水退下时恢复正常上班。当天下午下班回家，公车已经停止走皇太后路了。我乘着40路公交车到猜也朴，再转28路公交车到巷口，水已淹至小腿，问受雇摩托车能送我进巷吗？车手问清地址送我到家的。

28日在家被水困了1整天，只见水位越来越高，而且发出难闻的臭味。因为怕发生危险，我们把楼下的电源切断，抽水机和冰箱都不能用了，电话也断了。水源断后，存水越来越少，后果真不敢想象。冰箱储存的食物发臭，都扔掉不能食用了。

家人经过商议后决定逃出灾区。哥哥向多位

朋友求援，寻找大型车子到巷口来接我们一家逃出。同时决定兵分二路，哥哥带着家中老小撤退到拍他耶（芭蒂雅），我因要上班到朋友家寄住，洪水退后再团聚。

29日上午叶姓朋友终于送来好消息，他找到友人的1辆连司机的小货车，可以来接走我们。小货车出发了，哥哥赶快趟水到巷口，寻找逃出家门的交通工具，这时家里的水已经到小腿，巷里的水已经到大腿。

当时可以到皇太后路只有两条路，一是打岭昌，二是拍喃八大桥，但一转皇太后路，水深1米，很是危险，车子随时会熄火。和司机通话悉，车子已经来到拍喃八大桥上，准备下桥到博大洋行后面巷子，转弯进入皇太后路来接我们，但是桥下的水很深，不知是否能顺利通过。

这时已经后无退路，我们决定搏一搏，哥哥好不容易在巷口找到一个木排，拉木排的小伙子“能”说他愿为民众服务，为灾民提供交通工具。全家7个人分为3批出逃，我先带着两个侄女先出发。哥哥把小侄女抱上木排，因她年纪小，如果站在水中水会到胸部，太危险了。我们3个人上了木排，“能”在前面拉着，哥哥在后面推着，足足用了半个钟头，才到了巷口皇太后路罗达洋行前。我和两个侄女在路边等车，哥哥和“能”回家再接老父老母出来。

小货车终于冲破重重障碍，来到皇太后路了，这时老父老母也到了巷口。哥哥和能再回家接嫂嫂，最后全家人会齐，向打岭昌出发。小货车小心翼翼沿着皇太后路中间走着，路上只有军车和大货车。到了水深处时，洪水涌进车门，打湿了我们的脚部。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屏住呼吸不敢出大气。等到过了水深处，上到打岭昌高架路，逃出灾区了，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次乘木排逃出洪水灾区的经历，实在令人难忘。



内小说 (外四篇)

◎ 洪 哀

诗雨

一场预想不到的大天灾把整个大城府都淹没了，沙怀的二楼楼住屋楼下全遭水淹没去，水深致几达胸部，一家人就被困在楼上，全家6口只有望水叹息一筹莫展。

阿爸米桶没米了，沙怀一听心急了，于是他下决心和14岁的大儿子涉水过对岸去领，官方赈济中心的救济物品，他和儿子手牵手，一步一步艰难的冒着汹涌湍急洪水渡过河对岸去，要过河对岸去并不很远，平时是不费吹毛气力也可走过河对岸去的。

可是现在父子两走得很艰辛，好几次几乎被洪水冲撞跌倒，好得儿子力壮把他牢牢牵住，才没被洪水冲走，看看河对岸就要到了，一个大浪打来正好冲在沙怀身上，他一个跟跄扑倒从儿子紧捉住的手脱出来，身不由己的被水迅速冲到了下游，被洪水吞没去身影。

第九座佛寺

到泰佛寺九间佛寺礼佛，似乎成了泰善信民众不可少的礼佛仪式，为家人纳福祈吉祥，过新年每逢佛节日都是，泰善信民众选择的拜佛仪式。

建筑工程师的他，大清早驾驶一辆多裕打轿车，载妻子和二名亲戚同出发，他们全天要赶往九间佛寺礼佛，因为下个月他的大儿子要剃度出家。为祈吉祥，夫妇俩邀了二名亲人同往九间佛寺去礼佛图个吉祥。

一路上各人高谈阔论，欢声笑语充满车厢内。一路来已到八间佛寺膜拜过了，还有第九间佛寺膜拜后，便可结束行程。

当他快要驶抵第九间佛寺前面，转弯到车站途中，遇到一辆十八轮拖拽货，突然在转弯冲出，令他紧急中不及煞车猛撞上，轰然一声巨响，他当场扑死在驾驶盘上，车中众人均负重伤。

断臂

拾荒汉亚依在一处占地四莱，堆积如山的垃圾堆里捡拾可用可变卖之物，堆积如山的垃圾蛤蚧满天飞。且臭味难闻，但亚依习惯了他一点都不在乎什么，只要能拾到好东西能够变卖到钱那才重要。这是他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他在垃圾堆里用一条铁支挖挖撬撬中，给他挖出一个铸铁匣，亚依一看满心欢喜，因为很多时候被他挖到的铁匣里，都余有值钱之物，必是主人大意丢弃的……。

亚依拿了个这个银色铸铁匣子，坐在垃圾堆房一颗树大树阴下，用螺丝起子尽力的撬开铁匣，眼看铁匣盖快要撬开了，突然轰然发生爆炸。一条手臂断落在距大树一米外地面。

妒忌

已是86岁高龄的他，老当益壮建步如飞不输中年人，与老伴结婚了半个世纪，相处了50年的夫妻，共同拥抱过光辉灿烂的岁月，走过风雨中飘摇的日子，夫妻两一生相守难得的情缘。

可是最近他对老伴吃醋妒忌，常借故与发生口角。因邻居奈博虽也是古稀年龄91岁了，可他还很健康且与老伴似乎很谈得来，老伴也常有事无事找他聊天，让他看了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担心的是老伴会变心，背着他勾搭奸夫。

他疑神疑鬼想到了“捉奸”，于是在住家附近静悄悄建了茅舍看守老伴行为，这天老伴拿了块布盖在茅舍上晒太阳，他却误会她是用来遮挡着不让他监视她的，让他怒火中烧，与老伴又发生激烈争吵。他一气之下便取来枪支，奔向对面，轰情敌大腿受伤后，条气还不顺再奔回来朝老伴轰弹受伤，然后畏罪携枪逃捕……。

勇气

人人都羡慕鲁吉有艳福娶了美若天仙的妻子，他也为此很自豪，但渐渐的他开始烦恼了。因他看到不少男人，都喜欢色迷迷的看他的妻子，对着这些男人贪梦的眼光，令他（下转90页）

洪水歌

◎ 吴小菡

水啊

原生态温柔、滋润、母性的你

天造地设

你和人的生命融为一体

你和人的赞美从不分离

水啊

千万年来你被地球人宠坏

因为须臾离不开你的缘故

你不惜摧毁城市河流的防护堤坝

也摧毁你的道德底线

堂而皇之把自己演变成人类的天敌——洪水

水啊

你居然可以瞒天过海，四面八方涌来

大摇大摆溜进人的家园

浸泡人的家具、人的睡眠、人的安宁、人的幸福

你居然可以无孔不入，不请自到

一脸无赖地闯进人的工厂

浸泡人的房屋、人的仓库、人的生存、人的希望

水啊

你以百年一遇的理由

无赖而残忍地淹没人的道路、汽车、田园、城市

你的温柔脸皮露出狰狞的淫威

亲手捏毁地球人拥有的美好

你是充当惩罚人类的急先锋？

你是充当毁灭地球的助推手？

水啊

你让八旬国王彻夜难眠，忧患受灾子民

你让新任总理美女落泪，煎熬苦无对策

你无声无痕把数百年古城遗址浸泡成泽国

你不动声色让佛荫福地变一片水患狼藉

你浸泡金色十月

变色成泰国记忆中的黑色十月

人啊终于认识你——洪水猛兽的狰狞！

水啊

你要淫弄威的时候

有多少人间智慧闪烁光芒

在水患中救援、自救的各色人群身上

演绎出一幕幕洪水中的悲情欢曲

你无法羞辱人类的顽强和智慧

你无法掩盖感天动地的人性光辉

水啊

你已经是罪犯，却还在逍遥法外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要让摧毁家园的惨痛逼人类深层思考

还是要在世风日下的当下敲响人类的警钟？

当太阳系第 10 颗行星正蓄谋恐怖袭击地球

人类表现出的超凡勇气和生命智慧

难道不能让你看到明天太阳的希望？

水啊水啊

请收起洪水的狰狞面孔

恢复原生态温柔、滋润、母性的你吧

2010 年 10 月 24 日写于曼谷

（上接 89 页）吃不消，于是他严管束妻子的行动……。

无事不许她出门与走出门口和人交谈，上市场由他亲自陪着去，渐渐美娇妻满腹唠骚，埋怨他把她当着私有货物看管，因而两夫妇之间便产生了裂痕，不时发生激烈争吵。

这天他又呶醋说，妻子与别的男人眉来眼去，

令妻子再也忍无可忍，与他发生激烈争吵后，收拾细软逃回娘家去。鲁吉便酗酒，愁上加愁，且伤心欲绝。这样漂亮的妻子逃跑了，他也不想活了。便跑上五楼天台准备纵身跳下脱离烦恼……。

但当他走到天台边缘时，往下一望双脚却不听使唤的一软，跌坐在天台地面上，他没有跳下去的勇气。



小偷 (外三篇)

◎ 司马攻

小偷闪进厨房，将手伸入米桶，一摸，桶中空空如也。

这时，睡房里传来一阵声音。

“娘，你身体不好，这碗稀饭你吃了吧！”

“娘不饿，孩子，你吃吧。娘知道，你还没吃晚饭！”

小偷暗忖：“都是苦命人，还是孝子、慈母呢！”

小偷离开小屋。过了一会又转回来，他背了一包米进入厨房，正要把米倒入米桶，一青年从房中走上前来，把小偷拖捉住。

“你来偷东西？我把你送官去。”

“不，我是来送米的，刚才你们的话我听见了，我去偷一包米来送给你们。”

房间里传来了苍老的声音：“勇，你放了他。这位兄台，你把米拿回去，我死也不吃你偷来的米。”

小偷跪在地上，叩了个头：“谢大娘教诲，我从此不再偷人家的东西。”

小偷背着米袋，越墙进入一大户人家，要把米送还。两个大汉冲上前来，将小偷踢打一番之后，送往官里去。

根治

一小鬼向城隍爷告发。城隍里的财务司贪污受贿，侵吞公款。

城隍爷亲自提审财务司。

“你一向洁身自爱，为何变为贪官！你从实招来。”

“城隍爷啊，我包了二奶，三奶等几个尤物，她们美丽体贴，我夜夜销魂，在她们身上花了很多钱财……”

城隍爷下令退堂。带财务司往后堂密审。

“你介绍几个佳丽给我，我判你无罪。”

“真的。”

“一言为定。记住，七天之后要完成任务。”

三天后，城隍爷提先升堂宣判。

城隍爷：“财务司，你贪污巨款，判处死刑。”

“隍爷，我们有约在先，你为何反口重判，

我死不瞑目。”

“你上前来，”城隍爷在财务司耳边说：“那天我们在后堂所说之事，被我的黄脸婆听见了，当晚，她乘我熟睡，拿剪刀把我的大根剪断了。唉，大根已去，尤物何用！”

财务司叹了口气：“早知如此，我当官之时，先把大根断了，免落得这般下场。”

张医生

张医生来泰行医，他医术高明，声名远播。

谢开展的儿子病危，请张医生医治。张医生把了脉摇摇头：“迟了，已无药可治。”经谢开展再三央求，张医生只得开了药方。

谢开展的儿子吃了药，第二天便死去。谢开展控告张医生。

警方以没有泰国医生执照，及治死人之罪，将张医生逮捕了。

张医生的朋友设法将张医生保释。

第二天，张医生去找谢开展。

谢开展大怒：“你医死我的儿子，还有脸来见我。”

“有一事必须告诉你，那天我见到你的女儿，从她的脸色，我发觉她也患了跟你儿子同一病症。”

谢开展一怔，连忙向张医生合十行礼：“张医生，你高明。请救我女儿一命，西医说我女儿患了绝症七天后便丧命。”

张医生开了方。

谢开展的女儿服了三帖药，病便好了。

过了几天，谢开展拿三万铢，去答谢张医生。到了寓所，张医生回中国去了。他留下一药方，后批：“依此方连服四帖，便可痊愈。”

生死之交

九十年前，一艘从汕头开往曼谷的轮船，船舱中挤满着离乡别井的潮州人。

李光波在船中结识了邻乡的马向南。两位青年人谈得很投机。

船到达了曼谷的中暹码头，船中（下转92页）

抗洪短歌三首

◎ 曾 心

洪劫

是不是天壁漏洞？

车道变成水路

高高的椰树沉没

屋顶伸出颤抖的手

呼救声撼不动浪劫的天

地球在水中哭泣！

双向向

逃洪者，匆匆

朝高处走

寻找人生安全岛

救灾者，急急

往低处走

把大爱送到最需要处

水闸

把惶恐、悲伤、眼泪

甩进浩劫的洪流中

手把手站起来

站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水闸

只要心不受水淹

这天这地永远冲不走

2011年10月25日

曼谷水灾

◎ 今 石

那些流动的噩梦

太多太多，络绎不绝

从北部的高山狂奔而来

仿佛是郁积了经年的怨怒

一朝爆发

寒光闪闪的锋刃旋转着

呼啸着，前进着

分割城市的四肢百骸

身体器官血液神经

一个思想在漂浮中

不断于心灵中叩问——

有哪些已不可弥补的过错

给森林

给自己

给子子孙孙？

钢锯屠刀

至今仍在挥舞

牵来了不断的噩梦

（上接91页）乘客都非常高兴。

李光波和马向南在高兴中，又舍不得就此分离。上了码头，便要各奔东西，不知何时再相见？

在码头上两人紧握着手，李光波前往投靠他的伯父。马向前将往泰南找她姐姐。于是，两人约定明年今日下午五点，在这码头会面，不见不散。

一年过去，约定的日子到了。

下午四点，马向南来到码头，等着。

五点了，李光波没来。马向南耐心的等。

六点，一位老者匆匆而来，他眼扫四方，见到马向南：“你是叫马向南？”

“是，我是马向南。”

“我是李光波的二伯，唉，光波他上个月死了！临死之前他要我把这支自来水笔送给你，并转告你，做人要耐劳吃苦，经常给你母亲写信



沙包(外四篇)

◎ 曾 心

洪灾消息传开，最抢手的东西是沙包。

行动快的人就买到，行动慢的人，连高价也难买到。有人打听某地还有卖，就潮水般涌去。老板坐在柜台上，看着买者排长龙阵，价格一天连涨三次。买的人有些怨言，但只要能买到，心里就暗自高兴。

突然一个电话响起，老板拿起听筒。他与对方谈些甚么，大家听不到，只见老板放下电话，即叫店员：“关门！”

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引起一阵小骚动。有人怀疑老板又要抬高价格了。

老板匆匆和几个工人走进仓库清点存货。

此时，来了一个中年人，问老板还有多少？

“九百九十九包。”

“多少钱一包？”

老板沉思片刻：“本来我明天就要去捐款，现在红十字医院急需沙包，这是关系到多少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这些沙包就作为我的救灾善款吧！”

2011年10月24日

打赌

晚饭后，老刘一家三口人在看电视，泰国11台的荧光屏上，出现某水利部长拿着地图指

手画脚说：“上午乘直升飞机视察，曼谷水势已缓解，预计帕诗扎伦路不会淹水了。”

妈妈哼的一声：“改台！”

孩子把它移到第9台，荧光屏上现出的是某大学水利教授指着他手上的地图说：“曼谷东部、西部水势更严重。帕诗扎伦路后天将淹水。”

“怎么说法不一样，究竟要听谁的呢？”孩子发问。

爸爸说：“官方的话不会乱说，一定有依据。”妈妈说：“当官的一向爱讲大话，教授的话比较可靠。”

爸妈各持一方，对立、碰撞，擦出火花，甚至打起赌来。妈妈说：“我赢，你要戒烟！”爸爸说：“我赢呢？”妈妈不答，孩子代答：“不要发脾气！”妈妈假装要打他，孩子一“闪”，躲开了。

第三天傍晚，孩子驾车前往看个究竟。车到碧甲盛路，马路已变成水路，只好另抄小路走，到了帕诗扎伦路口，车轮已半个浸入水中。妈妈怕车子“死”火，急叫孩子回头。

爸爸坐在车前，不声不响，猛吸一口已点燃的香烟后，便把半截烟蒂向车外一丢，随着从衣袋掏出一包还剩下九支香烟的烟盒，狠狠又向车外丢去。

2011年11月8日



坐禅的老五

近百岁的老五。坐禅是他唯一养身之道。

半个多世纪来，老五总是早晚独坐老榕树下的一块大平石上，那石头已被他坐得有明显的凹痕印迹。

一天，老五如常地坐禅。洪水淹没到石头，渐渐淹没到他的屁股。他丝毫不觉，犹如“气停止，脉停止，念停止”似的。子孙唤他不“醒”，只好七手八脚把他抱上车。

当晚，子孙四代共进晚餐，谈论曼谷百年水灾，个个有如“谈虎色变”的惊恐。老五却半闭半开眼睛说：“有天就会下雨，有地就会水灾，平常事嘛。”子孙都嘀咕起来：“这是和尚说的话。”

当家里被水淹，连续搬了三次临时的“家”，子孙担心水魔会再追到，不知将搬到何处时。老五似无心又似有心地说：“地上不能住，就上山，山不能住，就上船嘛！”说得子孙们都变忧为笑。

子孙们谈到水淹曼谷一个多月，花草树木浸死，屋子损坏时，老五像老和尚说偈似的：“只要心没被淹没，花草树木是会长的，房子也是会好的。”说得子孙们面面相觑，似笑非笑。

水淹曼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子孙们都埋怨政府的无能，官员的贪污，防治措施的失策……

老五一言不发，静如一尊佛。

2011年11月10日

猫犬诗人

也许是猫来投胎，或许是狗来投胎，他爱猫、爱狗甚于爱人。

他写诗不写人，专写猫，出版了一本《猫语》。于是，粉丝叫他“猫诗人”。后来他又写狗，出版了一本《吠声》。于是，粉丝又叫他“狗诗人”，但觉得不好听，便改叫“犬诗人”。他也默认了。

今年雨季，泰国到处洪灾，他和他的朋友组织一支拯救猫狗自愿队，深入到被水淹没的村落里，收留被弃的受灾猫狗。他所救的猫狗，每只脖子都挂上牌子，好让灾后主人招领。

猫犬诗人以前所见所写的都是肥猫肥狗，美猫美狗，玩猫玩狗，如今见到的都是瘦猫瘦狗，病猫病狗，死猫死狗，心情一直很沉重。

一次他从水里捞到一只死猫，伤心地把它埋葬了，还写了一首《哀猫》诗，在网上发表，赢得许多粉丝的眼泪。

又有一次，他在一间三脚屋的屋顶上，发现一只干瘪的母狗，它的四个奶头被四只干瘪的小狗紧紧吸着，而一起活活饿死。他哭得比死了自己的父母还悲伤，还凄惨。他请和尚为五条生命念经超度，并写了一首长达百行的《哭犬》诗，在网上一经发表，不胫而走，叫成千上万的粉丝跟着哭肿了眼。

鉴于猫犬诗人名声鹊起，几位有钱有权的粉丝脑筋一动，捉住机遇，成立一个全球猫犬诗人协会，特聘他当会长。

2010年11月13日

扯开蒙面巾

在抗洪救灾中，各路都主动来了不少志愿者。

老大、老二、老三是堂兄弟。他们三人每天划着小船，挨家挨户登记灾户：家有多少人，多少只猫狗等等，然后按户数，每天分发救济物，如饭盒、水和日用品等。

灾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灾民反映：夜里，居民常有东西失窃。

老大当过警察、老二当过兵，他们和当地保安人员便组织一支巡逻队。一天，他们划着船，在咫尺难辨的黑夜里巡逻，远处传来敲击声。小船悄悄向敲击声靠近，见到一个黑影正在砸一家没人住的门锁。巡逻队“兵”分三路，像三把飞箭，眨眼便把那黑点“制”住。

嘻！捉到一个蒙面贼。

老大喝道：“举起手！”

老二伸手扯开他的蒙面巾，不禁愣住：“是你！”

老三就擒，上了手铐。

2010年11月14日



抗洪救灾闪小说 8 篇

◎ 曾 心

一、沙包

洪灾消息传开，最抢手的东西是沙包。

行动快的人就买到，行动慢的人，连高价也难买到。有人打听某地还有卖，就潮水般涌去。老板坐在柜台上，看着买者排长龙阵，价格一天连涨三次。买的人有些怨言，但只要能买到，心里就暗自高兴。

突然一个电话响起，老板拿起听筒。他与对方谈些甚么，大家听不到，只见老板放下电话，即叫店员：“关门！”

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引起一阵小骚动。有人怀疑老板又要抬高价格了。

老板匆匆和几个工人走进仓库请点存货。

此时，来了一个中年人，问老板还有多少？

“九百九十九包。”

“多少钱一包？”

老板沉思片刻：“本来我明天就要去捐款，现在红十字医院急需沙包，这是关系到多少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这些沙包就作为我的救灾善款吧！”

2011 年 10 月 24 日

二、国旗

水魔来势凶猛，受灾的人群纷纷往高处疏散。

救灾志愿者乃猜摇着小木船，急急往低处走。在半淹的椰树林丛中，发现有间高脚木屋，在阳台上有个男子，不知道站着干什么。

水已淹到他的脚跟。

乃猜高喊：“喂！快下船！”那男子没回话，只回了一个手势。

哦！原来他是个哑巴。

乃猜等了一会儿，再催，还不见下来。

水已淹到他大腿了。

乃猜怕那人在寻找“绝路”，便“爬”上阳台，不禁一震：“哦！他在作画呢！”他画什么？乃猜不管，只硬把他拉下船。

船离开百米米远。他站起来，做个手势，似乎要乃猜看他的画。

乃猜又不禁一震：他画的是一面三色旗在滚滚的洪流中迎风高高飘扬。

乃猜赞赏地给他做个 V 的手势

那男子也笑着回敬一个 V 的手势。

2011 年 10 月 25 日

三、水利专家

曼谷特大洪水，使水利专家社里·比尼教授名声鹊起。

他戴着墨镜与一批大官员乘直升飞机视察曼谷灾情。电视台请他讲北水东流和西流的走向，分析哪些是属于高危险区。

群众信以为真。因为他是专家嘛，每句话都有地理数据根据。

他的邻居李开恩听了噗嗤地笑起来：“他家不属高危险区，但他老早就砌起一米高墙，还备了两架抽水机呢。”

一天，社里·比尼教授正接受第 9 电视台采访，他家里淹水了。水魔不是越过高墙，而是从地上汹涌冒出来。

他太太打了几次手机，他没接。等到晚上，他豪宅已半淹在水中，停在屋前的平治新车，发动机也开不动。他进不了家，只好租条小船，急急忙忙把老婆孩子接走。但他家的爱犬、爱猫都忘记带走，当晚都活活被淹死。家中的一池日本

锦鱼，也游进洪流中，不知他日落入谁人家。

自此，每当这位水利专家在荧光屏出现，知情观众都会取笑：“嘻！水利专家，保不住自己家。”

2011年10月27日

四、打赌

晚饭后，老刘一家三口人在看电视，泰国11台的荧光屏上，出现某水利部长拿着地图指手画脚说：“上午乘直升飞机视察，曼谷水势已缓解，预计帕诗扎伦路不会淹水了。”

妈妈哼的一声：“改台！”

孩子把它移到第9台，荧光屏上现出的是某大学水利教授指着地图说：“曼谷东部、西部水势更严重。帕诗扎伦路后天将淹水。”

“怎么说法不一样，究竟要听谁的呢？”孩子发问。

爸爸说：“官方的话不会乱说，一定有依据。”妈妈说：“当官的一向爱讲大话，教授的话比较可靠。”

爸妈各持一方，对立、碰撞，擦出火花，甚至打起赌来。妈妈说：“我赢，你要戒烟！”爸爸说：“我赢呢？”妈妈不答，孩子代答：“不要发脾气！”妈妈假装要打他，孩子一“闪”，躲开了。

第三天傍晚，孩子驾车前往看个究竟。车到碧甲盛路，马路已变成水路，只好另抄小路走，到了帕诗扎伦路口，车轮已半个浸入水中。妈妈怕车子“死”火，急叫孩子回头。

爸爸坐在车前，不声不响，猛吸一口已点燃的香烟后，便把半截烟蒂向车外一丢，随着从衣袋掏出一包还剩下九支香烟的烟盒，狠狠又向车外丢去。

2011年11月8日

五、坐禅的老五

近百岁的老五。坐禅是他唯一养身之道。

半个多世纪来，老五总是早晚独坐老榕树下的一块大平石上，那石头已被他坐得有明显的凹痕印迹。

一天，老五如常地坐禅。洪水淹没到石头，

渐渐淹没到他的屁股。他丝毫不觉，犹如“气停止，脉停止，念停止”似的。子孙唤他不“醒”，只好七手八脚把他抱上车。

当晚，子孙四代共进晚餐，谈论曼谷百年水灾，个个有如“谈虎色变”的惊恐。老五却半闭半开眼睛说：“有天就会下雨，有地就会水灾，平常事嘛。”子孙都嘀咕起来：“这是和尚说的话。”

当家里被水淹，连续搬了三次临时的“家”，子孙担心水魔会再追到，不知将搬到何处时。老五似无心又似有心地说：“地上不能住，就上山，山不能住，就上船嘛！”说得子孙们都变忧为笑。

子孙们谈到水淹曼谷一个多月，花草树木浸死，屋子损坏时，老五像老和尚说偈似的：“只要心没被淹没，花草树木是会长的，房子也是会好的。”说得子孙们面面相觑，似笑非笑。

水淹曼谷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子孙们都埋怨政府的无能，官员的贪污，防治措施的失策……

老五一言不发，静如一尊佛。

2011年11月10日

六、猫犬诗人

也许是猫来投胎，或许是狗来投胎，他爱猫、爱狗甚于爱人。

他写诗不写人，专写猫，出版了一本《猫语》。于是，粉丝叫他“猫诗人”。后来他又写狗，出版了一本《吠声》。于是，粉丝又叫他“狗诗人”，但觉得不好听，便改叫“犬诗人”。他也默认了。

今年雨季，泰国到处洪灾，他和他的朋友组织一支拯救猫狗自愿队，深入到被水淹没的村落里，收留被弃的受灾猫狗。他所救的猫狗，每只脖子都挂上牌子，好让灾后主人招领。

猫犬诗人以前所见所写的都是肥猫肥狗，美猫美狗，玩猫玩狗，如今见到的都是瘦猫瘦狗，病猫病狗，死猫死狗，心情一直很沉重。

一次他从水里捞到一只死猫，伤心地把它埋葬了，还写了一首《哀猫》诗，在网上发表，赢得许多粉丝的眼泪。

又有一次，他在一间三脚屋的屋顶上，发现一只干瘪的母狗，它的四个奶头被四只干瘪的小狗紧紧吸着，而一起活活饿死。他哭得比死了自己的父母还悲伤，还凄惨。他请和尚为五条生命

念经超度，并写了一首长达百行的《哭犬》诗，在网上一经发表，不胫而走，叫成千上万的粉丝跟着哭肿了眼。

鉴于猫犬诗人名声鹊起，几位有钱有权的粉丝脑筋一动，捉住机遇，成立一个全球猫犬诗人协会，特聘他当会长。

2010年11月13日

七、扯开蒙面巾

在抗洪救灾中，各路都主动来了不少志愿者。

老大、老二、老三是堂兄弟。他们三人每天划着小船，挨家挨户登记灾户：家有多少人，多少只猫狗等等，然后按户数，每天分发救济物，如饭盒、水和日用品等。

灾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灾民反映：夜里，居民常有东西失窃。

老大当过警察、老二当过兵，他们和当地保安人员便组织一支巡逻队。一天，他们划着船，在咫尺难辨的黑夜里巡逻，远处传来敲击声。小船悄悄向敲击声靠近，见到一个黑影正在砸一家没人住的门锁。巡逻队“兵”分三路，像三把飞箭，眨眼便把那黑点“制”住。

嘻！捉到一个蒙面贼。

老大喝道：“举起手！”

老二伸手扯开他的蒙面巾，不禁愣住：“是你！”

老三就擒，上了手铐。

2010年11月14日

八、超度时刻

洪水退后，某工厂开工，发现三位工人没到。有人在“脸书”查到：在洪灾六百多人死亡中，有这三位工人的姓名。

一名是乃邦，为帮一位老人脱险，自己被电触死。另一名是坤莲，为救一名溺水的小孩，被蛇咬死。第三位是乃勇，为捕捉害民的鳄鱼，被咬断了腿，被吃了。

领导认为他们都是为灾民牺牲，应请和尚为他们念经超度。

那晚超度在一间寺庙举行，三人遗像的四周挂满花圈，场面肃穆哀荣。

当和尚念着《往生咒》时，灵堂前，突然出现一位拄着拐杖的工人，大家定神一看，活见鬼，那明明是乃勇。场面一片惊恐、慌乱。

此时乃勇大声说：“我不是鬼，我还活着！”

接着，他讲述了如何死里逃生的经过：

那天他和鳄鱼搏斗，被鳄鱼咬断一条腿，便昏迷过去。“脸书”说我被吃了。其实我被军人救了，送到医院救治。今天在“脸书”又看到，厂里要开追悼会，军车急忙把我送来。

话音刚落，全场转惊恐为欢腾，领导趋前与他欢乐拥抱。工人一蜂窝把他围住，激动得把他高高抛起。

领导马上制止：“小心！他的腿！”

2011年11月19日



短、精、快

——评曾心的抗洪救灾闪小说

◎ 龙彼德

灾难催生文学，精神鼓舞斗志，这已是人类发展史上常见的现象，曾心的一组抗洪救灾闪小说再一次作了有力的证明。

闪小说是小说星空的闪电，其主要特征是短、精、快。这在曾心的作品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短，既指篇幅短，也指起、承、转、合短。就篇幅而言，曾心的闪小说最长的430字，最短的270字，按照中国“短文故乡”发起的“180至210字征文”的要求，似乎长了一点，尚可压缩。但他对起、承、转、合的处理却很短，如《国旗》写一个水已淹到脚跟的男子仍在阳台上忙着不肯下船，这是“起”；“再催，还不见下来”，是“承”；救灾志愿者“硬把他拉下船”，是“转”；原来他是个哑巴，为了把一面在洪流中高高飘扬的国旗画下来而不顾个人安危，是“合”。全文不过270字，却在极短的转换中将爱国主义精神与大无畏气概尽显无余。

精，有精选、精思、精炼三层含义。精选题材，如《坐禅的老五》，洪水肆虐，一家惊慌，唯有近百岁的老五镇静自如，照旧坐禅。正是他的人生感悟，给了子孙四代战胜灾难的信心。精选角度，如《水利专家》，电视台请教授讲水流的走向，“分析哪些是属于高危险区”，群众信以为真，只有他的邻居不信。结果，水淹教授家，夸夸其谈、名不符实的教授成了大家的笑柄。精思即精巧的构思，它关乎闪小说成败的关键，也是作者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如《扯开蒙面巾》，用的是转折法：“老大、老二、老三是堂兄弟”，他们主动充当志愿者参加抗洪救灾，“灾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没料到“居民常有东西失窃”，老大、老二组织巡逻队，抓到的蒙面贼竟是老三！《超度时刻》用的是求奇法：某工厂为在洪水中遇难的三位工人，请来和尚念经超度，不料其中之一也赶来参加，吓得大家惊呼“见鬼”，原来他是被军人救下的，顿时全场欢腾。《沙包》用的是悬念法：“看着买者排长龙阵，价格一天连涨三次”，老板突然叫店员关门。“有人怀疑老板又要抬高价格了”，岂知是无赏奉献，老板将九十九包沙包全部作为救灾善款，真是感人至

深。精炼，乃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尤其体现在语言的鲜活与精省。如《打赌》，对帕诗扎伦路会不会淹水，存在分歧——“爸爸说：‘官方的话不会乱说，一定有依据。’妈妈说：‘当官一向爱讲大话，教授的话比较可靠。’”各有道理，也各有普遍性。争持不下，便打起赌来。

妈妈说：“我赢，你要戒烟！”爸爸说：“我赢呢？”妈妈不答，孩子代答：“不要发脾气！”妈妈假装要打他，孩子一“闪”，躲开了。

对话简短，个性鲜明，再现了一家和谐融洽、亲密无间的气氛，这是大灾降临之时所最需要的，也是泰国人民战胜洪水的人性之本！结尾写马路变成水路，“妈妈怕车子‘死’火，急叫孩子回头”。紧接着一个特写：

爸爸坐在车前，不声不响，猛吸一口已点燃的香烟后，便把半截烟蒂向车外一丢，随着从衣袋掏出一包还剩下九支香烟的烟盒，狠狠又向车外丢去。

有这样重然诺、讲诚信、有决心的人，还有什么艰难险阻克服不了的呢？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笔者这样的解读也许纯属多余。

快，一方面包括作者的敏感与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出了20篇闪小说，各篇虽有差距，但总体看来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有歌颂，也有批判，较好地呈现了社会百态，也折射出人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包括作者捕捉细节、透视本质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是《猫犬诗人》，此诗人因写猫、写犬而得名，随着洪灾的到来，他“以前所见所写的都是肥猫肥狗，美猫美狗，玩猫玩狗，如今见到的都是瘦猫瘦狗，病猫病狗，死猫死狗，心情一直很沉重”。这使他写《哀猫》诗，也写了《哭犬》诗，在网上发表，赢得许多粉丝的眼泪。特别是后者，得之于“他在一间三脚屋的屋顶上，发现一只干瘪的母狗，它那四个奶头，被四只干瘪的小狗紧紧吸着，而一起活活饿死”。此篇从家畜的角度写洪灾，已经够特殊了，由于这个细节，更起到了一针见血、震撼人心的作用。

2011年11月19日至21日写于杭州

回 忆

◎ 小 莹

1966年4月6日华校被接管，全国华校无一幸免遭受封闭，而我所读的华校也难逃着最凄惨的浩劫。华校封闭后我不能像其他的同学转进当时的学校读书或出国留学。我只能带着羡慕之情，看着他们拎着书包穿着校服去上学校。

自从辍学以后，我学做糕点、学裁缝等。妈说：女人要学点手艺，但是我对这一切不感到兴起，我辜负了妈的期望。

而当时只有一门华文报刊——印度尼西亚日报，因对华文文学的热爱，停学以后，我只能从唯一的报刊探索、观察，碰到难处就向先父母的讨教。

在穷困中困境的模样、在困境中我理解到争取、在争取中我得到坚韧不拔、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给予了我生活的意义。

1970年初我试试投稿，虽然有些拙作被发表也有被编辑投进纸篓，我知道我还要继续努力，人就是在经验中考验与磨难中成长，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众星中光影最微弱的一颗。在这期间印度尼西亚日报也开辟很多活动，如：英文学习班、唱歌班、跳舞班等。。。当我们参加活动结束后，喜欢在报馆前吃炒米粉、喝 CENDOL 冰，虽然是廉价的小吃，我们也吃得津津有味，到现在还留下给我深刻的回忆，差不多每两个月有组织旅行，给我们一群文友相识和联系感情的好机会。印度尼西亚日报也有开辟笔友栏，在交笔友当中，我也认识了好多的笔友，复信给笔友也提高了我学识……无忧无虑的时刻只能给我回想，往事只能给我回味。

1973年年初我披上嫁衣，结束了一切我所

喜欢的（爱好）活动，因为我出生在古老的家庭，爸妈是从唐山来的，嫁到的丈夫又是小地方人，对于家庭比较保守。家母的谆谆教导永刻我心中，我嫁了他就应该付出，做一位大姐要给以下的八位姐弟好榜样，而我嫁到的丈夫对我很好。婚后我为繁琐的家务事忙得团团转，一直到老么上大学。

1998年华文解禁后，给华族带来清新的气息，中华文化遭受到长达32年

严重摧残之后的今天，我们还能够学习到充满着智慧的学问，真是不幸中之大幸，我们应该感恩不尽。

书——能打开心灵的窗户，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的精神食粮。

2000年我受不了华文书籍以及好多报刊、杂志的诱惑，把沉睡20多年的心终于被激活了，把蓄积很久的怀旧心情涌上笔端，有时灵感来了，总是喜欢在白纸上挥动笔杆，把情感思绪跃然纸上。写作除了增长知识和陶冶心情。也不使自己的生活动干晦涩。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与时并进这是我们勤奋学习中华文化的座右铭。

现在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我喜欢把生活中有趣的、值得回忆的事物、人生的点点滴滴用浅白的文字记下来，我不是为了名和利，我只是想充实自己以及享受涂鸦之乐趣，这也使我在有生之年光阴没有细度，夕阳灿红时的一点纪念。

2012年6月9日



简单生活

◎ 郑 平

生活是人生中最奇怪的一道命题，有时你拼命付出，拼命追求，但它未必回报给你以精彩；有时你无心插柳，它却灿若皓月，风光无限。事实上生活没有我们想的那样复杂，一切的喜怒哀乐悲愁苦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看的太重，太较真。

活着是极其朴素自然的一件事，穿不必华衣美服，保暖舒适就行；吃不必山珍海味，营养充足就行；住不必洋房别墅，谁都不过睡五尺见方；行不必宝马奔驰，公车摩托车不是不行。但是大多数的人为什么还是觉得活的痛苦，因为人类太喜欢物质上的比较，太渴望物质上的占有，太重视物质上的欲求。很多人想到的是怎样赚钱，而从来不会想怎样做人，想到的是如何使利益最大化，而从来不会考虑谁会是利益最大化的被利用被损害者。年轻时牺牲健康拼事业，年老时又以金钱买健康，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那些觉得生活复杂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什么都想拥有，什么都不愿意放弃。他会说，钱要多多益善，不管它

是怎么来的；人要风光体面，打肿脸充胖子也在所不惜；朋友要好好利用，世上没有什么两肋插刀；情人要来者不拒，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活得不复杂——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虚伪嬗变，利益驱使，哪里能不痛苦！

当然，活着又怎可能没有要求，只是这些要求不妨可以让自己不要变成欲望的奴隶。家庭和睦温馨，亲人相互扶持，朋友坦诚相待，努力工作，量力而行，劳逸结合，不为得而大喜，亦不为失而大悲。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段话：人生中做好三件事就可以，一是认真做好该做的事，不用要求完美，尽力就行；二是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不论是人和事，而不是好高骛远，失去了才后悔；三是身心健康，豁达不拘，不必事事斤斤计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倘若我们真能这样，或许我们的生活会简单的画出人生美好的线条，而不至于在每每回首时，总觉得自己的生活面板被涂鸦成浑然一片，失去了生活的真味道。

思念如花

◎ 郑 平

思念如花
瓣瓣如水晶般晶莹
水做的花
朵朵都是我纯澈的心

春天，送你一朵露花
柔波里折射出月亮的
清辉
天边那颗最亮的星
是我凝视你的眼睛

夏天，送你一帘雨花
朦胧的氤氲里有我的
泪影
浅唱低吟的倾诉里
书写着你的名姓

秋天，送你一窗霜花
瑟瑟秋风里有我温存
的心
镌留在唇边的热吻
让相思迭满相思

冬天，送你一天雪花
清冷的夜空里有我的
思念
天涯难隔的思念啊
祈求相逢的深拥

思念如花
瓣瓣如水晶般晶莹
水做的花
朵朵都是我纯澈的心

划湖

◎ 叶 竹

宁静的风
让道给路过的晚霞
在湛蓝的天空
高挂了一片殷红
那是未开发的乡土
挂满了赤子的心胸
除了几片在嬉戏的云
还可以听到
偶尔传来的一两句
鸟语

水上的人家
静坐湖上

不与时间争短长
从早到晚
可以品茗赏湖
可以喝酒猜拳
顺便在湖中打捞
一尾一尾游过的
月光

我们缓步划过
宇宙间遗留的一粒珍珠
给你
也给了我
是那幅
被凝固了的

伊人新诗三首

一、疑问

今日的晴空无彩虹
妙想借用一串纤细的人工
探测在遥远的心迹
是否想念在犯感冒
还是记忆在打点滴
怎么就没捎来丝丝的讯息

二、无法停留

微风好温柔
晨曦多暖和
促成朵朵亮丽的芙蓉
抚慰寂静的眼眸
温柔将过
暖和会走
犹如那场欢欣的重逢
那似虚幻般的感受
却有真实的颤抖
放开曾经的邂逅
紧握岁月的双手
只能拥有此刻的拥有
冰冷的时钟
一横一横
默默将一切不舍
带走

三、差异

从一株沉默到开着美丽花朵
预期的守候
等待是感动
当绮丽邂逅已画入眠梦
清醒的话语已言不由衷
奢望像病痛



失 职

◎ 小白鸽

有八十出的陈三伯，生活有规律，所以身体仍健壮。他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身了，漱口洗脸完毕便穿上运动鞋绕着附近住家区晨运。那天，他在一家住屋前边走过时，听到抽水机不时地抽响，里屋黑漆漆地，从街灯微光，看到前屋地上湿湿的，他便走前去看，原来屋旁有个绕着长长塑料水管的水龙头没关紧，水不停地流出来，水流虽然不大，但若一整夜一直流下去可多浪费！因此他把水龙头关紧，然后继续他的运动。

第二天，他路过这家屋前时，又听到细细的水流声，仔细一看地上又是湿湿的，唉！这些人怎么这样粗心，一边又走前去把水龙头关紧，刚想转身，突然后边有凶狠的斥责声：“嗨！做什么？别弄脏地面！”陈三伯吓了一跳，忙紧急转身，且见是穿着制服的巡卫员。他镇静地说：“伯，你看，满地湿湿的，我是帮人关紧水喉的！”巡卫员望了望，然后站在那儿点起烟，神气地说：“好，可以走了。”

“这么无礼的巡卫员！”陈三伯气愤地嘟哝，一边迈开脚步继续他的晨运。路过警卫岗时，里

边飘出咖啡香，可是里边空空无影，巷口的大铁栏栅门也是半虚掩着，他走出去后便习惯地把铁栏关紧然后把锁链绕上去走了。

当天蒙蒙亮，陈大伯也已走的一身是汗，他又绕回归路了，远远的就看到巷口铁栏栅前聚着一群人，他忙过去问及：原来邻居走失了两辆摩托车。“两辆？”他惊呼。“唔。”那家佣人点头，然后说：“当她在厅内打扫时，听到有摩托声响，她从窗口望去，却见她家的铁门敞开着，前面有两个人坐上摩托车走了，她赶紧跑出去一看，的确是她家主人的摩托车不见了，赶忙出去追，一边大声喊：有贼！有人偷摩托车！可是当人们陆陆续续从家门跑出来时，那两辆摩托车已看不到了，不知何时警卫员也才冒出来。问的人多了，佣人那苍白的脸真无奈地又重复着讲述发生的经过。接着，留下七嘴八舌的杂音在回响着。陈三伯想起那神气十足的巡卫员，向穿制服的警卫员瞄了一眼，可惜前来的警卫员却是新的面孔，可能换班了吧！陈三伯不想多说，只是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回家了。



指甲与黑草莓

◎ 雯 飞

一向以来，吴老师有个习惯，每星期一次总要给学生们检验指甲。他告诉大家，指甲要常常剪，指甲长了会带来细菌，不利于健康。

数年来执教鞭，学生已被他的这一“制度”训得贴贴服服，几乎一个个变成机器人”。怎么不呢？谁敢不听，扣分数！

可是，近来吴老师的这项法宝似乎失灵了。

“小琪，别忘了回去剪指甲！”

“是……”

“小宏，你的指甲怎么还这样长？！”

“唔……”

“小娟，又忘了剪指甲啦？！”

“我……”

一天吴老师随女儿一家逛 EMPORIUM 超市。

在一家黑草莓手机铺里。

“爸，这种牌子的 BB 很不错，您喜欢吗？”

吴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他那褪了色的古式手机，像对着老朋友般端详了一番。他记得那是十年前到悉尼时，小女儿给他买的。这些年来，它虽然也有几次闹“罢工”，可是稍微修一修就没事了。

“哎呀！爸，您知道吗？这种 BB 与电脑的功能相似呢，您拍了照片可以马上发伊美儿，很适合您的工作呀！”

这句话可真打动了他的心，眼光不觉停留在女儿递到面前的黑草莓。也不等爸爸的答应，女儿已自作主张付了款。

“爸，这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桌上两部手机并排放着，吴老师觉得自己仿佛有了“外遇”，对“老伴”有些心存愧疚呢。可是他却又想向新科技进军，去掌握这多功能的玩意儿。

当然他觉得还是“老”的熟手，即使闭着眼睛也会发短信。新的呢，必须从头学起，很难。

此时，屏幕上出现黑草莓图案，他记得女儿说过这表示有信息传入，打开一看，见一列列黑黑加厚的名字，是小女儿发来的。

“爸，怎么没开机呀？您要常常探望她，像婆儿般，看她有否啼哭，是不是撒尿要换尿布……”

哈哈！这丫头！他不觉莞尔一笑。

吴老师想起一句话：有心走路，不怕路遥远。有心精进，不怕达不到目的。

他的手指头笨拙地在那排列着的 24 个字母的密小键盘上移来移去，不时压一个却出现两个字，压这个字不见了那个字……

他看看自己圆圆的左拇指头，又看看右拇指头，突然“哦！”的一声恍然大悟。



姓名的烦恼

◎ 海 浪

孩子的同事婚后得一子，取名 Andreas。如今本国华裔取西式名字是名正言顺，没有人认为不妥。反过来如果取个华人传统的姓名，会让人觉得哪儿不对劲，而且有逆流之嫌，被认为不符落地生根的理念。但这对年轻父母却很愿为孩子起个中文名字，当然不是用于正式登记，算是别名吧。他俩完全不懂中文，但经常听别人说，在国外如果华人被问起中文姓名而回答不出的话，会给人家瞧不起的。因此夫妻俩诚恳地请我帮忙取名，并要求中文姓名在含义、发音方面能与 Andreas 贯通，还要求用电脑把中文姓名打印出来保存，另用印度尼西亚文解释每个字义，让家人及孩子明了其中含义，可谓用心良苦。现今本国一些歧视华裔的限制已逐渐解除，在环球掀起的中华热影响下，给孩子取中文名字也成为了一种时代的需求。想想，如今很多非华族人士，经常到东方来与华族打交道的，往往会有一个中文姓名，不但显得亲切也很方便，洋姓名念起来不是较拗口吗？

一般来说，本国懂中文的长辈会为子孙按行辈取中文姓名，多数不会管是否与印度尼西亚式姓名有含义、读音上的联系。而不谙中文的只知道华人都有姓，对行辈却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每遇到这种要求，我义不容辞，虽对生辰八字一窍不通，总觉得这个责任太大了，马虎不得，因此会替他们推敲出一个能符合要求的中文名字来，除了得体、大方外，尽量避免有

后遗症。姓氏呢，就不能随意了，一定得弄清楚本姓。顺便一提，从荷兰殖民时代迄今，正式文件中均以拉丁字母标示个人的姓名，也就是中文字的发音，中文怎么写就靠当事人了。因此只要他们知道自己姓氏的发音，说得出租籍是哪里，就较易追查了；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向自己的长辈、亲戚或世交请教，或许有人知道，免得莫名其妙地换了姓。比较幸运的是，祖辈还留下姓名，或当事人勉强还能划出几笔自家姓氏的中文，或能记得本姓的约略字形，但终究是少数。

这位父亲现在的正式名字是 Hartono—哈尔多诺，有“财富”的含义，改名换姓前是 Pie JuTjwan，中文怎么写就要猜了，好像“有赚”、“友传”这类字的发音，而 Pie 这个姓则有待查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权者“倡导”本国华裔改名换姓时，他父亲为了响应来势汹汹的呼吁，也表示诚心融入主流、打成一片，就立刻响应为自己一家人改名换姓了。但那张换名证中竟没有把 Pie 这个姓以及妻子的姓 Tan（陈）换成印度尼西亚式的姓。也许他父亲要表现融入得彻底，不留痕迹，干脆不要姓了，免得后代继续受歧视，因此一家人都只有单名。现在他家后代没有姓了，庆幸的是还留下一纸换名证，还有机会寻根。麻烦的是父母均离世了，亲属也都不识中文，故无法请教或追查这个姓。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姓，只能答应他慢慢探查或请教一些老前辈。这代不识中文的华裔往往只知道姓

的发音，但分不清是闽南音调、广府音调、客家音调或潮州音调等等，想作个正确的判断必需多方比照，才不会误批了人家千年祖传的姓。

一天，老友善多傻来访，只要有壶茶加上一盘炒花生米就能天南地北聊上半天了。朋友，你会觉得这位老兄的大名有点怪怪的吧，所以先交待一下。此君本姓吴名鼎安，当年改名换姓海啸来袭时，为了生存也期望在社会上少受点歧视，就更换姓名了。可他很有心机，为了保留中文名字的含义，他取了 Santosa 为名，Gosali 为姓。依本国主流习俗，他的全名就是 SantosaGosali。Santosa 有安定、安宁、太平的含义，而 Gosali 里头则含有 Go 这个音节，也就是本国《吴》字一般的念法；另又有 Li 这个音节，那是代表母亲的姓《李》，想得真周到，这个新洋姓就留给后代去传承了。吴君性开朗，为人风趣，喜爱开玩笑，自称是“善多傻”——Santosa 的音译，朋友们就把他的姓 Gosali 音译为“我傻哩”，有时候故意说成“我傻里傻气”，这就是前头所谓的、要提防的后遗症啦。吴君顶着这个别开生面的外号，广结善缘，朋友反而比以前多了。可你别被他的大名骗倒了，他精明得很呢。

“老吴，你知道 Pie 这个姓吗？”我开门见山。

他挑起眉毛，“哟，这那来的姓？没听过！‘Pie’这个词在本地方言是‘如何’的意思。怪哉！有这个姓？Pie...Pie...?（如何是好？）”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

“就是这个姓难倒了我，猜也猜不着，问也还没问出来。有个年轻人是这个姓，又不知道祖籍是哪里，福建、广东、湖南、湖北也搞不清。”

“他怎么知道自己姓 Pie 的？就让他姓《何》好了，《如何》的《何》。”

“他可不是乱说的耶！他保存了家人的换名证书。更换姓名声明书不是有原姓一栏吗？明明填写的就是 Pie，可是没有换成印度尼西亚式的姓，现在没有姓了，但他的老出生证明明写着父亲姓 Pie。”

“真是！怎么没有姓呢？我再傻也没有把自己的姓放弃了。可怜的家伙！我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替他找回来。”

“拜托了，善大人行行善，别让人家瞧不起我这个‘百事通’。”

“哈哈！‘百事通’也有求我的一天！说到名字，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名字又变了，猜猜看！”善多傻卖起关子来。

“甩掉‘傻里傻气’了？换成比较精明一点的？又花了不少钱吧？干吗？你那名字带来福气呢！”

“噢，你不知道？这次不用花钱，换新居民证时镇公所给我强加了原来的姓！现在是复姓了。”

加姓这码子事我早已有所闻，但看他似乎有点激动的样子，就让他发泄一下，“愿闻其详。”

“我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换姓名的，当时的规定是通过市政府办理，并为司法部所承认，是合法的。当时的换名证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新姓名是 SantosaGosali，名在前姓在后。现在又说不对，应该是 Go SantosaGosali，前面一个中姓，后头又一个洋姓，不中不西，岂不变成了古怪的复姓？气死人。”

“气得死人，气不了活人呀！这不正是把你的是华裔的特征突显出来了？你不是常说，在国外只凭姓名人家是很难分辨出你是不是华人吗？如今堂堂皇皇加了一个中式姓氏，不是马上就分辨出来了？你是以龙的传人为荣的，要千谢万谢才对哩！”

“你想气我，是不是？这半个世纪来，我这个‘善多傻、我傻哩’已经是合法的姓名，房地产、汽车、营业准证、护照、合同、银行户口、信用卡、保险...都用这个名字登记，现在最根本的居民证居然写成 Go SantosaGosali，法律上岂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你知道引起的法律后果吗？以后要证明这两个不同的姓名是同属一个人的，不是麻烦透了？难道你没有这个问题？”我微笑以对，仍然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有点迷惑，双眼眯成一条线打量着。

“我知道这码子事。前年报上不是闹得沸沸腾腾？很多上层社会华裔人士为了加姓引起很大的麻烦，就群起反对，最后逼得政府取消这个冠姓的措施。可很多人已经被‘修理’了，没有能力表示反对。这回可没有影响到我，我仍然是三个字的姓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故意气他。

“噢，你没有换名？哇，敢逆流行船。”显得有点惊奇。平时我们这些老顽固都是以原姓名称呼对方的，所以往往不熟悉对方的印度尼西亚

文名字。再说，一般的华裔几乎都换了姓名，大家很自然地认为人人必然有一个新姓名，只有少数有某种原因的才没有换名。

“换了，哪敢逆流？新姓名用了差不多三十几年，买房子、机车等都那个名字。几年前换新居民证时，村公所官员说不能再用那个新姓名了，因为没有经过法院的裁定，那还是‘半生不熟’的换名证；但他们愿意帮忙，通过法院重新替我申办换名手续。当然又要一笔不小的化费，我花不起，既然新姓名不合法就决定恢复原来的姓名。这也让他们惊讶，居然有这种不识时务的家伙。我心里暗喜，时局不同了，塞翁失马。”

“不麻烦吗？你的房子、证件等怎么办？”他倒很关心。

“老实告诉你吧，那个年代我已获悉那换名手续未完成，要完成就得再花一笔为数不小的经费，当时自己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就施展‘拖’字计。适逢当时办居民证时村公所没有异议，办其他正式文件时，各方也没有异议，似乎他们都不知那个换名证是‘半生不熟’的，或故意闭一只眼，网开一面，就这样糊里糊涂拖了几十年。很多人是这样拖过来的，现今才‘被迫’恢复了原姓名。可是也常闹笑话，毕竟三、四十年过去了，社会对华裔传统的三个姓名都生疏了，故常常把最后一个名字当作姓，前面两个字当作名字，称呼起来，教你哭笑不得！”

“哈哈，洋姓名本就是名在前头姓在后啊！老兄，你的房子、车子等呢，没有麻烦吗？”善多傻没有放松。

“我哪有那么多的家产？破屋一间，趁身份证还管用时候赶快卖掉，一了百了，再用原姓名分期付款买新的！过去办任何手续，只要关系到姓名都要出示两种证件，现在身份证就可以了。但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孩子们的毕业证中的家长姓名，一直都采用那‘不合法’的姓名，而且从小学一直沿用到大学，如果追究起来，这个家长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别笑！幸好，那些毕业证都没有真正用来证明身份。但我仍然保存哪些逾期失效了的居民证等证件，也许有一天能派上用场，证明曾经用过这个姓名。”

“想不到老兄也有这一套！”

“政治很可怕，半个世纪就被姓名这码子事折腾着。”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又要冠上原来已

经合法改掉了的姓呢？”这回他就真的傻了，喝下了一大口茶。

“说来话长。据我所知，荷兰殖民时代，华族被规划为东亚民族，凡民政手续都受到特别的处置。1917年及1919年颁发了相关的民事法令，沿用至今，所以华族出生、结婚或离异、死亡等都要到民事登录局办相关的证书；现在才没有这种区别，不分族别，人人都得到户籍与民事登录局办相关的证件。其中的出生证是办身份证的依据，而以后其他证件的姓名都以身份证为准。注意到没有？华裔的出生证中，孩子的名字称为‘小名’，没有特别注明姓，但父母的姓却用大写字母标明，子女以后自动随父姓，如果非婚生子就随母姓。因此出生证只有‘小名’，而不是全名。以后办其他证件时，孩子的全名理所当然的就是冠上父姓或母姓再加上小名。因此一般都是三个汉字，用三个印度尼西亚文音节写出来。”

“难怪现在的出生证，仍然只有小名，有时写成‘名字’而没有姓。”

“糟糕的是，现时的一些机构可能不知道这个古老法令的规定，或各有各的看法与规定，他们硬把出生证上的‘小名’或‘名字’当作全名，所以没有冠上父姓或母姓，无形中取消了人家的姓。因此很多毕业文凭或其他证件的名字与身份证不符，在法律上制造了问题。如果家长或个人要正名就得通过法院纠正，当然又得费时花财了。”善多傻听得入神，一言不发。

我停下吸口气，“其实当初换姓的措施是不合法规的。”

“嘿！你凭什么这么说？”善多傻实在不解。

“直至今日，1917年及1919年荷兰殖民时代所颁发的法令还生效，甚至现今出生证的书写格式仍然跟以往用荷兰文书写的大同小异。那个法令当中有一条款明文规定，姓氏是不能改的，名字则能通过法院的裁决来更改。”

“真是邪门，为什么当权的荷兰人硬规定不得改姓？华族更名换姓并不犯天条呀！”

“听过荷兰人姓氏的来龙去脉吗？我曾经看过这么一篇文章，大意如下：荷兰人本来有名无姓，后来某个国王认为不妥，就下令全国家族都应该取个族姓，但遭一部分人反对，他们不敢公然反抗国王的意旨，就来个消极性反抗，替自己家族起了古古怪怪的姓氏，比方说‘长颈’、‘木屐’甚至‘鬼怪’等，当时也许是为了发泄怒气，

不以为意，就这样传承下去了。后来他们的后代觉得自己的姓氏实在不雅，就想改姓，才发觉到改姓在荷兰的法律上困难重重，化费巨大，有的人根本无财力改姓，只得沿用原姓。这可能是荷兰人立法背景之一。”

“倒没听过。难道为了弥补这个错失，后来就再强加原来的姓？”

“我不知道，没人说得清，也可能另有其他考虑或新规定。”

“现时华裔的姓名五花八门，有的原姓放在前头，有的放在后头，有的是当初打错了字母，有的是新旧拼音引致的混乱，不同的证件会有不同的姓名，正名、别名、外号、又称、旧名…又与身份证不符，每办理手续时，煞费周章，还得用各种方法证明这些名字原属一人。我一个朋友打官司，对方的律师就会紧抓这个弱点诸多为难，总之够他烦的。唉！”善多傻长叹一声。

“到国外办事更麻烦，一个人哪有这么多不同的名字？所以现时的家长，为了避免麻烦，呈报出生时干脆把孩子的全名报上。嘿，老弟，你在祖籍国有家产或祖辈遗产吗？”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现在很多人到祖籍国去办理继承祖产，姓名也是个问题。我曾听说过，这里华裔的姓，很多是‘冒牌姓’，根本不是自己的原姓，名字也未必是真名。”

“你哪里来那么多的信息，我真个是耳聋的傻子！”

“别急，听我细细道来。据说，荷兰殖民时代，凡从国内飘洋过海来的，登岸时都会被殖民当局登记。新来的要有一个老侨亲戚成为担保人，这样才获准登岸、居留，为此，他们就临时认接船的或先约好有影响力的乡亲为亲戚，也虚报一个名字，就随那个人的姓了。那个时代只要能有机会在异地生存、立足，管他姓什名啥！反正在家乡仍然有自己的姓名，有亲人、家谱为证，而且绝大多数是打算落叶归根的，这都是权宜之计呀。没想到，一呆就一、二代人，这期间基于政局原因及各项需要办了很多证件，又苦于不能改姓，只好沿用那个‘冒牌姓’及临时起的名字。这正是祖辈的悲哀。”

“我说，当时的祖辈很务实，随机应变，适

者生存。”

“没错。这些勤奋的老前辈，在异地一生忍辱打拚，省吃俭用，几经艰辛，最后生了根发了迹。期间他们把血汗钱汇回家乡支援亲人或置业，置业时多数仍然用本家原姓名，期望日后回家乡安享晚年或由后辈去继承，这无可非议。可世事难料，家乡变天后，归乡梦幻灭了，时间久了，很多产业证据也销毁、遗失了。等到他们归土后，隔了一代人，国外后代听说自己在家乡有祖辈遗产可以继承，要办继承权时，就只有望洋兴叹了。还有，海外祖辈身份证上的姓名往往与家乡的不同，或在家乡就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引起法律上的疑难。比方说原姓‘李’成了姓‘林’，任谁都会起疑，姓都不同，哪能是业主或直系继承人？你家有没有这类问题？”

“没有。就是有，但证据丢失了，等于没有。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让给哪些住了一辈子的亲友或霸住的人啦，还计较什么？很多人有这种情况，莫可奈何。”

“傻人多福！真的，大可不必自找麻烦，有时还得不偿失呢。”我拍拍他。

“财是身外之物。我现在变成了复姓，更难让人相信了。”

“寨翁失马，起码你保留了那个‘味儿’…龙的传人。”

“哈哈！说得也是，凡事往好的方面想吧。但麻烦在后头，日后还得面对新姓名所衍生的问题。哎哟，聊了半天，回家、回家！”

“话说回来，帮我打听那个Pie姓噢！否则我无法交待。”

“遵命。”善多傻真是大善人。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善多傻忽然打电话过来说，Pie这个姓相信是“黑”，有人知道本地曾有这个姓的人家，祖辈是哪人氏，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与那年轻父亲还有关系说不定。过后我就告诉那位父亲，他可能姓“黑”，希望没错，日后如有新的发现再通知他，并建议孩子以“安德”为名。他弄清了“安德”两个字的含义后，也很乐意接受这个中文名字，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后记：文中姓名纯属虚构。

凤姐

◎ 松 华

凤姐驼了背。

可她每天照样到那大街一角的小铺去给人家镶牙，补牙。

由于身躯短了半截，只好爬上小木凳去“窥视”坐在旋转椅上顾客的口腔，时而敲敲打打、时而开动小磨轮……，如此干了近百个春秋，劳碌碌为的是赚几个钱供养孩子。

在她眼里孩子总是孩子，也永远长不大，也最好不要长大。

十年前在外头金屋藏娇的老公中风去世。

去年她女儿的丈夫也相继猝死。

男儿阿勇要到美国打工，倒是讲了几十年。

“哎……这年头要去美国真不容易，劳神又伤财，签证却始终不见出，阿勇这孩子也真有耐心！”她这样对我说。

“几十年这样等！？”

“是，他发梦也梦到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

“姐，那么他现在干什么”

“这孩也太痴迷西方，看别人去淘金，也闹着去，真是……”

“何不教会他镶牙的这门手艺，可也是蛮有前途的。”

“不行，牙店日后政府不再发出营业证了。况且叫他干这行可是太委屈他了！”

“叫他到城里打杂，见见世面，也能有个自力更生的生活。”

“唉……一言难尽。秀，你稍等一下，那孩子整天躲在房里上网，连早餐也忘了吃，我去隔壁买包黄饭给他。”

“妈，不用买，钱就拿给我，我现在要跟朋友去打台球！”

声音刚落，一个长发中年人从内头窜出，凤姐赶忙将手中钱递过，他头也不回径直扬长而去。

“阿勇，早点回来！也好去大使馆询问签证……到底……”

凤姐拖着曲尺般的身躯，踉跄赶出门外。

“凤姐！”

“凤姐！”

坐在旋转椅上张着嘴巴等待她查牙的我连连喊道。

良久……不见回应……



晚星新诗三首

一、面子

代代相传的经典
重逾泰山挺着脊椎撑着
一拳自打在脸上
疼在心头喜在眉梢
即使啃的是骨头
也得眯细笑面佛般的眸子

只要保得住
远祖遗传的
薄薄的那片面皮
就算力气已耗尽
也要在牛皮鼓上
敲响最后的一捶

二、驯马师的秘诀

不用马鞭 不需马鞍
更不必如饲养仙马的弼马温
舞动金箍棒吓唬
仅凭一双空手
足以把顽马烈马

驯得服服帖帖

控制力道 觑准时机
往马屁股上轻飘飘一拍
马痒痒的 舒服得喷气
就算屙出一手屎
也要抹在脸上
赞一句 好香

完稿于 2012·4·6

三、鱼与水之恋

水是鱼的摇篮
把鱼轻轻抛耍
再稳稳接住它
哄它进入梦乡

鱼是水的点缀
月光下鳞光闪闪
在暗礁与险涛中
与星星玩捉迷藏

诗人妙笔穿梭

在鱼与水之间
大自然的天籁
唱响鱼戏水声间

文明的渣滓
四面八方源源倾入
污了水堵住了鱼鳃
腥味熏得鱼直掉泪

鱼窒息着说
你看不见
我眼中的泪
因为我在水中

水换黄衣讷
我感觉得到
你的泪
因为你永在我心中

诗人笔尖停滞
在文明与渣滓之间
天籁消失在
摇滚乐的摇晃间

阿拐

◎ 符慧平

他生在穷苦的年代，贫穷的国度，贫苦的家庭。

父亲长年在外给人打工，一家六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独自一人照顾，他是老四，恰是最被忽略的位置。

勤俭的母亲每天早上都要出去割胶，赚钱帮补家用。六个年幼的孩子只能留在家中，老大看顾老五，老二看顾老幺，而他和三哥的年纪不上不下，只好自生自灭。

四岁那年他发了一次高烧，母亲没空注意，没时间照顾，没想到要关心。烧到第三天中午母亲从橡胶园回来时，赫然发现他已没了气息。母亲找来一个当地的马来青年，给了他一些钱，请马来青年帮忙埋葬他。

青年收了钱二话不说，就把他装进麻布袋里，扛到后山去。青年挖好坑后就把麻布袋丢进坑里，可是不知怎么的，他的脚却卡在土坑边，青年没

耐性，举起锄头就使劲儿往他的脚敲下去。这一敲，倒把麻布袋里的他痛醒了过来，哇的一声，大哭出来。青年吓呆了，回过神来后立即解开麻布袋，把他抱回家。

他虽大难不死，但他的右脚却因此瘸了。

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常常被人嘲弄和轻视，大家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阿拐”。这一切他都忍了下来。

当他步入中年，在社会上渐渐有点成就和地位之后，还是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大家似乎都习惯了“阿拐”这个称呼，连他自己也都不以为意了。

童年好友有次问他：“你恨你妈妈吗？”

他无奈地笑了笑：“大家都叫我‘阿拐’不是‘阿怪’吧？你也明白，在那个年代，那种日子，那种乡下地方，也很难怪她的……”





埋在市井里的时光机

◎ 顾婷婷

我想，多年以后回忆起二十多岁这一年误打误撞来缅甸的日子，我心中必然存在一个画面，灰白的天空下，一群黑色的鸽子从身边哗然飞过，迅疾得让你空留一阵失落。它们飞得很低，没有被惊的意思，飞一小会儿便停在低矮的电线杆上、或是布满青苔的公寓阳台上，或是金黄的教堂顶。我只是惊讶于鸽子和人如此和谐相处，互不干扰，大概只有在这个国度，鸽子才敢有这般悠闲自得的心态穿梭于大街小巷吧。

十二月的仰光，阳光依旧跳跃，尽管商场门口也应景地贴上圣诞老人和雪花，盛夏的气息依然迎面扑来。在仰光的四个月，国内早已春华秋实地轮了大半回，这里却稳稳地保持着三十多度的高温，只是由湿漉漉的雨季转换成干季，持续而稳定的气温让人丝毫感觉不到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对我来说，大概只过了两天，晴天和雨天。在这座城市，时光隐隐地贴着地面，不紧不慢，诉说着每一个走过这片土地的人的故事。生命不再猝不及防，时间在走，有佛在后面稳着，永远不会太快。

清晨，对面佛堂的佛乐扎进梦里，在起承转合的旋律中慢慢清醒，细细听来，永远是一个人在自话自说，仿佛在黑夜中的清唱，虔诚而执着，轻易地就能抵达你的内心，安静中仿佛能听到全场一致的节拍。推着小车沿街卖早餐的小伙摇起清铃，头顶货物的妇女气息均匀地叫卖，狭长的小巷拉开了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每层楼的窗口都长长地吊下一根绳子，底端缠着夹子，听到吆喝的人探出头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轻轻招呼，楼下的妇女便取下头顶的货篮，取出一包豆子夹在绳子上，买家收绳，取货，夹钱，再缓缓放下，一桩交易便默契达成。布满青苔的欧式小楼继续斑驳，剥落的墙壁昭示着百年历史，鸽子飞檐走壁，在密密麻麻的绳子中巧妙穿行。裸露左肩、穿着红色袈裟的僧人赤脚在街上飘着。会有人端着白花花的米饭等着他们，恭敬地给每个僧人呈上满

满一碗，虔诚地笑着，仿佛达成了一个祥和的约定。整齐划一的井字街道上缓缓驶出一辆辆老爷车和吉普车，仿佛来自遥远的奈温时代，突然停在面前的公交车上，印着韩文或日文，昭示着它的出产地，进口的二手车坚韧地支撑着，有些实在年代久远，铁网状的门和木头座椅对你浅浅微笑。跨时代跨国界的视觉冲击扑面而来，让你仿佛一下子闯入了巨大的时光机，不动声色就能体会到时光交错空间轮换。裹着长长纱笼的男人和女人敏捷地挤进正缓缓前行的公交车，巨大的生活之城，使用着古老的家什，开始了朴素而实在的一天……

不需要千回百转，仰光的街道列队般平行而建，以数字命名，从一顺势排下来，两地距离昭然若揭。紧凑排列的欧式小楼上赫然刻着修建年代，掐指一算不禁暗叹，百年历史竟然从身边悄悄滑过。房子没有商业和住家之分，前面摆着不分类的货物，后面便铺上床，从街面上便可轻易看到柴米油盐的私人生活。红木家具，格局紧凑经济的木阁楼，整体阴暗的小房间，偶尔扎进去的明晃晃的阳光，随时要碰头的英文招牌，每户之间隔着的直抵顶层一眼望不到头的狭窄楼梯，从窗户上垂下来的“购物绳”和电线阡陌交错，仿佛走进90年代的香港片，让人忍不住要参与这拥挤的生活细节。

巷口总会摆上几把椅子，算是下午茶的聚集地，穿着纱笼的男人早早地就拉开下午茶的序幕，不紧不慢，被槟榔染得鲜红的嘴一口口啣着醇厚的奶茶，有意无意地闲聊几句，仿佛在等待一个结局，或者希望，没有酒精催生的冲动，有的是对当下的满足和对时间的慷慨，喝着喝着一个世纪过去了，午后温敦的阳光里都荡漾着奶茶的香味。随处可见的年老根深的老菩提树上供着神像，枝叶上有香火燃烧后残留的灰烬。寸土寸金的街道上难以见到空旷的场地，躁动的少年便当街架起球网，将裙子挽成裤子模样，踢起草编的球，



宛若古代中国的蹴鞠。大汗淋漓之后舀一桶凉水从头灌下去，光溜溜的脊背投在路人的记忆里。卖布的店铺里顾客满盈，印着大朵大朵花的棉布在女人的手里来回摩挲，旁边的缝纫机正高速运转，一个淳朴的纺织时代摆在面前。在现代时尚里节节败退的中国裁缝怎么也想不到在这个角落里，裁缝业如此大行其道。不禁感动于这种亲力亲为的细节，挑选一两块喜欢的布料，充满希望地送到裁缝铺里，比比划划地与温和而耐心的小裁缝交流想要的式样，然后开始焦急地等待成品出炉的那一刻，期待手工时代带来的惊喜，时光一下子沉浸下来，这样的滋味是商场购物体会不到的。没有了狂轰滥炸的网络信息迷住双眼，没有随身携带的手机麻痹习惯，这里的生活完全回归了自我，有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在强大的佛文化之下，每个人都是祥和感恩不骄不躁的，不用担心堵车时的骂骂咧咧，不必时时提防钱物被盗，踏实和满足溢满城市的边边角角。

当然，现代文化也无孔不入，超市里充斥着各个国家的商品，进口是他们的主要途径，昂山市场每天接纳着成千上万的异国游客，毫不起眼的小店员也能随口操起蹩脚的汉语和英语，碰到会说云南话的印度老板也不必惊奇，正是这股逐渐被重视起来的商业意识，使成千上万笔交易得以完成，成千上万块缅甸玉石被带出国门。原本缅装统治的服装店里渐渐挂起了现代款式的T恤。在时光中缓缓游走的城市也开始追随起现代文明。但他们不疾不徐，有佛作为他们深厚的背景，傍晚时分，遍布大街小巷的佛堂又传出千回

百转的佛乐，听不懂词，只是意念在下意识地跟着旋律走，绕着绕着就绕到某个久远的记忆中，和过去的人和事相遇，哪怕此刻的你已经与之毫不相关。

曾经梦想成为流浪异国的旅者，追随日出的平原以及城市边缘的光线。而现在，我确实实实在在一头扎进了仰光的市井生活里，没有距离感的擦肩而过，全民一致的拖鞋配裹裙，生锈漏水的自来水管，大街小巷袅袅不绝的佛乐，镶着各种神灵雕像的塔尖，烟囱中冒出来的尘世味道。人间的悲欢离合仿佛就是一二三四那么简单，没有大风大浪、波澜壮阔，也没有荡气回肠和撕心裂肺。我可以悠闲地走在异国的大街上，接受迎面而来的陌生气息的洗礼，随手记录被感动的细节，或者用眼。累了就走进一家餐馆，干净整洁就好，面对看不懂菜单，可能是缅餐可能是印度餐，或者是第三国度的舶来品，比比划划也好，咿咿呀呀也罢，最后总会有一样摆在你面前，对味了，算是幸运，不喜欢也没关系，记住有这么一样食物，与你邂逅在旅途。有了灵感便写下来，以梦为马。不要好看的纸，空旷就好。过最朴素的生活，有遥远的梦想。而仰光给我的正是一大片祥和的背景，在这个被时光锁住的城市里，感受生命的冷暖起落，像一路够过去的路，顺畅而踏实地往前伸展，仿佛就要通往幸福了。

顾婷婷，女，于1988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硕士，于201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留学生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2011.9—2012.6被派往缅甸仰光正友中学任教，对缅甸感情颇深，热爱写作。



一通电话

◎ 伍全礼

铃铃铃……凌晨三点钟，正在睡梦中的老曹，被电话声吵醒，不知是谁这么早打电话来。

拿起话筒，听到对方问道：“是阿舅吗？”

老曹一惊，马上想到在远方的二姐，以为是外甥阿荣打来的，赶忙问：“是阿荣吗？是不是你妈妈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了，你才三更半夜打电话来？”

对方说：“不，我是阿杰仔，特地打电话来向恩人问好。”

老曹一头雾水：“哪个阿杰仔，什么恩人，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对方加重语气说：“阿舅忘了吗？我是阿杰仔，三十年前你帮我把脚医好的阿杰仔。”

他说三十年来一直在打听阿舅的消息，最近才从朋友处得知阿舅的电话，终于找到了阿舅，亲口对阿舅说一声谢谢。他说能有今天，永远不会忘记阿舅的大恩……

老曹再也睡不着，回想起三十年前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阿杰仔十来岁，比老曹大约小十岁。二人非亲非故。因为是老曹大姐的邻居，所以也跟着大姐的孩子们叫老曹阿舅。阿杰仔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没什么固定的工作，多靠母亲做些糕点上街卖维持家计，所以生活并不是很宽裕。

有次老曹在去大姐家的小路上遇到阿杰仔。见他右脚小腿萎缩，不能站立，用手撑着一枝竹竿，很吃力的往前挪动。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两年多前，有次在草地上踢球跌倒伤了腿，也曾看过中西医，但没什么效果。情况越来越坏，只好呆在家里，既不能上学，又没有经济能力到外地去看较好的医生。只能这样一天天的拖着，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不知往后的日子怎么办。

老曹听了很是同情他的遭遇，想到有一位朋友，是昆明医学院毕业的周医生，因移民局的问题，老曹曾多次帮忙过他。因此就把阿杰仔的情况对他说了，周医生过来替阿杰仔检查，

说他的脚是骨结核。拖太久了，如要医治，只能达到腿部不再萎缩，不再坏下去。膝盖只能有限的弯曲，不能全弯。但可以站立行走，行动没问题，只是不可能回复到受伤前般完好如初了。老曹听罢，觉得既然有可能治好，就和周医生商量，希望他能帮助阿杰仔把腿医好。

阿杰仔的腿必须长期治疗，所需的药品，当时只能在黑市买，费用不少。以阿杰仔目前的家庭经济情况，是无法负担的。因此，老曹就把阿杰仔的情况告诉了一些乡亲邻里，请大家给予帮助，能捐多少随意，好让阿杰仔把腿医好，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但人情冷暖，经老曹多日奔走，也只捐到一百多元。离所需医药费用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老曹当即决定帮人帮到底，所需费用全部由他负责。请周医生尽快开始为阿杰仔治疗，并预先交给周医生一笔钱。

就这样，周医生每天到阿杰仔家替他打针下药，开始了长期的治疗。不久之后，见到阿杰仔的腿渐渐有了起色，能站立了，只是患处还会痛。

在这期间，老曹为了办理移民手续，经常出门在外，只得交代周医生尽力为阿杰仔医治，如费用不够就向他拿。

在他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阿杰仔是在一间服装店，知道他在学剪裁。见到老曹，也许是害羞，也许是不知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老曹也不在意，希望他多多保重身体，祝他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几日后，老曹离开小城，移民去了外国，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这件事，也在老曹的脑海中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接到这通电话……

阿杰仔在电话中告诉老曹别后这些年的情况，他说当年脚医好后，在小城学了几年裁缝。后来移民澳门，不久后转辗到了台湾，一直在一间服装公司做裁缝，收入（下转 114 页）

水珠彩虹织就婚纱

◎ 丘伟文

坐在北斗树下¹
望着满树蓓蕾
让暖风吹拂
叫思绪飞舞

北斗花金黄晶亮
映得满城金光闪
忆当年树下初会
为你编织黄金花冠

戴着黄金花冠
婆娑水珠银花间
梭舞彩虹上
水珠彩虹织就婚纱

祝祷的净水如聚雨
泼水棚唱着祝福歌
人间天堂已无分际
羡慕过路神仙

双双跪参金塔前
度度共许白头愿
巍巍金塔作主
芸芸众神见证
坐在北斗树下
悠远记忆翩翩
一幕幕一场场
一首首颖隽浪漫的歌

1. 北斗树学名缅紫檀。阳历四月，缅族新年（达弧月）开花。新年泼水节正是缅族青年男女狂欢择偶之时，乃缅族传统风俗。

作者简介：丘伟文，原籍中国福建。1936年生于缅甸仰光。就读仰光民众小学。后入南洋中学，56年高中毕业。于缅甸中华中小学任教。61年厦门大学汉语函授专修班毕业。曾任仰光福建观音庙信托部家长。缅甸文化艺术协会副会长。历届缅甸华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筹委会副主任。缅甸华报顾问。缅甸华业余剧社会长。朱波吟社社委。缅甸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学校董事，校长。2006年旅居美国南加州。

笔名：丘文，了因，倩兮，半醉生。

重逢

◎ 朱徐佳

拿起酒杯
看到了你向我走来
是谁？是谁啊
似熟悉却又陌生
为何心中有些踟躇

举起酒杯
迎上前去
是他，是他吗
似像却又不像
为何觉得如此熟悉

我们互相碰杯
微笑的眼中有着你和我
啊！是你，真是你
半世纪前好友
欢乐饮尽杯中美酒
一醉方休

作者简介：朱徐佳，生于缅甸南渡，后移居腊戌，1978年移民美国洛杉矶，从事服装行业，已退休。



（上接113页）不错，工作稳定。已结婚成家，育有二子。并买了一间公寓，目前生活安定。

老曹听到阿杰仔生活安定，家庭幸福，也为他高兴。想不到三十年前自己心存的一点善念，竟能让阿杰仔在人生的旅途上，有了美好的结果，心里蛮觉安慰。

自那次电话之后，阿杰仔逢年过节，都会打

电话来问候老曹。翌年，老曹出国旅游经过台湾，见到了久违的阿杰仔，虽然右腿没有正常人这么方便，但上下楼梯、骑电单车和日常走动都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完全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了。

作者简介：伍全礼，生于缅甸仰光，后移居皎脉，腊戌，1976年移民美国洛杉矶，已退休。



山芭蛙鼓声残

◎ 陈 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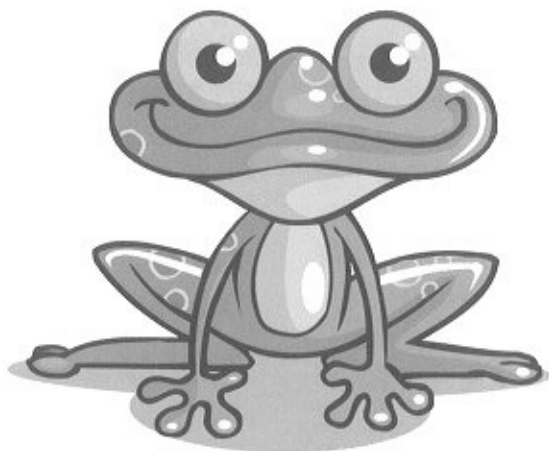
我的童年是很逍遥快乐的，住在缅甸勃生直甲火车站的京羌小村，华人只有5-6户，其余都是缅甸人。一条透迤狭小的泥径，沿伊江支流两岸贯穿着。在这小村跨岸筑一座木桥，算最雄伟的地标了。还有稀稀疏疏的茅草（亚嗒叶扎的防雨片）屋和历经沧桑的砖泥塔，脚立式木板寺庙。和尚每天早上结队捧钵沿路化缘，让各户信徒施斋。我家纯为华人，同样信仰佛教，戒律相同，斋日吃素。但这化斋缘队伍从来不会在家门口停留，缅甸人包容各民族风俗习惯。

山芭指偏僻的村庄，城市叫“埠”，火车站叫“关”（Railway station）。警察局叫“马搭寮”，政府叫“公办衙”，犯法叫“着煞拉”。这些叫法可能从马来西亚传进来的。当然多数胞波不屑讲英语，不像缅甸人动不动夹（Sorry）表述。侨校禁讲缅甸话，英文课只求识字义，不重口语。最令人至今难忘的是山芭恐怖之夜——读者不要误认为有个拉登，组织和指挥在搞恐怖行动。山芭缅甸户靠东方左厢都设佛龛跪拜，可见证心地不会凶暴到极端。“6.26”悲剧是少见例子，难怪当年在联合国任秘书长的吴丹看到某驻缅大使馆搜到的录像带，痛心疾首地叹“面要比亚”（缅甸语：老佛爷，我国怎么变地狱了？“额野卑”）。

每逢夜深人静，全村只要有一只狗受惊嚎叫，宛如半夜鸡叫，一村村不约而同呼应。我胆子小，曾问过我妈是何因？她是信鬼神的，答案：狗眼像猫头鹰，夜眼有见到妖精鬼怪才惊吠呀！使我听吠声毛骨悚然，蒙毯静听，习以为常。直至爸到观音亭求平安炉灰包挂胸前避邪驱鬼似镇静多了，至今难忘。

进勃生华中念书时，有读到鲁迅先生翻译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写的缅甸雨夜晴后群蛙呱呱叫声是蛙鼓，当时我感到逸趣，形容恰如其分。那么吠声如同箫鸣鸣如诉，会感到凄美，各有千秋。但是蛙鸣如鼓原因我早已弄清楚了：青蛙头部两边有一种“共鸣袋”，它一叫，如膜的共鸣袋就朝外鼓出，发出动听的“呱呱”叫声，这是寻找爱情的信号。对方也立刻回应，像我国采茶时男女现场对唱山歌。它们当然也有曲调频率，只因异族，我们猜不出双方缘定终生了？对不拢了？至于狗吠，是公开宣布地盘或爱情讯号则未断定。狗发情期听说8、9月，但它们经常嚎叫，追爱的作用可能性少，摇尾、舔舌、屈膝示亲昵常见。

缅甸国教是佛，凡蛙、蛇、猫、狗、乌鸦都不杀生作食品，所以任其自生自灭，繁殖快。佛塔、和尚、乌鸦是缅甸的“三多”。



卷烟婆婆家的酸子树

◎ 朱徐佳

我家住在缅甸北部掸邦的一个城市腊戍。常听爸爸说，腊戍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在中国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需要一条公路来运送物资去支持中国军队，所以政府就建了这条滇缅公路，从中国云南昆明通到我们腊戍。爸爸说这条公路可长了，一共有1453公里，在1938年春天就开始建，那时候没有大机器，所以大人小孩都去帮忙，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建成了。爸爸还说，那时他和叔叔们还驾着大卡车走这条公路，帮忙运东西去支持我们的中国军队打日本鬼子呢。哇，好利害！我奇怪怎么那时我不知道呢。爸爸说，傻丫头，妳那时还不知在哪一棵树尾上摇着风，还没出世呢。

我觉得我们腊戍不但是个重要的地方，而且有很多东西是很特别的。比如说，卷烟婆婆家的酸子树。我敢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最老的酸子树了。从我家楼上的窗口望出去，酸子树顶上的叶子，比我家屋顶还要高呢。老师说当年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故居也种了一棵酸子树，现在还在呢。老师还说，酸子树是一种很硬的名贵木材，做的桌椅都很坚固。普通的木材放在水里，就会浮在水面上，但酸子树的木材因为结构很密，很重，所以放在水里会沉下去。我也听妈妈说过，她和爸爸结婚的时候，外公外婆还送了一套酸枝台椅给她做嫁妆呢，只可惜因为逃难，东西都被偷光抢光了，找不回来了。

每天我和弟弟妹妹们上学的时候，从我家门口向左转，过了小路，就看见卷烟婆婆家门口的这棵酸子树。逢到酸子成熟的时候，会有很多掉在地上，我们就会把胖胖的，没有裂缝的酸子捡起来。它有浅棕色的外壳，长长弯弯的。我们每个人都捡到四、五条放在口袋里，一边走一边剥来吃。剥了壳的酸子是深咖啡色油润油润的，每条酸子大概会有二、三粒或者五、六粒连在一起。我们每一口只咬下一粒，含在嘴里慢慢的吃。那软软糯糯，酸酸甜甜的味道，可好吃了。我们把酸子肉舔干净后，里面就有一粒酸子核，那就是它的种子，是咖啡色光洁发亮，形状不规则的小

颗粒。这酸子核可千万不要丢掉，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在口袋里，等到了学校，就可以拿出来玩了。

常常在下课的时候，我们四、五个女生，就蹲在地上玩酸子核游戏。每人拿出五粒或六粒集中在一起，由一个人先开始，把所有的酸子核抓在手中，再轻轻的撒在地上。不能太用力撒得太远，也不能太轻堆成一堆。然后找到距离相当的两粒酸子核，在它们之间用小尾指在地上画过，再用食指轻轻的把其中一粒弹出去，如打中了另外那粒，就赢了一粒。然后再找另外距离相当的两粒，再弹，再赢。但是如果打不中，或者手指碰到别的酸子核，就输了，那就轮到下一个人。这样一直玩下来，有时我们会赢到一个牛奶罐那么多的酸子核呢。

妈妈还可以用酸子做很好吃的菜，比如一种我们常吃的酸巴菜，是用芥菜、猪肉、西红柿酸子煮的掸族家常菜，又酸又鲜，才好吃呢。有时妈妈会把酸子树的嫩叶，加点虾米和西红柿滚一小锅汤，清清爽爽的，最去油腻了。在夏天，妈妈常用椰菜、马铃薯、青木瓜、粉丝、黄瓜、葱头、鸭蛋……等拌在一起，加入虾米粉、黄豆粉、蒜油酥、辣椒油、鱼露、酸子汁……等配料，用手拌来吃。这就是缅甸有名的“手拌”菜，非常好吃，还可以用来招待客人呢。酸子在还没成熟时，是绿色嫩嫩的没有壳也没有核，用石臼把它舂烂，加上虾米粉、辣椒、咸虾酱拌起来，香辣酸咸，最下饭了。酸子还可以做成很可口的饮料，把酸子和黄糖加水熬煮后过滤放凉，加上冰块，酸酸甜甜的，我们最爱喝了。

酸子树的好处真是太多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我爱卷烟婆婆家的酸子树，我不希望它被砍掉做成桌子椅子。我希望从我家楼上的窗口望出去的时候，永远永远都会看到它。

作者简介：朱徐佳，生于缅甸南渡，后移居腊戍，1978年移民美国洛杉矶，从事服装行业，已退休。



冬日仰光

◎ 牛慧敏

仰光的冬天姗姗来迟，而我与她的交谈却是侃侃……仰光的冬天一到，炎热不再，清爽持续，我喜欢她的暖阳而不炙热，我喜欢她的热情而不洋溢，我喜欢她的悠闲而不聒噪……我总会感动，在诸多瞬间，某个清早一卖花少女拎几串我尚叫不上名字的花，洒下一路清香，空中弥漫，两三身着艳丽缅甸的女子漫步街头，长裙拖地，书写一路温婉；偶尔逢上一路虔诚的教徒缓慢而悠闲地集体诵经，某个响晴的午后纯净的蓝天，天际一朵溜溜的云，都会令我心醉；天将黄昏，景象更是引人注目，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路边小吃店小憩，约一两朋友，三两碟点心，几盏凉茶，话话家常，多么惬意的生活；某个夜幕降临，楼下的吉他声随和而清新，让我异常想念我的吉他，对我来说，这不是技术，而是一种情感，一种情调，一种情结，我多想停下来至少是放慢脚步来欣赏，用心体会，享受这些令人震撼到心灵窒息的美好……

仰光的冬天到了，我的孩子们也消停了片刻，他们再也不用在空调房里还挥着小扇子降温，看他们平和地读书，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喜悦与满足，虽然他们总喜欢开玩笑地说“老师你12岁了吗”，我还是喜欢而且习惯叫他们“孩子”，作为一个老师，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孩子们开心地学习，我收集沿途的点滴美好，记录点点的教学相长。某个平常时日，教室徘徊，孩子们在安静地写字，他们时而低头写，时而抬头望，露出稚气的小脸，像在思考，那胖乎乎的小手，挥动着、跳跃着，奏出断断续续的沙沙声，那行行工整的字迹，显得纯朴稚拙，给人满满的希望，把我早起的怅然若失赶得无影无踪，除却了我近日来蔓延的郁闷情绪，还我一份静如止水的小安定。

仰光的冬天到了，帘外景象换了一番，眯起双眼，窗外观望，声声鸟啼，树叶飘黄，这是仰光冬意阑珊的季节，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勾起我记忆中的故乡秋天的影像，千般思绪，万种心情，静静地、悄悄地流淌。我总觉得仰光是

没有冬天的，即使有，也是热热的，汗流浹背、热情洋溢，至于植被，也应该是青翠欲滴、蓊蓊郁郁的，看来我错了，我对仰光的认知固然狭隘了，知识固然来源于实践，来自于生活，百闻不如一见，不如一试，这里的冬天竟然是暖暖的，海风吹送、惬意如初，这样的冬天，究竟惹得我春意盎然、思绪翻滚，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受了束缚，多想出去走走，感受这种暖阳，让海风在指间流淌。还有那种清脆鸟鸣给我一种好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某个清早，仰光城缓缓清醒，我从鸽群中穿过，它们兀自吃着美食，无视我的脚步，就仿佛我是枝上飘落的一片树叶，而当我离去，偶有几只精灵飘飞，落于斑驳得像油画的屋檐，那白鸽振翅浮动的声音，令我沉醉，这是生命的存在，这是灵动的美好。眯起眼仰望，几棵高大的椰子树映着蓝天赫然挺立，若隐若现几个椰子，任那朵朵“棉花糖”云卷云舒，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仰光的冬天让我心中的阳光生生不息。海风吹送，树叶飘黄，黄绿盎然的枝头映着一碧如洗的天空，黄、绿、蓝构成天边一道最纯最美的风景线。“像树叶一样用一生绿着，直到成熟一个金色的梦”这是我最喜欢的而且自认为是很美的一句话，并且一直激励着我。这句话在仰光印象中得到最好的诠释，让我的心情瞬间绽放，如此美景，如此美好，且不可烦躁。各种美好，在我的生命中穿梭，不曾走远，来来往往，我的世界不曾虚无。

黯然的夜晚，没有星星的夜空，舒缓的钢琴曲娓娓诉说，思绪沉淀，享受着仰光凉爽冬日里的惬意与美好，诸多美景，喧闹的街市，抑或是僻静的角落，映着天际的枯枝，抑或是黄叶辞枝，都会给我们零零碎碎的感动。走走停停，且行且看，不为琐事所累，不再“游子伤漂泊”，全心意地享受这个异样冬天赋予的小闲适，平衡和幸福在指间流淌……

仰光五月雨

◎ 牛慧敏

坐在窗前，看细细的雨时不时点缀着窗玻璃，无声无息……想想时光的确很奇妙，记忆延伸，时光便是一条长河，奔流不息。时光亦细碎，止步驻足之时，记忆里写满了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想来我也在这座安谧的城市安逸了小半年，转眼已是五月，雨季伊始。这个湿润的五月，这个鲜活的雨季，总能打湿我深深的眷恋。

这个五月是水做的，五月将末，雨露渐多，我向来喜欢多雨的日子，喜欢这个时而细雨如丝，时而大雨滂沱的五月，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那么恬淡。我想一直滋润在这个迷人的雨季，不忍离去。在仰光的这段旅程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彩虹，斑斓又深刻。年华流逝之间，我对仰光渐生了一种不可割舍的情感；时光交错之时，似乎已与仰光有了心与心的相处与沟通，便以一种感恩的心态来欣赏这座城市，这段多雨的岁月。

我喜欢几近傍晚时的落雨，这时的雨仿佛来赴夜晚之约。有时是无边丝雨渐渐沾湿这座城，那温柔的雨滴就像是爱人安慰的话语，给人一份慰藉与安稳，幸福感溢满心田。有时是漂泊大雨洗刷这座正午还艳阳高照的城市，雨水浇撒在仰光城的肌肤上，使她显得愈加润泽，愈加静美。大雨如注，聚流成河，似乎要把旧日的尘嚣一冲而净，独留一份清新在弥漫。雨在眼前，意阑珊，雨在耳畔，味无穷。我喜欢趴在我们仰光小家的阳台上，静静地想着回家的事，看着晾衣服的竹竿上挂满水珠，轻轻擦拭，清凉之感沁入心脾；我喜欢看行走在路上的人们，那么安详。马路对面的那座佛堂里传来神圣又虔诚的诵经声，配上这清脆的雨声，更显空灵。看那座建于1923年

年久失修的房屋，雨水降临之间更显沧桑，雨水的洗礼，便把褪色的墙壁斑驳成一幅油画。屋檐上的荒草，在雨中飘零，摇摇晃晃，却仍倔强的昂首挺胸。虽说看起来荒草一片，但谁也无法阻挡它金光闪闪的挺拔与坚韧。渐渐地，夜幕低垂，灯火闪烁，我小心翼翼的观察着她，我试图用心去体验五月的雨带来的清爽，欲用尽全力来捕捉她的每个美的细节，平静地感受着雨滴沉淀后的温馨的城市气息。

我更喜欢撑着伞走在仰光雨巷的感觉，感受异国他乡的雨天的美妙，想象着戴望舒诗里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或许天下雨都一样，只是心境不同罢了。在这里，更多了一份感恩，这个世界，毕竟岁月最珍贵，毕竟这段旅途，这种经历将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也越来越珍惜，越来越留恋，越来越不舍。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往往的行人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丝雨多忧愁，有时候会禁不住心染黄昏。即使撑着伞，雨滴也打湿了我原本湿湿的情愫，因为这段旅程即将划上句号。的确有诸多不舍，舍不得亲爱的孩子们，舍不得习习海风，舍不得这五月的雨。不忍离去！答完辩坐在从曼德勒到仰光的夜班车上，车子疾驰，窗外的漆黑渲染着夜的寂静，路边的野草忽隐忽现，顿觉时光飞逝，在仰光的日子一页页刷新，眼睛竟也下了雨，不忍离去！

仰光、五月、雨滴，心底的一幅写意画！

作者简介：牛慧敏，女，1986年9月出生于山东菏泽。硕士。2011年9月赴缅教学。喜欢看书，爱好写作。



《我爱勐拉》歌曲创作闲话

◎ 王子瑜

在缅甸国家，傣族（在缅甸称掸族）向来以“爱干净”著称，傣族是勐拉13个少数民族中的第一大民族，而勐拉这个地名同样也是音译自傣语，“勐”是坝子或地方；“拉”是茶叶，翻译成汉语就是“产茶之地”的意思。可见历史上的勐拉是个出产好茶的地方，但现今的勐拉茶叶已不再是其支柱农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香蕉和橡胶。笔记无意在此追溯勐拉的农业发展变迁历史，只是想证明从勐拉的地名，即可断定勐拉是一个以傣族为主体民族的鱼米之乡。

勐拉是缅甸掸邦第四区首府所在地，毗邻中国西双版纳州的打洛镇，与缅甸掸邦景东市相连。2004年笔者初到勐拉，感觉四特区环境很干净、人文氛围很祥和，人民生活很休闲。也许由于这是个傣族聚居地，勐拉的人文风貌处处透着傣家人特有的气质——干净、平和、休闲、宁静、柔美……。行走在勐拉街头，很少看到腰间插着手枪耀武扬威的军人招摇过市，也极少有如入无人之境呼啸行驶的军车。这里的人民没有其他民族武装地区人民身上那种常有的暴戾之气，此番祥和之气应该得益于本地人民信奉佛教和本地区物产丰富。古人有：“盗贼生于贫穷”、“穷山恶水出刁民”之说，可见唯有在精神和物资都不匮乏的情况下，老百姓才会循规蹈矩、知书达礼。正所谓“仓廪足知礼节、温饱足知荣辱”。当然，勐拉的社会风气与四特区领导层的性格与领导方式亦不无关系。假定“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个真理，那么，以宗教来管理人民，确实是所有文化落后地区的统治者最有效的安民治世之宝。“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是道家的治国理念，不知道勐拉领导层是否在以道家“不尚贤、使民不争”的理念来治理自己的特区，但笔者却在这普遍信奉佛教的地区，看到了道家的政治智慧。相对果敢、佻达和克钦邦而言，勐拉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逊色许多，在这以知识信息经济为主导的E时代，如果仅靠宗教来教化人民而轻科学教育，

恐怕勐拉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继承人中难以产生优秀的领导团队来。又许，勐拉领导层早已行进在“愚民政策与精英统治”并行之路上了，对此笔者无从得知。

当年笔者只是一名匆匆过客，谈不上“爱上她——勐拉”，但我不否认有点喜欢她，尤其喜欢她那份安然自足的“气质”。时隔多年重游勐拉，勐拉的市容美丽依然，但洁净度已大不如前；勐拉人民行事低调依然，但隐隐有份浮躁在暗流涌动。身为一名过客，我依然谈不上爱她，而勐拉的发展速度和现状也不如当年所预期的好，散落在街边的几幢废弃的房屋，刺眼的向路人“展示”勐拉的衰退之相，无奈地诉说着她往日的繁华。

勐拉的低调在缅甸众多特区中是较为突出的，其他特区都有自己的电视台、网站、论坛、博客等等宣传媒体，唯勐拉一直以遗世独立、与世无争的姿态低调的享受着她的和平与发展，不愿以外人道。在这一点上，勐拉再次表现出了道家“不敢为天下先”的处世哲学，也许勐拉领导层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生存哲理。又许，就像一位真正富有的人那样，她已不需再用金项链、钻戒、名表等外在饰物来显示自己的财富，满足她的虚荣心。

2009年9月份至2011年底勐拉屡遭战争阴云笼罩，甚至曾经一度沦为的“白天门前可罗雀，夜间可闻鬼唱歌”的死城，但勐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勐拉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正常。一山山青翠翠的橡胶林和香蕉林，一片片绿油油的田坝，一座座丰富的矿产，一村村自给自足的山寨，一条条平坦宽敞的柏油路，以及那条从勐拉辖区流过的湄公河，河道上、码头上川流不息的船只和车辆，处处洋溢着蓬勃兴旺的生机，如此一个美丽的地方，任谁来了、见了，都会很轻易地就爱上她的！

一次闲谈中，友人叹道：“如此美丽的小勐拉，可惜没有一支美丽的歌来歌（下接120页）”



黄德明诗二首

一、古道走廊

古道走廊和云一起开花
高高的古道，远远地
奔来一匹白马
尘土飞扬起一个村庄
日头落下，村庄的夜晚和篱笆
村庄里只有养马的人家
村庄的灯火明亮
村庄的谷仓满满，村庄
像恒河上睡觉的姑娘
古道走廊上

合衣而卧的村庄
古道走廊，从不回头张望
淡淡清香的村庄

二、日光之女

你就坐在黑色门口
戴一圈白色的花环
像忧愁的月亮，落下
残星如泪光

日光之父，从我短暂的生命
你走得突然
日光之女，忧愁的河水上
月光依旧
日光依旧
日光之父的女儿
可别用沉默，代替日光
可别让青春只有黑暗
黑暗尽头
日光，你的父亲
仍然微笑着
向你挥手，日光

黄德明，男，1986年出生于缅甸腊戍市，高中学历。曾在缅甸任导游等，2006年游居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至今。

（上接119页）唱她”，于是在我心底萌发了为勐拉写首歌的念头。

今年3月底，在我寓所旁的寺庙举行节庆活动，连续两个晚上的歌舞表演，听到的音乐大都是些港台中文歌曲用傣语填词后的作品，而且很多歌都是七八十年代的老歌。因离演出场地太近，声音太吵，夜不能寐，于是拿起习惯放在枕边的纸和笔，躺在床上开始着手写一首关于勐拉的歌。第二天经过修改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么一首有傣族音乐风格的中文歌曲。总算不枉结缘勐拉一场，权且当作献给勐拉各族人民的一份小礼物吧。笔者自知此作品词曲唱的水平都不高，如果这首歌不能成为一份精神财富的话，希望这首歌没有给大家的耳朵造成污染才好。长年漂泊在外难得有闲心写出一支跟自己不太有关的歌，特述文，闲话创作。

王子瑜

2012年4月写于勐拉

附歌词：我爱勐拉
一山山青翠翠的橡胶林

灌溉着多少人民奔小康
一片片绿油油的田坝
养活无数勤劳善良的人家
啊……
这里就是美丽富饶的勐拉
各族人民共同的家

来吧 来吧 来吧 来吧
去拜一拜 金灿灿的大金塔
去看一看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看啊 在那古朴的吊脚楼下
走出来的民族姑娘
个个貌美如花

啦……啦…… 啦……啦……
唱吧唱吧 跳吧跳吧
唱吧唱吧 跳吧跳吧
如此美丽富饶的勐拉
教我怎么能不爱她



回家，回家

◎ 许琳

中国远征军，一个悲壮而伟大的历史名字，也是中华儿女用热血染红的光荣称谓。中国远征军，一个提到就会在心里默哀的名字，在我们内心深处，久久不能挥去。

中国远征军与中国抗战历史关联，也与缅甸抗击外族侵略的历史相关联。为了支援抗战，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子都背井离乡，为祖国事业做贡献。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离不开他们当初的付出。当我们在温暖的房子里享受着他们给予我们的幸福时，可曾想过他们现在在哪？过得还好吗？是否想要回家？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当年的远征军老兵至今仍流落在缅甸，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这些人为国家为民族献身于此，如今却寂寞地留在这里，被历史忘记。他们内心一定充满了悲凉，充满了无奈。

中国远征军，一支曾被遗忘的大军，如今拨开历史的迷雾，尘封的悲壮和光荣扑面而来，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息。

在《瞭望东方周刊》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远征军尸骨被挖出时仍手握刺刀。在临死前，依然不忘自己的使命，为了国家奉献自己生命在所不惜。在战争面前，他们忘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古训，他们毅然决然抬头挺胸前进，不畏牺牲，不退缩，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事业中。被采访的缅甸居民还说下雨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居民们希望这些尸骨能安葬回他们自己的老家，这样才能让亡灵安息。远征军们为我们付出了太多，他们把国家的苦难当作是自己的苦难，他们必须为拯救国家而战，为子孙后代而战。

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在没长眼睛的枪支弹雨中英勇就义了，还有一些，虽逃过一死，却也勉强支撑着。在缅甸经历风霜露骨，饱受磨难，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讲缅甸话，习惯了缅甸的风俗，不吃辣的开始吃了，怕热的也开始无所谓了。不仅如此，什么苦力都去做过，在解决生活所迫的同时，还要学会消遣心理上的痛苦——想家。抗战时，想家却不能回家，因为要为保卫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只能远远望着一望无际的天空，默默对白云许下心愿，希望

它在漂泊的时候能够驻足，将自己的相思之情带回家。然而今天，早已不再是战争年代，可他们依旧在异乡独自漂泊，流浪。回家，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奢侈的想法。

他们可能不会想到，在2011年，一场送老兵回家的公益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老兵的关注，开始改变他们的命运。倡导者说，这是一场迟到的救赎，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或许再过三五年，等这些本已所剩无几且大多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兵一个个带着遗憾和失望入土之后，那么留给我们和我们子孙后辈的就真的只剩下无尽的自责与懊悔了。于是，在看了电视上老兵们几经风霜的脸庞后，大家内心深深被触动了，愿意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想尽一切办法让老兵们在自己仅余不多的日子里早日回家，一场感人的送老兵回家活动在大家关注下展开了。

回家的道路，困难重重。没有身份证，糟糕的身体状况，一项又一项困难接踵而至，可是老兵们不失去信心，坚定的信念让不至于让他们倒下，帮助他们的好心人士也不曾失去耐心。就像当初英勇善战那样，大家拿出自己所有的精力，一起努力打造回家的道路。皇天不负有心人，现在，已经有部分老兵回到了家，他们不敢想象在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当他们呼吸着祖国的空气时，热泪盈眶，太多感触涌上心头却不知如何表达，只能连说谢谢。

离家几十年，他们早已不再是当初的他们，而家乡，也不再是当初的家乡。脱离了几十年，他们与现在的生活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特别渴望被认同与尊重，希望还有机会享受来自故乡和家人的温暖，希望能够不被“歧视”。

漫漫回家路，他们过得很辛苦，走得很艰辛。他们为国家、为子孙后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年华，他们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景仰的，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学到许许多多。中国人总有一种想要落叶归根的情怀，至今还徘徊在异国他乡的老兵们，不管是还在世的，还是当初已经壮烈就义的，一定都希望能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吧。所以我们能够作为报答他们方式的，就是接他们回家，不让他们继续流浪，用我们能给予的绵薄之力温暖他们那颗漂泊无依靠的心灵。



L校长的更年期

◎ 叶 星

L校长已经年过半百了，近来好像很是烦恼，见着什么东西都觉得不顺眼，动辄发脾气，甚至在全校师生周会上也语无伦次，劈头盖脑大骂一通，说什么“老师迟到早退工作不积极呀，不能只拿薪水不认真做事啊；做语文老师的不会写范文，简直不配教语文啦……”学生们都感到怪怪的，老师们怎么得罪校长大人了？而老师们也都被骂得一头雾水：我们招谁惹谁了，竟然这般被校长辱骂？几位年轻的女教师虽然心里不爽，但也在在一旁悄悄嘀咕：莫非这男人老了，也有“更年期”？

早晨，L校长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教务处侧边校长办公室门口的路灯还亮着。他立马发怒了：“看看！看看！谁这么没有公德心，竟然让路灯还亮着，为什么就没有一位老师来关掉它呢？”窝着满腹不满，L校长重重地把自己摔在转椅上，心里想到：现在的人啊，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连如此简单的顺手关灯的习惯都没有了，我倒要看看今天是谁来关掉这盏灯的！于是，L校长稳稳地靠在校长宝座上，静静地等待着这个具有公德心的人出现。看着门外来来往往匆匆而过的脚步，看着老师们各自备课、批改作业若无其事的样子，L校长愈发按捺不住高亢不满的情绪。可是，一节课过去了，两节课也过去了，那个他一直等待的人依然没有出现，甚至来来往往的脚步中竟然没有一例在他的办公室门前驻足的，哪怕仅仅是那样停留一两秒钟的都没有！L校长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向老师们挑明，看看谁愿意来关掉这盏灯！

就在这时，L校长看见窗外有两个男同学匆忙走过教务处门口。他一下子又生气了：这是上课时间啊，他们竟然出来溜达！L校长倏地站了起来，几步就跨了出去，紧跟在两位男同学的后面。只见两位男同学径直走向校园东南角，哪儿

是学生专用的男厕所。果然，两位男同学走进了男厕，一人走进一间，立马小解起来。L校长一见，更是怒火中烧：怎么，上厕所竟然连门也不关一下，这还像一个学生吗？L校长喝斥道：“谁让你们上课时间来上厕所的？”两位学生还没有尿完，被猛然一喝，手一抖，全尿到了裤子上。L校长又吼道：“是谁教你们上厕所不关门的？”两位学生支支吾吾到：“校长，下课时人太多，总共才四小间，我们得排队啊……这厕所一直没有门，我们怎么关啊！”“胡说！”L校长不相信似的掩鼻走进了男厕里。窄小的空间里一排四格卫生间，像四位刚从战场上逃生回来的士兵，挺直了胸膛等待着L校长的审视。“怎么搞的，偌大的一个学校，男厕所只有四格，每格竟然都没有配个门什么的，而且名为男厕居然没有安装小便池！……”L校长再也冷静不下来了！这是他来S学校当校长六年以来第一次视察男生厕所，就发现了如此大的管理漏洞：真不知道学校的这些主任们、老师们是干什么吃的？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大事啊，学生上厕所难的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就没有人向我如实反映反映呢？看来我们学校领导层的官僚作风还是很严重的嘛！

L校长气愤愤地回到校长办公室，马上把总务主任叫了进来猛一阵训斥：“你看看，大白天了路灯没人关，学生上厕所比神九飞天还要难……”L校长骂完了还不解气，顺手拿起一本书扔了出去，随着“啪”的一声响，门口的路灯突然熄了。

原来，路灯的开关就安装在校长办公室里，刚才他那随手一扔书，居然扔到了开关上，无意中把灯给关了。

2012年6月20日写于缅甸腊戍圣光中学



梦幻岛纪事

第八章邂逅

◎ 风沙雁

我堂弟冬竹从意大利写给恩香的那几封信，内容充实，感情丰富，主要是叙述他在罗马、佛罗伦斯及威尼斯的见闻及感受，在字里行间隐然透露出他对 XX 党的质疑，而他之所以会有这种质疑，部分原因是他在罗马他认识了一位王希仁的下属员工彭逸陶。

彭逸陶 15 岁就加入 XX 党，在马拉诗雅的定家奴的一个小镇当一家小书店的助手。此书店表面上贩卖的是消闲杂志、两毛半的香港灰黄小说，暗地里却偷卖禁书，并与 XX 党保持联系。

彭逸陶人小鬼大，聪明机警，应变能力强。他不能带眼识人，把禁书卖给应该卖的人；还守口如瓶，无论警方线人或人员怎样旁敲侧击，总无法从他口中套出任何有关 XX 党的线索，因此深得 XX 党的重用。

日子就这样平凡地过去，直到彭逸陶 18 岁时，有一天他被党派出来梦幻岛会见一名重要干部，共商要事。公事办完后，在亲戚的介绍下彭逸陶见到了王希仁。在几轮交谈后，王希仁以爱怜的口吻对彭逸陶说：“我看你年纪轻轻，人却聪明能干，你这样长期躲在定家奴的小镇看管书店，实在是浪费生命。我刚刚设立了一家船务公司，想不想帮我做点事？”

“我是想的，但我得征求我的老板的同意！”逸陶说。

“不用了吧！”王希仁说。实际上，逸陶的亲戚之所以会把他介绍给希仁原本用意就是要把他拉出 XX 党，所以他们事先已把逸陶的身份向希仁透露了。因此希仁才会这样游说逸陶。

据我堂弟日前跟我说，逸陶就这样被希仁说服，并加入希仁新设立的公司。后来，逸陶在希仁的一再述说他的惨痛经历的影响下，慢慢地也

就接受 XX 党总秘书长特赖是法国、英国、日本的特务，并出卖了 147 名 XX 党重要干部这事实。王希仁说：人家骂我是汉奸，出卖那么多重要干部，那不是事实，事实是特赖每出卖一位党内干部时，总会叫我王希仁去约好那名干部见面，待见面时，日本军官立刻出现并逮捕了那名干部，因此 XX 党以为是我王希仁出卖了同志，其实是特赖设的陷阱！

“特赖是党的总秘书长，他手中掌握了所有党员、干部的名单，我只是梦幻岛的全权代表，哪能掌握那么多资料呀！我是先被特赖出卖的，特赖还建议日本军把我干掉，但日本军官手下留情，放了我一家。特赖怀恨在心，就出此毒招，让我战后在梦幻岛抬不起头来。”逸陶在希仁的公司工作了 3 年时，有一天和希仁单独喝茶，希仁这样对逸陶说：“这三年来你在我公司工作，让我对你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你为人忠直、诚恳，我才告诉你这些往事。年轻人，为人处世，得小心谨慎，别行差踏错，像我的教训就是用非常惨痛的经验换来的。在梦幻岛，我在任何场所出现，总会有人在一旁指指点点的说我的是非。”

由于长期与希仁相处，听多了希仁述说 XX 党的内幕，逸陶最终脱离了 XX 党，但脱党后，有些旧同志还时不时出来梦幻岛找逸陶。逸陶认为旧同志来找他，是想拉回他，这很叫他坐立不安。因此在希仁的公司干了几年后，终于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移民到意大利。

“我认识逸陶时，他说他已在意大利住了 10 年了。我在那儿得到他好大的帮忙！”我堂弟说。

“世事如梦似幻呀，冬竹！谁会想到你我在童年见过一次面的王希仁，后来竟然成为我在东京工作的顶头上司，而你在意大利认识的彭逸陶竟然也与王希仁有关联，真是无巧不成书！”我



和我堂弟此刻就坐在我们童年最喜爱的火车轨道旁的树荫下闲聊。

“世事真的变幻无穷，谁会想到 XX 党的总秘书长特赖竟是多重特务呀！你想想，多少志士就死在这特务的‘出卖’名单里。有时我夜深不能眠，想起往事，就认为这段历史应该成为后人的借鉴。我们旧时同村的好些玩伴、中小学时代的好些同学都参加了 XX 党，一些还走进原野，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在死之前，还不知道特赖是特务。他们是带着梦中的理想含恨而死的。这值得吗？谁该负起这责任？”我堂弟此刻又在对我发牢骚。

“让这些志士不知真相、带着理想死去，不是比让他们知道真相而带着遗恨离开人间更好些吗？”我笑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些志士把自己的青春消耗在原野里，以为追求的是人类的理想制度，到死亡的前一天，还不知真相，多残酷呀！”

“所以我说这段历史是应该挖出来检讨的，让后人有所借鉴！特赖一死了之，XX 党烟消云散，地球照旧绕着太阳转，日子久了，大家仿佛若无其事地生活，可有谁想到那些在那个年代牺牲了子女的老妈妈老爸爸，在长夜不能眠时想起已牺牲了的子女的内心的楚痛呢？”我对我堂弟说：“这一群老人是我们这时代最可怜的人，‘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这两句诗很深刻地刻画了野心家的丑陋内心。”

“其实何止是那群老人家，像我们这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都不能的志士，岁月蹉跎了，事业无成了，有时想回味当年的那段追寻‘理想’的峥嵘日子，人家却宣布抛弃理想，使得我们只有抱着遗恨度过余生！”

“有些历史事件就像猜谜语，在谜底揭开前，有谁知道那是什么个样子呢？待到谜底揭晓后，当事人已没走回头路的岁月了！他们只能躲在社会的一角沉默地舔伤，在枯寂中渡过剩余的时光。”我实在无法寻找任何言语来安慰眼前这位与我共度过童年岁月的堂弟。他就因为认识了恩香，因为响应当年的那股潮流并加入意图‘改进’社会的队伍而沦落到目前的困境。

“我不是后悔我当年的投入时代的潮流，我是看到或听到太多有关 XX 党的丑陋、不合常理的事件而生气。”

“这段历史的确需要摊开来检讨的。你看‘风

凰台’所拍摄的有关国共内战、有关抗日老兵、有关抗美援朝等等等的历史事件，让当年的当事人现身述说经历，让历史呈现真实面貌，让广大的民众来评论相关事件，给当事人一个公允的定位，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却不是这样子处理我们的历史。我们是当权者说了算的历史，而当事人的组织又已解散，其领袖及要人四零八散，或流落天涯，或归来后陷入这社会的最深的泥沼里，有的随波逐流，有的无语问苍天。让我们这群所谓的‘志士’，在流逝了宝贵的青春的同时，在精神上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所以我说，冬竹，有关你的过去的一切经历、记录、文件，我一定要代你整理出来，给人们一个评论的机会。你知道吗？王希仁死去已整 10 年了，他是死在异乡香江的，直到死的那一天，在人们的心中，他还是汉奸，而赖特呢，一走了之！”

二

“我在意大利的生活是很刻板的啦：通常是凌晨 2 点或 3 点才睡觉，早上 10 点才起床，草草吃了一个早午餐就和‘鸡婆’崇利去补货。”我堂弟今早和我在小贩中心共享早餐，谈起他和崇利在意大利的生活时，他悻悻然这么说。

“这样子的生活多闷呀！”我说。

“不然要怎样？我们是为了理想流亡异乡呀！你以为我们像你那样被大机构派去扶桑，拿着海外津贴过着逍遥的日子？”

“那你们呆在那儿两年不是闷死了？”

“闷是闷了点，但增广见闻呀！”

“哦？哪一方面的见闻呀？”

“例如有时我们由罗马、佛罗伦萨到威尼斯，南北走一趟兜售冒牌手提包，且做生意且观光，这不就是增广见闻吗？”我堂弟说：“还有彭逸陶也经常有‘同志’从欧洲过来度假，逸陶也会约我及‘鸡婆’崇利与他的那些旧同志聚一聚，从他们的闲谈中，我们知道了不少 XX 党的好些秘闻，加强了对它的了解，也因此我们逐渐放弃了当年追寻的‘理想’！”

“彭逸陶为何要把来找他的旧‘同志’介绍给你们呢？”我感到纳闷。

“这点我就不太清楚了。但由逸陶对他的旧



‘同志’在复述往事时所作的论断看来，他是很有意马诗雅的另一批‘同志’针对他脱党这件事的警议的。逸陶常常在来找他的旧‘同志’的面前大力抨击XX党如何亏待他，隐然为自己的脱党作辩护。有一次，一名老妇女叫雅妹的，她带着女儿、儿子从伦敦飞来罗马找逸陶，逸陶乐滋滋地约了我与‘鸡婆’崇利共进晚餐。那晚，我们喝了不少红葡萄酒。在喝酒、吃饭时，雅妹痛述自己在原野生活中所遭受的惨痛经历。

“我与我先生所属的组织部队后来分裂为两派，这两派因为对好些问题的意见南辕北辙而分道扬镳，其中一派竟然把我们列入‘反动派’，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强指我先生是受英文教育的，是潜入组织的特务，要我当着众人面前签下同意书，让他们把我先生枪毙。我带着眼泪哭诉着‘我们当年是拖着女儿，抱着儿子走进原野的呀！如果我们是特务，我们会抱儿拖女来吗？’雅妹声泪俱下、激动地述说：“但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的辩解，在多方援引资料证明我先生是混进组织的特务的前提下，以多数人赞成少数人反对的理由在我面前活生生地枪毙了我先生。”

“你们是一批借着‘为正义事业献出青春生命’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野狼’！”雅妹近乎嘶喊地复述当年说话的情景：“在我先生被枪毙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傻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后悔我们当年响应号召走进原野，我们在原野上渡过6年多岁月，历尽人间的千辛万苦。我们有时断粮了，打到了一只野象，就靠熬煮象肉过日子，吃剩的象肉收藏在地底下，省省地、慢慢地用。”雅妹继续诉说着：“你们看：今晚我们剩下这么多食物，在原野里，我们有时整整一年甚至超过一年都吃不上一顿白米饭呀！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拿到农民接济我们的一小包白米，大家围着火煮米饭，当水沸腾了，米香味飘出来时，那股久别的、浓郁的香味让我们全都哭了。啊！那是多么美妙的人间美味呀！”雅妹用手掌横过桌子上的吃剩的食物，做出捕抓米香味的动作，然后说：“在我这一生里，我从没吃过像那天吃的那么美味的米饭！”

“枪毙你先生后，他们就没再对付你吗？”我堂弟问。

“他们找不到更多的证据来套我的罪名，就转而派我到一块旷野上放哨，想借敌人的子弹夺走我的命。”

“我问雅妹，放哨怎可说是要借敌人的子弹杀你呢？”我堂弟说：“放哨也算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呀！”

“你虽然参加了XX组织，但你只是他们的外围组织，不了解他们对待‘叛徒’或‘内奸’的手法。放哨的工作诚然重要，但通常是在隐秘的地方放哨，把你安排在旷野上放哨，就是要让敌人发现你并枪杀你呀！这简直就是间接的判你死刑呀！”雅妹又近乎嘶喊着说。

“那你是怎样逃过这一劫的？”我堂弟问。

“啊！我连续在旷野放了三天哨，到第四天当我回到部队时，我赫然发现整支部队已不知在何时撤退了，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营寨。我顿时醒悟了：他们一定接到什么机密的通知转移阵地了，而我因为是‘嫌疑特务’，他们乘机抛掉我！”雅妹回忆起往事心犹有余恨地说：“我丈夫被枪决了，为了理想、为了这一对儿女，我苟活了下来，然而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做‘同志’，先安排我在旷野上放哨，想借敌人的手除掉我，计谋不成，他们就狠心地抛下我们一家三人。在茫茫森林里，我不知何去何从，只好带着已经10岁左右的两名子女寻找生路。我们三人走了两天，在饥寒交迫、万念俱灰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户垦荒的农家，在那对中年夫妇的帮助下，我们母子三人才走出莽莽丛林，来到市区，化名埋姓，一步一脚印地把这两名儿女带大。我把儿女送到梦幻岛学中医，后来当局又发现我的身份，子女都被遣送回来马拉诗雅，我很无奈，只好把他们转送去广州继续学习中医。最后他们毕业了，回到马拉诗雅小镇震木山行医，结交了不少华、巫、印朋友，经过辗转介绍，我们终于跑到英国来了。这时我已经年近耳顺了，无所作为了。”

“所以我说，他们那一批人是活在理想里，而在现实中却又只会互相猜忌，流于内斗，真正的敌人却始终没能辨认出来。从战前到战后，那挂着总秘书长衔头的特赖，在日据时期总共出卖了147名高干；在和平初期他又假装与英国谈和，把整个XX党给卖掉了；还有期间数不清的出卖同志行径，XX党的人才可谓早已消灭殆尽了，哪里还有能力夺取政权呢！”彭逸陶神采飞扬，有点踌躇满志地插嘴说：“所以我说，XX党的梦幻岛全权代表王希仁实际上是蛮可怜的，他是被特赖出卖的，王希仁只是贪生怕死活了下来为日寇作伥，他是有罪的，但罪比特赖小。我们这



些满腔热血的理想追寻者，所依托的竟然是一棵只会开雄花而永不会结果的‘有毒’的树呀！”

“是棵只开雄花永不结果的‘毒树’？”我惊叹着。

“这是彭逸陶的话呀！我原原本本地复述给你听，没添加任何形容词呀！”我堂弟气呼呼地说：“逸陶有时把话说得更绝呢！有一次他竟然说他当年年少无知，抱着满腔热情加入XX党，最后沦落到漂泊异乡，有国归不得呀！”

“他在意大利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他出生在马拉诗雅的那个穷乡僻壤，如果不是参加了XX党那有机会跑到欧洲来生活呢？”我反问道。

“逸陶说他后来能够到意大利生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是客观效果，而不是XX党的主观愿望，XX党不过是要利用他来联系其他党员，何曾为他的前途用过心？”我堂弟继续说：“逸陶说一个人做事的主观愿望才是判断他的功过的依据。你们难道可以说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在客观效果上促进了中国文字的统一是一大德政吗？逸陶有点生气地反问我们！”

“这样看来，逸陶后来倒是相当反XX党的。”我问道：“他这样的立场还有那么多前同志拥护他，这点倒叫我感到纳闷。”

“哎呀！风沙雁，所以有时我要说你是个书呆子，你以为一个人加进了什么什么党，他就永远不会变咩！你想想看，当国际左派势力做出‘始助终弃’的决定时，你说流亡海外的XX党员还会死跟着党走吗？尤其像我们这些跑到欧洲来的‘志士’，在看了种种批判‘乡村包围城市’的所谓优秀策略的虚无性之后，在听了种种有关通过议会选举夺取政权才是正道的言论后，我们还会跟着党的路向走吗？”

“我真的有点同情你们这一群在现实活生生的教育下，从理想的梦里醒过来的‘志士’的痛苦心境呢！”

“我们这一群人可谓满身伤痕，一静下来，我们会暗暗地舔伤。我们的青春已去，无法重新走自己认为正确的人生道路，我们只有无语问苍天，在看落日夕阳中度过残余岁月！”

我堂弟的这些感慨落在暮霭慢慢拉拢的梦幻岛的海边，悄然无声，只见晚霞一片灿烂的逐渐暗淡的西边天际的背后，万家灯火的一派繁华景象把我堂弟颓丧的脸衬托得更加憔悴。

三

“彭逸陶在欧洲漂泊的前‘同志’多如恒河沙数！”我堂弟夹着块熏肉煎蛋，慢慢细嚼，我们此时坐在梦幻岛的东海岸海边用早餐。我堂弟吸了一口浓咖啡，慢慢说道：“那天傍晚，我和‘鸡婆’崇利正在准备行李，打算次晨赶去佛罗伦萨做生意，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我一接听，是逸陶的声音。他急促地说：‘是冬竹吗？我是逸陶，你和崇利现在可以过来西班牙广场的那间比萨屋吗？就是上一次你们与雅妹一家人，还有我一起用晚餐的那间，对！对！对！’逸陶越说越快：‘告诉崇利，他也一定得来。是的！是一位前同志从法国飞过来意大利谈生意，由于我们很熟悉又谈得来，他说非见我一面不行，我想你们也应该认识他的。什么？是知识分子啦！告诉你，他老爸是梦幻岛艺术大学的校长，他本身会画画、会作曲、会拉小提琴，一句话，是个艺术家啦，你们绝对和他有好多话题可聊的。好，就这样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这位就是凌优溪，从原野上死里逃生，而今浪迹欧洲的梦幻岛画家、作曲家，他的身世足够写一本长篇小说啦！”逸陶一看到我和崇利，便迫不及待地把我凌优溪介绍给我们。

“我抬头一看，一个高高瘦瘦的戴着黑框近视眼镜的中年人站在我面前，比我高出一个头，我望着他的深情款款，威严有力的眼睛，说：‘这位先生我好像在那儿见过？’”我堂弟继续说：“我与他相视了好一会儿，终于耐不住说：‘你就是凌优溪先生吗？’”

“是呀！他讶异地回答。”

“我记得我们在恩香的家见过面！”我堂弟说：

“啊！是吗？你是……”他沉吟着，想不起我的名字，有点腼腆。

“我是冬竹呀！”

“啊！是冬竹？你好像瘦了好多呀！”他惊叹着。

“是呀！我和崇利逃来欧洲已近两年了。这位是崇利。”我堂弟介绍着。

“啊！你们知道家乡原野的情况吗？”他问道。

“不清楚。只是最近有人告诉我恩香已跑出原野了，但我连续给她寄了好几封信，总不见回



邮，我感到好纳闷！”

“别再继续寄信给恩香了，我看事有蹊跷。”他顿了顿，继续说：“这组织复杂呀！”

“何止是复杂！”这时逸陶插口说：“简直是龙蛇混杂、神鬼参半呢！优溪兄就是死里逃生的呀！”

“往事如烟，不说，不说了！”优溪向逸陶摆摆手，说：“我们先点写东西来吃吧。我是路过罗马，明天一早就得赶火车上威尼斯去谈生意！”

饭吃了过半，红酒也喝得七七八八，逸陶谈兴来了，说：“优溪兄，嫂夫人近况可好？”然后笑笑面向我们用调侃的语气继续说：“优溪兄娶的是巴黎美女呀！”

“哎呀！我是爱人被人抢去，自己差点命丧黄泉，历经千辛万苦逃难来到欧洲，被洋婆子看上才成了亲呀！”优溪红着脸笑笑地说：“我跟洋婆子生了一男一女，全是华人面孔洋人头发，怪模怪样的！”

“爱人被人抢去又和你的死里逃生有什么关联呀？”“鸡婆”崇利问。

“你这‘鸡婆’崇利有所不知，优溪兄是在部队里和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谈恋爱，而他的顶头领袖也同时爱上这姑娘，优溪因此和他的顶头上司结下梁子，他的上司常常鸡蛋里挑骨头，总要想方设法整死优溪。”逸陶说。

“那优溪的顶头领导后来怎样陷害优溪？”我堂弟问。

“优溪兄你就自己说说你的故事吧。冬竹、崇利和你怎么说也算是同志吧，你的经历对他们很有参考作用呀！”逸陶对优溪又拉手又拉肩膀，一直鼓励着他讲述往事。

“我是在60年代末走进原野的，因为我喜欢唱歌、画画、作曲，一进组织，立刻就被配入艺术组，而那名我喜爱上的叫做爱云的俏姑娘能歌善舞，我们很快就爱上了彼此。我的组长叫世青，原本是个建筑工人，喜欢写点东西，但对绘画、音乐、舞蹈一无所知，为接近爱云却常常发表一些叫我们啼笑皆非的‘高论’，总被爱云驳斥得体无完肤，我在一旁也耐不住要顶他几句，他可能感到自尊受损，加上爱云经常关照我，世青因此怀恨在心，总想找个借口干掉我。”优溪脸儿有点泛红，显然是酒精在起作用，他相当兴奋地

继续说：“但这人不学无术，每次想强加罪名给我，总给我驳回。他无法可想，就专在生活小节上找茬，说我爱哼诸如周旋的小调或流行歌曲，是个彻头彻尾的小资，思想不积极，好逸恶劳等等，但这些瑕疵构不成干掉我的借口呀！”

“那你就别睬他吧！”鸡婆崇利夹起一片他最爱吃的熏猪肉，边咀嚼边喝着红酒，嘀嘀咕咕着：“你照旧唱你的流行歌曲、哼你的小调，管他娘三七二十一呀！”

“我就是这样子逍遥过日子的。”优溪说：“但人算不如天算，结果大‘代志’（1）还是发生了！”

“什么大‘代志’呀？”我和鸡婆崇利同时问道。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这种事情说了，对XX党的声誉不好！”优溪竟然想吊起我们的瘾。

“XX党的名声那么好咩？”鸡婆崇利问：“多了你的事件就会使它名誉扫地咩？少了你的事件就会令它百世流芳咩？”

“哎呀！优溪，你就说一说你如何死里逃生的经历吧！XX党屡屡犯错，令多少年轻志士死得不清不白，它还会名留青史咩？我告诉你，数年前那位从红土坑来找我的某中学校长小白就这么对我说：‘如果XX党秘书长程某回去红土坑，恐怕会给那地方的众乡亲父老打死的呀！这些乡亲父老有多少子女在原野上死得不清不白，而程秘书不止老而弥坚，还长期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呀！这条账该怎么算！’逸陶手指指着天，激动地说。

“好啦，好啦！逸陶兄，别生气了，我这就说，我这就说。”优溪啜了口酒，慢条斯理地说：“那是个雨季的12月的早晨，天气令人意外地格外晴朗，空气清新得叫人沉醉。我们的部队正在迁移，几百名队员走在丛林里，看着阳光从树顶细缝洒下些许光亮，我不禁小小声地哼着小调。大家也都心情愉快健步快走。突然，哨兵阿雄急急忙忙跑来报讯，说前方不远处有敌军出没。指挥员一听到此消息，立刻下令部队转左进入山腰，以避开敌军。正当我们朝向山腰挺进时，队里有人看到远处山顶有敌军在移动。指挥员用望远镜望了望，确定有敌军从山顶追来，便下令大家赶紧往山下撤退，但敌军追赶我们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撤退速度，因此跑到半山腰的下半段时，一场驳火交战就展开了。我们且战且退，我紧跟在世青后面，跑到山腰一处较隐蔽的地方时，世



青突然转身过来，向我放了一枪，我万万没想到世青会这样子干掉我，便本能地闪避一旁，子弹射进我右腿，我情急智生，沿着山坡滚下，掉进一条大河河岸草丛里，我在那儿整整躺了半天，才拖着步伐慢慢走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垦荒的农民，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月，待腿的枪伤痊愈后，我乔扮农民，和那家农舍的主人一起扛着番薯到市场贩卖，乘机逃出原野。”

“够神奇呀！”鸡婆崇利笑着说。

“是有点像电影的情节，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优溪说：“你们想想看，我被自己人开枪射杀，我还能回去部队吗？而且，即使我想回去部队，他们到底撤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呀！”

“回去干什么！”我堂弟说：“回去送死呀！我真想不到，这些人满嘴仁义道德，在利害关头还不是和凡夫俗子一样害人利己、勾心斗角的！”我堂弟说：“我们浪迹欧美这些年来，早已意识到通过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可行的，搞政治其实与摆摊位卖饮食是一样的道理，你卖的东西如果价廉物美，顾客自然支持你。你在摊口写标语，标语写得多漂亮堂皇，东西若是贵又不好吃，谁会来支持你呀！”

“这比喻有点蹩脚，但多少有点道理！”逸陶说：“标语就是政党的党纲，所卖的东西就是可实行的政策，党纲再美，如果不照着实行或者无法实行，也是骗人的，人民迟早会抛弃你的！”

“所以风沙雁，因为你是我堂哥，我才老实告诉你，我和鸡婆崇利因为经常和逸陶的这些难兄难弟相聚，耳闻能详，我们早在潜回梦幻岛之前，在内心里就已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想法了！”

“如果当年你们成功潜逃回来，你们会做什

么？”东海岸的天色骤然变黑了，看来一场晨雨即将来临，我们赶紧走进那间咖啡座的室内继续闲聊。

“如果潜逃回来成功，我们就埋名隐姓，在马拉诗雅的一个遥远小镇做点小生意呀！像当年教我们打篮球的曾永联在实兆远摆摊位卖炒菜头糕那样谋生！”我堂弟说。

“原来曾永联真的在实兆远摆摊卖菜头糕，那年我遇到他，问起他是不是永联，他推脱得一千二净，顾左右而言他。”我把当年遇到永联的情形告诉了我堂弟。

“哦！你怎会去实兆远呀？”

“你别忘了，在那个年代有哪一位年轻人是不追寻理想的，我由南到北跑遍马拉诗雅，是要深入了解我们的祖国呀！”我说：“但第二次我再上去实兆远却看不到永联，只有一位年轻人在摊口，看来是他的儿子。”

“哎！永联大概在你第二次到实兆远之前就逝世了，他死得很悲惨，一贫如洗，留下太太与一个儿子，儿子由于永联早年走进原野，他太太靠替人洗衣生活，经济拮据，没钱栽培他，儿子没受什么教育，据说永联死后，就继承了父业，当起小贩来了！”

“哎呀！你们这群走进原野或加入XX党的志士，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我感慨说：“那你们现在与优溪、逸陶等人还保持联系吗？”

“没有啦！优溪那晚和我们聊得很迟才回旅馆，此后我和鸡婆崇利又跑到美国去，然后潜回梦幻岛被捕，就此中断了与欧洲那一群新交旧雨的联系了。这是一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梦呀！”天气转晴朗了，我和我堂弟沿着海边散步去。





夕阳余晖

第五章 家庭突变

◎ 郁金香

从事美容业自己做老板最大的好处是工作时间自由，收入比一般书记或工厂主管高，可是却鲜少有机会与家人共进晚餐；更别说欣赏黄昏美景了。

立亭记得有一年游西澳时曾经看过艳丽的晚霞，它美得就如一幅随意泼出去的水彩画般挂在天边，更像幅流动的画轴不断的改变图象，此时她才惊醒：原来夕阳是这么缤纷多姿的。她感叹自己为了赚多一点钱，错失了免费欣赏大自然的美而失去许多人生的小乐趣。此刻立亭心里已在盘算：不行，我不能一辈子这样下去，整天关在四面墙的小美容房里，我必须开辟一条新路给自己。

过去立亭在旅游区一间颇出名的美容院工作，同事之间为了争宠而钩心斗角互相排挤，那些会耍手段的都已升上主管，只有立亭一直继续进修英文，短期美容课也修完一个又一个。后来立亭为了实现当美容指导员的理想又去上课考取相关文凭。

一天，立亭的大弟带点调侃的语调说：“姐，我看你天天读书，考到这么多张文凭，感觉上好像只有英国那张有用而已！”

“是吗？大弟，我想你的看法有点狭隘，如果我没有这些额外文凭的支持，我不可能与英校生竞争而拿到目前这份工作，坦白告诉你，我是过了面试日期，最后一分钟在朋友的相告下赶去面试的，当时公司已经选好了一位也是受训于英国的美容师，后来老板们开会讨论，认为我是华校生有双重价值，公司可以考虑开拓讲华语的市场，所以我才幸运的被选中；还有啊你老姐立足美容界这么多年可不是盖的哦！虽然我没拿过什么奖，没混出什么名堂，但是三餐一宿加上帮父母养这个家是绰绰有余的。”立亭很坦白和自信

地与弟弟分享心底的话。

“姐，我想将来我会赚钱时，恐怕不可能像你那样给父母这么多钱！”大弟接着很认真地说。

“唉哟！大弟！不是你给得起或给不起的问题，关键是你舍不舍得给！”立亭语带双关笑着看着小弟，问：“你说对吗？弟弟。”

小弟傻笑摸摸自己的头说：“很深咧！我听不懂！”

立亭心想这个小弟弟最幸福的了，什么都不懂！样样都有姐姐和爸妈为你操心。

此时大弟又说：“姐，你知道我一向来不是读书的料，一拿起书本我就会打瞌睡，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赚大钱，不过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读出一个O水准的文凭给你，以后你可不要再逼我读什么书或上什么课程了噢！”

“哇！哇！哇！”立亭开玩笑说：“我逼。。。你读书？大弟，你读书是读给我的？那以后你在事业上如果成功了可别忘了我这个逼。。。你读书的姐姐噢！”

随着光阴的流逝，大弟不但到考到O水准文凭，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在装修公司做了五年最高额销售员后，在供应商的大力鼓励与贵人的提携下，大弟自己也当起小老板，这对立亭的父母来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几十年来他们做小贩总是被人欺负，尤其立亭的养父那种欺善怕恶的个性更是惹人厌，这下可好啦，柯家总算熬出头了，周遭的朋友对他也另眼相看，两老总是乐陶陶的向食客们介绍大弟的店，并分发名片给他们，最后总是不忘交代：“需要装修屋子记得找大弟，我会叫他算你便宜点。”

自从立亭的大弟当了老板后，两老的确高兴了好一阵子，左邻右舍或‘巴刹’⁽¹⁾里的三姑六婆，叽喳公总是酸溜溜带点妒忌的口吻说：“现



在你们两老可好啦，可以退休了！何必这么辛苦拼老命和我们争抢生意？”

牙尖嘴利的立亭妈就像支绵里针，表面看来像是谦虚地说：“我们那里舍得放掉这一班老顾客，再说我们是贱骨头忙惯了突然闲下来恐怕容易生病，更何况谁会嫌钱多？难道你不觉得听着数钞票时所发出来‘喇喇’的声音很爽咩？”立亭妈的话总是像一支尖锐的针刺进这些人的骨子里，痛得他们牙痒痒的！

幸好养父有立亭妈这根绵里针，否则‘巴刹’里的小贩们大多数是欺善怕恶的，他们俩老不知要给他们如何践踏？立亭这样想着。

大弟年纪轻轻卅十出岁就当老板，四年换了两部新车，没有不良的嗜好，在装修界也小有名气，这种近乎绝种的钻石王老五去哪里找？俗语说得好：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

大弟最近频频向力亭透露心声：“姐，我的店隔邻几间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女同行，她常常借故走过我的店，每次总是现出最灿烂的笑容，一次两次三次不得了，弄到我心里的小鹿乱乱撞，第四次我忍不住了，就鼓起勇气敢敢说声‘嗨！你好！’并认真的看着她，当我与她四目相投时，天啊！两个人都有触电的感觉，这一瞧，我心里怦怦跳整颗心好像要被泵出来似的：怎么她长得这么像我的梦中情人——香港玉女明星周慧敏：一头长长乌黑的秀发套在瓜子脸上配上一对少有的凤眉眼，我被电‘晕’了……！”

立亭喜滋滋地说：“啊！你终于交上桃花运啦！你还记得你好喜欢的那首英文老歌《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脸》？描述的正是你现在的心情，所谓‘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脸我感到天旋地转，天崩地裂’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大弟，惨了，你动了凡心啦！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打完招呼后前几天她好像跟我玩捉迷藏，完全不见踪影，昨天看到我又装的若无其事，爱理不理的。”大弟垂头丧气的回答。再补上一句：“姐，你好像幸灾乐祸哩！”

“我哪有啊！亲爱的弟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立亭心想：这个女孩不简单颇有计谋，大弟恐怕不是她的对手。可是嘴里却安慰道：“女孩子总是这样的啦！故作神秘，吊吊你的瘾，折磨折磨你嘛，不然将来如果真的和你结婚了，有一天你们吵架，她回想当年太容易就被你追到手，为当年没有为难你而捶心肝，到时暗伤无人知，

不值得。所以安啦！大弟，这就是爱情的游戏之一：以退为进，你慢慢学，我对你有信心。”

大弟给这位美女这么一搞真有点失魂落魄，好心的供应商热心帮忙牵线也不见得有什么进展，后来在立亭母女俩的多方出主意并送了一台手机给她，情形才有了转机。

立亭的表妹王乐珊此刻暗批：“表姐，手机接受了之后很快就有好消息了耐心等待吧！”果然他们真的开始交往了，不到一年便结婚。

乐珊对立亭说：“欲擒故纵的计谋她拿捏得恰到好处！你甘拜下风了吧？”

立亭耸耸肩调皮地说：“不是猛龙不过江！后生可畏！愿佛主保佑大弟，阿弥陀佛！”

这位美女有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宋雨涵，年芳二十六。十七岁就跟随她的阿姨从北马的海岛来到新加坡找生活，一向来都从事店员的工作，一路发展到后来在一间颇具规模的家具店当销售员。那个年代新加坡政府大力推行公共住屋，家具业非常蓬勃，雨涵在那段时间赚了不少佣金，每个月汇给家乡的钱足以让家人过舒适的日子，小小的一个海岛无人不晓雨涵的能干，每年回家过年最风光的那个总是她，父母对她的疼爱与迁就自不在话下，可以说到了‘怕’她的地步。

年少得志难免忘形，对家人管东管西，是也说，不是也骂，连妹妹的男朋友买了一辆二手车她也大发伟论，说什么现代年轻人很不懂吃苦，只懂享乐，生活在小岛骑单车就行了，为什么要浪费金钱买汽车？你们不知道汽油贵吗？……这种霸道的性格家里没人敢纠正她，对她总是七分怕，三分厌。久了积非为是成为她的一种习惯；雨涵因为长期接触各种不同的顾客，很会抓顾客的心，也很懂得察言观色，外交手腕一流，颇讨人欢心，在外面大家都赞她是个好女孩。

立亭的父母很心急想看这位未来媳妇，总是问：“几时带她回家吃顿饭？”

“她总是推三推四啦，你们不要吵我，烦死了。”大弟不耐烦的回答。

力亭心想：吊起来卖喔。

丑媳妇总得见家翁，两老终于见到这个女孩，他们心里乐得如盛开的向阳花。这也难怪，宝贝儿子三十出岁才第一次认识到女朋友。尤其立亭妈更是常向立亭的表妹乐珊称赞雨涵。可是一山还有一山高，乐珊表妹也是从小就出来社会打拼，



一步步往上爬到今天是一间建筑材料供应商的总经理，她的见识更高，她所接触的人更复杂，对于雨涵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而且心里有数。

她还暗示立亨妈：“阿姑，你不要太早下定论，外籍人我接触得多，她们都是同一个模样的，开始时对你很好，样样都顺着你，当你上钩后他们就会耍手段，许多古古怪怪的事就会发生，拿到永久居留证时你就知道！”

立亨的养父更天真的反驳：“不会的，雨涵是个乡下人相当节俭，你知道吗？她可以吃饼干配白开水当一餐，这样节省的女孩子，品格一定很好，你看大弟那天买了一条金手镯给她，她不但不收还叫大弟转送给你阿姑。”

乐珊表妹心里这样想：“姑丈，你太老实了，这是以小博大。将来你的儿子给人完全占去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你。唉！”

总之家里大大小小的成员都被雨涵搞得服服帖帖。连精明的立亨有时也会被她的所作所为感动的几乎眼泪就要滚下，最触动立亨心弦的一次是，每周星期一是他们的休息日，那天他们居然特地来工作场所接立亨，请她吃夜宵还送她回家，最可爱的是没有任何目的。

立亨心里暗喜：一路来都是我在关心别人，从今天起我总算多了一个‘妹妹’，以后有机会被人疼惜了，感觉真好！那里知道这种快乐只是昙花一现仅有的一次。

阳历十二月小岛虽然是个多雨的季节，但是由于学校放长假加上圣诞节的灯光饰妆到处却充满欢乐的气氛，大弟准备在圣诞节前夕举行婚礼，阳历除夕日再宴客于北马。筹备婚礼期间大弟叫全家人申请护照，办完新加坡婚礼后却不让全家人到北马参与婚礼，本来大家已申请假期，准备先到槟城度个假然后到水乡出席婚礼，结果只有他的同学陪他到北马，神秘秘秘地完成女方的嫁女仪式，听他的同学说当天的场面比新加坡的盛大，热闹。也许这就是大弟不让家人去北马的原因吧！

大弟的同学的妈妈想不通问立亨的母亲“为何你的儿子结婚不是你们去北马？而由我的儿子陪他去？”母亲被问到哑口无言，只好泪往肚里吞。

左邻右舍有的说：“大弟中了‘贡头’^{注(2)}了！”

老阿伯老阿嬷却说：“枕头鬼厉害在作梗。”

有的劝两老要看开：“如佛家所说的做亲戚的缘分已尽，看破！”

坦白说到今天大家还弄不清楚大弟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会有这种举动。这种种就如一把无形的利刀狠狠的在两老心上划上几刀，爱子如己命的养父只好哑忍。喝了媳妇茶后两老就感觉到儿子更怪了，以往的欢乐气氛再也看不到；感觉到的是无形的隔阂与冷漠。

最叫立亨难过的是大弟居然处处在躲避着这个疼他如宝的姐姐，见面也不敢谈话。回想大弟没有女朋友的日子，立亨与两个弟弟和父母五个人挤在一间三房式的政府祖屋，虽然拥挤但充满温馨，父母早出晚归，立亨就像‘小妈妈’般照顾两个弟弟，大家相亲相爱无所不谈，每个周末吃着夜宵共赏电视节目，如今两人碰面不但不敢说话还要左躲右闪，真是伤透立亨的心……

大弟与雨涵谈恋爱时口里总是挂着：“我妈说……我姐姐说……”雨涵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总觉得这个男人很乖，很尊重长辈，可是听多了会反感而产生疑问：“什么都是你妈，你姐，那我呢？算老几？”

聪明如雨涵心里已在盘算：我一定要在这个家争取第一，只有溶入这个家庭与这两个女人建立良好关系并抓住家公的心这才是上策。

可惜雨涵操之过急，假情假意与过度的参与家事，潜意识里要掌管并操控这个家的经济大权，但对于家用不敷时又不舍得付出，而作出诸多限制以减轻开销，可是家里人的生活水平一向来就是这样，节源开支的结果：产生许多误会与争执，雨涵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家里人都开始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不怀好意，做贼心虚的她也意识到情况不对，为了挽回面子只好把心一横来个切断关系，把大弟完全占为己有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展现她的威力。

“这种做法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也是下下策；其实他们注册那一天我无意间听到雨涵吩咐她父亲晚上的聚餐不许喝酒，起初我以为她老爸健康有问题，现在才明白原来她连老爸的一点生活情趣也要管。”乐珊感慨地说。

大弟是养父老来得子，是柯家长男享受万般宠爱于一身的福气是毋庸置疑的，加上少年得志给养父带来许多荣耀，可惜快乐的日子很短暂，大弟夹在两个女人中间，为了爱妻只好牺牲母亲

那家人。大弟搬家时不但没让养父知道他的新地址也没向母亲告别，家具搬完拍拍屁股就走人。

邻居客家嫂安慰两老：“孩子成家了自立门户是件好事，减轻你们的经济负担，不是很好吗？”

可是两老不受劝，他们的脸皮被撕了下来心碎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还没有他们的消息，爱面子的母亲憋不住这口气只好向国会议员求助，当时新加坡刚好提倡立法奉养父母的条例，议员提议母亲到家事法庭告他，因此母子两在家事法庭上互揭疮疤。

大弟说：“两老有好几个银行户口。”

调解人说：“奉养父母与你父母有几个银行户口是两回事，问题的关键是你尽孝道！”

“我的开销很大，没钱！”大弟理直气壮回答。

“可是你的陈述书说你花了四万多元装修五房式组屋，你养汽车的贷款多过你给你父母的钱！谁会相信你没钱？”

这样一来一往的揪心争辩，最后父母每月各得新币七十五元的茶水钱。

立亨的养父说这区区几十块钱够买什么？立亨妈回答说：“够买卫生纸擦眼泪！”

家里发生这样的丑事立亨一直被蒙在鼓里，母亲觉得很没面子，更不想让立亨知道，毕竟她已嫁出去；冤枉的是立亨的‘贤弟’却一直误以为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是立亨，虽然她的养父在临终前曾为她辩护，还她一个清白，然而他还是把最疼爱他的姐姐当仇人相待至到今天。

立亨的养父一直无法打开这个心结，平时已百病丛生，经过这样的打击后整个人都垮了，医院进进出出好几次，所有的医药费都从自己的医药保险中扣除，眼看着保健储蓄的余款每个月减少，心里忐忑不安更加速病情的恶化，患病期间养父放下长者的尊严对儿子说：“你可以对我不孝，比如那天我叫你早上八点半载我到医院检查，你说这样早，我也吞下来，但是我请求你一定要善待你母亲，因为她生你时接近四十岁，怀孕期间经过许多折磨，几乎可以说她是以她的性命来换取你的诞生，而且你不好养从小就有哮喘病，为了你她付出很多……”

一个做父亲的放下尊严，老泪纵横的说出肺腑之言，眼看儿子与媳妇的态度并没什么改善，

又担心医药费太贵，更不想拖累养女，最后养父选择自我放弃生命：不吃不喝与不服药，一周后就带着遗憾与世长辞。

养父的过世立亨才真正感受到他对她的爱，同时她也发现到母亲的生命力特坚韧，这要感谢她的个性：好胜与喜欢向人诉苦。想想看：有几个老人家可以接受最爱的儿子，就住在自己家的斜对面，居然没有携妻带女来探访，只有母亲病了他才一个人过来看她，五分钟不到在楼下等候的老婆已不耐烦，手机就响了。

立亨犹记得雨涵刚认识大弟时曾经诉苦“我有个哥在柔佛州工作认识了一个当地姑娘，之后就与我们家失去联络好几年，后来我多方打听托人寻找才知道他定居在新山。我带父母到新山找他才惊觉他已经和当地的异族姑娘结婚了，那个女的不准他和我们相认，理由是我父母没田没钱，有的是向他伸手要钱，姐姐，当时我父母听了多难过，妈妈几乎昏过去，我与他们大闹一场，还赏了我哥一巴掌……”

立亨更想不通：为何大弟妇可以在节日到庙堂分发红包给住在那儿的孤独老人，却不能举脚之劳在探访了她们之后，顺便过来看看自己的家婆？让老人家看看三个孙女？不是常言道：慈善从家里开始？难道他们对于养父临终的请求当成是耳边风？养父的自我放弃生命的做法没有感动到他们？他们与母亲有这么深的仇恨？难道她哥哥的不孝对她的父母的打击她忘了吗？养一个不孝儿她的父母会心痛，别人的父母就不是人吗？

老人家说：“娶了一个媳妇就失去一个儿子！”立亨深明其中的道理，在大弟筹备婚礼时立亨就提醒：“以后父母吃粥或吃饭就完全看你的态度怎样对待这个家！虽然你将会夹在父母与老婆之间，但是只要你坐得正，不让无理取闹的事变成真理成为习惯，那以后你的压力就会少一些。”言犹在耳这个不幸最后还是发生，养父的过世并没有给大弟带来任何启示或改变。母亲还是口硬心软地痴痴等待他的回头，很遗憾七年过去了局面还是没有改善。

注（1）巴刹：菜市场

注（2）贡头：被人施降邪术

《夕阳斜晖》将于今年11月出版，欢迎订购。



梦回故里

◎ 赤道赤子

坐在灶台前的板凳上，委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在了眼前的木柴上；被泪水浸湿的木柴放进灶膛里发出了更多的烟，烟熏到眼睛里又流出了更多的泪。

第七章：黑影

到家了，宝儿怒气冲冲地下了马车，快步冲进房间，摔上了门。毛秃子和狗剩子则一前一后，提着那刚买的海货跟着进了院门。

“啥勾当啊！妈了个巴子，吃错药啦？！”宝儿的爹——张大帅掀起门帘儿探出头，露出愤怒金刚般的脸，抗议宝儿那沉重的摔门声扰了他的清梦。

毛秃子和狗剩子被这炸雷般的吼声吓了一跳，在门口停住了脚。“大帅叔，我们拿点儿海鲜孝敬您，给您老下酒。”毛秃子点头哈腰着，怯怯地满脸堆着笑。

张大帅转过头先是一愣，瞪大眼看看毛秃子和狗剩子，又看看他们手上提着的四大袋的海鲜，

整张脸刹那间如川剧变脸儿般从愤怒金刚变成了欢喜和尚。“哎呀，大侄子啊，这有钱了也没忘了你张叔！”张大帅赶忙坐起身，趿拉着鞋跑到了门口，没搭理狗剩子，直接拍了拍毛秃子的肩膀：“看你客气的，还拿这么多东西，就放灶台上把。哎呀，你拿这么多我咋吃得完，晚上你也过来，咱爷儿俩一起喝几盅！”

旁边的狗剩子被冷落着，他嘴巴微张盯着张大帅，满脸的惊诧。也难怪他，那张大帅多年来从未正眼看过毛秃子，偷他几个李子吃便抄着铁锹喊打喊杀的，如今却如此笑容可掬、热情洋溢。看来毛秃子分家后不仅有了钱，连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了。

“好啊，我再把那死鬼老头儿留下的两瓶五粮液拿来，咱爷俩不醉无归！”毛秃子哪里肯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哎呀，就是你爹珍藏了十多年都不舍得喝的那两瓶？好小子，够意思！”张大帅搂过毛秃子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

“给别人喝不是糟蹋了那好酒了？！”毛秃



子马屁果然拍得响。

“啊哈哈！”张大帅乐翻了天。“死丫头，妈了个巴子的，出来收拾海货，再炒上几个菜，待会儿我要请你毛三哥来家里喝酒！”

白宝儿进屋以后，便脱鞋坐在了炕上。虽然满肚子委屈，但她并未有哭，而是盘着腿拿起绣花针做起了刺绣。房门外发生的一切她听得真切，但她并没有应声。白天被毛秃子欺负占便宜，晚上还炒菜给他下酒，白宝儿自然是一百个不甘愿的，但在她家，做不做还是轮不到她做主的。

太阳还没落山，毛秃子便提着两瓶酒春风满面地进了张家大门。白宝儿正在煮饭，毛秃子哼着走调的小曲儿进了堂屋，像是在示威，又像在炫耀。

灶膛里的柴火在噼噼啪啪地响着，白宝儿想象着那声音是白天时抽毛秃子的耳光，那噼啪声便显得清脆悦耳，痛快淋漓了。胸中的怒火也随着熄灭了，笑容又浮现在白皙的脸上。隔着门帘，张大帅和毛秃子的喧笑声和劝酒声十分清晰，像是炸雷与破锣交相呼应、此起彼伏，好在间歇中总能传来玻璃酒杯的碰撞声，“当……”被虐待得疲惫不堪的听觉神经好似被按摩一下，异常舒服。

接近午夜了，张大帅和毛秃子的兴致丝毫没减弱，像是攒了半辈子的知心话，都要追随着新鲜的海货和陈年的佳酿倾巢而出。灶膛中的噼啪声显然没有这种耐力，渐渐地稀落下来，偶尔“啪”了一声，也是有气无力。白宝儿坐在灶膛口的小板凳上，凝视着那阑珊的火光，周围的喧嚷似乎被屏蔽，隔在了耳膜之外。夜，在阑珊中寂静。在寂静中，眼前的星星点点渐渐模糊起来。“海水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消！”白宝儿一遍又一遍地念诵起了孟姜女庙门口那奇特的对联。在寂静而喧嚷的夜里，她的心声没人听得到。

从那晚起，毛秃子似乎是食髓知味，几乎每天傍晚都会去张家喝酒。他也很会讨张大帅的欢心，每次除了带一两瓶酒，也总会带些下酒的小菜。猪耳朵、鸡爪子、牛蹄筋、鸡翅根、花生米、臭豆腐、小黄鱼、茴香豆、猪头肉、咸鸭蛋、豆腐干、鸡胗子、牛百叶、煮毛豆、芥末墩儿、韭菜花儿……只有能找得到的，毛秃子是决不会放过的。

有酒有菜的，张大帅自然是欢喜，毛秃子也

由从前偷个李子吃还要被张大帅骂得狗血淋头的瘪三，变成了张家的上门客、座上宾。苦了的是白宝儿，每次毛秃子哼哼呀呀地提着酒菜过来，白宝儿总是要在厨房忙活上好一阵子。每次酒过三巡之后，下酒菜吃完了，酒兴尚浓，张大帅就会大吼着吩咐白宝儿炒个鸡蛋或拍个黄瓜，甚至还有两次要包饺子、烙锅贴。作为女儿，白宝儿是没有权利说不的。在那个年月，闺女伺候老子那是天经地义的，稍有怠慢，那便是大大的不孝！

有老太爷撑腰，那毛秃的腰杆子可就硬多了，对白宝儿的态度就有些放肆起来了。有时借着酒胆，伴着轻薄的眼神说些轻薄的话，还有那轻薄的笑，惹得白宝儿骂了他几句，旁边的张大帅却发起彪来：“死丫头，你毛三哥跟你开个玩笑嘛，你就急皮酸脸的？！妈了个巴子的！跟你那赔钱货老妈一样没见识！”

毛秃子马上会顺坡下驴地来打个圆场：“大帅叔您别气啊，伤了身子骨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一个大爷爷们哪会跟一个姑娘家一般见识，没关系！改次我去城里，也把宝儿带上，让她长长见识！”

“哎哟，那就辛苦大侄子了，这去城里可不便啊，还得破费你买东西给我。”张大帅笑眯眯着眼，心里盘算着下一顿海鲜大餐。

“这看您说的，我爹死了，您是我叔，买东西孝敬您还不是应该的？！再说了，那点儿小钱儿花多少次都无所谓。”有张大帅撑腰又有酒精壮胆，毛秃子在白宝儿面前的架势真的是天老大他老二，势不可挡、天下无敌了。

白宝儿低头不言语。是啊，你让她说什么呢？想说的都不可以说，该说的她又不愿意说。

毛秃子虽是个草包，但攀龙附凤的手段还是相当考究的。不到一个月，张大帅已经把他当成了相逢恨晚的知己。清醒时称兄道弟，酒醉时勾肩搭背；出行同车，吃饭同桌，“酒精考验”的情感牢不可破。随着与张大帅“战略同盟”关系的深化，毛秃子的“司马昭之心”更加显露无余了。

那日白宝儿正在刷锅准备做饭，毛秃子便悄悄地从外面溜了进来，用双手从身后蒙住了她的双眼。她先是一愣，因为并不知道是谁。随着对方的身体越贴越近，她感觉到臀部下面被什么东西顶着；加上那伴随着急促呼吸飘来的口臭味，她心底马上有了答案。她狠狠地将毛秃子手甩开，转过身怒目而视，举起手来就要赏他一巴掌。那



毛秃子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当然不会像上次那样乖乖地挨打，他现在身份不同了，因为有了最强有力的保护伞。

“大帅叔，我来啦。”毛秃子退步侧过身，抬起一只手挡住脸。

“哎哟，大侄子来啦”张大帅掀起了门帘儿探出了头。白宝儿放下了高举的手。毛秃子迅速弯腰捡起了刚才放在地上的酒喝小菜，双手拎着挡在了裤裆前面。

“妈了个巴子的！干啥吹胡子瞪眼的，还不快点炒菜！？”张大帅看着怒不可遏的宝儿，不由分说，想用更大的怒气压住她的怒火。

白宝儿没说话，她知道她此刻哪怕说出一个字也是多余的，只能激发更多的怒火。“没事儿，宝儿妹妹跟我闹着玩儿呢。大帅叔，今天是二锅头，还有你最爱吃的烧鸽子！”毛秃子谄媚地笑着，赶紧走近堂屋在炕上坐下，才把带来的酒菜搁在了方桌上。

白宝儿真的怒了，伴着伤心与无奈，不只是因为毛秃子，还有他的父亲。坐在灶台前的板凳上，委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在了眼前的木柴上；被泪水浸湿的木柴放进灶膛里发出了更多的烟，烟熏到眼睛里又流出了更多的泪。

人在无助的时候，总喜欢找人倾诉，特别是女人。白宝儿找到了我，尽管我只是个孩子。她把一个月来的委屈一股脑儿地讲给我听，虽然很多东西我听不懂。但她总算没找错倾诉的对象，我用心地听着她的一字一句，留意着她的每一次眨眼、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她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她很痛苦，不知该怎么办。我看着她哭红的眼睛，眼泪止不住地流了满腮。

“他妈的，这毛秃子也太不是东西了，我去找我几个兄弟一起收拾他！”我说着，抄起了劈柴的小斧头。

“算了，赫儿！”白宝儿拉住我的手。“过几天你就要开学了，要回城里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怎么跟你爸妈交待？”

“你为啥不躲起来？我们这帮小哥们儿可以

保护你！”我问白宝儿。

“躲起来？”白宝儿的眼睛一亮。“是啊！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想到啊？！”他摸了摸我的头，露出了些许的笑容。

之后，每到下午四五点钟，也就是毛秃子去她家喝酒之前。白宝儿就会趁张大帅睡下午觉时悄悄溜出去，我们十几个小孩子都提前吃过了晚饭，在大门口接应，之后便一同来到我们游戏的天堂——河湾地。我和小伙伴们在树林间的草地上飞跑，到河边的沙滩摸鱼、捉虾。白宝儿则喜欢独自坐在大树旁的石头上，顺着河流的方向望着远方。远方，隐约可以看到大海，孟姜女的坟据说就在那里。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消！”白宝儿又小声念诵起那熟悉的对联。林间的风吹动着她额前的长发，她的心也跟着去了远方的海边。

黄昏，我们一同看日落；深夜，我们一起数星星。聊天的时候，她还是习惯性地问我城里生活的星星点点；静默的时候，她便自言自语地念起她的“海水朝……浮云长……”到了午夜，我们才护送白宝儿回家。

这样的生活过了三四天，虽说小孩子挨不得夜，但小伙伴们都没有抱怨。只是晚上送白宝儿回家的时候，有时会感觉有后面有些奇怪的声响，回头望去，偶尔也会看到个摇晃的黑影，也许是月光下的树影吧。

那天黄昏，与伙伴们追了两三里路，才捉到那只“绿霸王”蜻蜓。天却昏暗起来，刹那间便狂风四起、电光交错，一场暴雨就要来临了。伙伴们某足了劲儿，飞快地往家跑。到了村口，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拍在了孩子们的头顶和身上。湿滑的土路加上闪电与响雷的恐吓，孩子们接二连三地跌到地上，雷声、雨声和哭声掺杂在一起，使昏暗的世界显得更加嘈杂和混乱。

“宝儿姑姑！”脑中像闪过一道霹雳，突然想起白宝儿还在河湾地！我转过身，疯了般向河湾地跑去。

独爱七月

◎ 政 仪

与友人聊起最爱的华人节日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兴致勃勃地喊道，“农历新年！”。只有我，唯独我说：“我是喜欢新年，但更爱农历七月中元节！”三位女友听到我的答案后莫不瞪大眼睛，尖叫起来。众人七嘴八舌地尝试推翻我的答案。

“好心你好不好，你都不觉得农历七月一到，街头巷尾的氛围就变得很阴森恐怖吗？”

“哎哟，我是农历七月一到，放工后就得速速回家，既不敢流连在外，也不敢让孩子去游泳或者夜归，要不，我家婆和妈妈就会唠叨不停。一整个月，我们生活习惯上都有诸多限制。更何况，与它有关的传说，听起来就已经让人毛骨耸然。真不知道中元节好在哪里，竟然还需要一个月，我们喜欢的农历新年顶多也只庆祝十五日罢了！”

“我的鼻子过敏，一到七月，简直在受罪。真是的，撇开神鬼不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农历七月的习俗，简直是人类浪费资源，破坏地球的最佳证明。”

友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以愤愤不平的语气抒发完她们的看法后，才想起我一直一言不发地在听着她们的牢骚。她们三人即刻把矛头对准我，做出“洗耳恭听”的模样。我却只淡然地说道，“我喜欢农历七月空中弥漫着的气味。喜欢空中那参杂着焚烧冥纸、蜡烛和香的气味。那气味对我来说是幸福的气味。”友人们听了我这回答后，又开始抗议起来。因不想与友人再谈论此

话题，我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我没有与友人多说中原节，因为我想来自相当富裕家庭的她们，是不会理解我对农历七月的情结的。

据说，人的大脑会遗忘影像，会忘记听过的声音，但却不会遗忘闻过的气味。人可能不能具体地想起自己在哪里闻过某个气味，但他的大脑却会告诉他，“这是一个熟悉的气味”。这说法可能是真的，因为在农历七月空中弥漫着的的气味，与我小时候的美好回忆紧紧地相扣着，对我来说，那气味、那氛围不是怪异、不是阴森恐怖，而是儿时的美好与幸福。

我小时候的家境是清苦的。兄弟姐妹九人，加上父母亲，一家子十一口居住在一房一厅的组屋里。平日吃的是粗茶淡饭，饭桌上最常见的是豆芽、豆干和鱼饼。唯有在逢年过节时，因须祭拜神明祖先，才能喜见饭桌有母亲烹煮的白斩鸡和卤鸭。因为居住的环境里大多是低下阶层人士，所以中原节在我们的组屋区里可是一大盛事。我们小区里的十二座组屋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很自然地分为三座一组，大家都各自办庆赞中元节的活动，每一组举办为期一星期的活动。因此，我们小区的庆赞活动是此起彼落地连办了一整个月。

父亲是非常严肃的人，喜静，不喜吵。他很注重孩子们的饮食，除了正餐以外，我们家并无零时或冷饮。他不允许我们在家踢球，因怕干扰到邻居也不允许我们在走廊踢球，更不允许我们到楼下与其他小朋友‘成党结群’，深怕我们会玩慌了心。



父亲平时虽然严厉，可在农历七月时，因到处可见的热闹，所以特别允许我们在那一个月里往外跑。农历七月可谓是我们家的“开放月”。除了到学校上课外，我们可随时外出看潮州大戏、福建大戏、布袋戏和歌台，流连在戏棚之间；也因为法事和大戏响彻云霄的锣鼓，父亲难得地放任我们在走廊大声嬉戏，

七十年代的中元节庆赞活动很是盛大。我们小区里的四组理事都会安排数日的布袋戏或大戏、然后以歌台为压轴来结束活动。这时的街边总有一些临时流动小贩，卖着平日鲜少尝到的食品如 matakuching 2 钱葱薄饼、叮当糖等。对幼小的我来说，比起街头巷尾因店面都不营业的关系而静悄悄的华人新年，中元节更为生气蓬勃和有趣。

整个农历七月，我总是往外溜。手里拿着那一丁点零用钱，兴高采烈地或买路边摊的燕子牌‘燕窝水’、或买印度人的“kacangputeh” 3、或吃小贩自制的“红豆冰淇淋和椰子冰淇淋” 4。我其实对大戏和布袋戏没有一丝兴趣，但却一直感激它们的存在。我总是以观赏它们为借口，在戏开锣时，跑到后台看戏子们化装、在高脚戏棚下，与几个偶遇的小朋友玩追赶跑、更会趁机跑到组屋区里的空荡游乐场独个儿荡秋千、溜滑梯，玩得不亦乐乎。平日遥不可及的游乐场，会在农历七月里的每一日里成为我独有的。那时，我常常报复似地，一荡秋千就是好几个小时，不好动的我，却是个荡秋千的能手。到了庆赞活动最后的歌台之夜时，我就会学期其他大人一样，把椅子拖到台前，手握写着当时流行歌曲曲目的字条，站在椅子上使劲地挥舞着手臂，喊着“点歌、点歌”的口号。当然，我自然是被台上的歌星忽视的小孩，但那并无影响我的兴致。

八九，岁的我，虽在那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元节的意义，却依样画葫芦般地学着大人们点香、添油。看着乩童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大呼小喝，而他的助手总先行于他，手中持着鞭子，强而有力地往地面拍打，似要为乩童赶走人们肉眼看不见的‘好兄弟’，又似想把尘埃卷起，我莫不觉得这情景好奇特。

农历七月对母亲来说，是非常忙碌的月份。祖母的忌日是在七月十三日，而我们也必须在初一鬼门关开时和月尾鬼门关关闭时在组屋楼下烧香和焚烧一些金银纸。我家的传统是在农历七

月二十七日祭拜亡魂。屋里和屋外是同样地热闹。因必须确保祭品如卤鸭煮得入味，母亲得从二十六日起开始忙碌。除了农历新年，就数中元节的饭桌最为丰盛。除了母亲烹煮的三牲外、也有我很喜欢的‘母亲牌’蒸鸡蛋糕。桌上还有一年一次的季节性水果——龙眼和荔枝，更有家里少有的水果罐头。看着一桌的美味佳肴，就如韩国人常说的：“没有吃，也感觉肚子很饱！”我并不是很好吃的小孩，比起一桌的祭品，我更喜欢遍布在祭品之间印有飞龙图案的三角形旗帜和绣有八仙过海图案的漂亮红色桌裙。那是条母亲非常珍爱的桌裙。我就是从那条桌裙，得知并以潮语背下八仙的姓名。我依稀记得我常常在祭拜仪式过后央求母亲给我两只旗帜，然后两只手各持一只旗帜，从走廊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一边那样来回地跑着，一边欣赏着在微风中飘扬的小旗。可我的喜爱无法搭救那些旗帜，最终，那可怜的漂亮旗帜总在月尾时，与最后一批金银纸，化为乌有。

母亲是在我十四岁那年过世的。随着母亲的逝世，不仅是父亲的脸色、就连我家的中元节祭桌也显得苍白。几个姐姐都没有继承我们母亲的好手艺，许多家常小菜和祭品也因此失去了以往的色、香、味。尽管如此，中元节却在母亲逝世后有了另一层意义。我们向来虽有祭拜祖先的传统，但在这之前，我们所祭拜的都是素未谋面的祖先，在母亲逝世过后，祭桌上的供品虽赶不上母亲所呈献的色、香、味，但，我们兄妹九人在祭拜时，都比以往更为诚心满满。

我在上中学后就不再在戏棚间打转，当然也不再迷恋小学生喜爱的游乐场。对中元节的意义，也更为了解。随着时代的转变，坊间在中元节的庆赞活动似乎也没有先前的盛况。在我们老家，随着父亲的逝世和众兄弟姐妹离开老巢另组家庭，只有半数的兄弟姐妹继承了在中元节祭拜亡魂的传统。而，对中元节情有独钟的我并不是其中之一。曾经，中元节之于我，是丰盛、自由和欢乐的象征。我在日常生活里都是依着阳历过日子，倒是好心的大姐总会来电告知和提醒家里的重要节日如父母亲的忌日等。唯独中元节无需任何提醒。中元节一到，空中很自然地会飘散着香烛和冥纸的焚烧味。那，之余我，并不是空气污染，而是儿时的美好回忆。现在，我喜欢中元节并不是因为它的热闹，而是因为它是华人长情的象征：是因它是以奉亲、敬养、普渡为主题的节日。



老狐狸的焦躁

◎ 钟 晓

饥饿的老狐狸
对一群小鸡说：
“我们是老朋友
（拉帮结伙）
你们何必太介意？”

“我孔武有力
有庞大的军火库（商）
来保护你们
免得遭人欺侮

“你们乖乖听话
我会呵护备至
保护你们
我们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口蜜腹剑的老狐狸，尽人皆知）

小鸡群
呆呆地洗耳恭听
心里却存疑：
“让咱们考虑考虑”

“小白鸡呀
就让我先住你家吧
敌人来了我随时
待命保护你们”
老狐狸说

（小白鸡心惶惶）
出头（鸟）鸡与鼠鸡说：
“狐狸大哥
不然先住我这儿
兜圈子
防备敌人占了我的鸡寮”

焦躁的老狐狸
立刻亢奋起来
——手舞足蹈
走进了窝居
死懒不走……

小红鸡自作聪明
偏偏独爱老狐狸
来做看门狗
却惹了麻烦
难怪有人讥讽它是只笨鸡

倭鸡与寒鸡
要和老狐狸
抱团取暖
却遭老百姓嗤之以鼻

曾被老狐狸蹂躏
死了千千万万同胞的越鸡
如今头头向老狐狸献媚眼

却被老百姓鄙视：
“引狼入室隐患无穷……”
狡猾的老狐狸说：
“世界上的纷争
难以解决
惟有你们买我的武器
大炮飞机飞弹……
（老狐狸狠狠地把武器价抬高，
其实是劣等货色）

钱一到手
武器就会送到
你们家门口
（借卖武器，老狐狸巴不得你们
自相残杀，坐收渔利）

制造事端的老狐狸
四周硝烟仍然弥漫
无数破碎尸骸（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在叫喊
随着风儿飘散……
惊起了田间山野
惊起了一群群纯洁的鸽子（江河语）
世界岂有和平的明天？

写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





剪影

◎ 锦 江

枝叶纷披的池边树
不露棱角
让人仰视的蓝天白云
也收敛迷人的光芒
红日还陶醉在遮羞的布幕后
天地撤换甜美的容颜
露出一脸冷漠

我从迂回的步履间
坑坑洼洼的积水
发现里头
隐映的信息
那惯于迎合红日
搔首弄姿，酷爱摆谱的花木，云彩……
褪尽装饰后
不过是单色而且平板的剪影

那是一个骤雨初歇的清晨
脚下的泥土饱尝雨水
再也飞扬不起烟尘
心头挂起的雨丝
早把迷梦唤醒

无 题

◎ 钟 晓

让我与小朋友
一同逗趣玩乐
(让我可以松松筋骨)
我受宠若惊

妈妈
有人教我会说
会聆听就好
何必浪费时光
钻牛角尖
(咱们的方块字的确太神奇了)

怎么——
高官厚禄
突然关心我起来
或许
那袅袅的墨香
熏得那些人
感动陶醉……
不知如何是好?

写于 2012 年 3 月 24 日
重修于 2012 年 4 月 8 日

饼

——外一首

◎ 静 心

有些地方
饿了最深刻
乃至失去知觉

有些地方
饿的感觉是什么
乃至不饿
偏

偏
想
饿

肥与瘦

肥人有福
你信不

至少
山珍海味
没错过
饿啦
拒绝进口
不 人家说
阿环好丑

瘦人很美
你以为呢
瘦成一片薄灰
风一吹
化成一只飞燕



快来赚钱

◎ 莞尔

无端端的，德士又涨价了。

大家都说新加坡人的适应能力一流，刚刚起价时怨声载道，可过不了多久就顺其自然了。生活是现实的，有不少德士搭客不得不搭地铁巴士去了。住在这里的人，就好像困在一锅热汤里的青蛙，锅底下正烧着火，锅里的水慢慢热起来，青蛙一直在努力适应水温，等到热水沸腾的那一刻，就是呜呼哀哉的时候。

阿东停在德士站等了好久，还不见搭客来，排在他前面的还有两辆德士呢。唉……起价对他们有害无益，一天百多元的车租，几十元的柴油费。傍晚繁忙时间附加费减少，可是时间却拉长了，驾了一整天，以往十点多还可准备收车，现在非拖到十二点多不可。昨晚收车迟，结果今天睡得迟，他忍不住张大嘴巴打呵欠……

“哎哟……”一阵锥心的痛直刺心坎，右脚大拇指旁边的关节又红又肿。

老张忽然心脏病暴发，白发苍苍的头伏在驾驶盘上，死在德士里，这人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前几天去送他最后一程，回来后，这脚关节就痛得不行，还以为是那双破皮鞋惹的

祸，昨天再也忍受不了，只好忍痛花钱去看医生，医生说是“痛风”。

刚才在咖啡店里转了两圈，都找不到东西吃。阿西说：“你不是天天都吃酿豆腐的吗？今天怎么不吃？”

“唉，医生说痛风不能吃豆！”

“呵，胆固醇高不能吃海鲜不能吃猪肉，现在连豆腐豆干都不能吃，那你要吃什么？”

眼前的仪表板忽然闪了一下：“碧山和滨海湾之间的地铁服务发生故障，德士司机快抓紧赚钱机会！”这是通风报讯？德士公司倒是很体恤司机哦。唉，别忘了，他们可是一家人。

终于轮到他了。

“以前搭地铁快捷又舒服，现在搭地铁又拥挤又要罚站，近来还不时延误，现在终于坏了！搭客越来越多，几乎每趟都挤满了人，虽然是铁打的也会病倒！”搭客口沫横飞地说着。

是啊，铁打的也会病倒……还要延长退休年龄呢……一股锥心的痛又折腾着他的神经末梢，把他的睡意赶走。





从一本绝版书 《甘榜之春》说开来

◎ 骆宾路



日前，夏之光兄邮赠给我一本一九五二年南方晚报出版的征文短篇小说选集《甘榜之春》。这本绝版书，夏之光兄收藏了整整一个甲子年，书面与内页的纸张都已发黄，一排书钉也全生锈了。书内附加了一张纸条，

写道：“兹寄上《甘榜之春》一书让您收存。这本书是当年中正分校同学黄世筹同学（已故）送给我的，现在转送给您让您永远收藏更有意义。”

之所以说“让我永远收藏更有意义”，那是六十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南方晚报》“甘榜之春”征文比赛获奖后的小说被收录进这本选集里。

这也是一九五零年我涉足新加坡文坛之后，手上仅存有的一篇文章，其他在报上发表过的习作，我一篇也没有保留。

能够获得夏之光兄赠送这本绝版书，这是我始料不到的。我与一九五七年中离开新加坡之后，在外头打滚了四十年，一九八一年之后始于新加坡保持有一年三个星期的联系。我与新加坡的缘几乎是“缘已尽”了。这之前，我在新加坡文坛上的活动也划入历史。

翻读六十年前这篇得奖的小说，不由脸红起来，不只文笔幼稚，内容也很单薄。真也不知道当年我何来的勇气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去参赛。毕竟是初生之犊，不知天高地厚，敢于瞎闯瞎冲，这大概也就是嘴上无毛的年轻人的可爱之处。然而若果没有这股闯劲，青春年少的的生活也许就乏善可陈了。

我怎会想到在这历史杂堆里会重获这本《甘榜之春》，让我重新拾取这一段失落六十年的旧

忆。

参加《甘榜之春》征文比赛时，我才十七岁，还在求学。那个年代，十七岁少年的生活轨道和时下e时代十七岁少年的生活轨道迥然不同。一是当年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秉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宗旨，先有德育，后才是智育。这和时下着重培养高高在上，人上人的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教育宗旨，诚然不能同日而语。二是当年我们是处在反殖、反黄争取独立的大时代洪流里，鲁迅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了年轻学生的座右铭与行动指南，这和今天年轻学生心目中如何赚取第一桶百万金，成为人上人的CEO的奋斗目标，相去何止十万八里。年轻的学子在那热火朝天，热血沸腾的大气候的熏陶下，买书读书写文章，日子过得充实，有意义。不少在十七八岁就是文坛上活跃的文艺青年，以文为投枪、为匕首，针砭时弊，大家追求的是精神粮食的支柱，而非时下年青人所追求的物质享受。尊师重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当年社会的风尚。当年的社会没有现在富裕。大家袋子里的钱不多，住房紧张，工作艰苦，生活清贫。但内心拥有的精神财富却是丰富的。我们心中保留并发扬光大母语文化的志气没有被人用金钱收购去。我们保留了族群的尊严。

然而从战后这样一个世纪一路向今日的e时代进发，我们一路走，一路丢，丢掉了好的传统，丢掉了人的品德，放弃华文，也丢掉自己的民族尊严，最后就像我手上这本《甘榜之春》，书本发黄，书钉生锈。成了另类的“绝版书”，但已经没有阅读的价值了。

《甘榜之春》，春去春来六十年。一代人还没有走完，我们已经被人连根拔起，现实何其苍凉！



听风观云集

◎ 康静城

一、名人也跳不出虚荣的诱惑

你戴伯爵腕表
他束爱马仕腰带
她吊香奈儿项链
还有挽马克。雅可布手袋……
他们都是名人 要人
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越过
一道道虚荣的障碍
返璞归真
发现高尚的心灵
才是人生最佳境界
注：中国两会期间，记者拍摄到不少与会代表，穿戴名牌名货，仿佛羡慕他人。

2012年03月16日，星期五

二、鲸鱼 你们来吧！

本地百姓 外来劳工
赌不赌 没关系
最好远离它
免得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让远来的鲸鱼
成群结队游来
到金子布满的沙滩
日夜畅泳

据说一条鲸鱼
等于千条万条本地江鱼仔

食量大 吞吐强
来了定让两家 CASINO
盆满钵满……
鲸鱼般的豪赌客
何时你们会日夜不息
蜂拥而来呢……

附： 今天报章（23-03-2012）
报导：本地赌场将能吸引更多鲸鱼——豪客。读后有感乃作。
诗外：古圣人有云：自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靠赌致富，终非良谋。豪客也是人。

三、变色龙。人龙

小小一条龙
身长一尺余
栖息枯枝头
或攀爬树干
随时随地
变褐变黄
变棕变紫
迷惑了天敌
扑获了猎物
智慧的表现
生存的动力

购物商场一角
一条长长人龙
个个拿着下注条子
连同现钞银子

往小小窗口塞
梦想在新年来临前
幸运之神眷顾
发点横财
可惜那万分之一的希望
换来的总是失望
还不如那小小变色龙
脚踏实地自食其力……

四、候鸟起飞

绿林之畔
流水喧哗
沼泽 浅滩
北来禽族
呼朋引伴
觅食戏水
枝头啼唱
低空盘旋
只为一冬日子
计量
北方季换
春暖花开
众鸟思归
羽翼丰健
振翅时刻
山青水绿
风和日丽
终究不愿
羁留异域
故乡原野的呼唤
正由心坎深处
阵阵涌起……



清除

◎ 俐 颖

什么是写作？

胡适有一次在友人家用饭。饭后，这朋友的太太把她的食谱和一些备餐记录拿给他看，胡适看了这些秀致细腻厨房笔记，频频鼓励这位贤惠的主妇多写作，不要放弃写作。他说，写作，是在任何领域都可以进行的。

为什么要写作？

伟大的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他的态度是，与其治人身，不如治人心！鲁迅从文，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时代推动了他。

当你问一个写作人，他或者她为什么要写作，我相信会有很多个答案。

为了理正人心而写作的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为了反射人性而写作的人，是严肃文人。为了一份薪水自立养家而写作的人，遍布全球，他们是产品解说写作员、报导时事记者、考古记录学者、外文翻译员、广告工作者、流行文学作家等，为了改换他人意识而写作的人，他们是政客幕僚、宗教流派、颠覆意识作祟。现代人为了达到目标与目的而写作的人，最常见的是写情书简讯，还有明星写作为保持名气与网罗偶像数字。另外，博客自立网页，写博客登自己的作品达到发言自由，写面簿广交八方天龙八部……

现世最伟大的哲学家兼觉者释迦牟尼佛没有写作。佛学的经典是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由记忆力奇特超强的弟子阿难复讲，众弟子对证而笔记修成。倘若不是守门将官的恳求，中国伟大的道家哲学家老子也没着书立说。中国开山鼻祖编辑孔子编撰了《六经》，后编辑了《春秋》、编定了《尚书》、修删了《诗》、《书》等，他的学说却是由他的私塾补习中心的弟子笔记，他也没写作。

余暇阅读古人的真知灼见的伟言时，我只有感恩。感恩穿越数千年，这些珍贵的智慧还能达到我的手里，开启浑沌的我，点醒蒙钝的我。

说到写作，要写作与喜爱写作有层次别相，喜爱写作与热爱写作又另有别相。

德国伟大诗人海涅患了重病，但他坚持与死神赛跑，日夜赶写他的回忆录。直到他临终时，

他只有一句话：“给我纸和笔！”

这是任何热爱写作的人都能理解的。

忘了是哪个可爱的西方作家，他对于社交上三天两头的宴会非常讨厌，又时常无法推辞。一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头发半边剃光。当他的朋友又来拉他出门喝酒大吃摆龙门阵时，他拿下帽子，对朋友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去见人？

这个故事一读之后，我就无法忘记。

写作的过程是孤寂的。唯有热爱孤独的人，才能张开双手，迎接这片即是寂静又含无边热闹的境界。当我们巧构了一个小说，寻思美化了一片散文，灵闪飞跃地完成一首诗后，那份满足感，是在涉越宽大的维寂以后，得到深沉的沉淀的静美。

有一个英国记者去访问苏联著名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记者问他，“请问你是怎样成为作家的？”

他说：“我是一个工人，只不过认识几个字罢了，没想过要当作家。”

记者不放弃，问他：“那么，您怎么会写出这样伟大的作品呢？”

这个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的作者笑着说“的确。以前我一行文书也没写过……”

像这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写作人，我的新加坡女友金翠也有这个功夫。她平常不写作，一动念头要写作，就写出一本小说来，叫我佩服不已！

写作于我，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几乎没有刻意去经营写作计划。倘若要理出一个写作动机的答案来，笼统归纳可说是为了“清除”。我对世间万象时常感悟纷至，只有在书写之后，我胸中惦挂着的叠影，才能被清除。

我在十岁开始写家书给在水一方的父亲。倘若把这段写作经历放进来，我的写作占据了大半生。从家书到投稿写作，就象婴儿踏出第一步，纯粹走路，没想过要当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跑步将。

也许有这么一天，当我心头上达到一丝不挂的洁净境界时，我就能放下这些清除行动，不再写作了。



与蚁同居

◎ 世韵

打开家门，不出我所料，住在我家墙壁里的那群黑蚂蚁，正成群结队，顺序的一只接着一只，出来游山玩水了。它们从家里的一个角落，慢条斯理的爬上一旁的椅子，爬过我那 1.9 米长的桌子，再爬下另一边的椅子，然后到达目的地——我家的另一个角落。桌子上是一干二净的，并没有任何食物。不明白，这群蚂蚁为何如此大费周章的爬高山、越高岭，我想这应该是一条风光明媚的路线罢！

把孩子带进房间，拿出杀虫剂，对准目标，杀个片甲不留，然后才帮蚂蚁收拾“身后事”。那年女儿读小三，我还在职场上打拼。

这类黑蚂蚁全身黑色，用手摸到后，手会沾到蚂蚁的特殊味道，需要多次清洗，才能把味道去掉。它们也不常偷吃我家的食物，但喜爱十几二十只聚在一起，围成一堆，似乎是在开“蚁间大会”。

也曾有过好多个早晨，家里的某面墙壁留下点点滴滴的红斑点，眨看之下，像极血迹点点。抹干净后，隔天又会出现。心想，我家晚上发生什么事了？后来才发现是我没把制作糕点用的红色染料瓶子抹干净，黑蚂蚁把它当成早点了。找到蚂蚁的出入口，又是来个大喷射，赶尽杀绝，晚上不再提心吊胆，终于可安心睡觉了。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无意中看到墙壁上一堆一堆的黑斑，仔细一看，居然是蚂蚁出来欢庆新年。虽然是大年初一，不宜杀生，但总不能与蚁共庆新年，只好拿出杀虫剂来个大屠杀。还好，那一年还算过的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但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蚂蚁在我家，

当然还是来去自如。一直到某天在超级市场买到一种“消灭蚂蚁”的诱饵，才告别与蚂蚁的大对决，高枕无忧。因为蚂蚁摸到诱饵后，便会将这种对昆虫有害的毒饵带回窝中，只须在两三天之内就能连诛九族，无一幸免。

俗话说：“好景不常在”，多年之后，我又与这群黑蚂蚁的不知第几代的子子孙孙重逢了。这次，它们可乖了，为了不引人注目，不再成群结队的出游；它们三不五时，三三两两的从我家不同角落，结伴出来。这次可惨了，根本找不到蚂蚁窝，它们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出现的，我也只能无可奈何的与这群蚂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了。那年女儿刚大学毕业，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当个家庭主妇。

去年，女儿出国工作，而我家那群黑蚂蚁也好像是蚁间蒸发，不见踪影，心中还暗自自喜。帮女儿整理房间时，发觉到墙壁上有点点滴滴的小黑点，沿着小黑点，才惊觉到女儿种下蚁根了，一群群的小蚂蚁正聚在一起享受美食——女儿留下的一盒糖果。另一类型的小蚂蚁已名正言顺的入住我家了。黑蚂蚁与小蚂蚁之间似乎有某种默契，可能是黑蚂蚁的租约已到或者是黑蚂蚁觉得“隔壁饭香”，自愿退出地盘。

这小蚂蚁体积小，不易察觉，但喜欢甜食，只要一不小心没适当清理，就会看到一群小蚂蚁聚在一起享受美食。对这群小蚂蚁，我是杀之不尽，赶之不绝。也曾用之前用过的诱饵来消灭它们，但用过之后，它们似乎会产生抗体，有时，聪明的小蚂蚁还会绕饵而行。经过多次的尝试后，我现在已对小蚂蚁升起白旗，宣布与它们同居了！



突发齐来的灭亡

◎ 振 安

在《邓肯自传》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常听见有些家长说，他们的工作是为了给孩子们留下很多的钱。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正好是把这些孩子生活中的冒险精神一笔勾销了。因为给子女们留下的钱越多，孩子们就越软弱无能。我们给子女最好的遗产就是放手让他自奔前程，完全依靠他自己的两条腿走自己的路。”我同意这看法。

与自然中的动物相比，人类的生存能力就不如动物。当大象生下小象后就把它翻来滚去，而一位母亲总会以最温柔，最贴心的双臂小心翼翼地抱起刚出生的宝宝。当母猪产下小猪后，小猪们可是自动自发的扑向母猪的奶嘴，而人类出事后首先做的重要事就是嚎啕大哭。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与动物都明白同样一个道理，那就是自然界的物体得时时准备随时面对考验。这信念延续了人类与动物的生命之火。

生活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必定会提高动物们的察觉与体力能力。相反的，若无危机，又何必时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安逸无虑的生活导致较弱的体质，最终命运不是遭捕猎而死而是亡于避免不了的瘟疫。原始时代，人类的生活形式如同动物。人类文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生活形态今非昔比。一个发达城市的特征是稳定的公共治安。有治安的国家的人们无需担心走在街上无缘无故就被人围殴更不用担心街上的角落头忽然跳出只老虎来。

事实是，生活越安逸，人类就得更加勤奋地做好准备以随时面对突发奇来且无法避免的危

机。真理是恒久而不变，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见证了这一道理。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但国祚不过二十年。推崇法家思想是秦统一天下的主要原因。秦人以为他们已奠下永垂不朽的基业，但事实却证明了严刑峻法是秦朝灭亡的导因。开元盛世恰好是唐朝极盛时期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怠于政治的唐政府从此一蹶不振。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仍做着春秋大梦的统治者坚持维持原状，最终把改革推向充满血腥的革命道路。

一个人倘若不时时提高警惕，不对突发奇来的危机做好准备，命运最终不堪设想。做好准备的前提是持有一份勇敢接受磨练的精神。若无这份精神，一切的准备就毫无意义。因为所谓的准备缺乏了一股推动力。就连自然界的动物都有着一股推动力，那就是为了生存。何况是比动物还要伟大的人类。生活中的磨练使我们成长、成熟，使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去造就未来和面对更大难解的挑战。

同样的道理不会在不同的情况变质。无论对家庭、事业或朋友，当问题发生时我们都得积极地去解决以免问题扩大；当无事端时希望我们能够发觉隐患，以免如一场避免不了的瘟疫的来袭。换言之，积极接收挑战及勤奋不怠是人类需有的两大精神。

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身为一位学生的我，我同意后句。对于前句，我相信，作为比动物还高一层的人类，若我们能够拥有正确的生活精神，我们便能够得到幸福。



儿童乐园

◎ 雨 心

夏日炎炎，气候酷热，一般喜欢躲进室内，尤其是有冷气的地方。望着组屋楼下的儿童游乐场，有几个小孩子在玩闹嬉戏，犹如儿时的我。

之前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原来就是邻居的那几个小孩子在游乐场玩捉迷藏。他们活泼可爱，非常讨人喜欢。那几个小孩子你追我赶的，即使天气再怎么炎热，他们始终还是玩得不亦乐乎。父母在游乐场一旁的长方椅子上歇息。有的人在聊天，有的在看报纸，有的看着孩子们玩耍，看似觉得他们闲暇无比。人嘛，总是该放松自己，周末的生活就应该如此。

想起当年七、八十年代的游乐场，满地是沙，小孩子同样是玩得非常自在。当然，玩的当儿要非常小心，免得弄伤自己。但，这类游乐场的好处在于能够建造沙城堡，这便是我儿时最喜欢的玩意儿。每每周末，只要父母有空，就会带我到组屋楼下的游乐场建造沙城堡。大概记得，印象中我也会“制造”几个用泥沙和水混合而成的泥人，让整个沙城堡动起来，成为一个“动感沙城堡”，一副宜人的景象。

微风日复一日地吹着我曾建的沙城堡。渐渐地，印象中的沙城堡到底是怎样的似乎都忘得一千二净了，消失在岁月的痕迹中。岁月犹如沙城

堡，经不起风吹雨打，有的甚至不堪一击。

如今，游乐场的地面已经改装成以软绵绵的塑胶粘合而成，为的是加强儿童的安全。若建造沙城堡，只好到海滩，或是大型的公园去了。其实，建造沙城堡能够训练儿童的创意思维，可惜，今非昔比。

儿童世界就是如此，他们不在乎时间的跳动，不在乎周边事情的发生，不在乎安全的考虑。看着几个小孩子在游乐场上蹦蹦跳跳爬高爬低的，好像自己是蜘蛛侠或是超人似的，真有点儿替他们担心。难道说儿童本身就有自身的能力去克服困难吗？比如说，自己跌倒自己爬？非也！这群孩子大概五、六岁罢了；而且，现今的家长有的过于宠爱孩子了，哀哉。

太阳依然在蔚蓝的天空以猛烈的火焰照着大地，大地可怜似的无力反击，但孩子们还是继续在游乐场上玩耍，荡秋千、玩跷跷板等设施应有尽有。成人或许有些许的童真，但我自叹年纪大了，还真不好意思陪同邻居的孩子们一同在游乐场上玩乐。

看着小孩子天真无邪的模样，回忆着儿时的乐趣，我的儿童乐园只能永远存在我心底，一切尽在不言中。

岛（拆字诗）

◎ 曦 林

一
最早登山的
应该是鸟
鸟是山
最先的原住民
没有鸟
山会更寂寞

二
担心被挖走
鸟把山
困在海里



桃花岛的石狮不见了

◎ 骆宾路

桃花岛没有桃花。没有桃花，为什么叫桃花岛。这就是桃花岛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传奇性。正如，今天一早，百来个桃花岛的原住民跑到桃花岛警署报案，申诉他们丢失了一对石狮子。

“石狮子？”值班的警员好奇地问：“多大的石狮子？”

“坐镇一条桥的石狮子。”众人异口同声回答。

“那应该是很大的石狮子，论千斤重的。”值班警员心不在焉地说。

“何止！”有人回答：

“谁搬得动？”值班警员自言自语。

“你我都搬不动。”挤在警署里的人，有人说。

“那怎么会不见了？搬这石狮子的人真是 Superman。”副警长从办公室里出来，听到众人乱哄哄的七嘴八舌在议论石狮子失踪的事，不阴不阳说了一句废话。

来报案的人，有人看了副警长的肩章说道：

“长官，你知道是 Superman 所做，你应该到 Superman 家里查一查他把石狮子偷搬到哪里去了。”

“笑话，这世上哪来的 Superman？美国好莱坞把你们骗懵了。”

一个看似疯子的人挺身而出来说：“我看我们桃花岛是有 Superman 的。说不定还有仅次于上帝的人。”

副警长整顿一下警帽，对手下说：“帮他们录口供。”

说罢，副警长溜出警署。

“你们说的石狮子是在哪儿不见的。”

“桥头。”大家齐声答。

“桥头？”值班警员头也没有抬起来问道：

“那里的桥头？”

“你不知道是哪个桥头啊？”

“我怎会知道？”

“桃花岛那个桥头有石狮子镇守？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很奇怪吗？”值班警员显得有点不耐烦。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喂，你们是来报案，还是来查问我的生世。”

“不用问啦。”一个顶着一头白絮的超逾古稀之龄的人说：“他是七十后的。石狮子比他大呢。他不认识。”

话题回到石狮子丢失的课题上来。

“能够把石狮子搬走的人，一定非登闲之辈。”

“你还没有告诉我，石狮子是在那座桥上被偷走的。”值班警员等着众人回答，以备记录。

折腾了两个钟头，值班警员只记录了：两座石狮子被人从庆生桥上偷走了。

桃花岛上本来没有这条庆生桥。那是当年岛上原住民几经奋斗翻身，为了纪念岛民新生，盖了这条“庆生桥”，隆而重之安置了两头雄伟的石狮子在桥的两端守望这条桥。

有人高兴，有人愁，这就上演了一出石狮子无端端失踪的戏。谁偷走石狮子，报案的人似乎都心照不宣。

自石狮子被偷走之后，桃花岛的人，在某年之前出生的，而今还健在的，只有某年之后的历史，没有某年之前的历史。这是桃花岛仅次于上帝的人敲定桃花岛的历史起始于某年之后。之前的，一概不入账。不入账，也就是不认账。谁也无权提取，或说“提起”。这就是桃花岛的传奇。

桃花岛只让你记住某年之后的点点滴滴，却叫你忘记某年之前的点点滴滴。

石狮子的失踪，正因为他叫人想起某年之前的点点滴滴。

编后话

我们说过，亚细安的文化犹如一张百衲被，五彩缤纷，绚丽无比。它们至少有两个共同点，那就是除了泰国之外，其他九个国家都经历过殖民地统治，这个共同点使它们的文化都掺杂了西方文化色彩，并隐含抗拒殖民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中、印文化影响，且无论在饮食或艺术上也已把中、印文化融入其国家文化里。

际此欧美国力及经济势力日衰，殖民势力基本上已完全退出此区域，而潜伏在这些国家文化中的中、印文化软实力开始开花结果的阶段，作为想扮演“世界巡警”角色的美国，又蠢蠢欲动，采取纵合连横策略，从各个方方面面在亚细安中制造矛盾，由此扩大其影响力。

在这样的情势下，本刊认为：我们更有责任负起促进亚细安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我们认为一方面得凸显这百衲被的各自特色，与此同时，也得加强这百衲被的韧带，使得大家在共识的基础上抗拒外力的入侵。

我们本着文化人的情怀，在当前东西方势力在较劲时期，我们希望为东方王道文化的弘扬尽一点绵力。我们看到邻国马来西亚的民族文化在朝向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而印尼的华族文化也重新萌芽生根，反观小岛的民族文化却日益衰微。在此遥闻“战鼓擂鸣”、近看“大军压境”之际，我们得更得结合邻国的力量来推展我们的文化事业。

我们认为，只有当亚细安团结一致，我们才有可能发挥我们具有的王道文化的力量来抗衡霸道文化的入侵。为此，我们希望亚细安各国的编委顾问，多多给我们组织可以展现大时代风云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欢迎。目前，在新加坡之外，只有马来西亚的驼铃的《文坛巨人》是长篇小说。我们殷切地期待能够全面展现社会变迁面貌的小说的出现。

近来，在微型小说的基础上，更有人提倡闪小说；在短诗之外，还有人大力提倡小小诗；在散文诗之外，还有人提倡“微型散文”；这些都不能说是不好的现象。在生活节奏快速的都会，短小精悍的文体都受欢迎，都应该受到鼓励，但过于短小的篇幅是无法深入刻画人物形象的，是无法精准书写灵魂深处的奥秘的。我们依然需要精雕细琢、深刻描写、全面反映亚细安各国风土人情的巨制。我们殷切地期待长篇小说的诞生！

新加坡斯雅舍

（东盟）地区大型世华学术理论年刊

新世纪学刊



新加坡斯雅舍出版

（东盟）地区大型华文文学半年刊

《新世纪学刊》的姐妹刊物——

新世纪文艺





杨玉珍生于新加坡，爱好书画艺术。

曾获第六回世界书法文化艺术大展成人部金奖，第五届国际文化交流赛克勒杯中国书法竞赛海外组优秀奖，第七回国际书画审美大展赛金奖（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

现为新城书画学会委员，啸涛篆刻书画会普通会员，狮城书法篆刻会及艺岭书画学会会员。



荷花（彩墨画）

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
虽照阳春晖，夏悲高秋月。
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
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

草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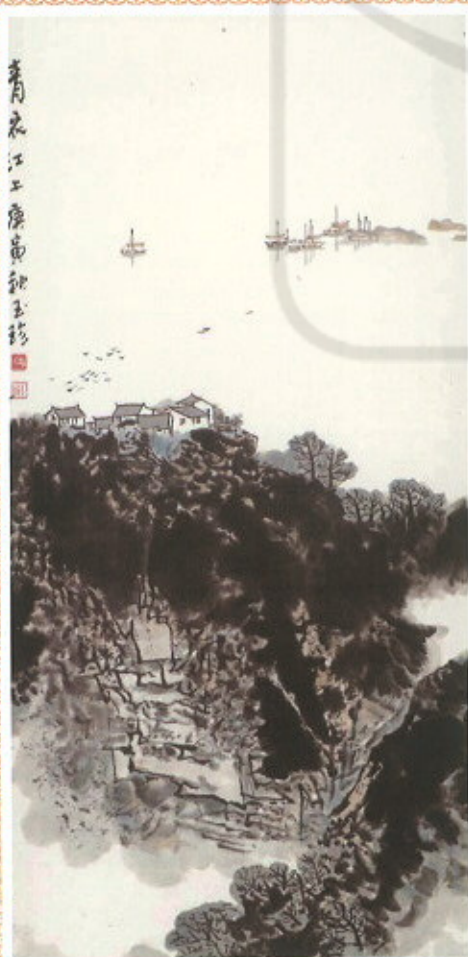
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
虽照阳春晖，夏悲高秋月。
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
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

聖月至采石

聽雨上平山

丙戌楊玉珍

隶书对联



青衣江上（山水画）